

内容提要

以沈虎禅为首的七个武林豪杰，干的是锄强扶弱、惩恶扬善的侠义之士，却得罪了权奸和黑道武林，因此被诬为“七大寇”，但他们用自己的侠行，证明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七大侠。

本书由凄惨的刀口、祭剑、战将、闯将、锋将五个各自独立又互有关联的故事组成，是温瑞安得意之作。

花城版温瑞安超新派

武侠小说系列总序

根据港、台、马“自成一派合作社”、“敦煌出版社”和“朋友工作室”的叶浩、何家和、吴明龙、陈丽池诸人的收集统计，迄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为止，有我同意出版的正版书共（588）五百八十八册，以我名字或近似名字（包括温瑞安、温凉玉、温端安，温瑞汝、湿瑞安、舒侠舞、汤瑞安、温瑞女等）出版的盗／翻版书，共一百一十七（117）册，另伪／假书七十一（71）册，合共七百七十六（776）册，若以每册十万字计（有的多于，有的则少于），则是有七千七百六十了字。若每册只印二万本（有的多于，有的少于）计，则共印有一千五百五十二万册，若每册有四位读者看过（尤其武侠作品，在港台等地租借传阅远多于个人购阅），则大约有六千二百零八万人（次）读过（不管真假版、正伪作），大约是香港人口（进入一九九四年，香港人口晋入六百万）的十·三四七倍。

这统计有三个特点：一是仅就手上已搜集得到的版本计算，否则不论正伪著作，就算提供者一再强调确有其书，都不计算在内。一是本统计只以版本计算，即系：（A）依据每一次加印新版（而不是按前版再印，三印、四印等，从封面至内容都全无增删修订者）作算。（B）这不代表作者本人写了多少本书，而是以出版了若干本书作算。我本人确有不少书写定了还未付梓的（例如散文集、短篇小说、剧本、诗、评论集、新评术数专栏等等），也有不少书是一再推出的（例如《四大名捕会京师》、《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谈亭会》等，迄今至少已在各国各地——从内蒙古到马来西亚雪兰莪——推出了逾18种不同版本）。（C）本统计乃概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加之各国各地之版本。

尤其是中国大陆，更是各种版本混淆杂乱，其中大都为翻版、盗印乃至伪作、假书，令人防不胜防，令读者无所适从，令购买者在经济和时间上都蒙受损失。这种情形，各地都有，尤以中国大陆中南部为甚。故而，有些读友问起本人所“著”某书时，作者也只好苦笑：“未尝拜读”云云，实在是情何以堪。

故而，我将相当数量作品的著作版权，慎重交予中国花城出版社，由他们精心策划推出，我相信这在中国大陆享有盛誉、极为知名、制作认真的出版社，能善待我这些“视同天女”的作品，尤其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出版与发行上，能在这“天下大乱”式的书市上为读者树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好榜样。

我谢谢他们。

还有我那些一直锲而不舍的读友们。

温瑞安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 七大寇 ” 故事之一

凄惨的刀口

第一章 伏杀一名恶贼

皓月当空，冰轮如镜，小镇上清光如画，一片安详。

小镇虽然不大，但就附近数十里而言，算是一个较为像样的市镇，居民多为庄嫁汉、猎户、贩夫等，虽然较为贫寒，但淳朴安详。

谁会料到这地方忽然之间变得杀气腾腾？

这天本是小镇每月一度赶集的日子，但此刻已经入夜，大部分摊贩已收摊，跟在络绎返家的队伍里，分别鞭着驴子，喝着马匹，趁道上还不太荒凉赶回邻近更小的村落去。只剩下十七、八家本来就原属这小镇的摊贩，点起油灯，聊着掌故，不时省起自己是在卖东西，才特别起劲的叫卖几声。

卷起袖子或翘起二郎腿抽烟杆子聊东家长、西家短的，卖的不外是皮货、鲜果、蜜饯、瓷器、腊肉和女人家用的粉状香盒等，当然还有不少猎户扛出山来兜售的貂皮、虎皮等货色。

摊贩们辛苦了一天，抽着烟丝，话匣子一打开，聊个没完，也不在乎货物能再卖出多少。

只有一对又老又驼的哑巴夫妇，无法讲话，但他们也用手势传情达意，在两人洋溢着安分平静而布满皱纹的脸容里，比会讲话的人不时爆出连串粗话还自得其乐。

却在这时，一轮快马如密鼓一样，由远而近，打碎了小镇的平静。

摊贩们和街上的乡民面面相觑，顾盼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二十余匹快马，已风卷残云般地簇拥而进小镇。

在铁骑迎风急嘶下，大部分的摊子，都被打翻，众人走避不迭，惊惶退避，一时间，小镇中沙尘激扬，鸡飞狗走，一个幼髻小孩，正在玩着陀螺，回避不及，叭地仆倒，眼看一匹健马就要把他践踏于蹄下。

这时其中一匹快马上，“嗖”地飞出一抹纤巧的影子，像箭一般急射到地，抄起小孩，又像燕子巧穿帘一般飞回马背上。

乡民只觉眼前一花，那小孩的胖姐姐正见小弟要遭不幸，不禁掩目凄叫：“三毛、三毛！”睁眼时马蹄下并没有血肉淋漓，小孩已不见。

小孩好端端的在一匹枣红色的马背上，一个女子的怀里。

那小孩只五岁，吓得忘记了哭，乌溜溜的一双大眼，正往上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自己忽然会飞，飞到一个好舒服的怀抱里。

乡民都张大了口，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既没有见过这样飞来飞去的人物，也没见过这样美丽的仙女。

这个女子穿萼紫色绸亮劲装，披翠绿色娑罗云肩，罗袜珠履，美得像烟花乍亮的金线流采一般，不是仙子是什么？

乡民都不敢多看，怕亵渎了仙女下凡。

那女子却说话了：“你们怎么这样不小心，踩死了人怎么办？”

她的声音如山谷黄莺，十分清脆好听，但有一种刁蛮娇憨之气。

那二十余匹健马，都齐整地排在两匹骠马之后，这两匹骠马，全身墨黑，比后面的健马都高出一个头。

马上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虎面豹头，金睛金瞳，须发渭张，形似山魈，十分威壮。

女的身着薄如蝉翼的轻纱，腰围粉红色莲花短裙，坐在马上，自有一种艳媚入骨的少妇风姿。

那女子正是对这一男一女发话。

那对男女分别怔了一怔，男的打个哈哈笑道：“温女侠，你是来抓强盗的，还是来布施行善的？”

那少妇也妖冶的笑着道：“今夜我们是来抓罪无可赦的恶贼，自然要用非常手段，这些无知乡人说不定都是他的爪牙党羽，那贼子劫到金银就往他们身上塞，这些人自然为他效命了，踩死一两个意在立威，有什么要紧？”

那女子秀眉一蹙，看了看怀抱里的孩子，道：“不会吧……”

男的没好气的说，“温女侠，你出道不久，江湖阅历尚浅，别把大家的正经事儿搞砸了。”

说着扬声呼喝：“‘侠义堂’门人听喻：清理场地，布阵包围，遇有阻挡杀无赦！”

二十快骑上的剽悍汉子，翻身下马，有些抽出利刃，埋伏四周，有些潜匿树上，张弩搭箭，一触即发，其余的汉子，将呆如木鸡的乡民，赶猪回栏一般踢打着吆喝着赶回屋里去。

前后不过顷刻，场地已清理出来。

那女子也把小孩交回给那姐姐，教她带回屋里去。

虎面豹头的大汉跃下马来，扬声道：“听着，我们是武林大侠，代表江湖正义，前来捉拿恶盗沈虎禅，谁要是通风报讯，发出一点声响，格杀勿论！”

说到这里一脚蹬去，一只又老又瘫的老狗，无力走避，顿时“汪”地一声，头壳被踏破而死。

那女子忍不住在后加了一句道：“杀狗的是大侠鲁山阴！”

鲁山阴脸色一变，却不发作，道：“我们是‘侠义堂’的人，特来为乡里锄奸除害的！”他的声音响若洪钟，小镇里二三十家人口聚居，竟无人不震得耳朵嗡嗡作响，襁褓里的小孩以为雷公劈打，恶人来了，张嘴要哭，都给大人战战兢兢的掩住了口，有孩子的人家是故响起来小动物怕冷时候一般的低鸣。

家家户户的大人，都在破板隙缝里恐惧的张望，有的正后悔自己为何不把摊子上的货物早早收拾，以致血本无归。

鲁山阴语音一落，那少妇用一种微微沙哑的甜腻音接道：“鲁大侠，除了‘侠义堂’的人，除奸的可还有我丁五姑。”

鲁山阴冷笑一声，道：“少不了你的，待会要是由你杀得了那恶盗，自然是你的功劳！”

丁五姑媚笑道：“只怕是抢了侠义堂的大功！”

鲁山阴道，“你抢得，尽管抢去。”

随后又大声道：“你们每家每户，都要点灯，谁出声张扬，谁就是贼党！我们是为民除害，擒拿恶盗，侠义堂作风，一向如此！”

这时一声少女惊呼，传入耳中。

鲁山阴整个人跳了起来，喝道：“什么事？”

他后面一名手下强笑道：“没事没事。”

原来那手下见那位肥姐姐抱回小童，迟走些，他趁没人，便上下用手摸一把，没料肥姐姐一声呼叫，他腆着脸只有涎笑。

鲁山阴还是不明白：“没事又叫？”

那手下尴尬地指指那匆匆而去的肥女子：“不是我叫，是她叫。”

鲁山阴瞪了他一眼：“谅你也叫不出这等声音来！”

那手下唯唯诺诺道：“是、是……”情知师兄弟们嗤笑，尴尬地退了下去。

这时家家户户，各自点了油灯，却拴上了窗口门户，昏昏的灯光自板隙一丝丝地渗了出来，门窗紧闭，像在躲避煞星灾害一般。

鲁山阴烦恶地道：“这些野人，怎么这样愚呆，关起大门，像吊丧似的，只伯沈虎禅有所警惕。”

那女子忍不住说：“慢着！我们这样不是……不是有欠光明正大吗？”

丁五姑笑得花枝乱颤，一只柔荑嫩手搭在少女肩上，仿佛不这样就会笑断了腰肢：“对付好恶小人，自要非常手段，难道还端茶敬酒，跟他说我们恭候指教吗？”

那女子说：“我们本来不是说好当面活抓吗？”

丁五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江湖风波，险恶诡橘，变化多端，温女侠实在是……哎，真要笑断我的腰了。”那女子看看丁五姑的粗腰，实在不明白如何才能将这酒桶一般的腰笑折。

丁五姑随而向鲁山阴道：“山居宜早眠，沈虎禅当不知有诈，只是这些摊子，空晃在那里……”

鲁山阴截道：“四周陷阱，由侠义堂的人负责，但近身埋伏，则是由门大捕头负责。”

丁五姑微有沉思之色，望了望月色，道：“奇怪，门大捕头和郝老怪怎么还不来……”

突听一人冷笑道：“就算门大纶和郝不喜不来，凭我们‘侠义堂东西双绝’加上青螺峪丁五姑和小寒山燕温女侠，还怕拿不下那恶贼的狗脑袋么！？”

这声音与鲁山阴恰如其反，阴声细气，如蚊蝇低微，但字字清晰可闻，丁五姑只觉后颈如被人吹了一口阴风，回过首来，倒抽了一口凉气。

只见到一个身着黄麻布长袍的中年人，生着三络黄须，面如纸白，脸上似笑非笑，表情永远一样。

鲁山阴一见，哇哈一声，笑了出来：“我说就算别人不来，我的拜把子徐兄弟定然不爽约的！”

丁五姑心知来人便是鲁山阴的拜把兄弟徐赤水。

“侠义堂”近年崛起江湖，东支由“五雷天心”鲁山阴掌管，西支则由“无音神雷”徐赤水主理，这两大高手，都非同小可。

徐赤水阴森森地道：“我就说了，对付那小毛贼，用不着闲人来，沈虎禅那贼头充其量不过有一个病弱书生方恨少臂助，有何可畏？简直是蜻蜓撼树，杀鸡焉用牛刀？雷大先生还为他传下了‘神火令’，实在小题大作了。”

丁五姑呢声反问了一句：“怎么？徐二侠觉得雷大先生下错了么？”

徐赤水虽自负不凡，心高气傲，但一听仍是吓了一跳，忙道：“不是，不是，我可没这样说过……我们此番来拿沈虎禅那恶贼，也只是替雷大先生出口恶气而已。”

鲁山阴也忙接道：“这个自然，二弟和我，对雷大先生都仰之弥高，心服口服，他老人家德高望重，我们怎敢胡说。”

那女子眨着眼睛问了一句：“要不德高望重，你们就胡说不忌了？”

鲁山阴和徐赤水脸色都沉了一沉，就在这时，夜里猎猎传来衣袂破空之声。

鲁山阴变色道：“来了。”

徐赤水第二个说话，已看清来势：“不是。”

丁五姑第三个接话，已望清来人：“是门捕头和郝老怪。”

来人一共三十余人，迅速掩近，其中半余是衙役差捕打扮，另外一半，则是披风大挂，一脸精悍之色，一看便知是久经战阵的好手。

前面二人，其中一个是瘦骨嶙峋的清癯老者，猿臂鸢肩，两道白眉，下垂及颊，但下巴光秃秃，额顶也是光秃秃的，相映成趣。

他们疾行而来，看似飘浮在半空，足跟不需沾地。

二人之间，拖着一个小孩。

小孩头上扎着三根冲天小辫子，紧抿着唇，约莫七八岁，脸色苍白，神情痴呆，由于二人挽着他疾行，小孩子双脚离地，毫不费力，直似飞行一般。

二人率领三十余人，掩至丁五姑、徐赤水、鲁山阴近前，陡然停下，就像神仙驭着祥云一般说止就停，十分飘逸，小孩这时双足才告沾地。

那老者开口就道：“都来了？”丁五姑、鲁山阴齐声道：“恭候多时。”

只听一人沉声道：“这件事情，全仗列位秉义挺身，在下代雷大先生谢过。”说罢顶礼作谢。这人说话极有份量，众人一齐回礼。

这人长相也没什么特别，只是颧骨高高耸起，颧匀有力，眉骨也高高扬起，甚是有劲，加上太阳穴也高高鼓起，额骨突起，使得别人乍看过去，像见着了殿堂里一品大官一样。

丁五姑和鲁山阴一起行礼道：“门捕头。”又向那老者见礼：“郝掌门。”

那白眉老者微微一笑，双眉剔了一剔，道：“我郝不喜只喜人叫我郝老怪，你们又不是我雪山老魅的徒于徒孙，用不着当面就客气称呼我，背后老怪老怪的叫我不休。”

丁五姑和鲁山阴知道郝不喜难惹，只变了变脸，没有发作。徐赤水冷哼道：“我便叫你郝老怪。”

郝不喜双眼发出逼人寒芒，一盛而敛，怪笑道：“如此最好。”

门大纶截道：“今日我们来，为的是对付那万恶的贼子，诸位，大敌当前谁也不许伤了和气。”

他的话极有份量，郝不喜点了点头，双手一挥，那十多名披风大汉，各自匿伏在民房木屋、小径荒草间，只见这些人衣袂间露出精铁蓝芒，显然各自带了箭弩流弹等淬毒暗器。

郝不喜布置好，巡视一番后，露出满意的神色，向门大纶道：“就看你的了。”

门大纶点头示意，那十几个公差，立即卸除身上外衣，露出猎户、乞丐、贩夫、走卒、屠工打扮，各自在野集上假扮起原来在小镇上的乡民，倒也像个十足。

门大纶看各人就位，回首向郝不喜道：“怎么样？”

郝不喜道：“像极了。”

丁五姑道：“这次不怕沈虎禅飞上了天。”

郝不喜冷哼道：“就算他插翅也飞不掉。”

那紫衣女子不禁问道：“门捕头，究竟要活捉，还是……”

门大纶目光注向那女子，微笑道：“小寒山燕温柔温女侠也来臂助，自是再好也没有，纵教那贼子见机开溜得早，以温女侠‘瞬息千里’的轻功，也一定保管他逃不掉……”

语音一顿，又道：“我是吃公家饭的，以我立场，当然是希望生擒……不过，这贼人作恶太多，雷大先一的‘神火令’已下，江湖上人人得而诛之，不必留活口。”

鲁山阴也接道：“而且那贼子凶狠悍毒，下手不必容情。”

温柔也学着他们的语气，笑道：“而且对付这等恶人，不必讲江湖道义，一上来就下杀手，对不对？”

丁五姑笑道：“对了。温姑娘学得真快。”

温柔叹了一口气，道：“跟你们在一起，想不学得快一些也不行。”

她估量了一下目前自己这边的情势：“雪山老魅”郝不喜、六扇门名手门大纶、青螺峪丁五姑、“无音神雷”徐赤水、“五雷天心”鲁山阴，连自己共六大高手，还有埋伏、乔装的五、六十名“雪山派”、“侠义堂”、六扇门的好手，沈虎禅这次可以说是死定了。

不知怎的，温柔反而有点替那沈虎禅担心起来。

她也没有见过恶盗沈虎禅，只知道正道传闻中，沈虎禅是个早该恶贯满盈的飞贼、恶寇刀魔。

现在该到的人都到了，只等沈虎禅来落网。

温柔的江湖阅历不多，这等阵仗，还是平生首次，不禁微微有些紧张起来，她一紧张，就全身发冷，那是因为她自小就在酷寒的小寒山长大之故，在四季如冬的地方倒反不觉冷，出了小寒山倒容易生起阵阵寒栗。

丁五姑道：“那么，我们该各自埋伏了吧？”

门大纶沉声道：“等一等。”

他用一种出奇缓慢，但一字一句宛似凿刻在磐石上的声音道：“各位今天晚上来，是为了武林正义，肃清江湖败类，捉拿恶贼沈虎禅。”

徐赤水阴阴地道：“这个当然了。难道大家没事聚在一起玩迷藏么？”

门大纶道：“我知道除了这除奸锄恶之外，诸位来此，还别有原故，倒要诸位亲口说一说。”

众下默然，谁也没有作声。

温柔奇道：“抓恶贼是抓恶贼，怎还有别情？”

门大纶嘴角一牵，算是笑了笑：“那是因为温女侠确是别无内情之敌。”

月色下，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第二章 等待沈虎禅

在月下，一时为之寂然的众人，还是由郝不喜先以一阵狂笑打破缄默。

“不错，我恨不得剥沈虎禅的皮，拆沈虎禅之骨，因为他使我的两名孙儿，一个断臂，一个断足！”

门大纶冷冷地道：“你的两位孙子，在武林中，也有名头，称‘雪山双雄’，沈虎禅也敢挑上，明着是冲着你来的。”

郝不喜冷哼一声，白眉一耸。

丁五姑流眄了不作声的数人一眼，道：“沈虎禅是个贼，他连我的‘红欲袋’也敢偷窥……我不好好整治他，这口冤气如何消好？”

门大纶道：“‘红欲袋’是你的独门兵器，昔年钓鳖矶一役，五姑的‘红欲袋’就收掉了五名年轻剑手的性命，沈虎禅连这也敢打主意，也算难逃厄运了。”

鲁山阴哈哈干笑了两声，道：“既然人人都说，我也说了，昔年我替雁荡派的宗老镖师义务押一趟镖，结果给沈虎禅同他的党羽方恨少劫了，我这番是来讨公道的。”

徐赤水接道：“我就是冲着沈虎禅来的，主要是瞧他不顺眼！先闻‘血焰叉’戎飞虎败在他刀下，又听‘子母阴魂’涂静、涂动也在他刀下重伤，近来连黄山派‘毒手摩什’布十耳也为他所杀，我就不信他有这等厉害，偏要会会他不可。”

门大纶道：“好！大家来这里，各为其事，但目的都是要跟沈虎禅算帐！”

徐赤水冷阴阴地反问：“那末，门捕头又是为啥而来？”

门大纶忽然用手一指，指着那苍白孩童，一字一句地道：“诸位可知这孩子是谁？”

众人本都纳闷门大纶怎么在这等恶险场面搞一孩子前来，都想知道缘故。

门大纶的脸色像一块打造了五官的铁皮，月光下瞧得令人心里发毛：“你们知不知道雷大先生为何颁下‘神火令’？”

场中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武林泰斗雷肃桐雷大先生德高望重，五湖四海黑白二道听命于他的人自是不少，为何竟为沈虎禅而下“神火令”追拿格杀，这其中原委人人都应要问。

门大纶瞧众人不作声，双目发出炯炯寒光：“因为沈虎禅暗杀了‘东天青帝’！”

此语一出众皆失色。

“东天青帝”任古书是一代奇人。

一般人习武，都先扎好基础，按照顺序一直练上去，最后才是由动入静，从外转内，但是任古书练武功过程，不但向未投师，自辟一家，而且本末倒置，一开始就练成高深内功。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以精湛的内家掌功把少林寺“铁掌僧”取舍禅师败得心服口服，但在那时候，他连一招半式武功也不会！

这人接下去的事情，更为玄奇。他十六岁高中榜眼，但弃官修道，在峨嵋潜修，十一年后改处佛门，出家成了和尚，三年后，破教出门，娶了七个老婆，但又在一夕间弃之如履，成了武林的一代宗主，创立“青帝门”。

那时候，任古书的武功已是高绝。单只他的掌、刀、棒三绝，连号称“会

尽天下兵器，访遍武林高手”的天痴上人，也誉之为“当今第一，天下无双”。

“东天青帝”这绰号，乃来自任古书与人对决时，喜穿青衫，位东而立，战无不胜，败者无不服——任古书一生名战二百三十三，除了跟“长恨人”那一战之外，从未杀错一人，杀的都是罪大恶极的人，其余败在他手上的人，也无不化敌为友。

“东天青帝”在七年前，他忽然喜欢上了作诗，在唐诗宋词里吟哦终日，在春日里赏花，在夏夜里观荷，在秋风里摘枫，在冬雪里咏梅，极尽诗情画意，孑然一身，对燕子飞入谁家户、柳梢残月、暗香浮动的感情更甚于武功。

据说近七年来，东天青帝从未练过武，更不必说动武了。

他在十年前曾收了三个徒弟，其中一个徒弟，只学了三天，就被他逐出门墙，另外二位在武林中都极有名望。

这两个徒弟，一个就是雷肃桐雷大先生，另外一个，便是佛门神僧，深仇大师！

换句话说，雷肃桐正式在东天青帝门下学艺，不过二年半的时间，深仇大师入门要比雷肃桐早，但也只是三年，但在这短短三载光阴里，已足以使雷肃桐和深仇大师的武功，在武林中臻一流高手之列。

富可敌国的东天青帝任古书近年来虽逸意行吟，皓首穷经，绝迹江湖，但因雷肃桐及深仇大师在武林中的声名，使得他作为师尊的地位更为卓越。

深仇大师疾恶如仇，黑道中入闻丧胆，雷肃桐更是领袖群伦，正邪绿林都对之景仰万分，两人既是“青帝门”的执行者，而且还是江南刀柄会六圣之一，他这次便是动用“青帝门”的“神火令”捕杀沈虎禅，其力量可想而知。东天青帝有这两个高徒，就算他今后不再出山，地位也足以屹立不倒。

但东天青帝任古书居然死了！

而且竟是被暗杀的！

暗杀的人，竟然是沈虎禅！

众人暗抽了一口凉气，终于明白了雷肃桐为何要下“神火令”追杀沈虎禅的原因了，可是仍不明白跟这名脸色苍白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他们还没及问得出口，门大纶就说，“这个孩子，叫做任小时，他就是东天青帝的遗孤！”

众人都明白了，门大纶带任小时来，便是要目睹大家手刃他的杀父仇人，而且，这孩子也等于是各人为东天青帝复仇的发起人，使得这一场格斗，门大纶这一边完全是正义之师、复仇之军。

温柔问：“东天青帝死的时候，门捕头在场？”

门大纶答：“不在。但这案，上头发下来给我办。”

温柔又问：“那么东天青帝死的时候，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师又在不在现场呢？”

门大纶道：“若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师在场，东天青帝又怎会遭此不测？”

温柔再问：“既然没有旁人在场，那又何以得知凶手是沈虎禅？”

“刀口”门大纶用一种低沉的声音道：“一道极凄惨的刀口。”

温柔不解。

“你们可记得当年沈虎禅初出道时，搏杀三大高手而成名的事吗？”门大纶反问。

鲁山阴讨好似的抢着道：“记得。当年，传说‘海眼帮’的三大高手，省无名、革动地、江方寸洗劫辱杀了他全家，那时候他还不谙高深武艺，但

却能把三个对头仇人——杀死……”说到这里，蓦想到待会儿对敌的便是此人，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噤，没有再说下去。

门大纶冷冷地道：“据说，他杀‘勾漏妖尸’革动地的时候，才十二岁，革动地做梦也不相信会死在一个才十三岁小子的手上……”

徐赤水冷冷地问：“革动地的武功，远在你我之上，怎会给他暗杀？”

门大纶道：“可怕的是：革动地并非死于暗杀，这十三岁的小孩子投书拜帖，道明挑战，革动地一面打着呵欠一面挥手要门徒赶这小孩走，没料一个呵欠没打完，五个门徒全趴地不起，小孩疯狂地冲向他，革动地的‘阴尸爪’伤他二十八处，但沈虎禅仍然只攻不守，最后革动地挨了他一刀，就……”

郝不喜道：“那么江方寸呢？这人武功虽不怎的，但门徒三百，谨慎小心，他要躲起来，沈虎禅绝杀不到他。”

门大纶叹道：“可是到最后一样逃不了。江方寸接到沈虎禅言明一个月之内取他首级书，逃遁三千里，连换十八行宫，调度四十九死士，终日夜镇守两侧，结果，他连身边的大劈刀尚未来得及抄起便死于非命……”

郝不喜双眉一耸道：“怎么说？”

门大纶道：“沈虎禅在宫外挖了一条长达二里的遁道，破土而出的时候，把江方寸自胯内刺入，再从地道遁去。”

郝不喜白眉一蹙：“这家伙端的是刁辣……但省无名在‘海眼帮’中武功最高，也是于杀手出身的，断没理由也死在那小子手下。”

门大纶叹了一口气，道：“按理说便是如此。沈虎禅在十五岁时下挑战书给四十二岁成名杀手王省无名，原就是一件疯狂的事。省无名终日等他来袭，有一日，省无名坐在轿子里，前后七十六个护卫，过松林溪的心月桥，结果轿下‘砰’地一支银枪，拥破轿底。刺入轿中——”

鲁山阴脱口道：“好厉害的沈虎禅！”

门大纶笑了一笑，继续说下去：“轿底下的淬击者的枪尚未抽回，假扮成护卫之一的省无名已跃落桥下，向水中杀到，那是一个高大勇壮神威凛凛几近八尺的青年……结果，省无名还是死了！”

郝不喜目光闪动，禁不住问：“沈虎禅的武功有那么高？”

门大纶摇首道：“沈虎禅就算敌得过省无名，也不是那七十七名高手之敌……但省无名一跃入水中，就死了。那青年根本不是沈虎禅，他叫做唐宝牛，真正的沈虎禅却像一条鱼一般匿潜于水里，一刀就要了省无名的命。……省无名一死，登时溃不成军，不战自败了。”

郝不喜深深吸了一口气。只见他白眉像雪峰一般皑白，目光像发亮的寒晶，熠熠四射，没有再说话。

温柔问：“唐宝牛又是沈虎禅的什么人？”

门大纶缓缓道：“沈虎禅这个恶匪，除了死党方恨少之外，跟唐宝牛时敌时友，平时在一起，易生争执，吵到动武乃是常事，但一旦遇难遭危，唐宝牛一定不远千里而来相助沈虎禅，很是古怪。”

他摇摇头又说：“据说唐宝牛是昔年蜀中唐门之后，这个门派极为神秘，我也不清楚他武功底细；‘海眼帮’实在不该轻敌的。”

郝不喜阴阳怪气地接道：“所以不但革动地死了，省无名和江方寸也一概逃不掉，他们三人，都死在刀下。”

门大纶道：“而三个人都留有极凄惨的刀口：凡中刀处，骨骼断成锯状，肌肉反卷，被刀劲震成死肌，就算伤愈，那肌肉和骨骼也变成僵硬麻木，这

便是沈虎禅的魔刀所致。”

郝不喜尖厉地道：“我两个孙儿的伤口，服尽灵乏神药，涂尽妙膏秘方，都不见好，便是拜那厮所赐！”

徐赤水也点头道：“不错，涂静、涂动和布十耳的伤口，也都一样。”

门大纶望定温柔，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东天青帝死时，遗体上便有着这样的伤口。”

众人都静了下来，温柔还是问道：“只是……只是凭沈虎禅的武功，能杀得了东天青帝吗？”

门大纶冷笑地撇了撇唇，道：“沈虎禅武功如何，不消片刻他就到来，你便可看到！”

他稍顿一顿，又道：“一个人若要暗杀另一个人，只要他够耐心，够狠够绝够时机，武功再高的人也防范不着。”

徐赤水冷冷地接了一句：“就像今天我们要杀他一样。”

鲁山阴道：“他快来了，我们伏起来吧。”

门大纶横了他一眼，道：“鲁兄如果害怕，何必要来？”

鲁山阴给这一气，气得鼻子都白了，分辩道：“我哪是怕？只不过布下这许多埋伏，我们自己倒没躲起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给他发现了那就……”

郝不喜冷冷地道：“给他发现了又怎样？他不过单人匹马，我们……嘿嘿。”

丁五姑忽道：“这个沈虎禅身边两个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家伙，叫做唐宝牛和方恨少，刁钻古怪，不易应付。……”

徐赤水阴阴地道：“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又提来作甚？那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和一个莽汉，算得了什么？跟杀鸡屠狗，没什么两样。”

丁五姑脸色一变，正待发作，门大纶道：“我们现在却非得要先把一件事情作好不可。”

他那铁锅也似的高脸耸了一耸，算是笑容：“做好了这件事，沈虎禅不战自败，就算他逃得了也不敢多走一步，杀得我们也不敢多伤一人。”

丁五姑问：“什么事情？”

门大纶沉着脸，把手一招。

“砰”地一声，一问小木屋的门陡地打开，一灯如豆，背着昏暗烛影，两个彪形的差役，押着两个佝偻的老人，出现在破板门前。

众人一看，原来是那对哑巴夫妇。

这对老夫妇白发苍苍，脸皱如衣褶，两人眼神对话，关切对方还甚于惊惶。

鲁山阴道：“哦，这对哑巴也是贼党么？”

门大纶摇头：“这对老夫妇，曾有恩于沈虎禅，是故沈虎禅方才常常回到此地，大派金银，今晚是沈虎禅必至此地的日子，这对老夫妻，便是沈虎禅必见的人。”

鲁山阴拈掌道：“好！好极！挟持这两个老不死，不愁沈虎禅不入彀！”

徐赤水却阴侧侧地道：“这对哑巴夫妇，不如杀了。”

门大纶道：“哦？”

徐赤水淡淡地道：“留着，是祸患；杀了，沈虎禅也不知道，照样中计，何不先绝了后患？”

郝不喜道：“说得也是。这对老家伙也七老八十了，又不会说话，赖活

着痛苦，不如杀了。”

温柔整张俏脸都寒煞了起来，摇手拦前道：“不行，不行，他们又没犯罪，何故要杀了……”

丁五姑微叹一口气，对温柔稍有些维护劝喻他说：“江湖上的好汉杀人，从来不必为了什么理由原因的。”

郝不喜冷笑一声，道：“要说罪状，这对老废物勾结恶贼，便该死至极！”

徐赤水也冷笑道：“而且，他们又聋又哑，不死干什么？替他们一刀了决，干净利落，便是便宜了他们。”

那对老夫妇听了，脸上流露出恐慌哀告之色。

温柔忿然道：“谁说他们聋？他们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郝不喜右边白眉一剔，干咳一声道：“温女侠，你这样妇人之仁，怎能成大事……”

丁五姑忽道：“门捕头也在，你们若杀戮无辜，在门捕头面前可过不去吧？”

徐赤水却补充了一句：“我们可以在他后面杀。”

门大纶道：“在我面前杀也好，后面宰也好，总之，只要我没看见，便是没看见，这不成问题；……不过，这二人，留着比死了有用多了。”

他扬声又道：“只要有一两位高手，伏在屋里，制住这对老哑子，待沈虎禅一来，万一拦不住，他也要先冲进屋里救得二老才走，这一来……”

徐赤水冷冷道，“这叫自投罗网。”

鲁山阴高兴地接道：“这也叫瓮中捉鳖。”

门大纶望向鲁山阴，笑道：“这捉鳖的入嘛，我看鲁兄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鲁山阴一愕，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

门大纶说话自有一股叫人难以抗拒的威力：“你跟我衙里两位好手，制住哑巴夫妇，一见有人冲入，立即放倒来人；不然，挟持哑巴，威胁来人。”

“那你们……”鲁山阴在盘算自己这项工作是否太冒险、而领功机会又是否大少？

“我们伏在道中，与沈虎禅正面一拼。”门大纶仿佛瞧出他的心思，“你埋伏在屋里，外面局势大好，你便提这两个老残废出来，如果不妙，你也可以在屋里大声说出二人已在你手上任听宰割……便不愁沈虎禅不听话了。”

郝不喜加了一句：“总之今晚，你老多是不必动手，而且坐定等收账，赢定了！”

鲁山阴横了他一眼，正要说话，门大纶道：“好了！时候也快到了，鲁兄押二个老残废入屋，我们各自埋伏，温女侠、丁五姑兼加保护任小时。”

鲁山阴本待咕噜几句，因不甘心刚才由他提出来要众人各自埋伏的时候，众人根本下理，但见门大纶这一吩咐，各人自守岗位如临大敌，再不敢有丝毫轻忽，鲁山阴有话也心知不是抗辩的时候，便跟衙里的两名高手，将哑巴夫妇又打又踢的押了回去。

那两名衙门高手，一个叫占飞虎，一个叫猿青云，都是岷山派好手，投入六扇门中，建过殊功，今是特助门大纶来缉拿恶匪沈虎禅的。

占飞虎和猿青云也是武林人，虽身属公门，但这碗饭必须要黑白二道三山五岳六大天柱首肯下才吃得安稳，缉杀沈虎禅，便是在公在私，官场江湖，都大大有利的事。

这种事，占飞虎和猿青云也是江湖上厮混出来的人，自不后人。

这时，小镇上已回复买卖场面，有老爹在门前抽烟杆上对着月亮喷白雾（其实便是郝不喜），妯娌二人正与一个看去浑身横气的猎户讨价还价（便是丁五姑、温柔和门大纶三人），以及有个吃醉了酒的懒农夫在茶居桌上打瞌睡（徐赤水），其余的人，各司其职，一里半之内，草木皆兵，树上、草丛、木板屋里，不知有多少只精厉的眼睛盯着，竖起耳朵听着。

市集依样，但全无往日欢欣洋溢的气氛。

每个人都在等着一个人来。

——这个人怎么还没有来？

来的会是怎么一个人？

沈虎禅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他的武功又如何？这个魔头煞星在武林中传闻极多，众说纷坛，温柔一面等，一面心里揣测。

月渐偏西，等的人还未来。

温柔正忍不注要问门大纶，忽见门大纶脸色一沉。

就在这时，一轮快马蹄声如十指密击在鳞皮鼓上一般陡响了起来。

第三章 奇门步法

——来了。

徐赤水、温柔和丁五姑不禁一齐侧首望去，郝不喜的两道雪眉，陡地扬了一扬，只有门大纶纹风不动，神色不变。

只听咯咯的蹄声风驰一般逼近，转眼间丛林官道上现出一匹泼刺刺的骠马，说时迟，那时快，已经冲入镇中，直逼市县。只见四蹄如风，马匹骠捷高大，通身墨亮，短毛如戟，马背上一截黑披风激扬起来，就似一面招风的旗帜！

丁五姑和徐赤水百忙中望了门大纶一眼，门大纶神色沉着，没有发下攻击令——也就是因为他没有发下攻击讯息，这马如入无人之境，直闯了进来！

徐赤水再不打话，他的右臂陡然弹了一弹。

就似弹了一弹之间，袖里疾射出三点蓝火，破空却毫无声息地划出三道灿黄的火花，打在马背上！

同时间，丁五姑也已经出手。

她一低头，后颈衣襟飞出一段碧光，像急电光炮一般“嘣”地迎击在马背的披风上。

捉拿捕杀沈虎禅是件大功，谁都愿意比别人先立这个功。

只听郝不喜大喝一声：“不可！”但丁五姑的“碧血灭魂梭”及徐赤水的“无音神雷”已同时射入披风里。

“蓬、啪啪啪”四声连响，黑披风炸得四分五裂，激扬起来，火花及暗器溅射在马背上，饶是神骏，也惊嘶一声，放蹄狂奔，泼刺刺地风卷残云似的离去。

马背上，并没有人。

只剩下那张吃“无音神雷”及“碧血灭魂梭”炸得粉碎的黑缎子披风，冉冉地随风落了下来。

每一片缎子，像一张嘲笑的脸孔，缓缓地飘降而下。

丁五姑倒不怎么，徐赤水一张白脸刹地成了紫胀，他们仿佛还听到被人讪笑的声音。

披风当然不会笑，不管好披风碎披风都一样——笑声飘飘晃晃的，像浮在水面一般，不知从哪里传来。

郝不喜白眉一弹，却向着镇前丛林一棵苍郁浓密的古树，扬声道：“沈虎禅，你弄什么虚玄，滚下来吧！”

只听那声音飘飘荡荡地道：“啧啧，人生一双脚，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滚的。你这样说话，真有失斯文。”

又道：“这么晚了诸位还在这里做买卖，真是别有雅兴，乐此不疲，黄石镇的市集，可从来没闹得那么晚呢。”

郝不喜冷哼一声道：“难怪你瞧出来了，我们这单买卖就是买你的狗命！”

语音一厉：“你再也不爬下来，我揪你下来！”

那声音作出一声甚没奈何的长叹道：“你这人说话，怎么粗俗不堪！”

话未说完，两道蓝芒疾地划出黄火，迅雷一般扣在树杆上，轰地一声，树身轰然而倒。

出手的是徐赤水。

他的“无音神雷”悄无声息，迅比光速，令人防不胜防，就算防着了也

无法挡。

树坍塌的刹那，徐赤水的身子贴地掠出，似一只水鸟一般，掠到了树倒处，手中暗扣了七枚“无音神雷”，准备给树上的人致命一击！

就在他贴地掠出之际，旁边一棵老榆树，疾地落下一条白衣人影，手持折扇一合，向下闪电般点戳下去。

这星驰电掣之间，配合得巧妙万分，白衣人这由上而下的一戳，足可把徐赤水疾行身体，穿心而过的串在地上。

但雪山老魅郝不喜这时却似脱弩之矢，飞弹而出，他的双手也在此时才陡地从袖子翻掣出来，只见十指如钩，指比掌长，最奇的是指甲长及绕身数匝，色泽如玉，但指甲一加动劲都直绷了起来，犹似十张利剑，中途有几只指甲又疾弹迭卷，变作了钩子！

白衣人如果要戳中徐赤水，难免就要给郝不喜的剑甲在身上刺穿几个窟窿钩破几个血洞，但白衣人并不愿硬拼，他们身形遽沉再起。

他在一沉之间，足尖对徐赤水背上踩了一踩，藉力弹起，折扇变得迎向郝不喜。

两人一合即分。

各退出丈远。

“砰”的一声，原来徐赤水被对方借力一踩，他本来已贴地掠行，一下收势不及，砰一交仆在地上涂了一脸泥！

众人看去，只见月色下，白衣人本来一生不染干净如玉的的袍上，已掀翻了几处，都是被刺穿或钩破的，却不见有血渗出。

可是白衣人折扇里却夹了一条亮晃晃的事物。

那是一片长达五尺余的指甲。

这电驰星飞的瞬间交手里，白衣人衣衫为郝不喜划破，但郝不喜十片剑甲中也有一只被白衣人以折扇硬生生切了下来。

乍看两人似乎平分秋色，但众人都知道，“雪山老魅”郝不喜的“剑甲”是留了四十多年且天生奇禀才有这般长度，可说是他的随身武器，如命宝贝，就像生长在他身上的十只手指一般重要，而今却给人撷掉一只，白衣人损失的不过是一件衣服，可以说已经是吃了大亏。

郝不喜光秃秃的额顶与下巴，忽然赭也似的紫涨起来，更加光可鉴入。那白衣书生却俯首翻看衣衫破处，甚为痛惜地道：“哎呀，有道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好端端的，你划破我的衣服干什么？快赔我衣服来！”

郝不喜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本来这时他九只指甲早已卷曲，就在这深吸一口气之际，指甲又陡似剑戟一般直挺：“好，好，你有本事，就过来，我赔给你。”

那书生上前半步，又稍有些迟疑，道：“君子言重如山，君子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哪，你说过赔我，可不能骗我。”

众人瞧去，只见这书生神丰气朗，重瞳凤目，发上挽髻，髻插玉簪，左手五指斯文白净，中指无名指戴了两只形状古朴的指环，是罕见的美少年，而且在说话时的神态，时常呈现一种骄气与稚气。

只听郝不喜气极反笑：“我骗你妈的……”

美书生脸色一变：“三辈不读书，不如一窝猪，你这般说话，敢情是连前世也没念过书，不知孔圣人之礼了——”

郝不喜双眉陡地一扬，双肩也同时一耸，他耸的是双肩，动的却是全身，

已到了美书生面前，骤然之间，在他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身上身下，多了九道剑光。

那是他九只“剑甲”所发出的剑气。

剑气纵横，一下子罩住了美书生。

温柔眼见这美书生神态朗扬，纯憨可爱，没想到名闻天下的恶盗沈虎掸竟是这般模样，心里既纳闷，但又替这书生微微担心起来。

忽听丁五姑道：“这家伙会使‘白驹过隙身法’。”

温柔转首过去，只见丁五姑一双水溜溜的眼睛不住往那书生看，连温柔是个女子，触及这样子的眼波，也不禁神迷恍惚了一下。

原来场中郝不喜的九道剑光，虽如波涌涛叠，惊涛骇浪，一层复一层，一波复一波，但在剑锋眼看要命中前的一发间，书生总能及时避得开去。

而那避开去的身形，就像用拳掌打击一张悬空的薄纸一般，所掠起的劲风反“吹”走了物件；又像用手指抓蜻蜓一般，眼看要拈它的尾部，就在空气一震间它就飞走了。

所以郝不喜的剑光始终伤不了他！

徐赤水这时，往门大纶看了过来。

门大纶全无表情。

徐赤水蹑足前追了几步，忽然间，好像是背肌作痒左臂拗转过去爬搔的举动，这一动之间，三道蓝光，夹着灿亮眩目的黄火，直射战团，分上、中、下三路，往书生身上打到！

这一下电掣星飞，霎眼之间，书生却移形换位，折扇陡地一展。

郝不喜一惊：这是书生第一招反攻，而且上一回那书生就在折扇一开一合间，使他断了一只“剑甲”。

所以郝不喜身形错步疾退！

这一下，徐赤水的“无音神雷”等于向郝不喜射到！

徐赤水的“无音神雷”，也是非同小可，出袭时不带一丝声音，待郝不喜发觉时，二枚“无音神雷”，已一枚近须、一枚近襟、一枚近袂了！

徐赤水惊叫道：“郝老——！”

郝不喜一身造诣，也非同凡响，这电光石火间，已发觉来袭，闪避已不及，只见他右手五剑，仍向书生出袭，但左手一捉，竟已将三道“无音神雷”硬生生抓住！

若是别的暗器，郝不喜早已蓄内功于掌上，一定被他扣了下来，可是“无音神雷”是一性极尽歹毒的暗器，一着实物，定必爆炸，郝不喜一手扣住三枚暗器，待觉有异丢甩已不及，“波，波，波”三声，“无音神雷”爆炸！

郝不喜大吼一声，五指一紧，“兹”地一声，跟着是辛辣的臭味袭人，三枚神雷，竟被郝不喜的纯内家功捏熄，搯个粉碎，但神雷的爆炸力，仍然炸伤了他的手掌，尾指“剑甲”也被炸得残碎破裂。

郝不喜怪叫一声，这时书生抢前一步，手中折扇又陡一展一收。

郝不喜右手的两片“剑甲”，在这一分心之下，又切断飞去，众目睽睽下谁也没有认清那书生是用什么手法击断“剑甲”的。

郝不喜一面怪叫，一面将剩下的六片剑甲舞得个剑光熠熠，风雨不透，但不是进攻而是疾退，退了七八尺，剑光乍停，怪啸未止，目眶欲裂的向徐赤水望来。

徐赤水心里暗叫了一声：苦也！事关郝不喜除了第一片“剑甲”一上阵

就失利不提，其余三片“剑甲”，全因自己贸然放了三颗“无音神雷”分了他的心才致断落的，这是至明显不过的事。

但徐赤水心里使横，自忖：伤了你又怎样？你老妖怪拿不下沈虎禅，看我手到擒来！嘴里唿哨一声，忽然一伏，又似一只大海鸥一般掠了过去！

通常轻功都是往上冲拔，但徐赤水的轻功，甚是古怪。却是贴地面上飞掠的。

所以徐赤水的武功，攻下盘的多于攻上盘。

那书生笑道：“哇！人望高处，水往低流，你这下白鸽往亮处飞，也真古怪。”

语未说完，徐赤水手上已多两柄点穴槌，急攻书生下三路。

书生的身法甚是奇特，就似一片树叶，遇到气流时忽“飘”出去，或似一根羽毛，忽被劲风“卷”走，也像一颗石头，忽然被人“踢”了开去，又似陀螺般“抛”了过去。他的武功更是古怪，二十招中有十九招都是只守不攻的，但徐赤水始终占不了他的便宜。

只听那书生笑道：“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我这‘过隙奇步’如何？”

“白驹过隙，奇门步法”是武林中一种失传已久的诡异步法，温柔是听说过，没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年轻书生身上出现。

更没想出那书生一语未毕，“砰”地摔了个交，“哎唷”了一声。

只见丁五姑突一伸手，一道长方红绢，像蛇游一般没声没息的滑了过去，书生一时没留意，吃红绢在足踝一卷，登时仆跌。

这一下出乎意料，郝不喜本要眼看徐赤水出丑，忽见书生摔倒，怪叫一声，手中六道剑甲，一齐往下刺出！徐赤水更不怠慢，点穴槌一口气连刺书生身上十二大穴！

丁五姑身形一晃，也掠了过去，一面叫道：“这人是我擒的忽听门大纶雷轰也似的发出一声断喝：“沈虎禅，你还不出来？”

众人都是一愣。

地上的书生一阵翻滚，好不容易才避过剑甲点穴槌的一轮猛攻，已甚是狼狈，一面呼叫道：“喂；喂，不好了，你再不出来，我就不好了！”

第四章 天神般的壮汉

只听一个声音道：“统统给我住手！”

在这一声之际，门大纶的断喝，兵器破空交击之声，以及书生尖叫与各人呼喝之声夹杂纷扰，但这一句话，却把所有的声音压了下去。

在丁五姑听来，像空中炸起一个大霹雳，在徐赤水听来，似是有人在他耳里大喝了一声。在温柔听来，好像有人在她心口里擂了一槌。在郝不喜的耳里听来，却像迎头给人劈了一记铙钹，几震得金星直冒。

这个声音，竟是人人听来感受不同，但威力一样。

丁五姑、徐赤水、郝不喜不由自主住了手，书生跌跌撞撞的爬了起来，怪叫道：“你可现在才来呀……”

话未说完，那声音“哈！哈！哈！”笑了三声，不单令书生下面的话讲不下去，众人也只觉得耳膜如同被布槌“隆！隆！隆！”的擂了三下，隐隐作痛，呜呜作响。

只见一个人，自丛林中走了出来。

一棵腿粗的树挡着他的路。

他伸手一拨，树连根拔起，被他丢在一旁。

一颗大石碍着他的路。

他飞起一脚，大石头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是刚才那匹黑马，拦着他的路。

他略一迟疑，伸手自马腹下一托，竟把马匹四蹄离地托起，放到一旁，才大步走了过来。

每一步跨出，足有别人的四步之宽。

每一步踏下去，都在硬泥上镌下了一个深印一样。

这个人，满头乱发，颌绕虬须，以致发髭交扯一起，分不开脉络来，两道眉极是有力，一双深而大的神目，蓝电也似，光射数尺，突额丰颈，鼻如截筒，上身左臂偏袒，猿背虎腰熊肩，足足高人两三个头，身上的肌肉似榕树突露于地面蟠结的根一般，十指一屈一伸间，发出达达的响声，拳背上青盘宛若虬曲。

最奇特的是，这样凶神恶煞的相貌过去，却令人一点也不觉得他粗野莽烈，反而有一种古人的豪态，睥睨群伦。

而他一双眼睛，却非常有感情。

门大纶瞳孔像猫见太阳光一般的收缩了起来，眯成了一线，使得他特高的颧骨分外横张。

“沈虎禅？”

大汉只瞥了他一眼，却向温柔咧开大口，笑了一笑。

郝不喜又深深长吸一口气，他这一吸气，六指剑甲又全都绷直了起来。

大汉突然对他横眉瞪了一眼，两道电光也似的眼神，像冷铅一般自郝不喜双眸里直灌入他心头。

大汉道，“你‘大须弥剑障’雷风暴雨十剑回环，长虹串天首尾相御，现十仅剩六，剑障已破，还要出手？！”

郝不喜给这一喝，可谓喝破罩门，六道剑甲随着心头一寒，软了下去。

丁五姑正一低头。

她低首的时候，“碧血灭魂梭”就会比电还快的射出来。

但她忽然僵住了，就像一条鱼忽然嵌在冰里，动弹不得。

因为就在她要低首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沈虎禅双目神光暴长，已向她望来。

她立刻不敢再动。

因为谁也不知道发出“碧血灭魂梭”的后果会怎样？

只听沈虎禅冷冷的问她，“你想干什么？”

丁五姑没有回答，只觉心头有点发毛。

沈虎禅又道：“你的‘碧血灭魂梭’在我看来，像绿头苍蝇，连貽笑大方都他娘的谈不上！”

又问：“你听过‘赤阴神网’吧？”

丁五姑不敢贸然点头，只有眨了眨眼睛，沈虎禅又说：“赤阴神网不仅可以收了你的碧血灭魂梭，还可以十倍力量反射原主，你要不要试试？”

丁五姑这次头是非动不可了。

她立刻摇了摇头。

沈虎禅浓眉一沉，又道：“那你还用‘五岳轻云练’扣住大方的脚不放做什么？信不信我用‘罗候血炎’烧了你的轻云练！？”

丁五姑连忙张袖一吐，疾地收卷回了红绢。众人这才知道那美书生叫做“大方”，敢情便是沈虎禅的生死之交方恨少。

就在这时，徐赤水的双臂像苍蝇落在牛皮上般抖了一抖。

沈虎禅何其警觉。一双锐眼，已望定徐赤水，粗声道：“你抖，你再抖！你敢再把‘无音神雷’抖出来，我保管一炸还在你嘴里，你信不信？”

徐赤水当然知道“无音神雷”的厉害，他自己就看过百次以上自己把别人炸得皮开肉绽支离破碎的场面。

所以他惨绿了脸，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的站在那里。

那天神样般的大汉睥睨在场众人之后，问：“你们之中，谁是领袖？”

温柔眼见自己这一群人，原来是为剿灭沈虎禅来的，现今却一个一个地噤若寒蝉，心里气不过，挺身出来：“沈虎禅，你已恶贯满盈，还威风什么！？”

大汉倒没料到一个小娇俏、怯生生的紫衣女子，突然挺身出来向他指喝。只见这女子瓜子脸蛋儿，目如点漆，两道秀眉像两把英挺的刀，使得娇俏的王面无尽俏煞，但也有一种秀气的多情。最难得的是这女子让人有掌上明珠，小家碧玉的感觉，鸟发如瀑，修长匀齐，而且红唇棱角极美，站在月光下，有一种令人不敢对视的清艳。

这个铁铮铮、威凛凛的壮汉，见着了温柔，只觉得一股欺花胜雪的秀气，逼人而来，面上容光更胜朝霞和雪，玉朗珠辉，壮汉突然仰天打了一个喷嚏。

这下倒是大为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沈虎禅也是人，自然也像正常人一般会打呵欠打喷嚏，但他一见到温柔，先前已咧开大口傻笑，而今给温柔一轮喝骂，怔怔地看了一阵，竟打起喷嚏来，未免有点失去高手风度。

在旁的方恨少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纵是红粉，也要视作骷髅，你的毛病又犯了……”

沈虎禅苦笑道：“我……我是情不自禁呀……”语未说完，又望了望温柔，忍不住又“哈啾！哈啾！”两声。

温柔气不过，以为两人是在嘲弄她，没安着好心，娇叱一声，已到了沈虎禅身前。

温柔的武功，并不怎么高，但她的轻功，是独步天下的“瞬息千里”，

她在小寒山恩师栽培下，虽只练得三成，但在场诸人，无人能及，只见眼前一花，温柔已在沈虎禅眼前，一场手“啪”地打了沈虎禅一巴掌。

沈虎禅一愣。

温柔一怔。

沈虎禅没想到温柔会劈面给了自己一巴掌，温柔没想到自己能一击就中。

众人也为之一愕。

——沈虎禅出场的时候声势何其威猛，先拔树开石搬驃马，三言两语吓得了、徐、郝三大高手不敢动武，却竟然给温柔这小姑娘一巴掌打中！？

就在大家都呆了一呆之际，门大纶倏然之间，振臂掠了上来。

他像怪鸟一般，到了沈虎禅头上，手中貂皮往下一盖，罩住了沈虎禅，就在这时，他的身形疾沉下去。他疾沉之时，左手握拳，擂在被罩住脸孔的沈虎禅门顶上，击中门顶的同时，他的右手五指如翰，狠狠地插在沈虎禅的咽喉“七实穴”上；紧接左手五指一开一合成鹤，啄中沈虎禅心窝口，右手反切，劈在沈虎禅左肋上；当门大纶双脚沾地之际，足才及地，左肘撞在沈虎禅右膝上；右臂如鞭，回扫中沈虎禅的小腹。

这只不过一瞬间的事。

就在这一瞬间，即是旁人眼睛一眨的刹那，比怔一怔、愣一愣的时间还短促的时间里，门大纶已从静若处子变得动若脱兔，一口气以“奔雷手”击中沈虎禅的六处要害。

六下连中，门大纶已退了开去，回到了原来卖兽皮的摊档里。

如果在那瞬间有人霎了霎眼睛，便不曾看见门大纶曾经动过。

但是在场的都是武林高手，他们同时看见门大纶两手拳背上的两团烧炭一般的红印正在迅速褪去。

沈虎禅连中六击，如玉山倒柱一般，隆然而倒，却见他扯开了裹头的兽皮，茫然问：“谁打我？”

方恨少跺足叹道：“是不是？色不迷人自迷？叫你不要为色所误，你就被色所累了！现在可装不成大爷成孙子了……”

沈虎禅气虎虎地一拍地而起道：“怕什么！我经得起打……”

两人对答虽然古怪突梯，但郝不喜、丁五姑、徐赤水、甚至连温柔、门大纶五大高手无不骇然。

门大纶的外号是“奔雷手”，他因慕名捕“铁手”的双手奇功，浸淫苦练拳掌臂时三十年，以他的功力，不但可以掌开碑碎石，甚至可以指裂铁分金，何况，他一口气击中沈虎禅身上六处重穴。

但沈虎禅没有死。

而且还在说话。

看他的样子，也不像受了重伤。

这次连门大纶的脸色也变了变，一字一句地道：“你究竟是谁！？”

沈虎禅吼道：“你暗算我，我撕你！”抡拳便要冲到市集来。

他往前一冲，便激起一股豪风，但是他并没有冲得过去。

丁五姑的“五岳轻云练”、徐赤水的点穴槲、郝不喜的“剑甲”已三面拦截了他。

他们三人毕竟是一流的武林高手，由于温柔和门大纶的出手，虽然没有击杀沈虎禅，但已使到他们知道这天神般的壮汉，虽有天神般的体力，近乎

刀枪不入的硬功，但却并无过人的武功！

他们怕的是武功比自己更高的人，而不怕一座会走动的大山。

三人全力抢攻，顷刻沈虎禅已左继右支。

沈虎禅狂吼一声，震得三人一颤，他反手拔起一株白杨树，当作武器，颀轮电转的呼呼抡舞起来，以抗三人。

这人确有穿山开石之力，三人不敢樱其锋锐，只交错进攻，徐赤水手臂一弹，又射出三点“无音神雷”！

沈虎禅最怕这会爆炸的暗器，一面走避一面怪叫，拼命用白杨树去挡，砰地一枚被树架着，爆炸起来，枝飞皮剥，另一枚被他闪过，另一枚吃树枝一拔，歪了准头，波地一声在沈虎禅腿边爆了起来，黄芒乍现，沈虎禅吃灼了一下，大呼小叫地喊道：“大方，大方，你教我说的我都说啦，他们可真干上了，吃不消啦！……”

方恨少顿足道：“叫你别贪花好色，就是不听……”正要赶过去，眼前一花，一个俏如芙蓉艳若兰的女子拦住了他。

方良少叹道：“红颜祸水，唉，果真是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温柔美目一瞪：“你说什么！？”

方恨少道：“女子要讲究三从四德，知书识礼，怎可像你这样，……”

温柔叉着腰问：“我怎样？”

方恨少噎了一噎，道：“也没怎样……不过，有点像……”

温柔问：“像什么？”

方恨少嘻嘻一笑，幅襟一揖，道：“像父之相反，日之对比，还有你现在的姿态……”说着一拧身，趁温柔怔怔地寻思的时候，已加入了战团。

温柔付恩：什么是“父之相反，日之对比，现在手势……”想了一会“父”之相反为“母”，“日”之对比为“夜”，手势嘛——顿时恍然大悟，秀眉一扬叱道：“你骂我母夜叉！——”这才发现方恨少早已不在她跟前。方恨少加入了战团，他的武功，只把折扇陡地一张，不过，这一下端的厉害，徐赤水一个不防，点穴槌也给他打掉一支。

不过方恨少的武功，只那么一下，要不是他身法奇特，每次都能在生死关头把腰一扭，及时“飘”了出去，早就死在三人手上了。

沈虎禅抡舞白杨树，加上方恨少从中作梗，三人一时也奈何不了。

可是温柔一加入局势就不同了。

温柔的武功不高，但轻功却是翘楚。

她只选定方恨少。

这一来方恨少就糟了，虽然温柔每一次出手，他都能及时以古怪的“过隙奇步”闪过，但他也无法突破得了温柔的阻拦。

他既闯不过去救援“沈虎禅”，温柔一时也打他不着。

“沈虎禅”那边可惨了。

饶是他铜皮铁骨，但对到三大高手，久战之下，吃郝不喜“剑甲”划中大腿一下，深入肌里，鲜血渗渗直淌。

而他更怕的是徐赤水那出手时无迹可寻的“无音神雷”。

更可怕的是“碧血灭魂梭”。

只听丁五姑一面出手一面笑道：“你不是有赤阴神网来收我的碧血灭魂梭的吗？怎的不施出来？还有罗候血炎专破我的五岳轻云练，你快使出来呀！”

徐赤水也阴笑道：“你不是有本领使我的‘无音神雷’自爆吗？现在爆啊，爆给我看呀！”

三人越攻越快，但沈虎禅勇力威猛，只要给他稍微扫中，一定断线风筝一般震跌出去，三人也不敢贸然险攻。

沈虎禅气得哇哇乱吼，震耳欲聋。郝不喜知此人不堪激将，也加了把口道：“我的‘须弥剑障’十剩其六，你不是说垂手可破吗？现在破呀，大笨熊！”

沈虎禅正想回骂，冷不防又吃了一记剑甲，在手臂上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子。

只听门大纶沉声喝道：“我知道你不是沈虎禅，你是‘铜皮铁甲’唐宝牛！”

“沈虎禅究竟在哪里！？ ”

他这话一出口，突听背后木屋板门“砰”的震倒，烛光泄了出来，一人道：“我在这里。”

第五章 真正的沈虎禅

门大纶霍然回身。

哑巴夫妇的木门已震倒，一个人走出来。

这个人背光而立，看不清面目。

背后黄灯映在他影子轮廓上，使得他衣衫褶处像镶了一层灿金一般。

门大纶眯起了眼睛，像一只乍见强光的猫。“沈虎禅？”

那人道，“你不该叫人挟持我义父义母。”

门大纶隐约看见，那人并不很高，但他的背后插了一把比他的头略高的刀，露出了刀镡。

“你是说那对早该死了的勾结匪党的哑巴？”门大纶冷笑。

那人沉默。

这时两个战围，包括唐宝牛、方恨少、温柔、郝不喜，徐赤水、丁五姑都停了手，望定这边。

这个沈虎禅究竟是几时突破了埋伏、防拦，进入了屋里，却是谁也不知。

沈虎禅忽然道：“门捕头。”

门大纶只是眯起了眼睛，拗起的嘴唇，像一只刺猬般绷紧自己向着敌人。

“你刚才说的话，使我原来对你尚存的一点尊重，也荡然无存。”

门大纶冷笑：“我是捕快，你是犯人，你要怕我，不必尊敬我。”

“我从来不怕人，更不怕我不尊重的人。”沈虎禅道。

门大纶忽改了话题：“哑巴呢？”

“走了。”

“你叫两个不会武功的家伙来捣乱，乘机救走哑巴夫妇？”

沈虎禅一笑。

门大纶冷沉地道：“可惜方恨少只晓得那一下古怪步法，和那一招折扇夺人兵器的武功，唐宝牛只有一份蛮力，充样唬人的把戏……”

唐宝牛不甘心地嚷道：“就算是光唬人的玩意，刚才不是一把你们唬倒！”

门大纶的眼睛从没有在沈虎禅身上移开过：“鲁山阴和我的两个部下呢？”

沈虎禅回手一掌，又是一道木板坍倒，屋里桌上，扎粽子一般地绑了三人，五花大绑像螃蟹一样，嘴巴都被塞得鼓鼓的，正是鲁山阴、占飞虎、猿青云。

门大纶脸色着实变了变。

沈虎禅乘乱潜入木屋，救了哑巴夫妇，再来对付诸人并不稀奇，可怕的是，鲁山阴、占飞虎、猿青云三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却毫无声息地为他所掳，连鲁山阴的“五火神雷”都未及发出便着了道儿。

但可畏的不仅这些。

沈虎禅向后一伸手，就推倒了木板。

木板在木屋前，木屋离沈虎禅足有十二三尺远。

沈虎禅回手一推，悠容淡逸，并没有发出什么凌厉的掌风来。

单止这一份内功，就够惊人。

门大纶心中震撼，但外表全无变化，甚至连眼睛也不多霎一下。

他只是好像毫不在意的，把一张狐皮，放在一顶毛帽子上。

沈虎禅忽道：“你这手势，是叫埋伏在暗处的弓箭手、暗器好手杀我？”

他随而摇了摇头：“适才老唐和大力吸引你们注意之时，我已全点了他们的穴道，你剩下的，是充作卖货和乡民的部下，其他埋伏在屋里、道旁、树上、草丛的人，天亮前不会站得起来的。”

沈虎禅停了一下又道：“所以你布下局，要用义父义母威胁我，用埋伏暗算我，都是行不通的。”

门大纶冷笑道：“好，好。”

沈虎禅道：“如果要杀我，只有凭你们的真功夫了！”

门大纶只能切齿道：“好，好！”人却没有动。

沈虎禅道：“你们若不动手，我们就要走了。”

他笑笑又道：“你们辛辛苦苦布下了这一切埋伏，就算白忙好了。”说着像要起步离去。

忽听一个声音清叱道：“慢着。”

沈虎禅看过去，模糊里只见到一个嫩得像可以揉出水来、而秀气明艳得羡煞尘世的女孩子，用一双英目睨着他戟指道：“究竟有几个沈虎禅？”

沈虎禅笑了：“一个。”

温柔气道：“谁才是沈虎禅？”

沈虎禅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我。”

温柔怒犹未消：“你又装什么神弄什么鬼？”说着用手一指方恨少：“他靠几下鸭脚步法唬人，”又用手遥指唐宝牛：“他凭几下蛮力大声吓人；”

遂又指向沈虎禅：“你就是靠隔空一扬推倒几块木板了事？”

“姑娘，”方恨少忍不住道，“你知不知妇道人家用手指着人家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事？”

温柔其实出身名门，极有教养，这次故意表现得有豪气一些，以为这样比较有江湖人的气概，没想到老是给人纠正，气起来更不改正了，当下一只手叉着纤腰，一只手指向方恨少鼻尖：“没礼貌又怎样？要你小孩子来管！”

方恨少一伸舌头，往后一缩，道：“我可管不着……将来看婆家怎么管你！”

温柔气红了脸：“你——”

沈虎禅微笑截道：“温女侠，你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事？”

温柔气恼恼地说：“你已罪无可恕，罪大恶极，快束手就擒！”

“哦！”沈虎禅道：“我犯了什么罪那么严重？”

温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是为锄奸来的，可见得你罪有多重！”

沈虎禅道：“这可不一样。”

温柔问：“什么不一样？”

“他们既是问罪来的，怎么都不说话，只有温姑娘你一个挺身？”沈虎禅淡淡地道。

温柔一想也是，回身向郝不喜、丁五姑、徐赤水道：“你们说话呀！抖出这恶贼的罪状呀！”

没料谁都没有作声。

沈虎禅笑了：“我来替他们说吧。”他学着温柔的手势，遥向被五花大绑的鲁山阻指了指：

“他不能说话，我来替他先说吧。”

“他到处扬言说我当年劫了雁荡派宗一仇宗老镖师的一越镖，害得他名

誉扫地，自拔而亡。但是，只有我才知道，到底是谁劫了宗一仇的镖。”

温柔怔住。沈虎禅问，“温姑娘想不想知道究竟是谁干的？”

他说着的时候还向着温柔，蓦然之间，他的身形已疾退至屋内，也没有回首，一手抓起鲁山阴，已回到原来的地方，伸手拔掉鲁山阴口中的塞布，鲁山阴张大口想叫但仍未来得及出声，沈虎禅已道：“你可以说是任何人，但不能说假话。”

鲁山阴张大了口，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因为沈虎禅的话，像阴风一般灌进他的口腔里，使他说不出一句话。

鲁山阴伸情黯败，却是人人都瞧见了。

温柔呆了一呆，沈虎禅道：“宗一仇跟鲁山阴是世代之交，他一样可以下得了这种辣手，其余的可想而知……”

郝不喜双眉一剔，暴喝道：“你令我两个孙儿成为终身残废，可怜他们才十七岁……”

沈虎禅截喝道：“十七岁？！十七岁他们就干出什么样儿的事体来了？但家寡妇是怎样受辱后被逼投环自尽的？他们奸污一个才十一岁的女子，给我见着了，伤一手一足，我已是念上天好生之德了！”

郝不喜涨红了脸，却说不出话来。

沈虎禅望向丁五姑，道：“你呢？你的‘红欲袋’不错是给我偷偷地毁了，袋囊是在你身上的，给我毁了尚不觉察，如我要杀你，你还能活么？你到处扬言说我偷了你的‘红欲袋’，但你的‘红欲袋’是用来吸取青年男子真元，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怎不见得说一说？”

沈虎禅逼视丁五姑。

丁五姑没有回答。

徐赤水却阴恻恻地道：“我纯粹是瞧你不顺眼，向你挑战来的。”

沈虎禅道：“那是因为我败了戎飞虎，又伤了涂动，涂静，再杀掉布十耳之故。”

徐赤水道：“为友复仇，理所当然。”

沈虎禅道：“可惜你却不是为友报仇。你们五人，为了控制冀东私盐，不惜大施杀戮，各作不少恶事，‘火焰叉’戎飞虎只劫财不伤人命，我只略作惩戒。‘子母阴魂’涂静、涂动劫财又劫色，我便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记号。至于‘毒手摩什’布十耳，杀人害命，连家眷也不放过，我不杀他，还留他在世上害人么？”

说罢目光一转，望向徐赤水：“至于你……”

徐赤水退了半步。沈虎禅道：“你虽不至滥杀无辜，但是，多次纠众欺压人少，这次夹在这些中间来杀我，便是你的劣根性子！你明知我会找上你，所以伙众先把我做掉……”

忽把目光转向温柔，问：“温女侠，除你之外，这里人人都别有内情，你可是趁了淌浑水了。”

温柔没想到事实原来是这样的，心里乱得什么似的，只好望向门大纶。

沈虎禅眼神一亮：“门捕头？”

笑了一笑道：“门捕头也自有门捕头的事！他在六扇门里，有很多案子破不了，严刑拷掠要人顶罪，其中两个，给我救了出来，以致门捕头的官衔，迟升了一年半载，他为公为私，都恨我入骨。”

门大纶忽冷冷道：“沈虎禅，今日我们来，纵全为的是私仇，但是——”

说到这里，伸手往怀里一掏，掏出一面非铁非玉，似石似藤的令旗，上面隐隐雕着三颗云腾雾飞的赤球，一字一句道：

“这是雷大先生颁下的‘神火令’，你杀死东天青帝，罪大恶极，江湖子弟人人诛你而称快，你还是受死吧！”

沈虎禅看见令牌，忽然一震。

门大纶扬着令牌又踏前一步，喝道：“沈虎禅，神火令已下，你还是自刎，省得我们动手吧！”

沈虎禅看看“神火令”，眼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神色。

门大纶又迫前了一步，“你还不受死！”

沈虎禅的声音诡异得不像他刚才说话的声音：“我……我没有杀东天青帝！”

门大纶道：“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杀的！”

沈虎禅的声音显然有些激动，反问：“东天青帝是怎么死的？！”

门大纶道：“东天青帝手书诗集一十三卷，不知如何给你潜入，丢入丹炉里焚烧，东天青帝震开丹炉，全心抢救之际，你埋伏在丹炉暗格里，用鱼皮湿靠将火焰隔开，一刀砍杀东天青帝！”

沈虎禅激声道：“有谁看见？”

门大纶指了指孩子：“青帝遗孤任小时。”

沈虎禅疾道：“他认出是我？”

门大纶道：“你已用鲨皮蒙面。”

沈虎禅道：“那何以见得是我？”

门大纶道：“刀口。”他双目眯成一线，瞪着沈虎禅背后的刀：“一道凄厉的刀口。”

他一字一句地道：“武林中不少人领教你的刀法，都认为只有你的刀才砍得出这样惨厉的伤口来。”

沈虎禅道：“东天青帝精于刀法，更擅掌、棍，我的刀，断断砍不倒他。”

门大纶沉声道：“所以你就施加暗算！那样子的暗算，武林里也只有你做得出来。”

“不错；”沈虎禅道，“但人却不是我杀的。”

“狡辩也没有用。”门大纶道，“雷大先生说，东天青帝死时，写下几个字。”

沈虎禅问：“什么字？”

门大纶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喉间里吐出来：“‘找沈虎禅’！”

第六章 木鞘刀

沈虎禅一听，愣了一愣，重复道：“东天青帝临死的时候写：找沈虎禅……？”

门大纶道：“你还有什么好说？”

沈虎禅一笑：“我根本什么都不用说了。”

门大纶像盯一只正在他手臂上吸血的蚊子一般盯住他：“你认了？”

沈虎禅道：“我认什么？他写‘找沈虎禅’，又没写‘杀我者沈虎禅’，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他？”

温柔忍不住指着他尖声道：“沈虎禅，要是你做了，你就承认，少来拐弯抹角的诡辩。”

沈虎禅看了她一眼，反笑道：“女孩儿家，说话别太大声，人家还以为……”

温柔嗔怒道：“以为什么？”

沈虎禅忽把话题一转：“我没有杀东天青帝！”

温柔用上排编贝似的皓齿，轻咬着红彤彤的下唇，道：“沈虎禅，要是你做的而又不敢认，就是乌龟王八蛋，不是好汉子！”

沈虎禅耸肩笑道：“温姑娘，要我真是乌龟王八蛋，自然也不会认的，你的诅咒时江湖人可不生效！”

温柔气得想上前像对唐宝牛一般给他一巴掌子，沈虎禅却道：“这件案子，我也要查出凶手来，东天青帝已隐居多年，不问世事，而且从他在武林中伸龙乍现时，也屡建勋功，少施杀戮，谁杀了他，都该偿命。”

徐赤水阴阴地道：“猫哭耗子假慈悲！”

方恨少回头问他：“那你是指东天青帝是耗子了？”

徐赤水倒吃了一惊，因为东天青帝虽歿，但声誉却好，尤其他两大弟子雷肃桐与深仇大师，都是武林中数一数二有头有脸握有实力的人物，怎可开罪，忙道：“我是说沈虎禅就是凶手，犯不着惺惺作态。”

沈虎禅也不去理会他的话，只向众人团团一揖道：“诸位如果没有什么事，我要先走了。东天青帝的案子，我跟诸位一样会去探究清楚的；就此别过！”

门大纶沉声道：“你以为你还能活出黄石镇？”

沈虎禅道：“我不但要活出黄石镇，还要到青石镇、蓝石镇，把我怀里的不义之财，分他们一些。”

门大纶变脸道：“好哇！连你偷盗抢劫的罪一并治了！”

沈虎禅微叹道：“抢不义之财，卖贪官的宝，偷污吏的金，窃劣绅的银，这些事，确系我所为，你是捕头我是贼，生下来便是官兵捉贼，这才是串对了门子。”

门大纶迫前一步，这时，他已经离沈虎禅只有七步之遥，眼看就要出手了，突听他喝了一声：“来人，把他拿下！”

尚未被沈虎禅暗中制伏的六扇门衙差，雪山派、侠义堂的高手，一拥而出，一时间刀戟陡亮，包围沈虎禅。

就门大纶而言，他没有直接向沈虎禅出手，为的是先遣手下秤一秤沈虎禅的斤两。

他的部下以及雪山派侠义堂的高手也并非不畏死，但见对方来了三个

人，先一个装神弄鬼的书生，原来是吓唬人，后来那个勇汉，原来连武功也是不会，那么两下子，只天生蛮力，众人都后悔适才为何不早些出手讨个大功回来。

而今这个沈虎禅，既不高大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他背后，插着一柄刀。

刀有木鞘。

木鞘雕了很多朱符篆书，颇有古风。

沈虎禅拔出了刀鞘，但没有抽出刀。

刀鞘发出一种淡淡的旃檀香味。

沈虎禅站在闪闪兵刃光中，像一座山般沉静，既没有寻找掩护，也没有找任何事物作为后盾。

围着的高手用一种出奇缓慢的节奏，在旋转着，野人杀戮前样般的围着猎物吆喝着。

每个包围的人都跃跃欲试，只要一举杀沈虎禅，升官发财，在所不难。——利禄永远是令人眼睛发红刀口见血的主因。

同一刹那间，一矛一盾一槊，同时刺向沈虎禅，分前、后、左刺到！

沈虎禅蓦然向右退了一步，在险不容发间蹲身，刀鞘扫出！

三种狂噪之声，连续响声，使矛、盾、槊的三名高手，右腿胫骨全被打断，踣地不起。

沈虎禅缓缓站起，他本来一直背光而立，这一下身影移立，才见出他的容貌，只见他两条黑眉，挺拔如刀，两撇髭须，探秀如刀，嘴唇也抵得像刀一样，眼光更锐利如刀，使他看来似有四把黑秀的刀在清俊的脸上。

他手上的刀，仍未脱鞘，三个攻击手，已倒了下去。

围攻者本待攻击一旦发动，一拥而上，但三个出击者一出手即刻遭殃，士气顿时大为受挫。

门大纶忽然大叫道：“雷大先生喻示：谁杀了沈虎禅，可得黄金百两，而且在‘青帝门’中任高位！”

此语一出，本来较低萎的士气，立即比先前还要高涨十倍！

两柄单刀夹着一支丈二禡如同雷轰电击，分上、中、下三路向沈虎禅攻到。

沈虎禅忽然就在这三柄武器中闯了进去。

“啪、啪、啪”三声，刀鞘击中三条肩骨，肩骨拍碎，武器落下，沈虎禅退回原地，抱刀鞘而立，犹似未动过一般，两道眉毛、两道髭毛，更黑得发亮，像涂了一层黑漆。

三名攻击者哀呼退下。

沈虎禅沉声道：“不关你们的事，不要来送死！”

围攻者胆丧气浮，也不知进好还是退好，门大纶喝道：“不许退！”

徐赤水也喊道：“杀了他，‘侠义堂’里可升统领！”

郝不喜也叫道：“给雪山派扬威！”

沈虎禅冷笑：“要扬名立万，你们怎不自己过来！”

话未说完，一个拿鼠尾棍的汉子，一棍击到！

鼠尾棍长一丈三尺六半寸，那汉子是雪山派掌门雪山老妖郝不喜的师弟，一棍搠去，已准备好后路，不中即退，而且两名门徒，已操刀护着他的退势。

但就在他往前戳的同时，左脚一麻，啪的一响，只见刀鞘已扫中了他。他心头恐惧，多于创痛，怪叫得半声，一口血箭喷出，再无力气，连棍也撒了手，要两个弟子扶他才能退走。

这一来，七个攻击者，出手的不到半招全挂了彩。

没有人敢再攻击。

就算有更大的诱惑，还是性命重要。

沈虎禅的“攻者立伤”之气势，已慑伏了他们，他们亡魂皆冒的退了下来。

场中又只剩下沈虎禅一人。

一个人在冷清的月光下。

两条眉毛两撇胡子，向着灯光发着亮。

他没有杀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刀也没有出鞘，但他却吓退了一大群豺狼一般的狙击者。

他傲然立着。

他那种“谁攻击我，谁就受伤”的态度，对敌数十人如一人，在围战里迅速作决断，分出距离先后，大大挫了敌手的锐气。

他还是重复那句话：

“如果没有什么事，我们要走了。”

门大纶只说了一句话，徐赤水、丁五姑、郝不喜一齐分四个方向把沈虎禅包围了起来。

“今晚我们要是给你闯得出去，日后江湖上还挂得住颜面？”

沈虎禅叹道：“你们既逼我动手不可，就怨不得我。”

丁五姑扬声向温柔叫道，“温女侠，你不是来锄奸的吗？怎么不过来动手？”

温柔怔了一怔，道：“我在想……”

郝不喜怒叱：“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不是动脑……”

温柔却道：“可是，如果沈虎禅没有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又为何要向他动武呢？”

丁五姑冷笑道，“这贼子三言两语，你就信了吗？”

温柔道：“自然不尽信。但是光怀疑不能定人之罪呀。”

丁五姑道：“可是今晚我们若让这贼子逃出去，颜面何存？”

温柔道：“我们是为除暴安良而来，不是为了颜面而战的。”

郝不喜脸涨得通红，雪峰也似的白盾一耸：“好哇！不识廉耻的贱妇，跟贼人是狐群狗党……”

温柔气得柳眉一竖，寒了脸骂道：“你——原来你们就是这样辨别忠奸的！”温柔嗔怒之际，粉脸如酥添上几分英姿，美目清扬，秀丽入骨，那大汉唐宝牛看似痴了，“哈啾！哈啾！”又连天打了两个喷嚏。

沈虎禅道：“阿牛，你的恶习未改——！”他的话未说完，在他身前、后、左、右的四大高手，一齐对他发动了攻势！

也许门大纶、郝不喜、丁五姑、徐赤水四人中任何一个心里都有些忌惮沈虎禅，不敢对他正面攻击，但四个人合在一起，那胆量决不止于四个豪壮的总和，每个出手的人都有着这样的自恃：四人合力出手，对手只有一人，武功再高也抵挡不住，万一回扑，死伤的也决不会是留有退路的自己。

这四人中，以门大纶马首是瞻，武功也最高，出手也最谨慎。

只见他双掌红筋陡现，“奔雷手”已裂石分金地叉了出去，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早已留下五分力量以图自保招架。

可是他错了。

四人出手的一刹那，一柄厉青色的刀光飞起，破除一切障碍，一刀，破空飞起一道血泉，一只手臂。

刀刃又回到木鞘中。

依旧有淡淡的旃檀香气味。

丁五姑的“五岳轻云练”，已击中了沈虎禅的右踝，还没有发力拉扯；郝不喜的“剑甲”，六支齐发，甲尖已戳破了沈虎禅的衣襟；徐赤水的点穴槲，离沈虎禅百会穴也不过三寸！

但谁都没有继续动作下去。

他们的动作像骤然结成了冰。

寒意来自他们的心中。

他们一招才递出，主帅已挂了彩，一只手臂，带着屈曲的骨骼，暴洒的血光，飞离了身躯，踉跄后退，脸白如金纸，出刀的人刀已回鞘，毫不在乎的站着，目蕴神光，但连望也不望他们一眼。

他们心中发毛的是：“如果这一招我们坚持要递下去……

沈虎禅这时说话了。

他的话是对唐宝牛和方恨少说的。

“不管敌人多少，交手时都当是一人，以一剑杀一人，或伤一人为目的，不必浪费精神体力，敌人众多，反而耗费布阵，编排，行动，我们只要杀伤最近者或攻击者的战斗力，便已足够。”

他跟唐宝牛、方恨少之间的感情，可能介于一种师友之间的态度，在众敌虎视下悠然地道出战斗的秘诀。

方恨少和唐宝牛也一反平时嬉谑的态度，很专心的聆听。

可是围攻者的阵势，已魂丧胆寒，失去了杀气，也全无动力。

沈虎禅一刀伤了这攻击队伍中的主脑。

整个攻击形势也为之瓦解。

门大纶虽断一臂，额上痛得汗如雨下，黄豆般大，始终不哼一声，抚臂咬牙苦忍，可是郝不喜、丁五姑、徐赤水三人，却再也不敢动手。

沈虎禅又说话了，这次他是向门大纶说话：“你记得金钟岛的冤案吧？兰氏三祖孙都属无辜，但为你残酷迫供，四肢俱废，你也算作孽多了，所不同的，你倒是以公事为撑腰，今日废你一臂，不过略作微戒而已。”

又道：“自作孽，不可活，善恶到头终有报，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忽听一人冷笑道：“沈虎禅，你终于出了刀，伤了人。”

沈虎禅回过头去，只见丛林里走出两排白衣披麻戴孝神情肃穆的人，托着一口棺材，以齐整而诡异的步伐行了过来。

第七章 太白双刺简易行

沈虎禅注视着那口棺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道：“雷大先生？”

一刹那间，丁五姑、徐赤水、郝不喜三人脸上都浮起了喜容。

雷肃桐是武林群雄的一方领袖，也是“青帝门”的领袖，他来了自不愁收不掉沈虎禅！

就在这时，砰地一声，沈虎禅原先走出来的那一座木屋，骤然粉碎，板木四迸。

在木片碎块飞溅当中，鲁山阴、占飞虎、猿青云也被一股大力，飞抛出来。

他们人在半空，突觉身上所系的油浸牛筋，一齐松开，三人由空中翻身，飘然落地，竟然无碍。

但这三人只不过瞥见人影一闪，顿时屋碎人飞，而身上束缚尽去，也没看清楚出手相救的是谁。

沈虎禅道：“雷大先生既然来了，深仇大师想必也至，何不现身。”

这时木屋已坍塌，灰尘滚滚，濛濛一片，像起了场雾，雾中有一个瘦长的人伫立。

“我在这里。”方恨少本来正瞪视那震破木屋的和尚，忽觉得声音是从自己颈后传来，忙一个纵身，飞出丈二，半空中一个翻身，看清楚背后果像有一人，但人影一花，在自己颈后又响起了那声音：“我一直都在这里。”

方恨少怪叫一声，躲到唐宝牛背后去，倚他背脊而靠，汗涔涔下。

月光下，多了一人，也不怎么高大，貌相清古，羽衣垦冠。似儒似道，微微笑着，背负双手，饶有趣味的瞧着沈虎禅。

沈虎禅抱卷长揖道：“可是雷大先生？”

这相貌清奇的老者笑道：“人说沈虎禅一人七刀，我已见着五把刀，未知另外两把何指？”

沈虎禅毕恭毕敬地道：“那只是江湖人讹传而已。”

雷肃桐道：“不过讹传往往有实据，沈老弟的双眉，确似两把秀刀；两髭更有刀势，加上手中那一只刀，已是五柄刀了，另外两柄，只怕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沈虎禅道：“那是指在下掌中的玉柱纹，和人纹同走食指下之巽宫，形成刀状，所以手心里多了两张刀。”

雷肃桐哈哈笑道：“人纹乃主一生平安凶吉健康体力，玉柱纹主事业运情气势际遇，阁下双手掌纹呈刀状，又冲巽宫，可得名声权位，不过一生之凶险跌宕，也可测而得知了。”

众人都莫名其妙，怎么雷肃桐和沈虎禅一见面就谈起掌纹和刀的事来。这样说着的时候，温柔不禁也悄悄翻开掌心，看自己掌纹里有无刀形纹。

没料又给方恨少瞧见，低声说：“温女侠，女孩儿家，手里掌纹宁有一朵花，不要一把刀啊！”

温柔疾地收了手掌，嗔叱：“关你什么事！”方恨少伸了一下舌头，缩回头去，看见唐宝牛跟他作了个鬼脸。

雷肃桐道：“那么，阁下的七把刀，就是双盾、双髭、双掌和这一柄手中刀了。”

沈虎禅道：“雷大先生为何问起这些？”

雷肃桐道：“那就没有错了。”

沈虎禅问：“什么没有错了？”

雷肃桐道：“沈虎禅的特征，一人七刀，确是如此，你也真是沈虎禅，沈虎禅也正是杀先师的凶手！”

沈虎禅一怔。雷肃桐道：“你也不必抵赖了，先师死时，遗孤在旁，见蒙面的凶手双眉似刀，灶墩上还留下一个血掌印，最大特异点是玉柱纹朝食指下冲，有这种掌纹的人，实在不算太多，阁下也不必推诿了。”

沈虎禅反问：“凶手也留着我这样的胡髭么？”

雷肃桐一愣，道：“他行凶时蒙面，怎看得见？”

沈虎禅道：“那不能说玉柱纹斜冲和双眉如刀，就一定只有我一个啊！”

雷肃桐笑了。

“我就知道你会不认，所以，我耐着性子，遣门捕头等人先来，挨到你出刀才现身来真是做对了。”

他严肃地道：“简公子、公羽大侠、薛前辈，有烦三位，作个见证。”

只见丛林中徐步走出三人。

“简公子”温文儒雅，貌相清奇，风渠夷冲，端的是一位贵介公子。

“公羽大侠”顾盼威猛，铁爪长臂，两耳垂轮，色如丹砂。

“薛前辈”则老态龙钟，脸上疤痕重叠，蜂窝也似的，紫酱色的橘皮扁脸，浓眉如刷，却未语先笑，丑弥陀一般的神态。

丁五姑、徐赤水、郝不喜、鲁山阴等自是又惊又敬，惊的是这三大高手，一齐出现，自己等人枉费了那么多心思布下埋伏，这等高人来了竟全无知觉。敬的是来的这三人，是“太白书生”简易行、公羽大侠公羽敬，以及“不倒翁”薛东邻。

这三个人，虽然各自在名头上还及不上雷肃桐，但是在武林中各有其建树，而且徒众甚多，丁五姑、徐赤水、鲁山阴三人更有自知之明，他们三人纵合并联手，也未必抵得上对方一人，无论在身份、地位、武功、人望上都如此。

而武林中其实身份威望，要比真材实学更重要。一个年轻高手纵有才华、武术超群兼之忠肝义胆，但又能怎样？如果无势无名，给江湖上的人一个个挑衅下去，纵不累死，也会给人骂死。

简易行、公羽敬、薛东邻都是在武林中甚有名望地位的人。

当然他们的地位也不是轻易得来的。

单只以简易行而言，不但文采风流，武艺更是超群，曾有一次在洛阳青楼中酒醉后被五十三名高手袭击。

他以一对“大白刺”，左手打出瘦金体的书法，右手打出张癫的狂草，笔意纵横，刺势磅礴，左手写“明月松上照”，右手同时写“清泉台下流”。

眼看十个字写完，敌手尽倒，简易行仍写去，“照”之最后一点、“流”之最后一句，竟把匿伏在床底下图施暗袭的一名杀手钩了出来，更把藏于天花琉璃瓦板上的另一名杀手刺瞎了左目。

他把十个字写完，五十三名狙击手外加两名埋伏者，全都踣地不起。

这一役之后，简易行声名大噪，据说洛阳城里的青楼女子，无不欲与之亲近为荣，不惜以身相许。

简易行这一点，虽不能说名动天下，但至少惊动了雷大先生。

于是雷大先生执上宾之礼，三度拜会简易行，将简易行“请”了回来，

“奉”为青帝门的“智囊”。

这“智囊”的身份，犹如供奉，但青帝门的“供奉”，可不止一人。

比起公羽敬和薛东邻，简易行在“供奉”中也只能勉强排个第三。

沈虎禅看到了薛东邻、公羽敬和简易行，但他还是不明白雷肃桐的话。

雷肃桐却立刻说明了：“那是先师的灵柩，惊动先师仙骸，我罪该万死……但为了替先师寻凶报仇，也不得已了。”

简易行道：“替青帝报仇，才是一等一的大事，俗礼不拘。”

雷肃桐道：“便是。我把先师遗骸奉此，为的是开棺验尸，对证之下，令凶手无可狡辩！”

他向门大纶一指道：“沈虎禅砍断了门捕头一条胳膊，谁都看见是沈虎禅用他的刀砍的……”

他顿了一顿，又道：“先师致命伤，也是一道特别的刀口。请诸位法眼辨认，两者刀口，是否相同？”

说罢，双目吐出饱满的精光，射向沈虎禅：“如果相同，杀人偿命，罪无可恕！”

沈虎禅冷冷地道：“我的刀法和刀，造成的伤口，与众不同，诬陷不了我的。”

雷肃桐冷笑，忽听一个声音咬牙切齿地道：“雷……雷大先生，你……你遣我等先来，为的是给沈虎禅试刀，来证明刀伤是否相同？”

雷肃桐微笑反问：“不这样又如何找到活生生的证据，验符刀口？”

门大纶痛得脸色全紫，闷哼着道：“如果……如果沈虎禅那一刀不是断……臂，……而是……而是要我的命呢？”

雷肃桐即道：“如果你死了，也一样有伤口，有伤口就足以证明，目的——一样达成。”

门大纶一听，脸色突浮起了青筋，像数条巨大的青蚓在肤上蠢动一般：“雷……你……好……”

薛东邻忽然干咳了一声。

他咳声一起，门大纶就没有说下去。

薛东邻清了清浊喉，那橘皮般的瘤脸向着门大纶，笑了一笑，眼睛露出极其狡狴的光芒来：“门世侄……你一条胳膊，要是能换得破青帝之案，在上面，可是大功一件，你因公受伤，奋勇可嘉，单凭此功可以休息个三五年，自有人供你调度，不必如此辛苦，奔波劳碌要自己辛苦办案了。”

薛东邻的话至为明显，门大纶完全明白。

这案子是破了，杀了沈虎禅，雷肃桐上奏，以他的身份地位，只人声一声，他这条胳膊，足以换来富贵荣华享不尽。

——但他还是少了一条胳膊啊！

这痛楚、遗恨，谁也弥补不过来，何况门大纶还有一种深心的愤懑，一种受骗的不甘与愤怨！

但是他听了薛东邻的话，就不敢再多说一句。

其实薛东邻可以称得上是他的上司，老上司。

薛东邻当年威震冀北成为“神捕头”的时候，门大纶还在小板凳上吵着姆嬷要卷麻花糖吃。

薛东邻到了晚年被江湖人称为“不倒翁”，那是因为他曾在宦途上五起五落，也就是说，薛东邻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倒的次数大多，才有“不倒翁”

之称。

他每次倒得惨，但起得更风光。

由于他的办案能力奇强，很快便晋升高位。那一次大迁升，是因为他酩酊大醉后，在轹大人府中烂醉，恰其时十六名刺客在花园狙击轹王爷，三十二名护卫尽丧，薛东邻醉中以一根结冰的梅枝刺杀对方十一人，然后手执火炭，当作暗器，炙伤了另外五人。

这一役之后，薛东邻立时成了王爷身侧带刀护卫统领。

可惜他升得快也跌得快。

他因醉而冷热随心，得心应手地击退了杀手，但亦因醉搂抱了轹王爷的爱姬。

爱姬被愤怒的王爷所斩，薛东邻下在狱中，备尝艰辛。

正好遇上有人劫天牢，眼看得手，薛东邻头手扣有枷锁，却冲入刀光剑影之中，擒下了劫牢的首领。

但他脸上的伤，也是当时因无法招架而留下的。

这一来，薛东邻再被释放，又获高位。

那时候他还年轻。

年轻人是傲气的，不怕打击是其长处，但过于傲慢又乏耐心的缺点，大部分年轻人都避免不了。

因为他脸上的伤疤，被一个极有势力的官宦女儿讥笑，他一气之下，竟奸了那千金小姐，这一次他可摔得更惨。

五年后，薛东邻又“站”了起来。

可惜不久后，又因过于抢功招人所忌，他并没有从上次的失败带来太多的惊悟，反而重复了成功时的傲慢大意。

所以他又从可以指挥千名差役的位置跌到只在狱里当牢头，他一次比一次恢复得慢，而年岁是不饶人的，等到他第五次再爬起来的时候，他已学会了人生的教训，辞去了官职，在“青帝门”里当份闲职，主要是替雷大先生做事。

以他的五起五落的威望，和数十年成败的江湖经验，只要有他一句话、很多本来迂回曲折的事都变成捷径直达。

雷大先生身边当然需要像这样的人。

薛东邻到晚年也希渴有雷大先生这样的庇荫：因为他知道他已没有资格再败——要是再跌下去，岁月的重压便足以令他永远起不来。

他虽然已没有了官职，但在六扇门里一样有威望。

江湖人是尊敬好汉的，何况是败后再成的好汉！况且薛东邻确是公差中的长辈，前辈里的长辈。

所以门大纶心里为自己断臂的事忿极，但仍下敢反驳薛东邻的话。

雷肃桐满意地点点头，道：“开棺，验尸！”

扶灵的人立即放下了棺柩，扳开了棺盖，代之熏人欲呕的臭味是醉人清芬的香味，一个白衣白眉的红脸老人，卧在其间，鼻如垂玉，唇似列丹，耳似凝珠，虽然已气绝多日，但看去竟似活的一般。只是在寢息间而已，腰间系有一把看去十分长大威烈的古刀，皮鞘雕有朱篆。

棺中布满繁花如锦，便是香气的来源。

郝不喜、丁五姑、温柔、徐赤水、鲁山阴、门大纶甚至方恨少、唐宝牛等，都从未亲睹过东天青帝的真面目，但对他早已名闻贯耳，都凑近去看。

但这凑过去一看，就看见东天青帝任古书自胸及腹的一道刀口。

骨骼倒错，肌肉反卷，盘肌尽成死蓝色，连内脏肠肺，也给这一刀砍中
之力震得裂破，凝成一块一块的淤血。

一个这般道骨仙风的老人，却有这么一道令人无论如何都不想看第二眼
的凄惨的刀口！

第八章 大侠公羽敬

他们看到了东天青帝的致命伤，不约而同，都转过头去看门大纶的断臂。断了的手在地上，怵目惊心。

门大纶也放开了捂住伤口的手，血仍在淌。

众人看了，眼睛里都露出了一种神色。再无置疑的神色。

唐宝牛忽然大声他说：“这人决不是老大杀的！”

简易行只平静的反问一问：“那么是谁杀的？”

唐宝牛愣了老半天，粗声道：“我怎么知道？”

简易行笑着问：“你看青帝和门捕头的伤口，是不是都用刀砍的？”

“是。”

“他们两者的伤口，像不像？”

唐宝牛只好说：“像。”

“那么，门捕头的手是谁斩的？”

“当然是沈老大了。”

简易行笑了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唐宝牛仅是想了一想，一张脸除了密布胡髭的地方，都给涨红得发紫，只大声道：“沈老大绝不会害东天青帝！”

薛东邻问：“何以见得？”

唐宝牛瞪着厉目：“因为沈老大常跟我们说，青帝是个了不起的人。”

薛东邻橘子皮似的脸孔，布满了刀疤般的皱纹，皱纹般的刀疤：“什么地方了不起？”

唐宝牛挺起胸，鼓起腮帮子，努力去回忆沈虎禅对他说过的话：“他说……东天青帝武功真了不起，有次用一朵雏菊，击败了三名剑手的挑战，还有一次，老大说青帝在溪边遇伏，拿着了条游鱼，当作兵器，击退了来敌。……更有一次，强敌寰视之下，青帝拈了块冰，握在手心里，伸手探进了火炭之中，结果他的手既没烧炙，冰也不融解，仍在手心里，吓退了敌人……老大说，这种不伤一人尽慑敌心的退敌法，方才是仁者之道。老大还说他学不来，刀一出鞘，就要见血，死活都控制不得薛东邻冷冷地道：“所以他就杀了人。”

唐宝牛瞠目怒道：“胡说！老大如果要杀他，又何必赞他！？”

薛东邻笑了，这咧嘴一笑，使得满脸刀疤，横错竖倒的，狰狞可怖：“江湖上有句话：过分称誉一个人就是一种蓄意的谋杀，你没有听说过吗？”

唐宝牛还是愤然道：“老大怎会——他要杀谁，都会先跟我们说明。”

雷肃桐忽道：“我倒奇怪，沈虎禅怎会对先师战役知道得那么清楚？”

沈虎禅淡淡地道：“青帝侠名震江湖，他生平事迹，早在武林传为佳话。”

雷肃桐道：“你既如此佩服先师，又因何下此毒手？”

沈虎禅道：“我没有杀青帝。”

唐宝牛大声道：“老大说没有杀，便是没杀。”

薛东邻忽然问了一句：“你今天有没有抱过女人？”

唐宝牛一愣，道：“没有。”

薛东邻古古怪怪地一笑：“那么，自读过没有？”

唐宝牛挥拳吆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薛东邻笑容一脸道：“唐宝牛，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那么容易受骗？沈虎禅说什么你便信个十足，看来，你一定也以为自己是言而有信的好汉吧？”

但是，像今晚上你初初出来时，不是打着占灵精怪的武功名号充英雄，说的尽是谎话么？刚问你自读的事，你这么大个儿，自然是正常的，你也不一样佯怒而不答吗！所以就算你没有替代沈虎禅作假，但也可能给沈虎禅作假骗了你。”

唐宝牛还未及忿语，方恨少忽道：“青帝是在何时遇害？”

薛东邻道：“三日前。”

方恨少道：“那老大更不可能是凶手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完了这句话，“三天前老大正和我在一起。”

简易行笑道：“你的说法，对沈虎禅一点帮助也没有。”

他笑笑又道：“因为你是他的朋友，说的话根本不可信。而且，就算你跟他确是在一起，杀青帝的时候，也难保你没有份。”

方恨少气得脸都白了，戟指骂道：“看你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人之作孽，莫甚于口，甚于……甚于、甚于这个嘛。”

简易行笑道：“孙子曰：赠人以言，重如珠玉。伤人以言，甚于剑戟。”

方恨少“啊”了一声，道：“便是，便是，你用语伤人，极尽诋毁之能事，孔圣人说过，人而无信，不知……不知，不知下面怎么说了……”方恨少搔着腮头。

简易行笑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方恨少高兴得跳起来道：“就是不知其可也，便是不知其可也。”

简易行笑道：“你连古人书都背不出，还来附庸风雅，这在俗语里倒有一句。”

方恨少最喜舞文弄墨，时掉一二句书袋，但偏生记不住，又没下过死功夫强背，一听简易行这样说，便生了兴趣。问：“哪一句？”其实他的武功也跟念书一样，虽然精奇，但常还未到家就放弃不练。

简易行笑着道，“不怕文人俗，只怕俗人文。”

方恨少怒道：“你——你骂我俗！？ ”

简易行只笑着摇手道：“那句不合你，还有一句，保管合个十足。”

方恨少暂抑制怒火，问，“哪句？说来听听？”

简易行笑时要整冠敛衣，才能说下去：“便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温柔首先忍不住，“嗤”地笑了起来。方恨少通红了脸，简易行忽向诸人团团一揖，扬声道：“俗语有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东天青帝他老人家已息隐江湖多年，当年曾为武林正义匡力以扶，今遭人暗杀，诚可哀也。是故，这杀人的凶手”

用手一指沈虎禅，朗目闪起厉芒：“应该按照武林规矩，就地处决，以祭青帝在天之灵。”

雷肃桐叹了一口气，目蕴泪光，道：“我特请三位来此，便是因为二位在武林中，德高望重，在‘青帝门’里，更是可以拿得起主意的人。”

薛东邻即道：“雷大先生过谦了，其实不论在‘青帝门’，武林中的功勋威望，我们还不及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师。”

雷肃桐微微一笑，算是不敢当之意：“三位认为刀口吻不吻合？沈虎禅该不该杀？如果该杀，诸位大侠在场，可替‘青帝门’的理直理屈作个公证，如果都认为不该杀，沈虎禅的事，‘青帝门’决不插手。”

语音一顿，转目望向薛东邻、简易行、公羽敬三人，沉声道：“请三位为先师遗孤拿个主意。”

简易行与薛东邻相互望了一眼，简易行先道：“证据确凿，杀人者死。”

薛东邻咳了一声，吐了一口浓痰：“刀口伤处，完全一样，凶徒连一个息隐的老侠士尚不放过，罪当立诛。”

忽听公羽敬道：“杀不得。”

在方恨少的心中，觉得雷肃桐请动了“青帝门”下三个供奉来，无非是定沈虎禅之罪而杀之，就算门大纶、丁五姑、徐赤水、鲁山阴、郝不喜、占飞虎、猿青云等人也是这么想。

所以公羽敬说“杀不得”的时候，他们都一怔。

连雷肃桐和简易行、薛东邻也一怔。

公羽敬的脾气他们知道。他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无论任何阻挠和挫折，他都一定会做到。在他十七岁血气方刚之时，一个敌人觑准他的脾气，和他打赌，要他赤足走在尖锐的一千三百口狼牙刺上去取一事物，如果成功，敌人便自刎当堂，若在进行间被狼牙刺戳死，也与人无关。

敌人显然用的是激将法。

但是公羽敬居然眉也不皱一下的答允了。

在尖锐至极的狼牙刺上疾行，非要有渡水登萍的轻功不可，就算是轻若羽毛，也难保不为尖刺所断。

何况当时公羽敬习的是“金石为开”的“大力金刚神法”，轻功甚是低微。

公羽敬贸然答允在狼牙刺上行走，敌人心里嗤笑，以为必逞，可以目观他溅血在白森森的刺刃上。

岂料公羽敬完成了步程。

他每行一步，以脚趾夹着刺锋，等于是以脚趾夹着利刀尖锋平面上，一步一步地把全程走完。

敌人的讪笑冻结，变成了恐惧；他走完了一千三百口狼牙刺后，再把敌人追杀于七里之外。

公羽敬在武林中和青帝门的位份也比简易行、薛东邻来得高。他不是雷大先生请回来的，而是东天青帝生前之密友。

公羽敬在江湖上被日为一代大侠，使的是万人敌的大刀，据说要三个武夫才使得动，但由他用来，像举柳枝一般自如。

但此刻刀不在他身上。

他的话锋却冷利如刀：“仅仅是两道眉相像，不能作准；留下的血掌更不似周虑谋杀者应有的疏忽，反似故意嫁祸。而且，青帝身上的刀伤，是不是真的为沈虎禅那口刀所伤，我们都不能判断。”

简易行和薛东邻都没有料到公羽敬会如此说，互觑一眼后，简易行强笑问：“公羽大侠认为谁人才能判断？”

公羽敬沉声道：“天下间凭伤口判断为何种兵器所伤者，除‘神判’祖浮沉外，只怕再无第二人了。”

祖浮沉是个奇人，据说他可以蒙着眼避开七十三种暗器的同时，可以一件无误的判断其名称形状及出处来；他也可以凭呷一口药材熬成的浓汁，可以识别出这口浓汁里有多少不同的药草和名称。有一次他掘着一具骸骨，已经死了十一年，但还叫他一眼看出死者的小腰上一根骨节上有个小小的伤口，从中判断出为什么武器所伤，而逮到凶手。

这就是“神判”祖浮沉。

祖浮沉也是东天青帝的后辈。别的事可能请不动他，但东天青帝的事，只要通知到他就一定不会袖手不理。

所以公羽敬说出祖浮沉的名字，虽是人人都不悦，但却无可驳之处。

“不过，”薛东邻道：“沈虎禅杀死青帝，乃是至为明白不过的事，又何须劳师动众，要那么多佐证作什么？”

“如果不需要服天下人心，雷大先生又何必请了门、郝、徐、鲁、丁、温六位，以及还有我们三人，并且连青帝遗骸也移来验尸作证？”公羽敬反问。

薛东邻无言。

简易行小心翼翼地问：“那么公羽兄有何打算？”

公羽敬道：“依我说，把沈虎禅一千人扣押回去，待祖浮沉印验过后，在青帝门及武林同道前开坛议定。”

简易行笑道：“古之有谓：食君之禄，分君之忧，我说，公羽兄这样做，不嫌麻烦一些了吗？”

公羽敬突然逼视简易行，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既然在雷大先生荫底下，就应该草率大意，判定此案？”

雷肃桐即道：“公羽大侠误会了，我相信简公子没有这种意思。”

“我也相信简公子不会说出这种话；”公羽敬依然迫视简易行道：“因为我既然投身入青帝门中讨口饭吃，这口饭就一定吃得光明正大，一丝不苟，方才对得起青帝他老人家。”

只听两声大喝，一声如雷乍起，一声如琴韵清扬：“好！”

喝的是唐宝牛和温柔。

方恨少也忍不住大声道：“公羽大侠持正秉公，明镜高悬，这才是真正的大侠。”

方恨少的赞语引起简易行的冷笑，薛东邻橘子皮般的脸上看不出表情，雷肃桐道：“依公羽大侠高见，是先把人犯带回，侦察后才能定罪？”

公羽敬道：“是。”他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旁人的赞许及冷笑。

雷肃桐扬起了半边眉毛：“公羽大侠这样建议，未知当事人看法如何？”

沈虎禅道：“既然如此，我愿随公羽大侠返青帝门。”

简易行截道：“你是待罪之身，理当受缚前往。”

沈虎禅目注公羽敬，一字一句地道：“如果公羽大侠能保我不受人暗算、伤害，受缚又有何难？”

公羽敬在思考，没有立即回答。

因为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如果简易行、薛东邻等人真的要杀沈虎禅，公羽敬是否能以个人之力阻挡得住？

却就在这时，那个出现时曾以一掌震碎木屋，刹那间，于半空中切断鲁山阴、占飞虎、猿青云身上牛筋绳的枯瘦僧人，忽然开口说话了。

“不必了。”

他的声音如同干柴撕裂，沙哑难听。

“我们决一死战，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第九章 深仇大师修罗掌

世间原是按照律法的，什么人犯了罪，查明真凭实据，经过探究会审，便可以依照罪行轻重，施以刑法。

但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

江湖上的规矩则下外还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牙还牙，以血洗血，百变不离其宗。江湖上仍然讲究恩怨分明，只不过更粗率一些，但也更直接一些。

武林中刀头舐血的英雄好汉、土匪强盗还有一种自形的律法：以决斗定生死。万一技不如人，输了，因而送掉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这样子的决斗，介乎于世间王法之外，只要武林人双方愿意，谁也阻止不了。

僧人说出这种话，已经不是还恩报师仇，而是明挑生死战。

这个僧人形如槁木，头挂一百零八颗玉一般的念珠，灰色净衣，头上长有一蓬钢戟似的短发，口中念念有词，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个僧人就是东天青帝第三名弟子，雷大先生的师弟，脾气加霹雳燥雷，掌力摧金碎铁，在武林中和青帝门俱极有地位又疾恶如仇杀人如草芥的深仇大师！

深仇大师用火焰一般的眼神盯住沈虎禅，踏前一步，道：“你知道老僧是谁？”

沈虎禅双眉一扬，如两柄漆黑的弯刀，向上挺了一挺，没有回答深仇大师的话。

深仇大师又踏前一步：“我叫深仇，深仇大恨的深仇。”

沈虎禅道：“我跟大师无仇无怨。”

深仇道：“你只有两种选择：说真话，我叫你死得干脆一些，不承认的，我保证要你遍尝一百零四根骨节被捏碎的滋味。”

沈虎禅淡淡地道：“其实我根本没有选择。”

“哦？”

“我只有一条路：承认是杀青帝的凶手然后乖乖的受死。”

深仇大师冷笑：“算你聪明。”

沈虎禅叹道：“可惜你却很笨。”

深仇怒道：“你——”

沈虎禅截道：“说不定你才是谋杀青帝的人，故意诬陷我，逼我于死地，好让人替你顶罪！”

深仇大师气得全身骨节格格作响，目中爆出精光：“你、你、我、我为什么要杀我的师父，你才——”

沈虎禅悠悠然道：“理由么？你杀青帝，便可夺得‘青帝门’大权！”

深仇气得咬牙切齿，呼喝道：“胡说！胡说！师父他老人家仙逝，青帝门的大权，是落在师兄和三位供奉手里，怎会轮到……”说到这里，陡然住口。

他住口的原因，可以说是至为明显的，那就是因为他讲到一半，猛然想起，师父死后，的确是对大师兄雷肃桐与三大供奉甚为有利，对自己确是一无好处。

深仇大师疾恶如仇，好杀成性，以除魔降妖为名，着实开了不少杀戒，

后来虽被迫入空门，但一样无法戒杀，后为青帝收录门下，传予掌法，才功力大进，无惧于仇家追杀。他对“青帝门”的一切，可说是志不在此，也意不在此。

而今给沈虎禅这么一提省，倒令深仇大师心底里微震了一震。

但他只是在心里震荡了一下，立即向沈虎禅吼道：“你这恶贼，杀我恩师不算，还要来低毁青帝门！”

沈虎禅苦笑道：“诋毁？你也知道被诬陷的滋味！”

深仇大师咆哮道：“拔你的刀！”

沈虎禅双眉一剔，脸上杀气陡现，但一抹而过，随即平和地道：“大师，亏你是出家人，妄造杀孽不怕入地狱堕人轮回么？”

深仇双掌微一合十，道：“我这是斩妖降魔，为人世除恶务尽，正是执行佛法！”

沈虎禅冷笑道，“天下人杀人，总会捏造一些名目，秉大义之名而杀人。你这佛，已经不是佛了，不要被魔降了才好！”

深仇咆哮：“拔你的刀！”

沈虎禅冷冷地道：“我的刀锋一现，生死都无法掌握。”

深仇冷笑道：“你没有信心？”

沈虎禅道：“我是不想杀你。”

深仇怒叱：“可是我要杀你！”

沈虎禅道：“我不能因为你要杀我，我就先杀了你。”

他顿了顿又说：“你行事心狠手辣，但仍是正道中人，我不能杀你，你不要逼我。”

深仇怒笑道：“说得倒好听！今天不管你拔不拔刀、杀不杀我，死的是你！”

他蓦然跨出一步。

沈虎禅离他本来足有十七尽以外的距离，但深仇一个跨步，已跟沈虎禅衣袂相连一般贴身对立。

肩膀一沉，已然出手。

沈虎禅却没有动，刀仍在他背后。

深仇双掌一拍，三枚“五火神雷”，没入他的掌心里，犹如蚯蚓落入大鱼的口中，又像垦微的火花浸入于池塘里，完全没了踪影，连轻微的爆炸也没有。

深仇拧身，双目发出寒光，向偷施“五火神雷”暗算的鲁山阴一字一句地道：“我要出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许插手。”

转身向沈虎禅道：“你再也不拔刀，可没有机会再碰你的刀了。”

沈虎禅仍是道：“我不想杀你。”

深仇大师暴喝一声：“好！”左手倏地劈出。

深仇大师离沈虎禅本来就近，这一掌陡然推出，必然命中，但就在手掌要触及沈虎禅身子的刹那之间，几乎是千钧一发之差，沈虎禅已先他掌力推动而翻跃而出！

深仇大师的掌击了个空。

但飞跃在半空的沈虎禅立时感觉到如洪涛裂浪的掌风已追袭过来。

沈虎禅猛吸一口气，拔身上升七尺，但掌风紧接激升七尺，沈虎禅遽然以“千斤坠”之力下沉，但掌风陡地随而下击，沈虎禅足未点地，人已往斜

侧窜了出去，但掌风跟着斜劈过来，沈虎禅就地一滚，轰隆一声，尘土四扬，沈虎禅又掠身而起，地上被击陷了一个大窟窿。

深仇大师的掌力果然非凡！

沈虎禅人在半空，深仇大师长啸一声，又发出了第二掌！

方恨少、唐宝牛禁不住一齐大叫出声：“老大，出刀！”

沈虎禅自己也极之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出刀一途。

不出刀，就破不了深仇大师。

但出刀，就可能杀掉深仇大师。

——阿难刀的禅刀魔刀，一旦离鞘，就非他所能控制。

就在这一迟疑间，沈虎禅如断线风筝，弹飞丈外，深仇大师几乎已可以感觉到他的“修罗掌”力，如同平时击杀大敌的时候，生起那一种得心应手而微妙的快感，自掌中传来经过全身。

深仇大师真的像一块燃烧着的干柴，因愤怒之火而致全身劈啪作响，向前跨上一步，右掌疾地拍了出去！

他这往前跨上一步，竟然越过了几张摊子到了沈虎禅身前，沈虎禅才站起来，掌已击到胸前！

在这间不容发的电光火石的刹那，沈虎禅的胸膛前，突然多了一件东西！刀！

带鞘的刀！

深仇大师的右手，击在木鞘上！

“卜”地一声，像一个球被木棍击飞一般，沈虎禅倒飞出去！

可是深仇大师半空中已追上了他，衣袂掠起薄铁扇风一般的尖啸！

这次他是双掌齐出，也是他全力以赴的两掌！

他练的是“修罗掌”，东天青帝“掌、刀、棍”三绝中教给深仇大师的是掌功，而这两掌是深仇大师毕生功力所聚。

这时，方恨少、唐宝牛，甚至连温柔也禁不住大叫：“出刀呀！”

谁都可以看出来，沈虎禅再不出刀，绝对接不下深仇大师这两掌！

沈虎禅大喝一声，半空一刀劈了下去！

刀是刀鞘，刀仍在鞘中！

这一刀气势浑宏，但并非无坚不摧，深仇大师骤撤回一掌，格住刀势，另一掌已结结实实击在沈虎禅胸膛上！

“蓬”的一声，如中败革，沈虎禅随着方恨少、唐宝牛、温柔的惊呼声中，跌落在三丈开外。

方恨少身形疾掠、唐宝牛飞奔过去，拦在深仇大师与沈虎禅之间。

他们是怕深仇大师再下毒手。

深仇大师只一合十：“阿弥陀佛。”再也没有追击。

他已不用追击。

无论是谁，挨了他一记“修罗掌”，五脏六腑都要震碎移位，铁打钢铸的人也活不了。

沈虎禅虽是死定了，但深仇大师却没有平时杀人的那一种快感。

因为他知道沈虎禅由始至终，都没有出刀，而他那用刀鞘击下的刀，已足够让他的左手五只手指，完全震折，痛人心脾。

深仇大师性格刚强好胜，虽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大为震动，对方以刀鞘便已震破他的“修罗掌力”，如果是刀锋，那还得了？

就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却看见沈虎禅又站了起来。

不过沈虎禅这次巍然而立，但脸色白似纸，嘴角有血，胸膛起伏不止。

简易行一见，叱道：“除恶务尽，杀了！”

唐宝牛发出一声狂吼，天神般拦在沈虎禅身前，咆哮道：“谁杀老大，先杀我！”

简易行冷笑道：“你的武功低微，要杀你有何难哉？”

简易行目光一闪道：“好，就一并杀了！”

温柔忽然抢身过去跟唐宝牛、方恨少等站在一起，道：“杀不得”

简易行见是温柔，双眉一剔，道：“怎么了？温女侠，令尊德高望重，令师名动武林，何等高洁，你可不能听信邪言妄语啊。”

“小寒山燕”温柔的父亲与师父，都是武林中极有身份地位而武功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之罕见高人，简易行虽未把温柔看在眼里，但对她却不敢得罪。

温柔道：“他刚刚明明可以出刀，他都不想为救己而伤人，怎会杀害青帝！”

简易行冷笑道，“那是他故意惺惺作态！”

温柔抿了抿美丽而有弧度的红唇：“拿自己性命来作态？”

简易行这下可看清楚了温柔，只见清秀艳美一齐雕琢在她的身上五官，巧盼倩盼中美得令人目眩神驰，一时色授魂销，脱口吟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原来温姑娘真是、真是绝色丽人！”

方恨少却不服气，“你怎可以祸国殃民的杨氏姐妹比拟温女侠！？温女侠是：面目姣好，眉色望如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

简易行冷冷地调侃道：“你可荒谬了，这是史家对卓文君的形容，你怎可以把温姑娘比作为一曲《凤求凰》而私奔、后来当垆卖酒的卓文君呢！”

方恨少更不服输，骂道：“你才——”

温柔气得白玉般的脸颊泛起了绯红，唐宝牛却打岔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唐宝牛气呼噜的道：“温姑娘不错是美如天仙、美死了……美就像一朵花，一碟不够吃的小菜、河里的一条小鱼儿……你们那一大堆形容，我可不懂。”

薛东邻突然道：“现在我们是来替青帝报仇，还是来品评温姑娘的美色？”

唐宝牛居然答：“命是要拼的，美丽的女子更是拼了命也要看！”

沈虎禅道：“温女侠。”

温柔返身过去，只见沈虎禅两道眉毛和两撇胡子，黑而亮，有力而挺秀。她忽然想起自己也有两道挺拔的秀眉。想到这里，不禁脸红了一红。

“我这边，不关你的事。”沈虎禅这样地道。

这句冷酷的话可激怒了温柔，她粉脸都彤红了起来：“什么不关我的事？！要是你不是杀青帝的凶手，我们杀错人了，怎么不关我的事！”

深仇大师忽道：“温女侠是因为他不出刀而认定他不是凶手，其实，沈虎禅不出刀的原因有两个；”

他冷冷地道：“第一，他怕再一出刀，更现了原形，证实了刀口。”

“第二，”他接着又道：“他出刀只有死得更快，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我的敌手。”深仇大师神色如同傲岸的槁木，这样地说。

沈虎禅苦笑，胸口一阵激荡，嘴角又溢出了鲜血。

“看来。”薛东邻道：“且不管他是为了什么理由不出手都一样，反正他现在已无法再还手了。”

简易行冷峻地道：“他现在所欠的就是还没有断气。”

公羽敬忽然道：“他不能断气。”

简易行对公羽敬三番四次的阻挠已感不耐：“公羽兄，你一再偏帮凶徒，岂不有失大侠身份！”

深仇大师双掌又缓缓举了起来，道：“让我再补他一掌，便谁也阻拦不了你。”

公羽敬道：“你不能杀他。”

深仇大师怒：“谁说不能？！”

公羽敬道：“谁杀他，谁就脱不了杀青帝之嫌。”

公羽敬如丹砂的红脸神光炯炯，语音沉重他说了下去：“如果我没有猜错，沈虎禅不出刀，是因为怕人从他的刀法中认出他的师承来。”

众人都是一怔。深仇大师脱口问：“他是什么师承？”

“沈虎禅在八年前才出现武林，而且一出道便是高手，八年前，青帝还未收雷大先生和大师之前，不是还收了一位徒弟吗？”公羽敬缓缓地道：“青帝只教了他三天刀法，不知为了什么原故，便将之逐出门墙。”

他火眼金睛一般的目光望定沈虎禅：“沈虎禅用的也是刀，与传说中当年青帝的刀法十分相近。”

深仇大师震愕莫名：“你怀疑他就是……？”

公羽敬冷冷地接道：“你们的大师兄。”随即又道：“如果他真的曾是青帝门下，那么他为何要杀恩师？当年为何被逐出门墙？杀死青帝，对他又有何好处？”

他吸了一口气，胸膛像岩壁一般硬挺，用寒电也似的眼神迅速巡睨了一下，道：“在他未说明真像以前，谁迫不及待的要杀他，只怕灭口成分远大于报仇。”

他冷笑又道：“凡是关键人物，要说出凶手之前，总难免要身遭不测。”他笑着问薛东邻，“薛兄想法然否？”

薛东邻曾是捕头，六扇门的老将，衙里的高手，吃公门饭的名人。

一个知道得太多秘密的要犯，常在他未说出幕后人物前惨遭毒手，几乎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他吃多年的公家饭，自然已司空见惯。但他不直接回答公羽敬的话。

他只是转首过去，问门大纶：“门捕头以为然否？”

一个人苦头吃多了，自然就懂得怎么保卫自己，薛东邻虽然澈悟得迟一些，但毕竟是体悟到了。

他已看出这场面不好主持，所以他把这烫手山芋毫不考虑的就传给了负伤的现役捕头门大纶。

第十章 雷大先生如意棒

门大纶闷哼一声道：“我四肢健全的时候，当然是捕头，但现在我只有一只手。”他捂着断臂，咬牙忍痛道：“我因公受伤，要休养一段时候，所以此刻我已经不是捕头。”

深仇大师骇然向公羽敬道：“你说……他就是……”“大师兄”三个字却叫不出来。沈虎禅如果真是青帝首徒，以入门先后论，应该是他和雷大先生的“师兄”。

公羽敬道：“你们为什么急着要把沈虎禅杀死？因为沈虎禅一死，这件案子便已成定局，雷大先生便坐稳了青帝门门主的位子。”

雷大先生脸色不变，道：“公羽兄何出此言？”

公羽敬道：“雷大先生早已计划好要杀青帝的事，与简公子和薛捕头密室商议，却恰好让在下听去，尚未及通知青帝，青帝已然遭毒手了。”

雷肃桐横睨了简易行和薛东邻各一眼，道：“好，原来教你给听去了。”

深仇大师怪叫道：“师兄你！你胆敢谋杀恩师——”

雷肃桐截道：“师弟也别装模作样了，你曾三次谋害师父不遂的事，何必五十步笑一百步！”

众皆悸动，没料到“青帝门”竟然互相指责谋杀青帝，各有阴谋，本来助拳的徐赤水、鲁山阴、丁五姑、郝不喜等人倒是全怔住了。

雷肃桐见深仇大师变脸，他冷冷地道：“你杀师是为了怕师父嫌你造杀戮太多，准备把你逐出门墙。你也有自知之明，在江湖上没杀过一千，也有八百，如果没有青帝门为你撑腰，你要逃避仇家追杀报仇，怕也没有躲藏之处！如果师父公然驱逐你，你哪有命在？哪里还能如此猖獗？所以你不惜杀师……”

深仇大师全身骨骼格格作响，咆哮道：“你胡说！你胡说！”

雷肃桐洒然一笑，道：“没有胡说，一次是在紫金山上，师父坐观天象，你先施迷药，后加突袭，当晚青帝门的雷唇及时发觉，逐走了你；另一次是在青帝门里，你趁师父沉迷于炼丹制药易容之术时，在丹炉里置毒物，闻着即中了毒，可惜当晚师父忽诗兴大发，到书房作诗去了，毒死的是两名丹僮……”

深仇大师只一叠声道：“你，你……”也不知道是气，还是害怕，抑或是要阻止雷大先生把话说下去。

公羽敬道：“还有一次，是在‘灵娇仙府’，作客的时候，大师曾率七名黑道人物突击青帝，但因在下与青帝一起，大师没有胜算，不敢动手。”

深仇大师忽像豁出去了一般，戟指骂道：“要不是你得宠于青帝，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我早就得手了！”

公羽敬目光一扬，冷笑道：“就算我不在，以青帝出神入化的武功，你能得手么！”

转身向雷肃桐道：“还是你比较聪明，先行夺权，后再杀人，把青帝的实力、近亲——藉故除掉，剩下都是你的亲信，又在武林建立了声望，巩固了地位，加强了实力，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吸收了简公子、薛神捕两位强助……佩服、佩服。”

遂注目向简易行、薛东邻看去：“青帝任命二位为青帝门供奉，实在是死不瞑目。”

简易行居然无一丝忸怩之色，洒然笑道：“一个人有眼无珠，便生不如死。”

薛东邻淡淡地道：“青帝却没有看错你。”

雷肃桐忽然道：“青帝错看了他。”

公羽敬微笑道：“哦？”

雷肃桐大声道：“师父既不是死在深仇的手上，也不是我们杀的，那么能近身杀他的人，只有你！”

公羽敬冷笑道：“别忘了，还有一位。”他向沈虎禅看去，继续道：“如果他真的是青帝从前的弟子，能在他不备时一举搏杀的能力，毫无疑问。”

雷肃桐道：“不管怎么说。今晚的事，全都抖出来了，今晚的人，只有两条路走。”

简易行接道：“一条就是投靠雷大先生，秘密就是共同的秘密，青帝门的好处，也就是大家的好处。”

薛东邻冷冷加了一句：“另一条路我已不用说了。”

雷肃桐向公羽敬道：“看来公羽兄在此地公然揭发此事，并不见得聪明，因为今晚青帝门来的，全是我的人，剩下的人，过了今晚，一样是我的人，当然死人可以例外。”

公羽敬笑容似有些涩：“看来确是如此。”

深仇大师左看看、右望望，站出来大声道：“雷师兄，既是大家都有杀青帝之心，那么，就是同一条阵线上的自家人了。”

雷肃桐微笑着走过去，用手拍拍深仇大师的肩膊：“我们什么时候不是自己人了？”

沈虎禅忽道：“我只后悔一件事。”

雷肃桐问：“什么事？”

沈虎禅道：“后悔我刚才为何不把他一刀杀了！”

深仇大师呵呵笑道：“可惜你现在连杀一只鸡都没有办法。”

雷肃桐忽道：“有办法。”

深仇大师道：“先杀了他，教他化成厉鬼找洒家报仇么？”

雷肃桐立刻摇首：“不是。”

深仇大师仍笑道：“那么是何办法？”

雷肃桐大笑道：“我可以替他办到。”

他一说完，手里忽然多了一口针。

这口针蓦然变大，两头尖梭，青光闪闪，似铁非铁，雷肃桐手一按，针形暴长，几如尖棒，上绘符篆。生动灵活。说时迟，那时快，“嗤”地一声，棒尖已刺入深仇大师胸膛！

深仇大师暴喝一声，人往后退，棒尖已没入了他的胸膛，他的脸容，也出现一种既愤然又骇然的神色来。

棒尖已没入他的心坎里。

深仇大师往后疾退，棒尖已向前疾伸。

但棒长有限，深仇大师暴退之势未止。

刺入肉里的棒尖，在深仇大师暴退的身形中，等于是倒拔了出来！

深仇大师一面看见棒尖上溅进的血珠，一面发出怒吼，只要他一旦退及安全距离，纵然负伤，也要运“修罗掌”之力将雷肃桐劈于掌下。

却就在此时，他身形遽然一顿！

同时他的左右手臂，一起给后面二人搭住。

左边是简易行、右边是薛东邻。

深仇大师的身形像一块木板的边角给两口巨钉钉死了。

所以雷肃桐的棒尖，就刺破了这块木板，刺穿了深仇大师的心窝，棒尖带着血珠在背肌里“疾”地露出一截尖头，又“嗖”地收了回去，回到了雷肃桐手里。

雷肃桐手里的棒子，忽然又变回长三寸的两头尖梭的小针，像一只普普通通的针一般乖巧无奇。

但深仇大师已经死了。

就死在这一口针之下。

雷肃桐杀了深仇大师之后，回过头来跟沈虎禅说：“我已替你完成了心愿，你该感谢我才是。”

沈虎禅双眼望定雷肃桐手上的小针：“这就是‘青帝三绝’的‘如意棒’？”

雷肃桐笑道：“‘修罗掌、如意棒、绝灭刀’，你也会一样啊。”

沈虎禅淡淡地道：“但不似阁下的棒能伸缩自如。”

雷肃桐闻言怔了一怔。

公羽敬忽道：“深仇大师实在太愚呆了。”

他笑笑又道：“雷大先生既知道他会杀师父，又怎会让他有杀师兄的机会？再说，青帝门的权力，一人享尽总好过分庭抗礼。”

简易行冷笑道：“所以他非死不可。”

薛东邻却道：“而且公羽兄也不必来这套离间挑唆的说辞。”

雷肃桐扫视众人一眼，微微笑着道：“现在局势已非常明朗，诸位若愿意加入我‘青帝门’，共守秘密，自有好处。”

他笑了一笑又道：“诸位都是聪明人，聪明人一定知道怎么做。”

唐宝牛怒道：“我宁可做笨人！”

简易行笑道：“你本来就是笨人！”

方恨少道：“你莫欺人笨，今天你们打着旗号捉贼，结果你们自己却是内贼！”

温柔站过去，跟方恨少、唐宝牛等在一起，清叱道：“杀师灭同道，这种事情，亏你们做得出来！”

简易行邪笑道：“如果温姑娘觉得这样的事已骇人听闻，那么我们还有些事足令你羞不欲生！”

方恨少怒道：“姓简的，在你是读书人——”

唐宝牛听简易行出语辱及温柔，浑忘了一切，愤怒中将双拳挥舞得风车也似的急旋，扑击简易行！

沈虎禅蓦喝道：“老唐！”

唐宝牛猛然止住，问：“啥事？”

沈虎禅的双眉双髭，在月色下看来黑得深沉发亮：“你不是那厮的对手！”

唐宝牛不管了，舞拳挥出，一面喊道：“谁叫他辱及温姑娘，不是对手就拼命！”

眼看他比海碗还大的拳头就像击中简易行、简易行忽然一矮身。

矮身的同时，他左右手已各执一根亮晃晃的“太白刺”。

太白刺如同电掣星飞，急刺唐宝牛下盘！

唐宝牛大喝一声，双手一捉，要硬抓住太白刺，凭蛮力夺过来。

但简易行却往后一缩，唐宝牛还待再扑，简易行灵动的双脚却沿着一棵大树干疾行了上去。

唐主牛以为对方胆怯而逃，而他正恨不得能在温柔面前吐气扬眉，大出风头，巨喝一声，攫身扑去！

他这一扑，却扑了一个空，抱住了树干，简易行却在树干上藉力一蹬，半空一个筋斗，灵动无比但也歹毒万分的，双刺直刺唐宝牛头顶。

如果不是方恨少，唐宝牛早就死了。

方恨少在这瞬息间，折扇一张，在刹那间及时夹住了一枚太白刺！

方恨少的折扇非常奇特，除左右各一非玉非铁的扇骨外，就再没有支骨，扇纸亦非纸非絮，任何兵器一旦被侠中，嵌在里面，难以挣脱。

可是如果没有温柔，唐宝牛仍是一样死定了。

因为太白刺一共有两支，方恨少夹住一支，仍有一支直戳唐宝牛的头顶！

温柔身形疾闪，如燕子一般飞掠过来，拔下玉簪，“叮”地格住了太白刺！

显然温柔的武功远比众人想像中一个靠师门威风行走江湖，的娇滴滴小姑娘来得高，但是凭他们三人之力只怕也未必是简易行之敌。

可是简易行根本没有再打下去。

他突然从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飘起，舍弃了被方恨少折扇所夹的太白刺，蓦然扑向公羽敬！

他手中仅剩一根太白刺！

但就在他扑击的刹那之间，这支太白刺，远比刚才对唐宝牛攻击时更凌厉十倍的力量，刺向公羽敬。

这一刺与刚才相比，犹如柳条跟鞭丝所卷起的力量相较；公羽敬清啸一声，忽然举起地上一块大石。

石为之裂

太白刺仍刺下。

公羽敬已不在原地。

他本来可以在简易行裂石的电光石火间还击的，薛东邻双手忽然发出一种奇特的蓝绿阴惨之色，自后攻到！

这蓝手攻到之后，却震起漠漠金光，公羽敬大喝一声，以三十年真气煎熬炼就的“大力金刚神法”，与薛东邻的“金光蓝手”，强对了一招！

“砰”的一声，薛东邻、公羽敬各自一晃，雷肃桐的“如意棒”，骤然暴长三尺，“嗖”地刺到！

公羽敬运起“大力金刚神法”，沉时一怔，震开“如意棒”，但薛东邻、简易行的大白刺与金光蓝手又已夹攻而至！

第十一章 金光蓝手薛东邻

在旁观战的方恨少、唐宝牛、温柔等互觑一眼，方恨少道：“以一敌三，只怕公羽大侠难有胜算。”

唐宝牛道：“公羽大侠帮老大说话，我们帮他去！”

温柔道：“不行，要有一个人守护你们的老大。”

沈虎禅捂胸道：“不必管我，你们只管出手。”

郝不喜、徐赤水、鲁山阴、丁五姑、占飞虎、猿青云早听了雷肃桐等人那一番话，心想：这自是他们投身“青帝门”献功的好时刻，各自长身窜出，郝不喜阴阴地冷笑道：“谁也不准去。”

温柔等见公羽敬已情势危急，清叱一声：“让开！”就要动手，郝不喜等人也纷纷展开了截击，场中战局却已大变！

公羽敬的“大力金刚神法”与薛东邻的“金光蓝手”一撞，两人俱觉得血气一阵翻腾，但简易行闪电般的一刺，仍给公羽敬双臂夹住。

“大力金刚神法”跟一般内功发源于丹田不同，是在门顶聚气，小臂聚力，公羽敬这一夹，足可摧金裂石，但简易行的太白刺乃是以西方太白金星的精英炼成，饶是“大力金刚神法”，也拗之不屈，太白刺却似炙铁销熔一般，软而拉长，简易行一扯之下，太白刺暴长七尺，竟似麦粉搓就的一般！

如果此刻雷肃桐的“如意棒”不是当胸刺到，公羽敬就可以趁机向简易全面反击！

但“如意棒”已夹着尖啸向咽喉刺到！

公羽敬小臂一交，用俗称“桥手”格开棒尖，但雷肃桐的棒尖，突然改了方向，“嗤”地刺入公羽敬的小臂里！

公羽敬运聚于双臂的“大力金刚神法”，仍挡不住雷肃桐的一刺。

接着下来雷肃桐的打法，更为奇特，竟然不住往敌人前后左右跳跃刺戳，却并不攻向要害。

这种攻击无疑比一击致命更可怕，因为一击必杀的打法只要能够封架，就可以给予痛击，但雷肃桐的“如意棒”只求伤敌，只要敌人的血流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根本不必再战了。

最可怕的是这种刺法专拣身上不重要部位攻击，如脚、耳垂、手指、臀侧，这些部位往往难以防范又不易防备的。

很快的公羽敬身上就多了三道血泉。

薛东邻蓝手一扬，发出淡金色的光芒，打在公羽敬背上！

公羽敬运“大力金刚神法”，硬挨一掌，冲出“如意棒”棒影之外！

“格”的一声，原来郝不喜正乘虚偷袭，六片“剑甲”，刺在公羽敬背后，但公羽敬却把“大力金刚神法”之力，将击在身上的“金光蓝手”巨劲，倒灌了出去，郝不喜六甲齐折，迸射回身上，穿了六个血洞。

公羽敬余势未休，背部“砰”地撞在郝不喜身上，郝不喜半声未哼，倒飞丈半，整个身子被懂得嵌入一棵大树干里！

这下才是“大力金刚神法”的沛然巨力！

但公羽敬毕竟也被郝不喜阻了一阻。

这阻了一阻的瞬息间，雷肃桐的如意棒又发出了厉啸，仿佛一根棒子变作了七八十支尖针，向公羽敬倏忽刺来！

这时薛东邻也倏地跨前一步，双手更发出幽幽蓝光，蓝光以外，有一种

极浓烈腾动的淡金之色，无疑薛东邻也准备尽全力协助雷肃桐一举格毙公羽敬。

雷肃桐大喝一声，如意棒正要刺出，蓦然之间，如意棒被人执住！
金光蓝手！

雷肃桐一震，背上“嗤”地一声，“太白刺”已没入他的背脊。

他怪吼一声，仍待反击，但公羽敬张臂抱住了他。

然后他就听到一阵仿似炒栗子般的爆响，那是他骨节逐根逐根碎裂的声音。

雷肃桐强自呼吸着，但一股血泉，堵塞了他的气孔，他暴睁着眼睛，眼眶却已爆裂，看到的只是一片血红。

“你们……”下面的话没有说完，喉间已喷出了渗和内脏碎片的血块。

简易行看着他，惋惜地道：“三大供奉，本就是一路的。”

薛东邻放开了抓住如意棒的手，因为如意棒现在对雷大先生而言，已没有什么用处了：“不这样，我们又怎能放倒你？”

雷肃桐全身骨节发出极响“卜”地一声，也发出一声厉吼，公羽敬就在这时放开了手，他“叭”地摔到了地上，像一块烂泥。

公羽敬审查一下身上的伤，道：“杀他忒真不容易。”

薛东邻笑道：“累公羽兄受伤了。”

简易行脸有得色地道：“杀了这个心腹大患，挂点彩有什么要紧？怎么样？我的计划不错吧？”

岂知他刚问了这句话，地上的雷肃桐，骤然像一支箭般扑起，如意棒全刺入简易行的咽喉里去。

简易行在刹那之间，至少给了雷肃桐二十记重击。

雷肃桐已经不需要这些重击。

他一击得手，精力耗尽，生命已告終了，仆地而歿。

但他濒死一击，已足够手刃一大仇。

简易行“咿咿呀呀”了老半天，终于口里口外，都灌溢满了血水，倒了下去，血已倒流得他满脸都是。

这场中的突变。令方恨少、唐宝牛、温柔及鲁山阴、徐赤水、丁五姑、猿青云、占飞虎等都目定口呆，说不出话来。

——原来公羽敬、薛东邻、简易行竟是一路的

——他们相斗只是“做戏”。

——他们引雷大先生刺杀了深仇大师，再合力狙杀了雷肃桐，而简易行也在该行动中丧生。

江湖险恶，这句话人人都知悉，但江湖人险恶一至于斯，就算邪派高手如丁五姑等也为之咋舌。

不过不管惊诧也好、错愕也罢，雷大先生死了，深仇大师死了，东天青帝死了，简易行也死了，“青帝门”的大权，自是落到薛东邻和公羽敬的身上。

所以公羽敬问出那一句：“诸位是聪明人，要投入青帝门，效忠薛兄和在下的，此正其时！”

鲁山阴第一个慌忙跑出来，大声道：“我。”

公羽敬用手招了招，笑道：“你真是聪明人。”

鲁山阴走过去，一脸忠诚地道：“我待公羽大侠，忠心不二，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公羽敬道：“看你是第一个出来的勇者，我就任命你为‘青帝门’的总堂主吧！”

鲁山阴感激得几乎立即下跪：“属下鲁山阴，万谢公羽门主擢拔之恩，日后任何遣唤，万死不辞！”

公羽敬伸手扶他起来，笑道：“何需万死呢……”

公羽敬的双臂正搭在鲁山阴的双肘上，鲁山阴的身子，突然剧烈颤抖起来，神色也自惨变，嘶声道：“门主，你……”

话未说完，便已噤声，在他身上已发出刚才公羽敬抱住雷肃桐身上时候那种“啪啪”的竹子爆裂一般的声音来。

公羽敬柔声道：“一死便可以了，死一万次，那太辛苦了。”

鲁山阴面容痛苦已极，想求饶却发不出声音来。在一旁的薛东邻却笑道：“这怨得谁来？刚才和简老三假意和雷大先生合攻公羽兄的时候，你们不一样死尽忠心，恨不得立毙公羽兄的模样？这教公羽兄怎会放过你们？”

徐赤水人虽险诈，但跟鲁山阴份属结拜，两人共掌“侠义堂”东西两宗，甚有交情，当下袖袍一展，七枚“无音神雷”激射而出，人也掠去，准备待得公羽敬接得暗器，他已救下盟弟逃跑。

可惜公羽敬根本没有理会“无音神雷”。

薛东邻一长身，左“金光蓝手”以分光捉影的功夫一阵疾闪，七枚雷珠已然抓住，右“蓝手金光”凭空一抓，抓住了徐赤水衣领，再一捏，捏住了徐赤水的颈脉。

徐赤水“哑”了半声，张大了嘴，薛东邻把七枚神雷，全拍入他的口里，然后放开了他。

徐赤水的下场，真是可想而知。

一时血肉横飞，令人不忍卒睹。

公羽敬一时没让鲁山阴死去，要他目睹徐赤水的惨死，鲁山阴真是惊骇若绝。

而公羽敬的“大力主刚神法”却由不得他作任何挣扎。

薛东邻笑着在鲁山阴身上胁旁搭了一搭，道：“让他死吧，我们还有手尾要收拾起。”

“手尾”系指仍活着的沈虎禅、方恨少、唐宝牛、温柔、丁五姑、门大纶、占飞虎、猿青云诸人。

鲁山阴给薛东邻的“金光蓝手”一拍，自是断了气，可是，自他口中却陡地迸射出一口血泉！

血泉喷在公羽敬的脸上！

第十二章 绝灭刀

沈虎禅道：“青帝只教了你三天，就能练出这样子的刀法，了不起。”

公羽敬道：“其实教多少天都一样，只要明白刀理，顿悟刀意，剩下的便是苦练。青帝教会我刀法后，见我权欲过重，怕我武功愈高贻祸愈深，便不再教。我跟他本是师徒，后来却成了朋友。”

沈虎禅点点头道：“被朋友所杀，总好过被徒儿所杀。”

公羽敬却摇首道：“我没有杀青帝。”

沈虎禅一愣，在现刻的局势下，公羽敬实在再也没有必要做了不认账的。

公羽敬道：“当然，我跟青帝常在一起，一方面是监视他，一方面是想趁机下手，但我总怕一击失手，以青帝武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迟迟不敢下手……”

他望定沈虎禅道：“没想到给你捷足先登。”

沈虎禅微叹道：“我也没有杀死青帝。”公羽敬闻语也是一愣，他也深知此时此境，沈虎禅亦毋须再作隐瞒。

“那么，是谁杀死青帝？”

“重要的是武林中还有谁有这样的刀法？”沈虎禅反问。

公羽敬苦笑道：“说实在的，我倒一直以为是你杀的，而我虽知你不是青帝首徒，我才是，不过青帝死前，就算没有写下了你的名字，我还是以为，能使这样的刀法格杀青帝的，只有你一人而已。”

沈虎禅道：“原来‘找沈虎禅’四个字，是你的手笔。”

公羽敬道：“这倒不是，但血掌却是我盖下去的，我特别留意青帝一举一动，所以青帝死时，也是我第一个发现的。”

沈虎禅道：“所以你故意留下了模仿我的血掌印，让雷大先生等来找我麻烦，让我们拼个你死我活之际，你调度了青帝门中的亲信来，好从中取利。”

公羽敬笑道：“岂止从中取利而已？这叫一网打尽。”

沈虎禅道：“偏生雷大先生、深仇大师都不知道你原来就是青帝弃徒，还当了门里供奉，而且深谙‘绝灭刀法’！”

公羽敬道：“不错，那你可知道为何我阻止深仇大师那蠢驴杀你？”

沈虎禅道：“一方面，你是想抖出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师的秘密，好让他们自相残杀，另一方面，如果青帝确如你所说，非你下手的话，你也很想知道是不是我杀的。”

公羽敬哈哈笑道：“不错，一点也不错。”

他眯着眼睛又道：“可惜青帝不是你杀的，否则的话，我真该谢谢你才是。”

沈虎禅冷笑道：“你既然做下了这种事，自然想把我们都要杀了灭口是不是？”这句话也正是惊惧惶惑中的门大纶、占飞虎、猿青云、丁五姑想问的。

公羽敬笑笑道：“凭我武功，杀光这里诸人，又有何难？不过，我也正值用人之时，说不定会考虑一下……那要看你是否真心诚意了。”

猿青云和占飞虎互觑一眼，刹那间，他们同时决定了一件事：

不管怎么样，先求得保住性命再说！

——何况投入“青帝门”，可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说不定从此青云直上，远比在衙门里吃刀口饭更有前程远景！

当下两人心意已定，上前躬身拜道：“我们愿投效青帝门，做牛做马，

任凭差遣！”“我俩忠心不贰，只听公羽大侠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公羽敬喝道：“好！”

两人心中一喜，公羽敬又道：“你们大有前途！不过，要入我们，先立一功才行。”

猿青云道：“公羽门主令下，我等无有不从！”

公羽敬道：“你俩去先把门大纶杀了，提首来见，即任你们为青帝门‘白壳、朱雀’堂主。”

占飞虎惟恐落人之后，拔出铁尺，向断臂负伤的上司门大纶扑去，一面大声应道：“遵命！”

猿青云见占飞虎掠去，怕他抢了功，也抽出铜铐，夹击门大纶。

沈虎禅见状冷笑道：“你就算把这里的人杀光，或全变作你的部下，但三大供奉中已死其二，两个当家的也身亡，你独当门主，也不怕人起疑？”

公羽敬哈哈一笑：“有什么好疑的？我才不当门主，门主由任小时去充当，我挟天子以令诸侠，不是比虚有其位的好！”

“何况，任小时其实是我亲儿，只是过继给青帝，人人都以为青帝嫡子，其实，我早已伏好了安排，只欠那一刀罢了。”

“那一刀，却不知是谁倒先替我做了。”公羽敬嘀咕道。

方恨少怒叱：“狗贼，还有我们哪，你体得意过早！”

公羽敬笑道：“你和他那两下唬人把式，对我可不管用。”

那边门大纶的情形，已十分危险。

门大纶的主要武功一双“奔雷手”还剩下一半，因为，一个人在受伤且血流如注的情况下，武功剩下的不到四分之一。

何况猿青云及占飞虎都是武功相当不弱的六扇门好手。

这些六扇门中捕头，逮人时都有一套歹毒难防的方法，门大纶在吃痛强持的情形下，已支持不了多久。

公羽敬将手中七尺长刀晃了一晃，登时“唬”地一声，在空气里剪出一声刀风。

这柄刀，长、大、沉重，要是旁人，只怕连提都提不起，但握在公羽敬手里，就像一根羽毛一般。

方恨少立刻护在沈虎禅身前。

唐宝牛又拦在方恨少身前，喝道：“你要干什么？”

公羽敬道：“瞎子都知道我要干什么！”

温柔抢前道：“要杀，先胜了我再说！”

公羽敬笑道：“那么标致的人儿，谁舍得杀了？”

他说着，还笑着，忽然飞起一刀，这一刀之威：无可匹御，尖呼半声，在旁的丁五姑已被他一刀两段！

温柔吓得花容失色：“好卑鄙，你！”

公羽敬一刀斩杀了五姑，尚未回身，只觉刀锋的寒气，已浸入脊骨。

他没有立即回身，鼻际已闻到淡淡的旃檀香味。

一个人在回身的刹那，也就是防守最弱的瞬间，他知道敌手的刀，非同小可，他不敢轻试。

他双手紧握着刀，汗涔涔淌下，人未回身，但全身肌肉，每一根神经，都准备在敌人刀锋再有寸进，他立时全力回身劈杀！

敌手没有动作。

他的人也似凝住。

只听方恨少惊中带喜地叫道：“老大你——！”

沈虎禅已神奇般的站了起来。

他的刀已递了出去，离开公羽敬的背脊不过半尺。

他并没有再递伸半分，连刀也未曾出鞘，可是刀意如寒冰一般渗进了公羽敬的背肌，使他衣服下的肌肤起了一阵寒栗。

公羽敬握刀的手稳如磐石，但却不能使心头狂跳慢下来：“看来，我是低估了你。”

沈虎禅道：“你是低估了我。”

公羽敬问：“你没有中掌？”凡是挨了“修罗掌”，绝对不可能有再战之能力。

“修罗掌确是厉害非凡，不过，我是故意挨这一掌，情形自当别论。”

公羽敬道：“哦。”他是在等沈虎禅说下去。

“这件事，有人在陷害我。我跟青帝虽非师徒，但在五年前，却见过他一次，对他很是钦仪。我没有杀他，我也在奇怪他为什么要在死前留下‘找沈虎禅’四个字。我听得你诬赖我是青帝徒，更使我决心把这件事追查下去。”

他笑了笑，道：“要探查此事真像，最好的方法，是让别人当我死活都一样，没有戒心，所以，我决心挨这一掌。”

公羽敬冷冷地道：“不过，修罗掌掌力摧肝裂肺，你吃了这一掌，只怕也不是好玩的吧？”

沈虎禅笑道：“一点也不好玩。不过，你给薛神捕以‘金光蓝手，错了腋下重穴，不能施展‘大力金刚神法’，一样不是好玩的。”

公羽敬沉下了脸。

沈虎禅忽道：“我现在是占了点上风。”

公羽敬冷然道：“你未必杀得了我。”

沈虎禅道：“我这一刀至少有八成把握能伤得了你，你回身这一刀，至多只有两成希望。”

他忽然收刀而立，道：“我这样纵赢了你，也胜之不武。”

“我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

公羽敬牙始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子的便宜事，所以他并没有立即回身来。

及至他终于回身过来，沈虎禅并没有出手，他才道：“人总要做一些自己会后悔的事。”

公羽敬冷笑：“不过，你不会后悔很久的，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后悔了。”

公羽敬举起了长刀，刀尖向着沈虎禅。

沈虎禅的刀横持，刀仍不出鞘。

公羽敬狞笑道：“我劝你还是拔刀吧，绝灭刀可不是修罗掌，能够硬挺的。”

沈虎禅道：“让我挺挺看再说。”

公羽敬大喝一声：“看刀！”一刀劈下，骤然之间，刀锋改向，斩向温柔！

温柔猝不及防，无法闪躲。

眼看一刀命中，“当”的一声，沈虎禅的连鞘刀，抢架在公羽敬刀锋下。

沈虎禅接过这一刀，步法已经乱了。

公羽敬即刻回刀，飞斩沈虎禅！

沈虎禅居然能回刀架住，身法诡异，令公羽敬大为吃惊。

但这一刀之力，仍将沈虎禅震得倒飞丈余，背脊“砰”地撞在铜棺上！

公羽敬提刀逼近。

温柔、方恨少、唐定半三人一齐扑前，公羽敬一刀旋斩，刀风将三人扫跌出去，再一刀当头向沈虎禅斩落！

不过逼退三人缓得一缓的瞬刹之间，沈虎禅又站了起来，硬架住这一刀。

这时，仍是势均力敌的形势。

沈虎禅虽被逼退至棺枢前，但刀未出鞘，公羽敬处处抢攻，但未奏效。

就在这时，公羽敬猛然有了一个决定。

同时间沈虎禅已抢得主动，一刀反劈过去！

这一刀之威，除了公羽敬的“绝灭刀”或能架得住外，不作他想。

但是公羽敬居然回斩了一刀。

在这种情形之下，双方抢攻，只造成一种结果：同归于尽！

可是公羽敬仍能够封架。

他是力图运一些残余的“大力金刚神法”，以右臂来挡格。

“扑”地一声，公羽敬的臂骨断折。

公羽敬的刀眼看就要斩入沈虎禅的脖子里！

沈虎禅骤然坐倒，刀落空，万势紧接下沉，要把握机会斩杀沈虎禅！

这刹那间，沈虎禅跌倒上望，公羽敬沉刀下瞰，两对眼睛发出了刀锋交击般星花飞散，死生存亡，全在瞬间！

公羽敬牺牲一条胳膊，自是非要把沈虎禅斩杀不可！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疾逝里，公羽敬的眼光，忽然凝在沈虎禅背后，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表情。

——是惊惶、是恐惧、是哀告、是不信、不可思议而又难以宣言的眼神……

这时，“叮”地一声，沈虎禅刀已出鞘。

刀已没入公羽敬腹中，穿过胸膛；在背肩上凸露出一截尖刃来。

突出来的尖刃青森而不沾血，这时刀鞘仍嵌在公羽敬的左臂膀上。

“飏”地一声，沈虎禅收刀。

刀回到鞘中，谁都不曾看清楚他的刀。

连公羽敬也未曾看见。

他瞪着目，张着口，十指箕张，脸肌扭曲着惊骇与荒诞，倒不是因为震讶于自己为何竟死在沈虎禅刀下，而是神魄欲飞于沈虎禅背后出现的那人。

沈虎禅背后是棺材。

人，就自棺材中升起。

公羽敬哑嘶倒地。

沈虎禅回过身去，就看见棺材里缓缓立起的人。

这棺槨是用来停放东天青帝任古书的尸体的，现在自棺中站起的当然也是“东天青帝”任古书。

只听任古书叹道：“绝灭刀，到头来，绝灭了他自己。”

他微笑着浏览一下人人看他的表情：“怎么？见到了鬼了么？”

方恨少好久才能舒一口气：“子不语怪力乱神，你不是鬼，你只是死了的人复活而已。”

唐宝牛喃喃地道：“妈呀！”

任古书笑道：“你叫我？”

唐宝牛道：“一个人被剖腔裂腹死了多日还在你面前问你话，叫他什么都一样。”

任古书笑道：“我其实未死。”

沈虎禅一直看着他的“伤口”，终于道：“你也没有伤口。”

任古书道：“这道凄修的刀口，实在是花了不少功夫才弄上去的，看来算是有点像。”

方恨少忍不住道：“何止像。”

唐宝牛道：“简直是真的一样。”

任古书笑道：“这样的伤口，只有一人制造得出来。”

沈虎禅试探着问：“‘神判’祖浮沉？”

任古书道：“聪明。”

沈虎禅：“真要是聪明，就不会被人骗到现在。”

任古书笑道：“聪明人小事被人骗，大事装糊涂，才是真聪明。”

沈虎禅道：“所以，我没有斫你一刀，公羽敬也没有斫你，你是自己斫自己一刀。”

任古书抚髯笑道：“我也没有所自己一刀，而是请祖浮沉替我画了一道刀口上去。”

沈虎禅道：“他是各种伤口的‘神判’，自然能胜任。”

任古书微笑道：“何况，近期的我也精于药物易容。”

沈虎禅道：“所以你就诈死。”

任古书道：“我不诈死，就得真死。近年来我虽浸淫诗书之中，但毕竟看得出来，三大供奉三个劣徒，无一不想杀我。”

他苦笑一下又道：“人到了这种地步，也实在不是滋味。”

沈虎禅瞪目道：“奇怪？”

任古书道：“奇怪什么？”

沈虎禅道：“凭你在青帝门的武功地位，实在可以亲手清理门户，何需如此？”

任古书长叹了一口气，道：“如果由我来清理门户，那首先彼清理的便是自己。”

他摇头叹息：“自我专注诗书，不理门户之后，实权已为两个劣徒三个居心叵测的供奉夺去，忠于我的人，早被剪除。”

他苦笑又道：“至于我的武功，早因我近年弃武就文，久已疏练，等到发觉情形不妙想急加苦练之际，因年迈力弱，心意不专，导致走火入魔，一身武功，等于全废了。”

“谁说高手不须苦练？越是高手，练得越苦，我这一荒疏，下场便如此。”东天青帝任古书摇头叹息。

他这番话委实惊人，雷大先生雷肃桐得其武功之一“如意棒”，深仇大师又得其一“修罗掌”，公羽敬亦得其一“绝灭刀”，武功都有如此造诣，而他本身，居然在晚年走火入魔，失却了武功。

“其实我这失去了武功，一半也起自于心神不定，很想将过去无谓的武功所造成的杀伐血腥驱去，心神不能一体，才致功力散失的，亦可以说有一半是自愿的。”任古书这样的浩叹。晚年的他，确在唐诗宋词中留连忘返，

余无他念，才致“青帝门”部下夺得大权，而武功日渐荒疏的。

“所以你故意写下了我的名字？”沈虎禅问。

“我在五年前见过你，对你为人，有一定的了解。我装死，要装得像，就要有可以杀我的人，而且这人还得要肯为我报仇。我在他们监视之下，亦无法向外求助，迟早会死在他们手下，所以我先遂了他们的心愿，这个帮助我的人，武功要高，至少可以敌得住他们，而且要使他们找到你，我才可以脱围。”

任古书补充道：“我设下了这道刀口，他们以为你是我的弃徒，一定会假借为我报仇的名义来找你，把你杀掉，好让你下会回去分薄他们的权势，同时也可藉此澄清了他们的嫌疑，而惟一知道你不是我旧徒的公羽敬，也不能说出真相。我就藉此让他们鬼打鬼一番。”

沈虎禅冷冷地道：“所以他们都来找我的麻烦。”

任古书笑道：“不过这麻烦你都应付得来，我没有看错。”

沈虎禅道：“幸好你没有看错，不然我这条命就出错了。”

任古书有点不好意思地道：“我跟你只一面之缘，但遇生死大难即以性命相托，也算对得起你了。”

沈虎禅静了半晌，道：“祖浮沉既知此事，你应该要他出面救你才是。”

任古书笑道：“祖浮沉在‘青帝门’，是我仅剩的心腹，我死后，他是下一个被剪除的目标，他自顾尚且不暇。”

沈虎禅问：“你纵横江湖数十年，相交满天下，患难无一人相救？”任古书道：“我今日是无权无势无武功的东天青帝，谁来救我？”

他话音一顿，道：“我虽选着了 you，实在也不该让你知道这秘密的。”

沈虎禅道：“怕我见有机可趁，一刀杀了你。”

任古书看着他道：“正是。”

沈虎禅问道：“那你为什么又告诉我这些？”

任古书笑道：“我一生已看错了不少人，才至有今天，再看错一两个，又有何妨？”

沈虎禅笑了。

“一个人看错了别人，次数越多，越知道怎样才看对了人。”沈虎禅道，“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任古书笑着拉过了神色木然的任小时，道：“这孩子虽不是我的骨肉，但他却是无辜无辜的，也不知公羽敬这狼心狗肺的家伙给他吃了什么，弄得他痴痴呆呆的，不过近日我精研岐黄之术，给我些时日，自信还治愈得了。”

他笑笑又道：“我带他去，云游四海，也望他能忘了这杀父之仇。至于‘青帝门’，我撒手不管，交给祖浮沉了，如果你要——”

沈虎禅立即道：“我不要。”

说罢，回身，向方恨少、唐宝牛道：“完事了。”

只见门大纶和占飞虎及猿青云仍厮拼着，沈虎禅大喝一声：“还不住手！”

三人停下手来，见地上尸骸狼藉，连公羽敬都死了，任古书却复活了，都停了手，不知如何是好。

沈虎禅冷冷地道：“亏三位还是公门中人，想当年‘四大名捕’，何等威风持正，你们……”

转过头对“东天青帝”任古书道：“让在下等送前辈离去。”雷肃桐、深仇大师、公羽敬、简易行、薛东邻、鲁山阴、徐赤水、丁五姑、郝不喜等

虽已亡毙，但“青帝门”、“侠义堂”、“雪山派”、六扇门中仍有不少好手伺伏其间，沈虎禅要护送武功全失的东天青帝安全离开。

沈虎禅乍然接触到那小孩任小时其白如纸的脸色，心头也是一震，只觉得小孩茫然乌亮的眼光，令他感到沉重。

——有朝一日这孩子长大，会不会报父仇呢？

——冤冤相报，又何时了了？

东天青帝似看出沈虎禅所思，叹了一口气，道：“此事因老夫而起，当尽力化解。”

沈虎禅微微一笑，豁然道：“既然人在武林，仇杀误会，在所难免，也不必回避了。”

东天青帝任古书微喟道：“虽是如此，若事因老夫而种下祸胎，总觉不安。”

沈虎禅淡淡笑道：“前辈急流勇退，放下屠刀，不必为这些凡尘孽缘介怀。”

转身望向方恨少、唐宝牛：“走了。”方恨少吟道：“天下既无有不散之筵席，也不会有打不完的仗。”

唐宝牛却向温柔不舍地看了一眼，走了几步，再看一眼，又跟前了几步，再回过头来望。

温柔想叫住他们，樱唇微启，脸颊却飞红了上来。

那一轮明月，早已渐西，清光依然，只不过小镇上已平息了杀伐，回复了宁静。打翻的摊子，三两张兽皮，沾满了血迹，铺在地上，这一切，对兴致勃勃初入江湖有理想有抱负的小寒山燕温柔来说，犹如一场梦一样。

“七大寇”故事之二

祭 劍

第一章 人，到底该不该救

“别杀我！别杀我！”一个声音凄厉的嘶喊着，令人震撼于呼喊者何等惶切的求生意志，“求求你放了我——”

语音未完，突然切断，就像一只鸡在啼声中忽给人扭下了脖子。

沈虎禅乍闻这凄怆的呼喊，一怔，随即急展轻功，掠入林中，只见林内有一片被砍伐过的空地，有一人已身首异处，鲜血还在断头上直喷着，另外两个衣衫破烂、鲜血斑斑的汉子，一个持大刀对抗着，另一个手持尖刀，全身发抖，跪下来看他那被砍了头的同伴，汗水、泪水溅了一脸，神情完全给惧色所占布。

包围的人只有三个。

一个红衫浓眉的青年，双手抱持一柄古剑。

一个锦袍青靴、手挽银剑的公子。

一个神情冷漠，脸色阴森，双手插在衣袖里的中年人，额上有一道青记。

这人并没有出手，但那红衫青年和锦袍公子的剑招，十分凌厉，那持刀的大汉已经抵挡不住，眼看就要命丧剑下。

沈虎禅一掠而入，心忖：救人要紧，也顾不了究竟是什么事情，大喝了一声：“住手！”

“铛”的一声，大汉的刀被震飞，红衫青年的剑中锋而入，锦衣公子倒剑回后刺入，势要将这名大汉前心后心刺出两个窟窿来。

沈虎禅再也顾不得许多，飞抢过去，双手一抓，竟凭空执住古剑和银剑，这两柄剑都是削铁如泥的宝剑，饶是沈虎禅拿在手上，也觉剑锋上的寒气与锐气直浸掌心。

那名青年及公子更为大吃一惊：要知道他们手上拿的，一把是“清泉石剑”，一把是“小白龙”，这两柄剑一柄是武当派名剑，另一把是雪山派镇山宝剑，正是无坚不摧的利器，他们出道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人随手一抓，这样拿在手上的！

沈虎禅叱道：“慢着！”

那脸有青记的汉子身形一闪，已自沈虎禅、红衫青年、锦衣公子间抢入，沈虎禅一见此人身手，虽然双手仍留在袖子里，但声势已非同小可，即飞起一脚，把那受伤的汉子踢了出去。

青记汉子正要出手，人已不见，他身形已掠了过来，与沈虎禅正好打了一个照面，微微一震，道：“是你！”

目光再瞥向沈虎禅背后那一截高过头顶的木鞘古刀，失声又说了一句：“是你！”

沈虎禅也隐隐觉得此人脸熟，脸上那块青记，确曾似在哪儿见过，当下道：“你是——？”遂松开双手。

锦衣公子及红衫青年夺回佩剑，一个脸儿铁青，一个满脸涨红，各自怒啸一声，挥剑攻上，脸有青记的汉子双手疾地自袖里拔了出来，同时搭在两人肩膀上，沉声道：“等一等。”

锦衣公子怒道：“他一个人，咱们三个还怕他不成！？ ”

红衫汉子挣红了脸，他穿着红衣，这一下更映得脸如赭血，气呼呼地道：“咱们要替天行道，谁拦着，谁就得躺下去！”

脸有青记的汉子双手仍紧搭在两人肩上，沉声问了一句：“‘七大寇，

之首——沈虎禅？”

他这句话一出，红衫、锦衣二人都静了下来，两对眼睛全射到沈虎禅身上来，眼神里有些震惊，有些疑惑，甚至有些惶恐和好奇。

沈虎禅抱拳道：“阁下是——？”

脸有青记的汉子干笑一声，道：“沈兄那还会记得紫金山上的故人。”

沈虎禅恍悟道：“原来是‘袖中神剑，万古烧万兄。’”

万古烧道：“那时候，我们括苍、雁荡、长白、天山、昆仑、黄山、点苍七大剑手在紫金山比剑，争夺据说藏有武功秘诀的‘文王鼎’，结果，沈兄单人单刀，连败我们七阵，还一刀劈开文王鼎，告诉我们‘文王鼎’实无武功，只是倭寇处心积虑设计出来使我们中原武林高手互相残杀的毒计……沈兄在那一夜，可算是出尽了风头呀。”

沈虎禅道：“为揭发这件阴谋，有得罪处，尚请海涵。其实，只是找机会一刀劈开‘文王鼎’罢了。”

万古烧道：“沈兄不必过谦，当时，在场七大高手，连在下在内，哪一个会让你劈开巨鼎？不过大家都拦你不住，阁下刀法武功，委实令在下佩服。”

沈虎禅一笑道：“惭愧，却不知今天……又是为了什么事？”

万古烧叹了一口气，道：“这就是沈兄的不是了，沈兄为的是救人，问题是：这些人，该不该救？”

沈虎禅一愣，道：“哦？”

万古烧向红衫汉子引介道：“这位是雪山派掌门人弟子秋映瑞。”又向锦衣公子一引道：“这位是山西行省参赞古田桑的独子古锦藏。”

他顿了顿，又道：“他们两人，都曾名列武林中公认的‘侠少’，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向为江湖中人称许。”

沈虎禅目光闪动：“哦？那么说来，我是救错了人了？”

红衫汉子秋映瑞忿忿地道：“这又怎样？人都溜了！”沈虎禅这拦得一拦，阻得一阻，剩下的两名浴血汉子，早都逃了。

沈虎禅道：“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三位可否明告？”

秋映瑞鼻子里重重的哼了一声。

万古烧指着地上的尸首，道：“沈兄可知他是什么人？”

沈虎禅摇首。秋映瑞冷笑道：“他就是这儿一带枕山的匪首，叫做苑锐虎，这人是个大贼，你说该下该杀！？”

沈虎禅冷冷地道：“我也是匪首，我也该杀。”

万古烧见话锋不对，忙道：“不过，这苑锐虎无恶不作，怎可跟沈兄相提并论！”

沈虎禅淡淡地道：“另外两人呢？”

万古烧道：“这两人，一个叫做刘岁奇，是个地痞，当地的人都叫他做老刘，另外一个，便是点苍派的逆徒邵星舞！”沈虎禅“哦”了一声，道：“邵星舞？不是点苍派程无想的五大门徒之一吗？”万古烧道：“正是。点苍派是武林‘刀柄会’五大同盟之一，程无想程先生是点苍派掌门人钟错之师弟，总共收了五个徒弟，本来是名家子弟，但他不知自爱，学艺未成，便给程先生逐出点苍，此人之顽劣，可见一斑。”

沈虎禅沉吟道：“这件事，我也听说过。……不过，这也罪不致死。”

万古烧道：“这当然谈不上什么罪状，但他离开点苍山，回到他的老家

牡丹乡，却作出了令人发指的事情！”

沈虎禅道：“什么事情？”

万古烧道：“这邵星舞凭了在点苍派所学得的三几下功夫。欺压良民，无恶不作，谁要是不听他的意旨，动辄拳打脚踢，牡丹乡乡民无不恨之入骨，而又不敢反抗。但这邵星舞，越来越张狂，竟听地痞流氓刘岁奇的唆使，趁其兄邵星云出外经商，竟奸污了他的嫂子，他嫂嫂哭得抢天呼地的，惊动了邵老头，邵老头这一气非同小可，对邵星舞朝指大骂，气得拿锄头去打他，结果，反而给邵星舞一脚踢死了，隔壁邻人看不过眼，要出来劝解，也给他杀了两三个……”

沈虎禅脸色一沉，眼中闪出怒火，万古烧继续道：“这位古公子要执行公务，把他逮捕，但邵星舞跟刘岁奇，还杀伤了几名公差，纠合了附近枕山的贼寇，由这苑锐虎带领，把牡丹乡乡民尽情洗劫一番……我们跟古公子向来是莫逆之交，他飞鸽传书，我们即来效命，把枕山的贼人铲平了，剩下这三名贼子，追到此处，总算杀掉一人，没料……”

沈虎禅歉然道：“没料事情却给我搞砸了！这等淫恶之徒，弑父奸嫂，人人得而诛之，为向三位谢罪，这追杀之责，由在下来负起如何？”

万古烧慌忙道：“沈兄不知前因始末，何罪之有？不过，这杀恶徒之事，因是官府委任，师门交托，仍是由我们负责较好，沈兄免劳了。”

秋映瑞冷哼道：“本来，我们要杀这三个罪大恶极之徒以祭剑，只要你从中阻挠，便已是有幸了。”

沈虎禅知道武侠中的少侠欲保住“侠少”的名衔，一年至少要诛杀一名大奸大恶之徒，俗称“祭剑”，且不论其人是否受十一大门派主使还是“武学功术院”指令，总之凡是“侠少”，职责便是除暴锄强，这些名门正派的事，沈虎禅一向不想沾惹，何况古锦藏又是大官古田桑的儿子，此事涉及官府，沈虎禅素不跟官员打交道，也不想多管闲事，知道秋映瑞话中之意是不想他来夺功，便笑道：“好，这件事，是我不对，我不该插手便是。”

秋映瑞道：“那两个贼子武功也不差到哪里去，你真要插手，也未必讨得了好！”

万古烧脸色一板，低叱道：“秋少侠！”然后向沈虎禅满脸笑容的道：“沈兄，万勿见怪！”

沈虎禅抱拳道：“言重了，告辞！”

古锦藏一直默不作声，忽然道：“慢着！”突然之间，手中银光一闪，长剑似毒蛇一般，疾噬向沈虎禅喉咙！

沈虎禅霍然一个转身，竟以背部相向，“嗤”的一声，古锦藏的剑尖，变成是刺在沈虎禅后头的刀镡上。

同时，沈虎禅左手五指，已搭在刀镡上。

他五只手指，一搭刀柄，掌背的青筋贲现，万古烧忙拉开古锦藏，古锦藏铁青着脸，挣扎咆哮道：“他是啥东西？！我就看不惯他妄自尊大的样子！”

万古烧一把推开古锦藏，叱了一句：“古公子，你忘了你出来的时候令尊交待过什么？！”然后诚惶诚恐地向沈虎禅一揖道：“沈兄——”

沈虎禅仍旧背向三人，手搭刀柄，始终没有回过头来，只听他沉声道：“这是‘侠少’的作为吗？”

万古烧道：“古公子年少气盛，你千万不要见怪！”

只见沈虎禅的手背青筋渐消，手指也一只一只的松弛了下来，终于放下

了手，只听他道：“要是这一剑已经要了我的命，我又从何见怪起呢！”说罢大步行去，隐于密林不见。

万古烧一直望到沈虎禅失去踪影之后，才用袖子揩汗，道：“好险！”

古锦藏不服，道：“我看他也没什么，用得着你如许怕他？”

万古烧正色道：“古公子，你有所不知，这个沈虎禅，武功非同小可，尤其是他的刀法，连公羽敬这样的人物，也死在他的手上……别的不说，紫金山上‘文王鼎’之战，其余之人，武功无一在愚兄之下，但都拦沈虎禅不住，这人，能不得罪，还是不得罪的好。”

秋映瑞嗤笑道：“武功好又怎样？只是一头蠢牛，不是给万大哥三言两句，给骗得心服口服了么？”

万古烧也不禁有些得意，笑道：“说什么豪侠义士，其实最易受骗，不必金银厚禄，也无须权位美色，只要给他仁义二字，他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至少，也会乖乖、服服、帖帖！”

三人一齐大笑。

秋映瑞忽道：“可是，给那两个混帐逃走，难免将来祸患！”

“他们逃得了么？”万古烧怪笑着，拍了拍身旁的古锦藏肩膀，“有古大人的公子在这儿，加上名门正派子弟的‘侠少’如阁下，邵星舞和姓刘的，还飞得出我们的手掌心么？！”

秋映瑞这才笑逐颜开，道：“万大哥，难怪家师要你帮我们闯出名堂来，原来跟你，准没错儿！”古锦藏笑道：“爹也没看错，……只怪邵星舞他们几个，生错了时辰！”

邵星舞与刘岁奇亡命的逃着，翻过一座山头，又一座山头，走出一片密林，又一片密林，刘岁奇眼看没法支持了，喘息着，抓着一棵树，像在湍流里抓住一段浮木，呛咳着，汗如雨下，“我……我……实在……走不动……了……”

邵星舞也是急促地喘气：“走不动，……也要……走！”

刘岁奇惨然道：“我们……跟他们拼过……”

邵星舞摇首：“我们决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仰天叹道：“却不知……那救我们的人，……是不是他们三联手之敌……？”

刘岁奇道：“我看……他伸手这么一抓，便抓住……那两个王八蛋的两把剑，一定……一定不会……输的……”

邵星舞黯然道：“赢了又怎样？有黑白二道撑腰，那位侠士

武功再高，也逃不了……他为了我们真害了他！”

刘岁奇恨恨地道：“最好他们杀掉！”

邵星舞忽伏地贴耳聆听了一会，道：“我看不会……我们还是快逃吧！”

“逃！”刘岁奇惨笑道：“天下虽大，但还能容我们逃去哪里？”

邵星舞脸色沉重，一字一句地道：“置之死地而后生。”

刘岁奇迷茫的望着邵星舞。

邵星舞道：“到员山县的监牢去！”

休班头和符捕头在员山县高怀街上巡追，忽闻巨宅内有人高呼：“有贼呀！捉强盗啊！”

休班头拖刀就走，符捕头一手揪住他，休班头急道：“有人做案，还不快去捉人！”

符捕头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时候？”

休班头望了望天色，道：“未末申初吧？这又有什么干系？”

符捕头道：“贼人敢在光天化日下做案，自然有恃无恐，咱们这一刻就要换班，何必多生枝节？”

休班头道：“我们职责所在，这事可不能不管啊！”

符捕头道：“那好。”把手一放。

休班头跑了几步，见符捕头并不尾随，心下倒是怯了，问：

“你不一起？”

符捕头悠然地道：“大嫂在等你吃饭，孩子们都好吧？”

休班头一听，脚步便似钉着似的，走不动了，符捕头道：

“我们且由它——”

忽然，迎脸冲来了两条大汉，手里攥着些包袱锦盒之类的物品，奔了过来，休班头叫道：“撞上了！撞上了！”符捕头见那两人手里都持曹明晃晃的利刀，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忽然，走在前面的那汉子足下一绊，“叭”地倒于地上，休班头这下再也按捺不住，一个箭步跳过去，用时膝压制那摔倒的劫匪。说时迟那时快，另一大汉已奔近符捕头面前，打一个照面，符捕头只见来人浓眉大眼，满脸胡碴子，肌肉贲起，手中利刀闪闪发光，只觉心头发毛，腰间的刀要抽出来既不是，不抽出来也不是。

休班头大叫道：“捉住他，捉住他！”

符捕头正迟疑问，突然，“砰”地一声，脸上着了一拳，这下符捕头再贪生怕死，也不得不挺身相抗了，当下双手一抓，以擒拿手抓住对方右臂，不料这一抓之下，得心应手，对方哎哟一声蹲伏，竟给拿住。

符捕头大喜过望，顿时抖擞神威，一足飞起，踢掉贼人手中利刀，叫道：“嘿！大爷故意让你，看你这恶贼凶到几时！？”

当街抓了两个抢劫的匪徒，虽非大功，但也有赏，符捕头更得意洋洋的是，连他自己也没料到：自己多年没加练习的“擒拿手”，也有如此神效！

第二章 他，到底该不该杀

这两个“大胆的歹徒”，当场被捕，即被下狱。

这两个“大胆强盗”，正是邵星舞和刘岁奇。

刘岁奇和邵星舞被戴了枷、上了锁，推入腐臭的监牢里，那狱卒在刘岁奇臀部踹了一脚，骂道：“进去吃臭虫吧！胆敢殴打官差！”说罢，锁起了铁锁，扬长而去。

刘岁奇抚着臀部，苦着脸道：“打官差的不是我呀！”

邵星舞歉然道：“让你受罪了，那官差就是不肯动手，我要不打他，他又怎么肯捉我？”

刘岁奇低声道：“我们进来这里，就安全了么？”

邵星舞眼睛迅速浏览一下，只见这牢里又脏又黑又臭，有一个散发老者，形销魄落的坐在那里，死活难分，一个脏得什么也似的人，全身绕满了苍蝇，望着他们，一味傻笑。

邵星舞压低声音道：“他们到处搜捕我们，没料到我们早进来了。”

刘岁奇道：“对呀，我们没用真实名字——”

邵星舞“嘘”了一声，道：“你找死呀！”

刘岁奇却又担心了起来：“我们会不会被判……处斩的呀？”

邵星舞道：“怎么会！我们又没杀人伤人……坐他个一两年，出去之后，事情平淡了，不怕别人认出来！”

刘岁奇仍有些担忧：“但是……会不会关很久……？”

忽听那一味傻笑的人嘻嘻笑道：“关很久，一定关很久，凡是来到这边的人，一定关很久的……”

刘岁奇狐诡地道：“你——”

这人嘻皮笑脸的走上来，绕着他们两人打量了一会，摇首道：“唔，你们两个，进来这里，出去可不容易哦！你们犯了什么？”一脸严肃得似判官似的，“杀人？强盗？还是什么滔天大罪，快跟我从实招来，否则……”

刘岁奇和邵星舞见这人疯疯癫癫，也没理会，那疯汉见人不睬他，越发装模作样，要吸引人的注意，“你们知道吗？你们都罪大恶极，罪不容诛，而我……”他大力地拍着自己胸膛，大声道：“我只要关二十年，二十年罢了，嘻嘻，二十年后，我就可以出去了，二十年，二十年……”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

刘、邵二人听得心里发毛，邵星舞问：“朋友，你究竟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疯汉坐着捶打自己：“我该死，我该死，我不该偷吃馒头，我不该偷吃……刚好偷吃那家县太爷亲戚开的馒头店！”

刘岁奇试探地问：“你……你在这里多久了？”

疯汉哭着把脸夹在双膝间：“七年了。”

“七年了！”刘岁奇和邵星舞都同时一震，心忖：这是个什么世界！？偷吃几个馒头，竟要坐二十六年的牢！

但那疯汉又振奋起来，笑嘻嘻的说：“七年，七年，我已过了七年了，还有二十年，很快的，我就出去了，我就要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你们还在这里……嘻嘻嘻……”

那躺在地下的老人叹了口气，说：“他来这里好久了，见进来的人一个

个都出去了，只剩下了他，所以有点那个……”他指了指脑袋，向刘岁奇和邵星舞解释道。

刘岁奇和邵星舞点头。

可是那疯汉竟然激动了起来，忿声呼道：“你疯了！我没有疯！是你疯！我只是被判二十七年，你是死刑，你是死刑犯！”

老者这下也激动了起来，挣了起来，眉须都激扬起来，气咻咻地说：“闭起你的狗嘴！我还没有判刑，谁说是死刑？一定不是死列！我很快就会出去！”

疯汉尖笑跳着，指着老者：“死刑，死刑！”

老者一巴掌就掴了过去，掴个正中。老者脸都涨红了，骂道：“我是被冤枉的！你才是没有指望的东西，偷吃了个馒头，活该给人判终身监禁，无期徒刑！”

疯汉给这一掴，愣住了，抚着脸道：“我也是冤枉的……我不是终身，我不是终身，我只是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他一年一年地用手指算着，算完了十只手指，又去算十只脚趾，但都不够算，算着算着，忽然嚎啕大哭了起来。

老者余怒未消，一直跺着跛足走来定去：“我不是死刑，快知道了……”他望着木栏外，喃喃地道：“我快出去的了……”

邵星舞和刘岁奇听得这一番对话，只觉惊心动魄。邵星舞见这老人，也有六十来岁了，然而仍如许强烈地有着求生欲望，心中大受撞击，问：“您老……又是犯了什么事？”

老者瞪了邵星舞一眼，不再说话。这时，监牢里愈觉黝暗，远远才一盏油灯，各个监牢的呻吟声、哀号声、以及脚镣轧轧、枷锁捶撞声不住传来，在这昏沉沉的炼狱里，实在阴惨可怖，刘岁奇扯了扯邵星舞的衣角，问：“要是他们也把我们判成重罪，那……。”

邵星舞心下恐惧，但强作开朗，道：“那总比死在那三个王八的剑下好！”

刘岁奇满心忧虑：“要是……他们把我们分开来呢？”

邵星舞心里一酸：自己究竟作了什么恶事，竟要他这般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活下去呢？但他只好安慰道：“不会的……不——会……咱们也要坚忍着点……”

刘岁奇长叹了一口气，充满了绝望之意：“只要他们不发现我们，也就——”

邵星舞赶快截道：“就算发现了，我们正在服刑中，他们也不得不依法办，这件事一旦惊动官审，查下来，可能就水落石出，案情大白了，他们又敢怎样？这点……官府毕竟是讲法理的！”

监狱已经愈来愈暗，那一盏无力的油灯，在这昏黑的夜里根本就不济事，而巡卒的步伐杳杳，又渐渐行近了。

这样不知过了几天，邵星舞和刘岁奇跟同牢里的两人混熟了，知道那“疯子”不是真的疯子，只是过去太冤，犯一个小小的罪，而比他罪大恶极的人都先后出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继续在里面受罪，所以神智有些不正常。这“疯子”人人都叫他做“疯狗子”。

牢里的人则叫那老者做“仁伯”，一直过了很久的相处，仁伯才肯透露，他多年前曾是“神威镖局”的镖师之一，后来在一场战役里跛了一足，拿俸薪退职，但他儿媳十分不孝，把他的家当全拿去赌个精光，还跟这儿一个大官的亲弟有暧昧。仁伯气他儿子不争气，眼睁睁做了王八乌龟而不敢怒又不

敢言，他气起来大骂媳妇，那媳妇居然顶撞问他，口口声声的“老不死，你敢怎样”，仁伯一气之下，竟拿出当年佩刀，一刀把媳妇砍杀了。这一来，那大官的近亲怕仁伯杀上门来，先去报官，官府于是把仁伯五花大绑，捉入牢来，足有半年，也未见审讯，一直不知生死如何。

四人混熟了之后，彼此亲近了许多，有一天在吃那浆糊一般的粥饭之时，疯狗子正安慰他俩：“住进这间牢房的，全都比我先出去的，你们还担心个屁！”

刘岁奇跟邵星舞对觑一眼，心忖：你还有二十年，要是我们判个十九年，那也真够瞧的了！不过知他是好意，也安慰他道：“听说皇帝要大寿了，可能皇恩大赦，朱砂笔一勾，赦免了你，也不一定呢！”

仁伯冷冷地加了一句：“就算这一勾，出来的多半也是江洋大盗，我们这些无辜小民，踩了牛屎运才会沦落在这儿，又哪会有这般好运气可以重出生天！”

邵星舞和刘岁奇都觉得仁伯想法未免太悲，但知他心情坏极，他的儿子怕惹上官非，竟连监都不敢探一次，有一次仅遣人送饭给他吃，他全扔了出去，向来人吼道：“我不要，我不吃！告诉他知道，他老爹死了就当没生他这个儿子！”

后来他儿子果真也不叫人送饭来了，他天天喃喃自语，晚上睡到一半，会大叫他儿子的名字，刘岁奇和邵星舞见了，只有暗暗叹息。

邵星舞和刘岁奇一直在牢里呆了个把月，都不曾被侦讯，他俩自我安慰，因是作案过程里被逮个正中，根本已不必再审便算结案，——只是，他们被判要坐多久的牢呢？这是他们所急欲知道的。

天气慢慢转热，有一个下午，有个差役走了下来，提火把照了照，叫了一声：“邵星舞？老刘？”

邵星舞开口欲应，但及时止住。

刘岁奇正在午寝，迷迷糊糊，应了一声：“嗯？”

那人冷笑一声，向上走去，火把渐远，狱里又回复黑暗一片，邵星舞认得出那人便是符捕头，惊出一身冷汗，摇醒刘岁奇，两人惶然相对，疯狗子笑嘻嘻的说：“咦？这儿可有人认得你们，你们有救了！”

刘岁奇和邵星舞二人却心知肚明。刘岁奇是用“赵子亚”的名字录案，邵星舞则用的是“雷伟”这名字，符捕头怎会叫出他们的名字？两人越想越惊，偏又无法越出这座监牢，只好任人宰割。

仁伯冷眼旁观，道：“我看，你们是江湖人，进来消灾避难的吧？”

邵星舞只好点头，仁伯长叹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恨只恨有些人，一辈子，半件事儿都不能操之在手！”

如此等了三个漫长的日夜，刘岁奇和邵星舞几不能下咽，也无法成眠，仁伯总是相劝：“小兄弟，看开点吧，也许他只是胡乱地试试，叫错了名字。”

邵星舞愁眉不展地道：“要是叫错，怎么那么巧，两个名字一并叫了？”

仁伯笑道：“以前这座牢里，也有一个姓招的，叫招醒吾，是个读书人，写诗得罪了朝廷大官，后被砍了首级，这名字跟你相近，可能那捕快一时叫错；至于‘老刘’，这座牢里有多少个姓刘的，你怎知他叫的是你？少杞人忧天吧，他们要是杀你，还会等这许多天？早就把你推出去杀了。”

这番话邵星舞和刘岁奇听了，才萌起一线生机，果然过了几天，都平静无事，直到有一天，牢门当啷地打开，十来名狱卒走了进来，大家都甚为错

愕，因押解犯人，很少出动到这么大的阵仗。

只听为首的一名牢头宣读道：“张国仁逼奸不遂，杀死媳妇，现由其子张家时指证，案情无误，判斩立决，以儆效尤！”

仁伯一震，跪在草堆上，全身僵硬，口中喃喃地道：“我是无期徒刑、我是无期徒刑……”

狱卒要把他强拉出去，仁伯白发苍苍，老泪纵横，抓住木栏不放，狱卒们又打又踢又扯又拖，他仍是尖叫着说：“我只是无期徒刑，我明明是无期徒刑……”

狱卒终把他拖走，木栅又轧然关上，邵星舞和刘岁奇茫然中忽闻饮泣声，只见疯狗子哭得全身抽搐，一直重复着一句话：“你无罪释放，我才是无期徒刑，你应该无罪释放，我才是无期徒刑……”

狱里不知哪一扇门开了一下，一阵冷风袭来，邵星舞和刘岁奇都抖了一下，同时望见双方眼中绝望的神色。

仁伯一去不回，牢里更寂寞凄清了。

如此过了两天，忽然又来了十几个狱卒，戒备森严地打开了牢门，邵星舞和刘岁奇心忖：糟了！两人都生起了一个念头：要不要冲杀出去！？然而现在他们两人手上都有枷锁，是断断冲不出去的。

只闻那牢头叫道：“马家光，出来！”

那“疯狗子”全身缩进了茅堆里，胯间发出了臭味，呼喊道：“我是无期徒刑，我是无期徒刑，不是死罪，我已经判了，真的不是死罪！”

邵星舞和刘岁奇乍闻原来叫的不是自己，都同是噓了一口气，幸好……但回心一想，又觉惭然，心里疑窦大生，疯狗子明明已判罪二十七年，而且已经关了七年，怎会……？

只听那周牢头道：“你死摔活摔的干什么？上回的案子，现今县太爷再行查明，这案已经清了，你可以回去啦！”

疯狗子一听，顿时直了眼。

周牢头没好气的说：“你要走不走！？”

疯狗子乐疯了，“真的？”

周牢头嘿嘿地笑了两声：“我待你们，像自己兄弟一样，几时骗过你们？你说！”

疯狗子呼地跳了起来，抓住邵星舞和刘岁奇又吻又叫，周牢头不耐烦地道：“你这疯子，再不走，把你关十年八载。”

疯狗子慌忙去收拾一些破衣破碗之类，周牢头骂道：“这些要来干什么，外面有的是！”

疯狗子忙着叩头道：“是，是，是。”

生怕一句话得罪了这些人，就改变了主意似的，想到丢弃跟他相依为命的怀碗，心里很舍不得，遂而想起曾一起共处的两人，伸手抱住两人，哭道：“你们……要好好的……一定很快就会出来的……”

邵星舞拍拍他的肩道：“出去后，别再疯了。”

牢头喝道：“快！”

疯狗子站了起来，走了出去，一面还跟邵星舞和刘岁奇用力地颌首：“我再也不疯了。”

疯狗子在一班狱卒前后簇拥之下，踏出监牢，他心中的快乐，无可形容，第一次看见蓝天，是如此宝贵、可爱，他心里哈哈大笑，一直想大声的告诉

全世界的人：我出来了，我终于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

狱卒把他带到一间大屋里，疯狗子有些不安，牢头道：“你还要签押，才能出去，在这里办好手续吧。”

疯狗子虽然有些不明白，也只好应道：“哦。”

牢头和狱卒们都退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他一人，疯狗子心里恨不得马上出去，更是坐立不安。

这时石门打开，鱼贯走入了三个人。

不久之后，把守在屋外的人听到疯狗子的惨嚎声。

这些铁石心肠的狱卒，听闻这样子撕心裂肺的惨嘶，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起来，虽然光天化日下，眼前也浮现炼狱的图像。

过了一会，惨嘶声止，一个人被抛了出来，那三人随而步出，其中那锦衣青年道：“这人勾结叛军，用锯子把头锯掉，吩咐刽子手即刻执行！”

狱卒忙道：“是。”遂架起那已像软泥一般，不复人形却一时尚未断气的疯狗子。

红衣汉子拍了拍手掌道：“枉这厮还妄想出去，真是异想天开。”

锦衣青年忽问：“其实，这人罪似不致死，究竟该不该杀呢？”

脸有青记、神色阴森的人道：“那两个小子害我们找了那么久，使得武林同道都知道我们连两个小兔崽子都逮不住，威风扫地！嘿，要不得古公子托各地方官留意，绘形图像，终教符捕头省起确有此二人，而且一直怀疑这两个胡涂贼怎么如此容易手到擒来，不然咱们倒真算是终年打雁今日叫雁啄瞎了眼，给他们混骗过去了……”

他顿了一顿，才道：“至于这些跟那两个小子同在一起过的人，杀了干净：一来可免此事外泄，二来这件事的始末，难保那两个小子不对人说，这些人留着任何一个，终究是祸患，所以，”他用手一比，接道：“宁可杀错，不可放过！”

红衣汉子抚掌道：“正是。”

锦衣青年也笑了起来，拍了拍腰间长剑，道，“接下去的事……”

红衣汉子道：“该轮到我們祭剑了。”三人又一齐笑了起来。

在牢狱里，只剩下了刘岁奇和邵星舞。两人对坐了很久。不知怎的，心里沉甸甸的，像有些不祥的预兆。

邵星舞强作欢笑道：“疯狗子现在在外面，一定很开心的刘岁奇忽道：“奇怪。”

邵星舞心下一惚，道：“什么奇怪？”

刘岁奇道：“你看，这列牢房都那么挤迫，通常，一间牢房挤五、六个人是平常事，而今仁伯被处决了，疯狗子也放出去了，怎么没人填补他们的位子呢？反而对面那间，明明已经有六个犯人了，今早还强塞多一人进去，这是为什么？”

邵星舞笑笑道：“哦，我们住舒服一些，不好吗？”

刘岁奇又道：“你有没有发觉？”

邵星舞道：“发觉什么？”

刘岁奇道：“那些狱卒，似特别注意我们，这几天来，对我们也似乎特别客气些。”

邵星舞道：“你别疑神疑鬼的了。”

刘岁奇道：“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不大对劲。”

邵星舞道：“你放心吧……”终于忍不住，道：“老刘，我觉得我们是来错了！”

刘岁奇一听，吓了一跳，他本以为自己只是猜疑，而今才知其实邵星舞心里，有着一样的想法，这一来，反而使他更加绝望，“你是说……”

“我连累了你……”邵星舞痛苦地道。

“你怎么这样想呢！？”刘岁奇叫了起来。

“入牢来这条计策，是我想出来的，却害了你……”

“也许，什么事都没有，是我们俩疑心生暗鬼而已；”刘岁奇反过来安慰邵星舞，“如果不进牢来，咱们可能早已死在那三个王八剑下了！”

“咱们要不要……？”邵星舞目光闪动，眼珠子向栅外转了转。

刘岁奇用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道：“越狱？”

邵星舞大力地颌首，道：“现在我们要要是出得了去，那三个王八不一定还在找我们；说不定就可以——”

忽闻转步声音然，一行人走了下来，邵星舞和刘岁奇两人的心都在忐忑地跳着。果然，这十几个狱卒在他们牢房间止步，那牢头打开了栅锁，道：“赵子亚，快出来，县太爷正升堂明审你的案子。”

刘岁奇和邵星舞互觑一眼，心里充满了惊恐、惶惑，但牢头口中所呼的仍是刘岁奇的假名字，心里倒定了许多，刘岁奇低声道：“要来的，总要来了。”

邵星舞起身道：“我与他同案，是否一齐上堂——”

牢头斩钉截铁的打断道：“不行，这是审案，你以为是一道看热闹么！”

刘岁奇把手搭在邵星舞肩上，邵星舞反搭住他的手背，用力握了握，刘岁奇长叹了一口气，挺身、大步、跨出，脚镣发出当啷的响，门又被大力关上，发出锈铁锁旋转的聒噪声音。

第三章 剑，到底该不该祭

过了很久，邵星舞愈渐不安了起来。老刘怎样了？怎么审那么久？他不会意志力不够坚定，什么都说出来？

随后他又安慰自己来：就算一切招出来又怎样？这儿是衙门，一切依法行事，到时候，说不定能查个水落石出，平反了自己身上的血海奇冤！

想着想着，忽然眼前一黯，几条人影已在牢栅之前，拿着火把，邵星舞一抬头，认出其中一人，便是符捕头，只见符捕头脸上有禁不住的狞笑，邵星舞心头一寒，周牢头叱道：“到你了！”几个人一拥而入，把邵星舞拖了出去。

邵星舞被押走后，周牢头与符捕头悠闲的跟在后头，俟邵星舞被赶入石屋内，牢头向符捕头阿谀地笑道：“符头儿，你这回，可是发大财了哪！”

符捕头哈哈地笑着，两人行出了衙门，一面走着，符捕头笑道：“怎么？换班了吧！”

周牢头摇头埋怨道：“我们这行在里边看犯人锁犯人，哪有什么出息？还不如符头儿在外边你抓犯人拿犯人的多油水！”

符捕头故作神秘地笑道：“其实，捉拿犯人哪有什么可赚的，放犯人才大有可为！”两人心照不宣，哈哈大笑起来。

符捕头又道：“不过，你是监牢的大总管，不愁没有金银财宝、美女送上门！”

周牢头阴阴笑道：“这个自然，这个当然，不过比起你老哥嘛——”

符捕头道：“你今儿个直截了当拐弯抹角的来捧我，无非是知道我受了点县太爷和古公子的恩惠，请你去珠丽院喝酒又何妨！”

两人小声说话大声笑，忽见前头有一人行过，符捕头招呼道：“喂，老休。”

这人正是休班头。休班头勉强招呼一下，酸溜溜地道：“符头儿近来可旺气啊！”

符捕头笑道：“你别牙龈闹酸的，那两个大逃犯，咱们可是一齐瞧见的，就你不生疑，我觉得没来由两个瞎眼苍蝇的送上门来，心下留了意，才想起其中一个，容貌酷似榜文上绘像的邵星舞，这便呈报上去……哈哈，这叫运行上了头，睡着了也给金子打醒。”

休班头苦笑道：“你就好了……”

蓦然，一人行近三人。

这人倏地出现，待三人惊觉时，这人已贴得极近。

一时间，符捕头、休班头和周牢头什么也瞧不见，只见这人两道浓眉和一双迫人的眼神，头顶背后，还有一截木质刀锏。

这人问了一句：“是怎么回事？”

三人一怔，这人又道：“从头到尾告诉我。”

符捕头在这一带作威作福，几时被人这般呼喝过？拔刀喝道：“去你——”突然之间，三人全身僵直，穴道一并受制，这人以一条左臂挟住三人，飞掠而起，动作之速，宛若无物。

邵星舞被按在房间的石凳上。“当啷当啷”一阵响，然后这些差役都一一退了出去，且锁上了门。

邵星舞的心不住往下沉。

他知道这当然不是审判罪犯的地方，他只求有真正的法律和公正，便已极满足了。

石室里另一道石闸打开，鱼贯走入三人，邵星舞忽然觉得自己想一头撞死算了。

他宁可撞死也不愿再见到这三人。

万古烧。

古锦藏。

秋映瑞。

万古烧笑道：“久违了。”

邵星舞只觉喉头发涩，一句话也说不出。

秋映瑞道：“逃又有何用？坐了两个月的牢，不一样给我们逮着了！”

万古烧着：“要不要看看你的伙伴？”回脚自石室闸门内的甬道一扫一挑，“忽”地一件庞大的物体飞起，跌在邵星舞面前的石桌上，鲜血一下子染红了桌子。邵星舞怪叫一声，站了起来，只见桌子上的老刘，全身筋骨都给挑了出来，鼻子给削掉、眼珠子也给剜掉，十指都给斩了下来，形状十分可怖。

邵星舞仍在尖叫着，仿佛这样子狂呼才能把他心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恐惧，叫得消散开来。

其实他心中不只是恐惧，还有极度的愤恨，在这个维持律法的地方，竟然告苦无门，任人宰割！他一面尖呼着，全身颤抖着，满目都是泪水。

万古烧淡淡地道：“你不必激动。我们为了要惩罚你们浪费掉我们的时间和心力，只有用稍为好玩一点的手段……还有，为免后患，你同牢里的两个人，一个被判砍头，另外一个，我们逼供逼了一两个时辰，就支持不住，死了。”

邵星舞只觉毛骨悚然，什么都豁了出去，厉声问：“那跟他们何干！？他们一个偷吃馒头，被判廿七年，已坐了七年牢了，另一个因媳妇与人通奸，一时错手误杀之，结果他儿子反来指证他罪状，……他们，跟我们全无关系，你们，竟然连他们也不放过！”

秋映瑞道：“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同一伙？”

古锦藏道：“我为什么要放过他们？”

邵星舞恨声道：“心狠手辣的狗崽子！”

万古烧笑道：“便是心狠手辣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在江湖上，可值钱得很，非如此不能活下去。”

邵星舞道：“你们说与我哥哥合伙做生意，结果骗去了他的银两，使他自缢而歿，你们又来逼玷我妹子，踢死了我爹爹，恰好给老刘撞见，通知了我，你们这几个衣冠禽兽狗侠少！只恨我武艺低微，打不过你们，只好跟老刘落荒而逃，无论告到哪里，都因为你们在官府里和武林中的威望，谁都不敢招惹，还反过来打落水狗！最后，没想到，还是……我害了老刘！是我害了老刘！”

万古烧笑道：“你又何必难过，再过不一会儿，你也要跟他去了。”

秋映瑞冷笑道：“你也不简单啊，居然说动了枕山附近的什么‘侠盗’苑锐虎来为你出头，要不是古公子出动官兵围剿，说不定，你早已盘踞在山顶做山大王了。”

邵星舞忿然道：“你们也抓住这点，到处说我们是山贼强盗，诬以叛军

的罪名，缉拿我们，你们……真不是人！”

古锦藏道：“你骂够了没有？不要忘了，你骂一句，我们就要你再求死不得一分！”

邵星舞道：“好！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古锦藏道：“你说说看。”

邵星舞道：“你们这样残害我们，到底为了什么！？”

“祭剑。”万古烧答，“没办法，作为武林中的‘侠少’，每年总要杀几个大奸大恶之徒以祭剑，不然，风头就会减弱下去，但要杀真正的恶徒，冒险犯难，可不容易，像你们这种人，只要逼一逼，就会挺而走险，正好给我们诛恶除奸的藉口！”

他笑笑道：“我们的剑，每年总要祭上几人的鲜血，否则，秋少侠的师尊方面不好交代，古公子方面的父执也难有光彩……至于我嘛，受君之禄，分君之忧，我的职责便是怎么安排替两位祭剑，塑造个‘英雄侠少’的形象！”

邵星舞气极狂笑：“好个‘英雄侠少’！猪狗不如！”

万古烧脸色一变，道：“我们的游戏也玩完了，你也该死了吧。”

邵星舞虎地跳起来，戴枷跳到桌上，双手一分，扣在双腕的铁链琅琳琳一阵响，他咬牙切齿吼道：“要斩要杀就上来吧，我决不闭目就死！”

万古烧、古锦藏、秋映瑞三个人一齐狂笑起来，笑了一会，秋映瑞忍笑道：“你这个样子……会是我们的敌手？”

邵星舞把口唇咬出了血：“不敌最多不过一死！总有一日，会有人收拾掉你们这些武林败类的！”

三人脸色一变，秋映瑞呛然拔剑，正要出手，忽听一个声音道：“等一等。”

“砰”地一个人影飞了进来，竟是一具无头尸体！

邵星舞一看，以为又来了什么敌人，反正他已抱了必死之心，也不理会，但却瞥见那尸首身著华眼，不禁大奇，偏首望去，只见石门闸口，出现了一道气势逼人的身影，万古烧三人脸上都呈现了诡异畏怖之色，这人身形是否高大，在黯处倒难以窥出，但其逼人的杀气，使石室中的人心头都忽忽地跳着。

那人手中提着一颗人头。

室内灯火一映，只见那颗人头脖子上还不住滴着鲜血。

古锦藏失声叫道：“叔父！”

那在暗处的人走前一步，灯光已经可以映见他粗布的衣服，壮硕的身躯，只听他沉声道：“这个狗官，草菅人命，胡乱杀人判狱，还纵宠亲属手下任意行事，居然让你们在衙门里胡作非为，我先砍下他的首级，再来跟你们算账！”

古锦藏又惊又怒：“你竟胆敢杀死朝廷命官！”

那人道：“做官不爱民如子，做什么官？我不一定都杀了，”他掏出一个布囊，随手一抛，布囊掉在地上，跌出四、五只人指，“有的只略加惩戒，这里有六只手指，符捕头四只，周牢头两只，休班头尽忠职守，并无大恶，我放了他。”

万古烧突然间，做了一件事。

他一脚往墙边的一个手掣踢出！

“啪”地一声，石闸落了下来！

那人要冲入石室内，已然不及，如果一退，石室即被封住，便得隔开，那人大喝一声，不进不退，右手往上一挡，至少三百来斤的石闸，竟给他一手挡住，不落下来。

古锦藏却就在这刹那间闪了过去。

他的身子漾起一道银光。

银剑飞刺那人的腰部。

那人一手撑持石闸，胸门大开，自然无法招架。

邵星舞大吃一惊，叫道：“小心——”急掠而起，想去营救，但身上枷锁太重，缓得一缓，红影一闪，秋映瑞已拦在前面，一剑砍到！

邵星舞忙用铁枷一架，“铛”的一声，星火四溅，有些灼在邵星舞下颌上，热辣辣一阵疼痛。

突听一声修呼。

古锦藏躬着身子一步一步的往后退。

退了七八步，忽返过身上。只见他胸前有一个血洞，他嘶声道：“我剑……”扑地而倒，这时大家才发现他手上的剑已然不见。

剑在那人手中。

银剑在滴着血。

古锦藏自己的血。

那人夺过古锦藏攻来的剑，且一剑杀了他。

那人忽一松手，石闸霍然落下，那人已闪了进来。

烛光一映，来人两道刀眉，两撇刀胡，背上一柄木刀，正是沈虎禅。

万古烧只觉自己的语音，十分干涩，但强作镇定地道：“沈兄，你这……可是救了不该救的人了！”

沈虎禅道：“这次决不会救错，也不会杀错。两个月前，我听信了你的话，而今来迟一步、才多坑了几条无辜人命。”

万古烧分辩道：“我说的是句句实言……”

“实言！”沈虎禅猝然打断，道，“要不是这姓古的突然刺我一剑，行为卑鄙，令我生疑：怎么此人手段如此不堪，却做行侠仗义的事？于是便对此事展开调查，谁知，那儿一带，根本没有牡丹乡！我查来查去，都没有结果，不过，毕竟有枕山流寇这回事，我亲自去了一趟，才知道枕山的贼寇从不扰民，只是被迫落草为寇，专打贪官劣绅的主意，而在最近被官兵所灭。我依此线追查下去，才知道有一处叫礁西乡的，确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于是我过去明查暗访，但乡民甚是畏惧，怎么也不肯说……”

“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我跟他们生活了一段日子，终于清楚了真相，是三个外人跑进来，奸污了邵小妹子，还杀了邵老头，还意图逼死邵家老二，因而惹起了枕山的义盗仗义出手，引致了一场官民大战，死伤不少……”沈虎禅说到这里，虎目含威，瞪住万古烧，道：“如果你们到此为止，不再赶尽杀绝，或许，我也不必杀你们来祭剑！”

秋映瑞嗫嚅道：“你……你是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你们会在这里无法无天是不是？”沈虎禅道：“我花了一个月时间，了解了前因后果，立即天涯海角，追查邵兄的下落，不过，都徒劳无功，只好改而寻访你们三个罪魁祸首的行踪，又花了二十多天时间，知道你们到了员山一带，赶了过来，不意恰好听到那几个助纣为虐的官衙爪牙，正在谈起此事，才使我能够及时赶到，唉，免得，又多牺牲一条性命！”

邵星舞亲耳听到这个曾经救过自己的陌生人，竟为了一件陌不相干的事，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心力，才查个水落石出，心中大为感动，激动地道：“大侠，你，要是我邵星舞能活了出去，今生今世，为你做牛做马，也——”

沈虎禅截断道：“主持正义，份属当然，你不必谢我。你也受尽委屈、历尽艰苦了，当今之世，官衙里已没有当年‘四大名捕’这些持正秉公的豪士了……至于匡扶正义，只好由我们这些盗寇一并担当。”

秧映瑞怒叱道：“姓沈的，你别张狂，胆敢杀伤官差，我杀了你祭剑！”

突然之间，一剑刺向邵星舞！

邵星舞慌忙中措手不及，秧映瑞立定心意，意欲一剑杀死邵星舞，再与万古烧合战沈虎禅，以二敌一，才不信敌他不过。

可惜秧映瑞身形甫动，沈虎禅也马上动了！

秧映瑞的剑才递出，沈虎禅手中所握银剑，已刺入秧映瑞背心，剑尖那一截，哧地自前胸突露出来！

秧映瑞陡然出手，沈虎禅一剑杀之，万古烧也立即有所行动。

他一手自袖里拔剑，一拳击在墙上手掣上，石室门闸骤然上升，他闪电般飞掠出去，一面展开剑法，把自己背后罩了一层又一层剑网，像刺猬一般。

沈虎禅一剑刺杀秧映瑞，剑留在秧映瑞体内，不拔出来，人已向后急弹而出，半空返身，刀已拔出！

石室内刀光一亮。

一时间，邵星舞什么都看不见。

刀光一闪即灭。

刀又回到沈虎禅背后的木鞘内，好像完全没有出过刀一般，刚才的刀光，也似跟他毫无相关。

却只听万古烧一声惨嚎，人已掠出石闸，骤然自中分成两半，但势子不止，仍然直冲出去，过了片刻，“砰、砰”地撞在石墙上，才滑落下来。

沈虎禅望着地上一截的断剑，喃喃地道：“像你们这样子的败类，我也要杀了你祭刀！”

“ 七大寇 ” 故事之三

战 将

第一章 就算我是淫贼

“唐宝牛？”

在往金宝城的途中，方恨少和唐宝牛正埋怨天气太热、无处可遮荫、没有水喝、路程太远、身上穿的衣服过厚，总之无一事不列入他们怨声载道里。

不过他们仍得要赶路，赶路为了筹一笔钱：一笔足以拯救三个村子的人的钱。

就在他们热得恨不得像狗一般吐着舌头在树底下纳凉，累得巴不得用十指走路，饿得肚皮贴到脊骨上的时候，忽听得这一声唤。

唐宝牛一怔。

这时候，他们正要越过前面的一顶轿子。

这顶轿子一前一后，由两人抬着，竹榻简陋，并不像是什么富贵人家的行头，只不过那两人抬着疾行，似毫不费力。

至于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由于竹帘子遮掩着，唐宝牛和方恨少既没细看，也未留意，只这时忽听到这样一个苍然的语音，发自轿内，叫的是唐宝牛的名字。

唐宝牛不经意的应道：“谁？”

那顶轿子突然止住。

由于轿子停得如许突兀，轿子仍摆晃着，但人已停了下来，轿子里发出了一阵苍老的咳嗽声，令人听来感到震栗，犹似风前摇摇欲熄的烛焰。

咳声过后，轿里的人声音微颤的问：“贪花大侠唐宝牛？”

唐宝牛最喜欢别人称他为“大侠”。他一向自命风流，觉得好色贪花，决不是坏事，而今那衰老的声音这么一叫，他大感飘飘然，便应道：“我就是，不知老丈——”

他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说不下去了。

十七枚暗器，自轿内激射而出！

十七枚暗器之后，略停了一停，这停一停比弹指时间还短，跟着三十三件暗器又暴射而出！

紧随着一声涩喝，一条人影破轿而出，双手抓住一把黑刀，飞斩而下！

同时，那抬轿的两条大汉，同时扔掉轿杠，反手抽出奇门兵器，一左一右，向着唐宝牛兜头兜脑劈打下去！

这全无征兆、毫无警示、不合常理的猝然狙击，如果唐宝牛和方恨少是平常的武人，早就变成了个拆散了四肢的血人倒在路上了。

方恨少飞身而起，一刹那间，他从官道掠至树梢，由树上落到草丛，又从草丛扑向官道，好不容易才躲过这一连串狙击，但身上仍是挂了三道血痕。

唐宝牛的轻功，还逊于方恨少，但他却有一门武功是方恨少所求之不得的。

——他一身铜皮铁骨，“十三太保横练”已到了刀枪不入的境地。

暗器打在他的身上，他一面乱拨乱闪，十枚暗器至少有四枚命中，但暗器的尖簇只能在他古铜色的厚皮上噬出了一个白色痕印，根本刺不入肌里。

那两个轿夫的兵器极其古怪邪门，绝少见于江湖，一件叫做青灵髓，一件叫做燧人钻，这两件兵器若放在人身最硬的骨头上，情形就跟棍子敲在豆腐上没什么两样。

唐宝牛见势不妙，两只巨蟹般的大手迎空一抓，抓住青灵髓与燧人钻，一面怪叫道：“慢着！”

那老者凶狠狠的盯着唐宝牛，咬牙切齿的道：“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他跌坐下来，可是双手覆按在地上，仿佛一发力就标弹而出要把唐宝牛生吞了似的。

唐宝牛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对他的仇恨深切若此！他呆了一呆，道：“我有什么话要说？”他连老者为什么要杀他也全不明瞭，一时也不知说什么是好，只觉老叟对他深恶痛绝，仇深似海，怒愤切骨，不禁一阵心寒。

那两名“轿夫”，脸色一青一白，最特异的是四肢长大，肌肉像土笼包山东馒头地赅起，简直似铁铸上去，几条突露的青筋，也像钢线缀上去一样，只是二人身段圆短，头也特别小，像把身体和五官都发育到四肢上去了。

两名“轿夫”发力想把兵器抽回，但唐宝牛别的没有，就是天生神力，故此青灵髓和燧人钻仍是挣不脱唐宝牛的掌握里。

那老叟恨声道：“那你还我女儿命来！”双手拍地腾起，拔出一柄黑漆如墨的刀，一刀向唐宝牛斫去。

唐宝牛苦于双手握住两件奇门兵器，无法招架，老叟的刀黑光闪闪，只怕是削铁如泥的宝刀，自己的硬功未必抵挡得住，大叫道：“不好了！”

白影一闪，方恨少半空截住老叟，“霍”地折扇一张！

这折扇一张即合，老望的黑刀已被夹住！

方恨少这扇子一开一合，任何厉害攻击都可破去，对方的兵器也常在这折扇开合间劈手夺去，这，正是武林中息隐已久的奇女子方试妆所创的一式绝招，叫做“晴方好”，跟“大梦神剑”的一招“雨亦奇”并称江湖；但方试妆中年之时突然谢隐江湖，这一招绝招也就无人能使，直到十二年后方恨少崛起才又重现武林！

方恨少这一招虽然夹住了老叟的黑刀，但觉暗力反挫，几乎连手上的折扇也震飞了。

方恨少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原因只有两个：一，对方内力太深厚高强了；二，对方的兵器是稀世奇珍，跟自己的“蝉翼扇”相抗之下，仍有余力反挫。

正是这时，老叟的身子尖啸着疾沉。

方恨少被一股大力带着下坠。

老叟甫一着地，双足竟不能支撑，臀股坐于地上。

这一坐之力，夹带刀扇的压力，使得功力深邃的老叟，也震了一震，方恨少这一震之际，“晴方好”扇法挥洒而成，嗖地夺去了黑刀，一闪而退开丈余。

唐宝牛喜叫道：“大方，好啊！”

方恨少却惶然色变，将刀毕恭毕敬的还给老首，道：“可是‘黑刀峡’峡主谈公壁谈老前辈？”

老叟重重地哼了一声，脸色铁青，他显然为了自己双腿瘫痪无法在落地时保持平衡而失刀的事大为不忿。

方恨少仍恭声道：“大水冲着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如果真是谈老前辈，那一定是误会，恕在下无礼了。”

老叟冷哼道：“我就是谈公壁，谁跟你们这干淫贼自家人了！？”

唐宝牛哗然道：“你是谈公壁……？”“黑刀峡”侠隐义盗谈公壁夺劫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钱财，用来扶弱济贫、匡义扶危，而自己却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江湖上人人谈起他，都会竖起了大拇指说声：好汉子！

可是岁月无情，时光飞逝，谈公壁老了，正如所有的人一样，老了总是件悲哀的事，不能吃以前喜欢吃的，不能做以前能轻易做到的，而且身体的四肢五官已不像从前那么听使唤了，谈公壁以前从崖上跃下瀑布的一坠之际，挥刀可斩杀五只以上在瀑边迂回翱翔的燕子，而今，纵叫他平平走入潭里浸着，也怕抵受不住山泉激寒，更休说是飞跃斩燕了。

他的一双脚，也因年纪大了，在他与“人头贩子”洪烈决战之后，他虽以“黑神刀”破洪烈的十八般武器而取其性命，但他也因挨了洪烈一棍横扫，双脚从此也就废了。

谈公壁自从双腿尽废后，绝少再在江湖现身，唐宝牛和方恨少万不料这次突袭自己的竟是这个素来光明磊落行侠仗义的老刀客。

谈公壁向唐宝牛青着脸孔冷笑道：“你别装作不认得我，化了灰我也可以把你给认出来！”

唐宝牛苦笑道：“我没见过前辈，前辈又怎么认得我？”说着抓青灵髓和燧人钻的手也放松了下来。

那持青灵髓的大汉怒道：“淫贼，你还想狡赖！”

唐宝牛嘻嘻地道：“这两位大叔，想必就是谈老前辈的两位得力高手，唐佐、唐佑二位昆仲了？咱们还是同姓同宗哩！”

持燧人钻的大汉道：“淫贼！少来花言巧语，你称呼得再亲热，也免不了奸淫杀戮之罪！”

唐宝牛给这几人左一句“淫贼”，右一句“淫贼”的叫，叫得心头冒火，哗地一拍心口，吼道：“好！就算我是淫贼！就算我是淫贼……你也得说清楚，我淫过什么人？作过什么恶来！”

唐佐、唐佑没料唐宝牛倒凶了起来，怔了一怔，唐佐用鼻子哼哼嘿嘿表示不屑：“你做过什么事，不早心知肚明了？还有面子要人来道明吗？”

唐宝牛光火地道：“是！我唐宝牛贪花好色，见到漂亮的女子鼻子就痒，追女孩子从来不上手，到妓院去又提不起兴儿……这些都算不算有罪？要是不算，今日你们就给我交代清楚，要不交代个一清二楚：我唐某人犯的是是什么滔天大罪，今天，你们不给我赔罪就谁也别想开溜！”

谈公壁、唐佐、唐佑似乎未料到唐宝牛居然会理气直壮的说那一番话，三人眼神里都交换了一个疑问，谈公壁忽冷笑了一声，自齿缝里挤出一个字：“好！”

唐宝牛气呼呼的反问：“什么好？”

谈公壁道：“装得好！”

唐宝牛更气：“什么意思？”

谈公壁切齿地道：“七天前，我亲眼看见你劫了珍儿，还欺我双脚瘫痪追你不上，抛下一句话，说你就是‘贪花大侠唐宝牛’，还说那些无耻的话……”由于心中太恨，双眼发出来的眼光十分怨毒，竟一时被怨毒之忿哽住了语言。

唐宝牛却问：“还有什么话？”

谈公壁怒极而道：“好！好！你问，我说，你那时直掠黑刀峡，边逃边说：谈公壁，谈公壁，你老了，不中用了，你的宝贝女儿，给我用两个晚上，

第三天到仕林河边去找吧！”

唐宝牛指着自己鼻子道：“我……我竟说过这种话？！”

谈公壁说得虎目含泪，哑声道：“三天后，我女儿，她……你这丧心病狂人脸兽心的东西，你污辱了她，还要下辣手，你——你还配是江湖汉子么？！”

唐宝牛道：“不配。”

谈公壁怒气犹盛：“算得上是个人么！”

唐宝牛道：“不算。”

谈公壁嘿声道：“那算什么？！”

唐宝牛道：“禽兽。”

谈公壁道：“你倒晓得自喻。”

唐宝牛道：“我不是骂自己。”

他接着道：“我是骂劫你女儿那个人。”他指着自己鼻端：“我，没有碰过你女儿，我连您老人家也都还是第一次幸会。”

谈公壁冷笑道：“你倒真个敢作不敢当，有种留下名字，却不敢承担！”

唐宝牛叹了口气道：“你真的肯定是我干的？”

谈公壁道：“你叫唐宝牛，是不是？”

唐宝牛道：“如假包换。”

谈公壁道：“那你还有什么话说？”

唐宝牛道：“你是真的看见那淫贼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谈公壁却道：“不是。”

唐宝牛喜道：“哪里长得不一样？”

谈公壁道：“不是一样不一样，而是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不是两个人，而是同一个人！”

唐宝牛咋舌道：“世上哪有这等像法！”

方恨少笑道：“那是因为你这种凡夫俗子模样的人实在太多了，像我就不一样。”

唐宝牛气道：“你又有什么特别了？五个鼻子半张嘴？”

方恨少自鸣得意地道：“我的气质温文儒雅，试问世上能有几人能及？”

唐宝牛忽道：“你没听过轩昂七尺男子汉，铁铮铮坦荡荡雄赳赳好男儿这些话吗？”

方恨少不明所指：“怎么？”

唐宝牛咧嘴一笑：“以上形容，就是指我而言。”

方恨少斜乜着眼睛道：“你？像吗？”

唐宝牛气虎虎地道：“我不像，难道你这娘娘腔的秀里嗲气的小妖怪像！”

这句话一说，方恨少也变了脸色。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重了。

谈公壁和唐佐、唐佑，见这两人顾左右而言他、心中早动了真怒，正待出手，却见唐宝牛和方恨少在相互自诩讥刺之下，都变了脸，很可能会动起手来，心忖：先由这两个兔崽子自己打一场，再去收拾剩下的那个不迟。这意念一动，三人都袖手旁观起来。

不料这坐收渔人之利的心甫动，方恨少和唐宝牛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动手，忽然两人同时呼啸一声，飞身就逃！

这一下大出谈公壁等三人意料之外。

唐宝牛猝然冲向谈公壁。

谈公壁猝不及防，暗器已不及出手，墨刀甫场，唐宝牛庞然身躯夹着巨劲，使他的刀一时斫不下来，给唐宝牛撞得倒栽了个大斤斗。

唐佐、唐佑飞身要去截唐宝牛，却见白袍身影在他们眼前一闪。

唐佐、唐佑连忙迎击。

方恨少的身法，如白驹过隙，在他们兵器交击中巧妙闪过，然后冲天而起，平空一折，飞掠而去。

唐氏昆仲这时才想起要追唐宝牛，这高大的彪形巨汉早已逃得影踪全无了。

唐氏兄弟本想力追，谈公壁颓然从地上坐起，看看唐宝牛的背影，一脸疑惑地道：“慢！”

第二章 侯小周和他的世家

唐宝牛和方恨少那一番自吹自擂而引起的谩骂，当然只是在合唱一出戏。

他们两人跟沈虎禅已一段时候，纵然再不争气也不会在强敌环视下，重重误会中自己先作意气之争。

他们两人已看出来：谈公壁绝不是藉故挑衅，而是真有其事，有人假冒了唐宝牛，作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但是，他们也同时看得出来，这误会无法解释。

可是他们也无法力战。

因为黑刀峡的谈公壁和唐氏兄弟，都非易斗，何况，他俩也不想伤害这三个已经义愤填膺的好人。

他们只有逃，先逃了再说。

故此，两人用话引开包围者的注意，唐宝牛猝起发难，先以巨力震倒双足已废的谈公壁，以轻功极佳的方恨少引开唐佐、唐佑的注意力，让唐宝牛先逃，方恨少再跟了上来。

尽管唐宝牛用尽全力向前逃，汗水已经湿透他数层衣衫，他一面跑，热力一面把汗水蒸发，使他整个人看来像冒烟一般，不过方恨少还是潇洒从容的追上了他。

方恨少追上了第一句就句：“究竟是不是你干的？”

唐宝牛狠命的跑，不答。

方恨少又道：“咱们佯装骂架归佯装，本是无碍，但是，最后那句话，你不觉得说得太重了些吗？”

唐宝牛仍是在跑，只瞪了他一眼。

方恨少紧蹊在他身侧，又道：“谈公壁生平从不说谎，他那么恨你，不见得完全空穴来风。”

唐宝牛汗流浹背的往前，不理他。

方恨少想想又问：“你不敢回答，是不是真做了亏心事？”

唐宝牛突伸手抓住一棵树的树干，猛然止步，他停步之猛，声势之烈，几令身侧的树为之折断。

“你不相信我，那还跟我逃做什么？”

“我要弄清楚究竟你是不是做过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好，连你也误解我，”唐宝牛气得眉毛都在冒烟：“你绑我回去好了。”

方恨少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我哪有不相信你呢？否则，刚才我也不会救你了。”

“笑话！”唐宝牛跺足道，“好不要脸！刚才是你救我？！”

方恨少冷笑道：“不是我引开他们，凭你那比蜗牛爬得还慢的‘轻功’，不早给抓回去了！”

唐宝牛扬了扬拳头，哼声道：“抓我？尽管试试看！”

方恨少道：“你刚才要这般耀武扬威，看我帮不帮你！”

唐宝牛想起过去两人相处的许多情义，多次生死相随，艰苦与共，不禁口气也软了，道：“算你救了我这次，下次你有难……”

方恨少笑着打断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完全信任你没做过那些该死的事吗？”

唐宝牛大眼眨了一眨，道，“因为我的人格，你的信心，还有——”

方恨少不耐烦的打断道：“你这好色的东西，谁能保证狗不翻垃圾猫不吃腥？其实，七天前的晚上，你不错是在黑刀峡附近，不过正跟要找侯小周麻烦的那一千人对峙，你不记得了吗？”

唐宝牛巨掌“啪”地一击后脑，道：“哎呀，该死！我忘了，我竟忘记了！”

又兴致勃勃地道：“这下可好，有不在现场的人证，物证了！”

方恨少板着脸孔道：“一点也不好。”

唐宝牛奇道：“为什么？”

方恨少道：“因为那干人，一半死了，一半逃了，剩下的，也不会替你作证的，再说能替你作证的温女侠，你又哪里找她去？沈大哥出面给你作证。江湖上人只说我们互为勾结，不会相信你是无辜的……”

唐宝牛苦恼地道：“怎么人家到江湖上来闯，个个威风八面，名成利就，我们在江湖上闯，坏事没做，就恶名昭彰，倒尽了霉头……？”

方恨少笑道：“你也不必尤怨。那是因为像我们一样倒霉的人实在太多了，只是因为不出名，他们的生死成败自然也不被人关心，亦不为人所知了。”

唐宝牛恍然地道：“是呀，人们只记得成功者的辉煌……”

方恨少道：“当然，谁愿意理会绝大多数人的失败失意。”

唐宝牛叹道：“所以渔阳、山阳、向阳三乡的村民遭殃而无人知了。”

方恨少道：“要救他们，得在十天内筹得三十万两银子。”

唐宝牛侧着头想了一想，道：“不知老大那十五万两筹到了没有？”

方恨少道：“先别管大哥那边，我们负责十五万两银子，还毫无着落哩。”

唐宝牛乐观地笑起来，道：“不怕，大哥派我们去向‘铁胆孟尝’侯小周借款，侯小周富甲一方，为人慷慨，断不会连区区十五万两银子也筹不出来的。”

方恨少笑道：“听你这样说来，仿佛你向他借钱，是他在走运。”

唐宝牛道：“不是。”

他大刺刺地道：“我找到他，是我看得起他，那是我的够运，他的光荣！”

侯小周坐在豪华得十分雅致的大堂上。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怎么用衣饰来映衬得自己更高贵可人，一个智慧的男人懂得如何以举止来表现自己的风度气派。侯小周不但自身给人雅洁明净的感觉，连大堂上的布置，也令人不觉油然生起一种庄敬与歆羡之情，在大堂里，摆设的是古董、名画和经典巨恢，映讨了这宅子主人的气派学识。

可是唐宝牛既不懂画，也不懂书。

他左看也不懂，右看也不懂，那“飞来飞去”、“像一只乌鸦衔了团黑线乱飞”的东西究竟是字还是画？

至于山水，他看幅幅都是千篇一律：不是山就是水——但就不明白全都是一个模样为什么还要画了再画？看了再看？还分有高价低价——在他看来：全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东西。既然每一幅的笔法、内容、题材都没啥两样，为啥要画了又画，乐此不疲？

他决定改天再问方恨少，为什么这些字画，那么值钱？他也可以写十个字只有一两个字让人看得懂非常“草”的“书”，为什么就不能卖钱？

侯小周却耐心地听方恨少对他说完了借银子的事。

他衣衫干净，一尘不染，却并不奢华，脸色微白，有一种花朵般的秀气，

一个像他那么高大的人依然保存秀气，可谓十分难得一见，但在他眉宇有力眼有神采的脸上，显得丰采中帶有一些艳冶之气。

他就是这一丝艳冶的邪气，使得他跟方恨少两人，气质相似却并不相近。

方恨少叙说的时候，侯小周手里拿两枚银色的铁胆，捏着、弄着、把玩着，微笑而专心聆听着，只偶然地皱了皱眉头。

等到方恨少说完了之后，他稍沉吟一下，问：“总共要多少钱？”

方恨少道：“十五万两银子。”

侯小周又问：“是沈虎禅沈大哥要你向我拿的？”

方恨少答：“是向你借的，保证他日定必偿还。”

侯小周笑了笑，道：“你再说一遍，十五万两银子是什么用途的？”

方恨少道：“渔阳、向阳、山阳三村居民原本是以务农为生的，当今皇帝不知怎的大发豪兴，听了个王八蛋加十级的御史萧镜陵的话，说要实行引水灌溉农田，三倍丰收，四季如春，要‘三阳县’这三个大村先拿出成绩来，否则不惜把全村农民发配边疆拓荒……萧御史的方法不但不能使土地肥沃、农作丰收，反而给贪官庸吏一搞，翻江倒海的，引发了黄河之水，淹没了大部分农田。但这些人欺上瞒下，要是‘三阳县’依时依候仍交不出令他们满意的成绩来，即实行集体充军——”

侯小周淡淡地道：“黄河这一泛滥，他们想自耕自食也难，哪里还可以有余粮令皇上龙颜大悦呢？嘿！”

方恨少悻悻地道：“但是那一个狗头军师，不肯承认行法失败，反而虚报收成，胡涂皇帝一喜之下，便自以为上比尧舜，下比禹汤，要‘三阳县’先进贡三十万两银子，作个意思，便省着不必亲察‘丰收’了！这笔银子在皇帝看来，实在‘不成敬意’，但‘三阳县’的居民哪里缴得出这笔银子！天怒人怨下，只有造反。老大辨机明势，这还不是谋反的时局，这些无告苦民妄动起义，只有被歼灭的份儿，所以，便要代筹这笔银两，先应付这一劫再说。”

侯小周沉吟道：“有错不认，面子要紧，真是上面这些人的特性，可是，这样应付下去，以后皇帝真以为萧镜陵的劣策使得，到处实行恶法，岂不贻误大局？”

方恨少道：“大哥说倒不至于，因为这位天子自以为天才，他只要高兴，就来个新策奇略，但凡玩个三五天，至多两三个月，便兴味索然，忘得一千二净了，上次他命七千匠工修筑他的巨像竖在钱塘江口以阻决堤，便是一例……修着筑着，淹死了四五百个工匠，他自己倒忘了这件事，那石像嘛，也早给洪水冲走，无人过问了。”

侯小周笑道：“对，上次他因太喜欢峨嵋山，要筑一条可行马车的大道直通金顶，后来，因他泡上扬州歌妓，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

方恨少惊道：“可是，这皇帝狠起来，也着实厉害，一本书里的其中一篇文章里的一小段中有一个字把他的姓氏从左右分了开来，他觉得是人家把他对砍分尸大逆不道之意，从印工到著者、读者、售者，甚至瞥过一眼书皮的人，足足抄斩了一百四十三家人，其他个别斩首的不计其数，可也真毒！”

侯小周道：“你这番话，要是传到他耳里去，你和我，连同朋友家属，全都完了！”

方恨少笑道：“我是江湖人，有什么好怕？怕就不敢说了。他骂的人，我偏要赞一赞；他撒谎，我偏要讲事实。你呢？你有家室，是世家公子，戚

友满座，食客三百余人，你要是怕，我可以不说。”

侯小周笑道：“难道刚才我说的比你少么？”

方恨少笑道：“我就知道老大没看错你。”

侯小周道：“我们不怕，‘三阳县’的百姓可不能不怕。”

方恨少道：“十五万两银子还是得要缴出去的。”

侯小周道：“所以你们来找我。”

方恨少道：“江湖上肯为这种事拿十五万两银子的人，恐怕不多，我们方便去借的人，实在更少。”

侯小周笑道：“当年在沙狮坝沈虎禅救我之恩，我迄今未报。”

方恨少道：“报不报恩，是另一宗；你要是不肯借钱，尽说无妨。”

侯小周眉毛一挑，笑道：“我说不肯借了？”

方恨少喜道：“你肯借了？”

唐宝牛插口道：“我早就说侯小周不是小气的人。”

侯小周笑意却有些涩：“可惜，就算我肯借，‘将军’也不肯拿出来。”

唐宝牛奇道：“将军是什么东西？”

侯小周道：“将军就是将军，武林中的将军，江湖上的将军。只要给他‘将军’了，对方就输定了。”

方恨少道：“你……你是说‘铁剑将军’楚衣辞？”

侯小周道：“江湖上好像没有第二个‘将军’。”

他缓缓地道：“武林中人人都称他为‘将军’，他不但有将军的胆，将军的勇，也有将军的武功，将军的气势，更有将军的实力……”

唐宝牛道：“我管他是谁！我们又不是向他借钱！”

侯小周道：“可是，我向他借了五十万两，如果他不准许，我是不能把半两银子给任何人的。”

唐宝牛哗地一声道：“你怎么欠他那么多银子？”

侯小周摇首道：“不是银子。”

方恨少道：“那么五十万两是——”

侯小周道：“黄金。”

他苦笑又道：“我是没落的世家公子，可是，这大家族给我的负累也无可估计，我在七年前除了负担一窝子债，连古董字画典当无余……还有一干跟我吃饭的人才。我不借款，怎么过活？”

他笑笑道：“我不像你们，可以‘劫富济贫’。”

方恨少道：“‘劫富济贫’也有‘劫富济贫’的苦：要是济的是自己的贫，那倒好办，干一两宗便可以收山；要是济别人的贫，那么干一辈子也济不完，而我们得罪的都是不能得罪的人，帮忙的是最需要帮忙的人，济到最后，只有给人祭了。”

唐宝牛道：“所以，我们被官府通缉，而你还是堂堂‘铁胆孟尝’侯小周侯公子。”

侯小周道：“可是这‘铁胆孟尝’四个字也使我欠了一屁股还不了的债。”

方恨少道：“你欠‘铁剑将军’的钱，也真不少。”

侯小周道：“所以我没有办法借十五万两银子给你们。”

唐宝牛仍不甘心地道：“你偷偷的借给我们，不去告诉铁剑将军，不就得了？”

侯小周正色道：“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我决不能做。”

唐宝牛昂然道：“你不做，我们也不勉强你，看来，我们只好向铁剑将军借了。”

侯小周即道：“他？他不会借给你们的。”

方恨少奇道：“我闻说‘铁剑将军’楚衣辞为人耿直，甚得江湖中人爱戴，他祖业甚丰，农田千亩，不会吝啬至此，一毛不拔，拒人于千里之外，忍见人于水火之中吧？”

侯小周淡淡一笑道：“那你就看错他了。”

方恨少问：“难道江湖上的传言都是假的吗？”

侯小周道：“不是假的，而是他威迫利诱，要人替他宣扬的。”

唐宝牛不信：“铁剑将军会是这样的人？！”

侯小周道：“楚铁剑根本就是这样一个，他要一千武林豪杰支持他，开销自然也大，单靠他的农园，怎么应付得来？”

唐宝牛瞪目道：“难道……他也像我们……”

侯小周道：“他也像你们，不过，只劫富，不济贫，说实在点，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为的是钱，以钱得名，以名换势，以势获权。”

方恨少狐疑地道：“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侯小周反问：“你知道他为什么借钱给我？”

方恨少有点恍悟的样子。侯小周道：“因为，有些事像他那样子的大侠，是不便出面的。所以，他便需要用到我，和我那一干手足了……”

唐宝牛道：“原来你们……”

侯小周接道：“狼狈为奸。”

唐宝牛骂道：“将军太可恶了！”

侯小周道：“我又何尝不可恶？”

方恨少舒了舒身子，道：“看来，这笔钱，我们只好另谋他策了……”

侯小周忽道：“其实，十五万两银子不难拿，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也一样唾手可得。”

唐宝牛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侯小周淡淡地道：“我什么也没说。”

唐宝牛忍不住一把揪起他衣襟，口水溅到侯小周的脸上：“你刚才明明是说，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也唾手可得。”

侯小周道：“我是说过，但回心一想，方法太难行，你们也决不敢为，既然说了等于不说，所以就不说了。”

唐宝牛怒道：“有什么咱们不敢做的，只要不是伤天害理，阎王爷的地盘我也敢踩——”

方恨少截道：“小周兄，你且说来听听。”

侯小周看了看方恨少，又转头去看唐宝牛，自己脸上先紧张了起来，低声道：“跟将军借去。”

唐宝牛嗤笑道：“怎么借？那种人，还肯把钱借给我们去接济难民么？”

“这样明着去借，自然没有希望；”侯小周悄声道：“找个机会，绑了将军，就不愁将军的女儿不拿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出来。”

唐宝牛和方恨少都吓了一跳。

吓一大跳。

第三章 绑架将军

“绑架将军！”

唐宝牛和方恨少同时惊问。

“将军”是武林中一方宗主，甚有侠名，要绑架他，不但惊世骇俗，而且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

因为据说“铁剑将军”楚衣辞的武功极高，究竟高到有多高，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曾剑压群雄于泰山之巅，被誉为“一山还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的“七色长剑”舒映虹，三十招内就败在他的剑下，听说将军只用一只手应战，左手中的茶都没溅出一滴，从此舒映虹就甘心臣服作了将军的得力助手，跟王龙溪、楚杏儿，成为武林里有名的“将军麾下，三面令旗”。

“绑架将军”，可以说是一件绝对做不到的事。

“别人是做不到；”侯小周眼睛闪闪有光，道，“可是沈虎禅沈大哥一定能做得到。”

他眼睛的光芒愈来愈盛，“他十三岁时便杀死革动地，十四岁时暗杀江方寸，十五岁格毙省无名，……这些人从来都是杀不死的，不可能杀得了的，但在沈虎禅杀来，像囊中取物一般容易。”

“我们不要杀死将军，只需俘虏他，逼他女儿交出二百五十万两银子赎金，一发不都结了？”侯小周说完之后，望定方恨少和唐宝牛两人。

唐宝牛低声问方恨少：“怎么样？”

方恨少道：“什么怎么样？”

唐宝牛扬起一只眉毛，悄声道：“干不干？”

方恨少沉吟了一阵子，道：“凭我们二人之力，就算要干，只怕也力有未逮，三年前，我曾跟将军的师弟王龙溪交过手，我差些儿没给他的‘兜率宝伞’打成肉泥！”

唐宝牛顿时泄了气：“这样说，是不干了？”

“干！”方恨少毅然道，“不过。要等沈大哥来了再干！”

侯小周在旁听着，便问：“沈大哥何时才来？”

方恨少道：“他忙着去筹十五万两银子，筹到便赶来。大概就在这两天吧。我们去绑架将军，为何不去绑架他的女儿？这应该比绑架将军容易下手一些儿吧！”

侯小周道：“将军这种人，未必虎毒不伤儿，为自己的骨肉付出大笔款子的，如果咱们的目标是绑架将军，别的款子，都不用筹了。绑架的事，我虽不便出面，但有关打点，出谋献计，人手调动，进退突围，可全由我负责，事成后，我占三成，你们三位嘛，占七成……”

方恨少道：“绑架将军，主要倒不为了钱，他伪善造作，倒要给他教训。”

唐宝牛道：“对，我最看这种人不顺眼。”他磨拳擦掌地说“真恨不得马上去把他抓来揍一顿再说。”

侯小周道：“既然如此，两位就在敝处稍待两天，咱们恭候沈大哥莅临后再从详计议。”

唐宝牛忽道：“你现在有多穷？”

侯小周怔了一怔，道：“唐巨侠何有此问？”他知道唐宝牛素来喜欢当“大侠中的大侠”，故不只称之为“大侠”，而叫“巨侠”。

唐宝牛用大舌头舐了舐唇，用手拍了拍肚皮，道：“我口渴，而且饿了。”

侯小周恍然大悟道：“我侯小周，两位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保管还不用操心。”

他神秘地眨眨眼睛，道：“一点也不必操心，管教二位开心。”

侯小周把他们带到男人最开心的地方。

这地方有赌，各式各样的赌；有酒，各类各种的酒；而且还有殷勤奉迎，在这儿你可以听到各式各样令你飘飘然的好话，最后少不了的，有女人。

但这个地方并不乌烟瘴气，也没有呼卢喝雉，因为来赌的人，大多数是赢得大而又输得起的人物，而来喝酒的，大都是痛饮三百杯不醉还过得了景阳岗的好汉。

嫖客却不多。

因为没有几个人嫖得起。

能在“金山赌坊”下注的人，一掷千金而不改容；能到“品珍小馆”痛饮大吃的人，出手阔绰而身份也高；可是，这些人，都未必能有资格上得“金陵楼”来。

“金陵楼”干净、雅致，氤氲着淡淡的香气，琴几、窗棂、花盆、朱梁全都是一派雅洁的韵致，花瓶里插着一株盛开的桃花。

看来“金陵楼”里的人客虽然稀落，却都不凡。

唐宝牛和方恨少，从来不曾来过这种地方，他们吃得七分饱喝得三分醉，侯小周暧昧地笑着，扯了他们上来，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妇人一见侯小周上来，就眉开眼笑，几个龟奴打手小厮模样的人，也忙向他打躬作揖。

侯小周在艳妇耳边吩咐了几句话，然后，跟几个看似“金陵楼”里的耳语了几句，大都往手里塞了点事物，只见人人都谢了又谢，侯小周回过身来向唐、方二人说：“我进去一下，你们好好玩玩吧。”说着便走了进去。

唐宝牛和方恨少都有点讪讪然，不知侯小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却见珠幔后盈步踱出几名温柔可人的少女，把唐、方二人请了上座，拂拭衫尘，纤手斟酒，还为他们摇扇抹汗，奉上饧果，唐、方二人一下子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闻及女子们的温香鼻息及纤纤玉指轻拂过他们身上，他们只觉心里暖洋洋的十分好受，脸上却热辣辣的烫烧。

就在这时，在座的客人忽都交头接耳，低语纷纷，都窃声说：“来了，来了。”

珠帘里莲步踱出了十四名女子，垂首低眉，捧着各式各样的乐器，缓步而出，分坐两旁，座上骚动之声更响了，有的人还拍起手来。

一个人拍手，人人都齐鼓掌，都道：“翡翠！翡翠！”慢慢声音像小川自四方汇成了大河，鼓噪道：“翡翠出来，翡翠出来！”

唐宝牛和方恨少仔细看去，那十四名女子都各有各的美，有的小家碧玉，有的浓妆艳抹，有的淡扫蛾眉，有的楚楚惹人，但在座的人聒噪呼嚷，似乎为的不是这十四个美丽女子，而是另有其人。

忽见珠帘里一只手伸出来，轻轻掀开了帘子，一个女子白得像一块教人疼惜而无瑕的玉坠子，侧了侧首，粲笑道：“怎的那么吵呀？”

这女子这么娇嗔的一笑一说，整个气氛都温和了下来，就像大热天喝下一碗冰镇雪耳莲子汤一样。

这女子也不是怎么艳丽，只是青春可爱，娇态无邪，她个子不高，但洁白无瑕，微微丰腴的身材紧紧裹在绯红淡白的衣衫里，弹力迫人地绷紧着，使人为她青春的纤腰倾羡不已。

女子笑起来的时候，仿佛世间没有忧愁。她天真、快乐，十指纤纤间仿佛连指缝的肤色都一样白嫩，这女子就像一切最可爱的婴孩，只不过她是少女，青春的魅力令人心动。

唐宝牛心里咚咚的在跳动。

方恨少不像唐宝牛，唐宝牛好色，他不好，但他一样不是圣人，更不是假正经的人。

就算他是圣人，见到美丽的女子，也一样心跳加速——这女子可爱得似乎是深山里的溪水，清得有股甜味。

方恨少真恨不得把她搂到怀里来，好好疼她一疼。

不料那些衣冠楚楚的“客人”，虽然安静了一阵子，随即此起彼落的哗叫道：

“翡翠！我们要的是翡翠啊！”

“翡翠不出来，我们自然要叫了！”

“翡翠不出来，明珠也无妨！”

有人学着先一人的声音：“翡翠不出来，我们要扯衣服了！”

“剥明珠的衣服！”

众人皆浪语谑言地一句没有一句的狎笑着，方恨少看得心里有气，正待发作，但他虽是跑惯江湖的，这种地方还是第一次来的，不敢造次，低声向唐宝牛道：“这干兔崽子真可恶！”

唐宝牛道：“这种地方，好像本来就这样子！”

方恨少一愣道：“那么我们岂不是也要学他们的样子？那真愧为读书人了！”

唐宝牛迟疑地道：“是啊，要是让别人知道我们没见识过，会笑话我们的。”

不知怎的，唐宝牛和方恨少两人都感觉到，身为江湖人，不知道青楼规矩是件没面子的事，让人知悉自己玩过女人，更是颜面无存，所以他们虽看不过眼，一时却仍不敢发作。

那少女明珠笑道：“姐姐就要出来了。”

一个“客人”尖哨了一声，站起来调笑道：“妹妹若肯陪我，姐姐不出来也不相干。”

他才说了这句话，立刻被人嘘得坐了下去，只听人纷纷喝道：“翡翠呢？”“翡翠不出，我们动手把楼子拆了！”

刚才那么浓妆妖娆的女人忙摇手道：“别拆！别拆！就出来了！就出来了！”

一个双眉倒竖的男子怪叫道：“香姑，不拆可以，叫你那颗明珠脱给我们看看究竟的有没有珍珠！”众皆狎笑吹嘘。

那叫“香姑”的女人摇手陪笑道：“大爷赏爱，叫我怎么都不妨，可是，这大庭广众嘛，明珠还是黄花闺女，怎能——”

她的话还没说完，已七八个声音吆喝笑骂道：“沐公子又不是叫你脱！”“你这老蚌的珠，送我都不看了。”

方恨少听著实在忍不住道：“怎么这里看似高尚，说话却这么难听？”

一个眼睛不住眨霎的男子转过头邪笑道：“难听？兄台到这里来，难道要听好听的？要听好听的，可以到学堂去！”

众人皆笑。一个麻皮大鼻汉子道：“要听有意思的，进房去也听得到。”

高尚又怎样，私底下不是一样难听！”

方恨少给调笑得涨红了脸，心想不管失不失面子，好歹也得闹他一闹，正当这时，那“香姑”忽喜道：“翡翠来了。”

众人一时都噤了声，眼帘人影一闪，珠帘一阵晃动，唐宝牛别过头去，只看见高髻乌发上嵌着一块翠莹欲滴的碧玉，一个黛衣丽人已端立在堂间，向众人盈盈一福。

这时，本来正在喧哗闹事的人，几乎连呼吸都停顿了。

那丽人衿衽为礼后，那十四个年轻女子的音乐便奏了起来，香姑也就悄悄的退了开会，剩下那丽人也不说话道歉，便舞了起来。

她这一舞，仿佛场中尽只剩下一个人，因为人人都被她舞姿吸引住了，分不开去看别的东西。此刻，就算官老爷要在这儿开法场斩首，也失去了示众效果，因为不管会不会欣赏舞蹈的艺术，但人人都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丽人之舞。

丽人的神态是忧怨的，可是她那么地明艳，她嘴唇美丽地翘着，唇上那美丽的弧度令人惊疑造物者的偏心，竟有那么令人怦然心动的艳红，对衬头上那一块翠玉。她的唇没有完全合拢，微微启着一道缝，露出白得连雪也惭色的贝齿，这又对衬着她伶俐柔活的明眸。

可是这样一个丽人，尽管神情那么忧怨，给人的感觉还是活生生的、跳泼泼的、活色生香的美人，她的气质里那一股活力似乎告诉人们那忧伤表情只是伪作的，只是她的表演，也是她的艺术。

唐宝牛一见，整个人都痴了。

他觉得四周已没有人了。只剩下她和他，只有他在看她一舞，而她之舞是为求他一睹。

唐宝牛完全痴迷了。

他整个人像坐在炭炉上，很快地，脸上热辣辣地烧了起来。

他什么都忘记了。

他只记得她一笑，这一笑一定是为他而笑的，他坐在那儿，不知该用什么表情来报答她一笑，他又看见她一颦，这一颦，分明是向着他颦的，他怔怔柯柯的愣在那儿，不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的心领。

他心里正在狂喊着：她注意我了，她在看我了，怎么办？……死了死了，今天没换衣服就匆匆上了来，一定衣冠不整了，给人第一印象多坏呀……。

他脑里尽是胡恩乱想着。忽然看见丽人那一双像一片会飞的水似眼神，向他瞟了一眼，好像带着微讶，又有些微嗔的喜意。

他忽然想起，这会不会就是俗称的“抛媚眼”，既然她这样，自己应该怎么办呢？也一个“媚眼”飞了回去，还是……单起了一只眼睛，向她示意？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身边的人，叹了一口气。

这一声叹气里，无限愁伤，比李后主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还要添几分无奈，增几分伤怀。

第四章 你有狗名我没有

唐宝牛开始时还以为是方恨少在叹气，所以他用肘部碰了碰方恨少：“你叹什么气？世间居然有这么美的女子，还有什么可叹的？”

方恨少白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道：“谁在叹气？”

唐宝牛这才望见，他身边有一个人。

这人身段颀长，剑眉星目，唐宝牛跟他比，显得太粗鲁不雅，若拿方恨少跟他来比，又显得太文弱秀气。他那一身粗布衣衫褴褛而宽阔，穿在他的身上却刚好反映出他能令女子心碎的不羁，他不扎方巾的头发散落额上，恰好可以衬托他使人心醉的落拓。

这人除了叹息一声外，显得异常沉默，他的嘴角翘上而棱形优美，使人觉得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没有说出来的那种缄默。

唐宝牛本来想粗声喝问他为什么叹气，但见他如此英姿，也就把话吞回肚里，把视线拉回翡翠动人的舞姿里。

这二人的舞姿极端优美，但却不是含蓄婉约的，而是举手投足间都充满活力与魅力，她的曲线跳动的彩虹，让人生起狂乱的烫贴上去的冲动。

唐宝牛平时总是“自作多情”，而且更要命的是“自命风流”，加上他自己“孤芳自赏”，所以一个男人最令女人讨厌的“三自”他都有全了。这时他这“三自”脾气又发作了，所以他兴致勃勃，充满希望的对他那一向爱美而不好色的朋友方恨少道：“我发誓。”

方恨少知道他又有狂言妄语要说，但作为他亲密朋友只好知情识趣的问：“什么誓？”

唐宝牛喃喃地道：“她……她对我有意思……”

方恨少明知不可置信，但只好问下去：“何以见得？”

唐宝牛瞪了他一眼，就好像在用眼神责备一个瞪着眼睛的瞎子：“她在对我笑啊！你难道没看见！”

方恨少差点没冲口而出：从我这个角度看去，她对我笑多于对你笑！但还是忍住没说，只问：“那你发什么誓？”

唐宝牛道：“我……我发誓有一天，一定要脱下她的衣衫……”他其实只想说“发誓有一天要把她追求到手”，不料因看着她令人怦然心动的扭动，只觉喉咙发热加速，一时失口，说成了那一句话。

但这却是他的由衷之言。

方恨少摇摇头，道：“真是恬不知羞，有失斯文。”

忽听背后有人叫他，转过头去，原来是侯小周，侯小周笑嘻嘻的望着他，道：“来。”

方恨少问：“去哪里？”

侯小周道：“有人想见你。”

方恨少实在想不起在这儿还有谁会认识自己：“谁？”

侯小周笑道：“你去了便知。”

方恨少指了指唐宝牛道：“他要不要一起去？”

侯小周闪了闪眼睛道：“唐大侠只怕请不动了。”

方恨少看见唐宝牛色迷迷的目不转睛的看着翡翠之舞，无奈地道：“我看他是不会去的了。”说罢起身随侯小周进入室内。

方恨少走了，唐宝牛因太专心看女孩子，所以全无所觉。

他心里想：那么美丽的女孩子，这番给自己看见了，可真是缘份，如果她嫁了给别人，投在别人的怀抱里，那多可惜哪。

这样一个女孩子，值得自己花一生去宠她爱她，要是叫别人占有了，那真是天大的遗憾！如果这活色生香，只给自己欣赏，那才是莫大的幸福。

他想着想着，心头发热耳自鸣气自促，却不懂如何过去搭讪是好。其实人只要对事物一注重起来，自然就会患得患失，进退维谷，豁达不起来了。

忽然听见那双眉倒竖的男子怪叫一声：“脱！”众人皆笑起来，七嘴八舌的叫脱。

翡翠只是笑笑，也不生气，继续舞她自己的，刚才那不住霎眼睛的大汉吆喝道：“脱！脱啊！沐少爷可不是说笑的！”

这种呼声此起彼落，渐渐人人都此起彼落地叫嚷起来，那叫香姑的女人又忙出来圆场道：“诸位大爷，这……这翡翠姑娘可不是不正经的女人，只歌舞不卖身，怎……怎可以在这种场合里脱衣服呢？要……大爷赏面嘛，里面倒有雅室，不如……”

麻皮大鼻汉截道：“沐公子要她在这里脱，就是这里脱，又不是叫你脱，你啰嗦什么？”

香姑出来混熟了，自然知道“沐公子”存心整人，当下把笑脸盛得满满的道：“敢情是翡翠不知天高地厚，有得罪沐公子的地方，还请公子大人不记小女子的过，也请两位司马大爷包涵则个……”

那麻脸大鼻忽一个纵身，已到了香姑跟前，一掌掴去，香姑鼻血长流，跌在丈外，这汉子身形极快，比眨眼还快的他已离开座席到了香姑身前，而原先香姑在的地方，已空无一人，香姑已躺在丈外，这些事情都好像上苍里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两人的位子更换，才会发生得那么倏忽莫测、迅速绝伦，旁的龟奴别说去救，连看也来不及。

那麻脸大鼻汉戟指道：“沐公子叫她脱，她就得脱，沐公子没叫你讲话，几时轮到你说话！”

香姑这次捏着打塌的鼻子，哼哼哎哎的没说得出来话。其余的客人和龟奴看来都甚惧于那姓“沐”的来头，暗里磨拳擦掌，但都敢怒不敢言。

那翡翠姑娘却镇定如恒，露齿一笑，昵声道：“我道是谁，威风如此，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司马不可司马三爷。”

麻皮汉子板着脸孔道：“你胆敢开罪沐公子，现在来巴结我也一样没用。”

翡翠向那眼眉倒竖的中年人福了一福，嫣然笑道：“原来是沐公子教训贱妾来了。”

那竖眉汉子的眉，忽然垂挂下来，倒真像条狗尾巴，既可竖起来摇摆，必要时也可夹着尾巴逃一样：“你如果知机得早，好好的赔不是，说不定，说苦头就吃轻此，只要你乖乖的做我上次叫你做的，少爷我一高兴，就饶了你也并不难。”

翡翠依然笑道：“不知沐少爷要我怎么个赔法？”

沐少爷的眉又竖了起来，邪笑道：“你真要我在这里说？”

翡翠道：“怎么？难道沐少爷要我的赔偿法子，大家听不得？”

沐少爷变脸叱道：“死贱人！不是老子不说，而是怕你听了脸黄！”

翡翠道：“不是脸黄吧？而是脸红！诸位听听，他上次要我做的事，连他自己也不敢说出口来！他嘛，只敢在外面动拳头，充大丈夫，在房间里，就丈夫不起来了。我卖舞、卖艺，独力难抗时连身也卖了，但恕不招待未成

年儿童！”

众人听了，都知所指。哄笑起来，又快快收住笑声，怕惹上大祸。沐少爷涨红了脸，粗着脖子骂道：“贱妇！今日不把你大卸八块，我沐利华算是乌龟王八蛋。”

众人见这沐家大少动了真怒，都惶恐起来：金宝城一带，沐家是绝对惹不得的世家，沐家主人沐浪花外号“飞星剑客”，又号“飞声剑影”，据说他单凭剑光星花，即可杀人，口里一声呼啸，即可击败敌手。

但是沐家最难惹的，还是沐家的关系：据悉沐家上通官衙，下结匪党，在武林中，跟“将军”还是联盟共帜。这样的关系，谁敢招惹，一旦惹上了，官家通缉，强盗暗杀，加上江湖上武林人视之为过街老鼠，简直上天遁地也无处可容。

金陵楼座上不乏高手，其中不少人虽爱姐儿俏，要挺身作护花使者的，都因为惧于沐家的声威，而不敢作声。

——“飞声剑影”沐浪花只有沐利华这个儿子，得罪沐家少爷等于自绝门路……何况，沐家的两员大将：司马不可与司马发，也是在江湖上字号叫得响拳头硬得来的好汉！

所以金陵楼上的客人，有的颓然，有的不忿，但大半都悄然离席，不敢插手此事。

翡翠却神色如常，道：“哦？你有能耐把我大卸八块么？”

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因为是大家一起笑，可以不必蒙上单独得罪的险，所以大家越发笑得尽情，仿佛这样便可以泄愤，可以打击沐利华，可以使自己英雄感一些。

沐利华更怒了：“你……你不要后悔！”

翡翠高傲的神情十分漂亮，“你杀吧，杀了我，也不见得就是大丈夫！”

金陵楼上大半客人，都是在销金窟、温柔乡里混熟了的嫖客，自然知道沐利华和翡翠的恩怨是怎么结下的，可是，唐宝牛可完全不明白。

他们看来人人都好像都懂的样子，只有自己不懂，便不敢问。

在旁的司马发大喝一声，一拳向翡翠擂去，沐利华尖叫一声：“留她性命！”

司马发道：“对！好好折腾她！”“蓬”的一声，一拳已兜击在翡翠的小腹。

翡翠哀呼半声，柔软地倒落，五指扯下了幔帐，轻柔地披盖在身上，一刹那间，她脸都白了，却衬得容貌更秀丽。

沐利华尖声怪笑：“再给我打！”

忽听一声春雷般的大喝，震得楼里宫灯烛人闪烁，珠帘断落，杯盘格登碰响。“姓沐的，你这乌龟，王八蛋，不是人养的，猪狗不如的东西！”只听格登格登连声，有一个胆小的顿时吓得往后退了两步，不小心直滚下楼梯，一路格登格登龙冬龙冬的响。

骂的人耸然立起，托塔金刚也似的一名汉子，众皆失色。

其实众人骇怖的不是这样一名浓眉乱发恰可撕虎裂狮的一名好汉，而这人一开口不止骂了沐利华个狗血淋头，连他先人也一样不放过。就算有人敢出来挑梁了，又有谁敢这样毫无忌惮去触沐浪花霉头？

然而这汉子胆敢如此！

沐利华也被跟前这汉子的威猛震住，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

那汉子当然就是唐宝牛。唐宝牛反问：“我说的你不会听？”

于是他作了一个手势。

这是江湖上一个极粗鲁不文的手势。“你既然不会听，我使用个手势给你看。”

这时到沐利华不得不发作了，他发出一声尖啸。“你是什么东西？！”

唐宝牛反问：“你又是什么东西？”

沐利华怒笑道：“我是沐家少爷，沐利华，报上你的狗名！”

唐宝牛摇摇头道：“我不是东西，你有狗名，我没有。”

沐利华气极：“油嘴滑腔的东西，你活不耐烦了？”

唐宝牛道：“我是活不耐烦了。正想找个人来耐烦耐烦。”

司马兄弟见这样一个彪形大汉有恃无恐的站出来，料必有相当斤两，他俩是沐浪花手下大将，大场面司空见惯，保护少主为重，司马发当即一闪，已拦在沐利华与唐宝牛之间，向唐宝牛拱手道：“阁下这算出来做架梁了？”

唐宝牛仰首望望：“我像块木头吗？架梁在屋上。”

司马发脸色变了变，强笑道：“这件事本与阁下无关，我看阁下就赏兄弟几分薄面，回头，我们做个东道主，跟阁下交个朋友如何？”

唐宝牛笑道：“我的朋友有杀猪的、屠狗的、甚至做小偷的，但就是没有打女人的。”

司马发正待发作，司马不可一手按住他肩膀，沉声向唐宝牛道：“水里凭风力，岸上靠道走，宋溪、朱毛、广南兴，你是哪一条线上的朋友？”

唐宝牛听了这许多“黑话”，一句也没听懂，只说：“我是采野花来的。”

“采野花来的”这字号，饶是老江湖的司马昆仲也没听说过，两人怔了一怔，你望我，我望你，都道对方来路非同小可，司马不可当下试探地道：“兄台是……外地来的？”

唐宝牛昂然哼了一声。

司马不可沉着气又问：“不知兄台要采……哪一枝花……？”

不料唐宝牛却指着沐利华，哈哈笑道：“他，茉莉花！”

这下可逗得全场都笑了起来。司马兄弟这才知道自己遭了戏弄，原来唐宝牛借“沐利华”的谐音刺之为“茉莉花”，沐利华顿时怒红了脸，连眉毛也变了红色。

司马不可沉下了脸。

他这一沉下了脸，笑声立止。

而他的指骨，也炒豆子似的劈啪劈啪响了起来，他脸上的麻子，竟像跳蚤一样，弹动了起来。

他沉着声音道：“好小子，有种！”

唐宝牛道：“老小子，有种就打我，不要打女人！”

司马不可道：“好，我就把你打成女人！”一语未毕，一拳飞击，兜捶唐宝牛的下腹！

唐宝牛大喝一声，也一拳击出！

两拳相碰，均是一晃。

司马不可缓缓收拳，笑道：“好拳。”

唐宝牛也笑道：“你也不差。”

司马不可笑着道：“你臂力强。”

唐宝牛豪笑道：“你拳劲厉害，是什么拳？”

司马不可退了两步，微微笑道：“‘僵尸拳’。”

唐宝牛也没听过，但他的右手拳头痛彻心肺，正放到背后用左手拼命按摩搓揉，一面敷衍地笑道：“久仰，久仰。”目光扫瞄，发现方恨少不在场里，心里暗暗叫苦：看来这司马兄弟及那姓沐的王八，当真不是好惹的人物，这次自己独力支撑局面，可要糟了。

司马发见兄长司马不可满面笑容，却不抢攻，倏至他身侧，在他耳畔低声问：“怎么？”

司马不可低声道，“我左手无名指的骨节断了。”脸上笑态依然。

司马发道：“我去。”刷地跃前五指一伸，噗地刺入红柱中，直没指根，这等铁指功力，简直神乎其技，众皆震怖。

唐主牛望了望柱子，再瞄了瞄他的手指，然后看着司马发，道：“我说过，我不是柱子。”

司马发笑道：“我知道你不是。你的身体比不上木头硬。”

唐宝牛问：“你怎知道我比不上木头硬？”

司马发眨着眼睛问：“你想试试？”

唐宝牛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问：“如果不想试呢？”

司马发见对方气馁，心里不禁有些得意洋洋，“那么，你得要先跪下来，叩头，再——”

他的话当然没有说完。

唐宝牛倏地抄起一张大桌子，连同事桌上的酒杯菜肴筷子牙签全向他右臂砸过去！

司马发怪叫一声，左手五指穿入桌面，抓住桌子，但唐宝牛已全身飞起，右膝自上压去，压在他右手腕骨上。

司马发右手五指还留在柱子里。

这刹那间他没有机会拔出五指。

五只手指的骨折声，在杯翻碗砸的乱响声中毫不起耳。

但唐宝牛确知他目的已经达到。

他已破了司马发右手的“达摩铁指功。”

第五章 杀气大盛，杀人难免

司马发痛得大叫起来。

“十指痛归心”，司马发虽是武林中人，但忍痛的本领跟一般人也没有太大差异。

司马不可已经出手。

他在唐宝牛压断他弟弟五指之时，已一拳击在唐宝牛的胸腹间里。

这一拳结结实实地命中。

唐宝牛像一只虾米地弓了起来。

这完全合乎司马不可的想像。

他下一步出手，便是双拳合并，力击而下，右膝上抬，这招“天人地”足可叫一头大水牛肋骨迸裂而亡。

可是他双拳才合并，对方忽然以双手抓住他合拢的十指。

他马上听见指骨碎裂的声响。

他的右膝正撞在对方的左膝上。

这一下互撞，他的右膝虽不至当时碎裂，但也站不稳。

他下盘一浮，劲力便无法运聚，同时间，对方松了手，一拳把他像破伞一般打飞出丈外去！

唐宝牛在数招间打倒了司马兄弟，凭的是勇气，一身钢皮铁骨，以及运气。

他也没想到自己那么快就大获全胜。

司马不可和司马发倒了，只剩下这个看来手无缚鸡之力的沐利华似并不足畏。

沐利华冷冷的看着。

他冷冷的看着唐宝牛怎样挫伤了司马发，又击倒了司马不可，这些，都像跟他全无关系一样。

等到唐宝牛击倒两人后，转过身来，逼视他，他才笑了一笑，拍掌。

“打得好。”

“你拍手掌是不是怕我下一个要打你？”

“不是。”沐利华道：“我是为下一场你和我的精彩决战而鼓掌。”

“既然如此。”唐宝牛无奈地耸肩道：“我不得不连你也打了。”

忽然翡翠叫道：“你要小心。”

唐宝牛回身，看见翡翠的笑容，很亮，很丽，但又妩媚放入骨，顿时心都酥了：“谢谢你，我会应付他的。”

翡翠灿笑着，又担心地道：“他虽不是……真的丈夫……但在武功上，他的确是个人物。”

这次是沐利华道：“谢谢。”

唐宝牛这次有点明白什么“真丈夫”、“好汉子”了，心中惊疑未定，沐利华向他问道：“你的三魂七魄回来了没有？”

唐宝牛豪笑道：“你那么瘦小，打赢你不算好汉。”

沐利华脸色变得甚是怕人。他没有回答，只是走到一张八仙桌前，有两张檀木椅并排着，他用手在右边椅子拍了一拍，道：“我们坐在椅上打，谁离开椅子，便算谁输。”

唐宝牛大声道：“好。”

沐利华指一指右边的椅子，让开道：“坐。”

唐宝牛哈哈大笑，径自找左边那张椅子坐下去边道：“我才不上当。那张椅子，一坐下去就——。”

蓬地一响，他坐的椅子粉碎，他臀部撞地却用脚一勾另一椅子，借力跃起，失声道：“这……这是什么掌力。”

一掌间能将一张椅子击碎，本非难事，难在出掌的人轻描淡写，若无其事，而椅子保持原状，一坐而垮，更不可思议的是沐利华只向右边椅子出掌，倒的却是左边椅子。

沐利华做然一笑道：“须弥金厉手法。”

唐宝牛怒道：“你毁了椅子，这不算，这不能作算。”

沐利华道：“你没有椅子，便是输了。”

唐宝牛眼睛一转道：“这椅子你还没坐下去，怎么知道是你还是我的？”

沐利华冷笑道：“坐下去还不简单！”呼地退及椅前，就要坐落，唐宝牛大喝一声，一脚往沐利华肚子踢去！

沐利华吃了一惊，连忙一闪，唐宝牛哈哈一笑，收足反身，大屁股就往椅上坐。

可是沐利华身法如蛆附身，又闪到唐宝牛身后，双肘齐出，撞在唐宝牛臀上，把他撞飞出去！

沐利华一面坐落，一面笑道：“你抢得过少爷我？”不料砰地一响，椅子倒了个四脚朝天，沐利华一时不备，也跌个四脚朝天。

可是他一跌即起。

唐宝牛嘻嘻一笑道：“刚才我摔了个仰八叉，爬起来的时候顺便扫断了这椅脚。”

沐利华的脸涨得通红。

唐宝牛继续道：“现在我没有椅子坐。你也一样坐不到，大家平手。”

沐利华尖喝一声，一掌击去，唐宝牛闪身避过，沐利华虽一掌击空，但唐宝牛只觉右颊却似中一击，直打得金星直冒，热辣辣的很不好受，心知道“须弥金厉手法”非同小可，自己若真打实斗，未必是其所敌，忽道：“姓沐的，你有没有种？”

沐利华怔了一怔，道：“你想怎样？”

唐宝牛道：“只伯你不够胆。”

沐利华怒笑道：“有什么我不敢的！”

唐宝牛一长身，一拳击破了宫灯，摘下一支蜡烛，挥臂如鞭，横扫沐利华面门。

沐利华面颊青筋闪现，运劲于手，竖臂硬接，只听一声沉响，唐宝牛与沐利华之臂筋肉贲现，相持不下，蜡烛却弹跳而起，随即落了下来。

蜡烛落在两人双臂之间。

烛火仍然燃着。

烛焰炙在两人臂肌上。

唐宝牛运劲横臂推压过去。

沐利华全力竖臂反挫回来。

烛火灼痛了他们。

唐宝牛额上全聚满了星星点点的汗珠。

沐利华脸上的青筋像一群青蚓乱闪。

沐利华的“须弥金厉手法”虽然强厉，但唐宝牛天生神力，沐利华一时也取之不下。

然而火焰的灼痛却非同小可。

旁观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

这时司马兄弟已站了起来，这两人虽伤得不轻，但挨伤的经验更不少。

一个人受伤多了，自然懂得怎样忍痛。

司马兄弟掩向唐宝牛。

这是重要关头，更是生死关头。

全场的人，明知不对，但没有一人敢挺身出来说话。

唐宝牛四肢发达，天生蛮力，虽武功平平，但头脑却不照例愚矣。

他立时觉得情形不对劲。

他即道：“如果你有种，不要人帮你！”

沐利华全身像只烧开了冒烟的热水壶，双眉一剔，尖叫道：“滚开！”

司马兄弟顿住，唐宝牛立即道：“有种！”

沐利华此时只觉手臂已痛得刀切锥刺一般，右手挥击唐宝牛之鼻梁。

唐宝牛却先一步一脚踩在沐利华脚踝上。

沐利华怪吼一声，拳击偏，他回手掷掉蜡烛，唐宝牛倒退七尺，道：“你忍不住痛，你输了。”

沐利华叱道：“我们比武功，不是比忍痛！”冲步一拳击出。

唐宝牛架开一击，沐利华第二拳又到，唐宝牛架开一招又一招，知道招架下去，必会力不从心，知道凭武功招式决不是沐利华的对手，忽把胸一挺，硬生生挨受沐利华一击。

沐利华这一拳，击在唐宝牛的胸膛上。

沐利华笑了，他对自己的“须弥金厉手法”可谓极有信心。

可是唐宝牛并没有吐血倒下，反而一拳兜击，打在他小腹上。

他只觉得四肢百骸的神经全部一起呻吟叫痛，连刚才手臂上的灼伤比起来已经不是痛只能算是痒，这尖锐的剧痛使他几乎要像一个胎儿一般蜷缩起来。

他虽然极痛，但出拳依然猛如怒虎。

唐宝牛击中他的同时，他第二拳又击在唐宝牛脸上。

他恨不得一拳把唐宝牛这张可恶的脸像熟柿子一般打塌。

唐宝牛只来得及把头偏了一偏。

拳头擂在他左颊，他的眼角、鼻孔、唇角同时标出了鲜血。

可是他仍然不倒。

而且就在沐利华因痛楚丧失了行动的敏捷，再一拳打在对方同一个地方。

沐利华发出一声锐呼。

他感觉到像一头犀牛的独角搠进了他的肚子里，痛得几乎连一切感觉都离开了他，没有站的感觉，没有交手的感觉，没有挨打的感觉，也没有耻辱和愤怒的感觉。一切感觉就只剩下了痛楚。

该死的痛楚。

这痛楚使他完全忘了挣扎，没了斗志，只想找个地方舒服地蹲下来，挺过这场痛楚。

过了好半晌，他才醒觉自己跪在唐宝牛面前，而唐宝牛用手擦去脸上的

血，半笑半欣赏的望着他，问：“认输了没有？”

其实唐宝牛心里也很欣赏沐利华，不料他一句问话未了，沐利华倏地像被踩着尾巴的毒蛇一般疾撞了过来，一面叫：“动手！”

唐宝牛刚想抵抗，便发觉右手给司马发缠住，左手给司马不可扣住。

跟着他便吃了沐利华一掌。

他怒吼着一脚蹬去，踢翻了沐利华，但背后、胁下，各中司马兄弟一击。

他摇摇摆摆的晃了几步，胸膛又挨了沐利华一掌，一掌之后，是五六七八拳。

唐宝牛就算是个铁人，骨头也得给这一轮打拆散了。

翡翠哀叫：“住手。”

沐利华狠狠地住了手，狠狠地问：“你跟他，什么关系？”

翡翠摇头：“我不认识他。”

沐利华满脸青筋，眉头给汗水浸得又浓又黑：“可是我打他，你心里疼？”

翡翠唇颊现出一片恍似燃烧似的火红：“你们三个打一个，不公平！”

沐利华怒笑道：“不公平？就让他到枉死城里做冤死鬼吧！”

说完了这句话，他对司马兄弟做了一个神情。

司马兄弟马上知道沐利华所做的神情是什么意思。

那是说，唐宝牛不能是个活人。

不是活人，当然便是死人。

唐宝牛虽然受了伤，可是这人硬得简直像斧劈上去也得崩了口，绝对死不了。

如果要他死，当然还要动手。

司马不可已经抽出了匕首，司马发也摸出了刀子，他们当然不能明目张胆的杀了他，但却可以刺进他要害，再把他推出窗外，然后，说他是打斗时摔下楼撞着利器而死的。

司马兄弟这种事做的也不算少，已经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了。

他们的刀子和匕首，又短又小，锋利无比，没有几个人能看见他们已掣刀在手，除了座上一些经历过生死的老江湖才感觉得出来：杀气。

杀气大厉，杀人难免。

翡翠在这时候蓦然叫了一声：“笑玉。”

第六章 稚子剑

那个剑眉星目，神情落拓，眉宇傲岸，意态不羁的人徐徐地站起身，慢声道：“放了他。”语态就像一个清高儒士不想计较蝇头小利那么不耐烦。他胸前还裹着伤，白布染着血迹。

沐利华怒得“赫”了一声，道：“原来是你这个穷酸，你活不耐烦啦？”

那人皱着眉，从未看过沐利华一眼，只低声淡淡问了一句：“你要我干什么？”

沐利华一呆，却听翡翠答道：“要他们放了那个汉子。”

那人一仰脖子，把桌上的酒饮尽，嘀咕道：“酒不好喝，但我渴了。”

沐利华一时倒不知如何应付这怪人。司马发却眨着眼睛道：“喂。”

那人不应。

司马发冷笑道：“小伙子，你伤如何？”

那人道：“死不了。”

司马发道：“你的钱呢？”

那人耸一耸肩，道：“花光了。”

司马发又问：“你饿了几天了？”

那人淡然笑道：“你应该问我有几天不饿才对。”

司马发笑道：“沐公子有的是黄金宝剑，你跟他叩头，他或许会赏你一些。”

那人想了想，道：“我不要叩头，我只要他放人。”他指了指翡翠，道：“我欠了她一个人情。”然后指了指被捉拿住的唐宝牛道：“放了他，我就谁也不欠。”语音十分慵懒，像嫌夏日太漫长。

唐宝牛叫道：“别救我，我不认识你，我不想欠你的情。”

那人倒觉唐宝牛有趣，微笑道：“江湖汉子患难相救，哪有谁欠谁的情？只有小人和女子的情，才是万万欠不得的。”

司马不可对他弟弟设法招揽那人本就不满，“他是什么人？就凭他能怎样？！”

司马发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任，叫笑玉，三天前，他跟‘奇门隐侠’萧竹天打赌，可以中萧老一剑而不死，结果，他真的去挨萧老一剑，反而把萧竹天给吓跑了。”

沐利华暴怒地叱道：“我管他是什么东西！去他娘的——”

这话没有说完。

任笑玉就已经动了手。

他突然冲上前去。

司马不可骤放了唐宝牛，拦腰抱住任笑玉，因为至此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任笑玉的危险性跟唐宝牛比起来，一个似蛇一个像牛。

牛虽力大体巨，但未必伤人。

一条蛇的危险性则大得多了。

何况任笑玉不单是蛇，而且绝对是毒蛇。

司马不可职业的本能叫他舍唐宝牛而取任笑玉。

但他这一拦抱，并没有抱着任笑玉。

任笑玉的剑锏却撞中了他的腹部。

司马不可恍似一头被抽了筋的龙，飞了出去，叭地软倒在地上。

司马不可倒地的时候，司马发的刀子已贴近了任笑玉的背后。

他只要手指再一伸，明利的刀尖就要刺入任笑玉的背心里去。

却在这刹那间，任笑玉的长剑剑鞘已撞在他的肋骨上。

一下子，司马发只觉得有一千一百只蜜蜂同时在他的左肋上叮了一口，他痛得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也像针刺似的，萎然软倒在地。

任笑玉依然冲近沐利华。

挡他和拦阻他的人全倒了下去了。

任笑玉才出剑。

看沐利华现在的神情，似乎也在懊悔为何早不听任笑玉的话放了唐宝牛，而致惹上这样的一个人，一把剑。

在淡然如银波光样的剑光下，沐利华的脸孔成了银灰色，他虽然扬起了双掌，似要以“须弥金厉手法”来接这一剑，但双手手掌仍是银灰而不是金色的。

就在这时，有人像四记春雷迸响般迸出了四个字：“剑，下，留，人！”

任笑玉乍听这几个字，剑眉一震。

这几个字并不能使他的剑停止，但这说话的声音足能改变他杀人的意向。

可是他不能在出剑后停止他的剑。

就在这电逝星飞的刹那间，他的剑忽然改变了方向。

“噗”地一声，剑入柱梁，连镢而入。

“噗”地剑自柱另一面穿破而出，任笑玉已至柱后，一手抓住剑锋，连镢拔了出来。

这一剑之威，不但锐无可当，连剑镢也一样无坚不摧！

沐利华“啊”了一声，正运聚“须弥金厉手法”的双臂僵直，脸如死灰。

而今他清楚意会，刚才那一剑如若攻向自己，他断断接不住。

这时候，格勒勒一阵连响，若有人抱粗的柱子，不但为任笑玉一剑穿破，柱身未破之处也为剑气所毁，摧枯拉朽地倒塌下来。

柱梁一倒，椽瓦齐飞，人客、妓女纷纷走避，惊呼四起，当真是鸡飞狗走。

不过，金陵楼建筑得还算牢固，其中一柱既倒，但是厅只塌了一小片，余并无碍。

尘烟弥漫中，一个白面长须人，寒着脸浅笑，对任笑玉轻轻地道：“多谢。”

任笑玉剑已神奇地还入鞘中，就似那足以惊天动地的一剑与他全不相干一般：“谢什么？”

长须人道：“不杀犬子之恩。”

任笑玉眉毛一挑：“他是你儿子？”

长须人叹道：“他虽该打，但未该死。”

任笑玉微微笑道：“我本来也无意杀他。”

长须人道：“任少侠的‘稚子剑’，威力之巨，老夫平生仅得一见。”

任笑玉奇道：“你以前见过我出剑么？”

长须人自然就是沐利华的爹爹沐浪花。沐浪花摇首：“没有。”

任笑玉望定沐浪花，等他说下去。

沐浪花道，“我看过同等威力的一击，不是剑，而是刀。”

任笑玉目光锐利起来：“刀？”

沐浪花肯定地颌首，目意遥遥：“对，是刀。”

任笑玉动容道：“什么刀？”

沐浪花悠远地道：“阿难刀。”

任笑玉一震道：“沈虎禅的阿难刀？！”

沐浪花一震道：“除了沈虎禅，谁还可以使阿难刀？”

任笑玉脸色转变，好一会才进出了好几个字：“好，好……”别人根本听不懂他说“好”是什么意思。

沐浪花道：“犬子劣行老夫自当严罚，少侠剑下留命，老夫感恩不尽。”

任笑玉忽道：“你也不必谢我。”

沐浪花不说话，他知道任笑玉会说下去。

任笑玉果然说下去：“我此来不是为了杀你儿子。”

沐浪花微诧道：“那么任少侠的来意是……？”

任笑玉笑容一敛，道：“杀人。”

沐浪花紧问：“杀谁！”

任笑玉自牙齿舌尖吐出一个字：

“你！”

此字一出口，任笑玉身上每一个部位每一寸肌肉都是动作。

他拔剑。

然而在拔剑前，他已冲近沐浪花。

在他剑未抽出来之前，他的一手双脚，已攻向沐浪花。

沐浪花无视于任笑玉任何攻势。

他只惧于任笑玉的剑。

对他而言，那些犀利攻势只不过是邪魔各种幻化，任笑玉的剑才是真正的魔头。

其他的攻击，到了沐浪花身上，仅似柳拂岩石，毫无作用。

沐浪花大喝一声，脸上发出淡金之色。

他的双手金芒更厉。

他双手一合，在剑刺入胸之前，双掌夹住剑身！

剑身银色。

双掌金色。

掌剑之间，所呈现的是一股死色。

这一掌的威力，与沐浪花所使，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剑不能前进半分。

这时冒起了红色。

鲜红的血色。

鲜红的血色，渐渐自任笑玉胸襟的白衫上染散开来，很快扩布成一块血云。

大堂人虽不少，可是极静。

静得连流血声也清晰可辨。

流血声却不是响自任笑玉胸前，而是地上。

沐浪花双掌合着剑，剑锋滴下鲜血，落到地上。

任笑玉一笑。

这一笑，充满慧黠、傲慢与倦意。

他一笑就收剑。

一笑就收剑。

这下蓦然收剑，就如同出剑一般蓦然。

沐浪花双掌居然合不住剑锋。

沐浪花一个踉跄，向前抢了半步，他毕竟是一代武学宗师，及时收稳了步桩，全身又变得无瑕可击。

剑已回到任笑玉鞘中了。

任笑玉除了胸前一片殷红了，宛似完全没有动过手，出过剑一样，神态仍是潇洒，冷峻。

沐浪花的双掌，淌血不止。

司马不可和司马发一齐掩扑上来，沐浪花一挥手，制止了他们，苦笑道，“任少侠，果然好剑法。”

沐浪花忍不住亢声道：“爹，你也震伤了他要害——”

沐浪花怒叱：“胡说！他的胸前乃是三天前跟萧竹天萧大侠打赌胸可中剑不死而留下的，适才是他二度出剑震裂创口。如果不是，我绝对接不下他这一剑。”他的双手仍在淌着血，但神态自若。

任笑玉忽道：“刚才我可以一剑杀了你。”

沐浪花怔了怔，即道：“刚才我是失了一招。”

任笑玉笑道：“与人交手怎能失手？”

沐浪花也笑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更何况失手。”

任笑玉问：“你可知道我为何没有把握机会刺杀你？”

沐浪花抚髯问：“老夫倒极希望知道自己是怎么捡回一条老命的？”

任笑玉道：“如果我攻你于不备，而又没有受伤，必能一剑得手，是不是？”

沐浪花坦然道：“不但是，而且就算你受伤在先也一样。”

任笑玉看了沐浪花一眼，眼中有一丝暖意：“但我那一剑杀不了你。”

沐浪花道：“只伤了我双手。”

任笑玉道：“所以我不明白。我总要弄清楚你是怎样知道我要对你出手之后，才杀你。”

沐浪花捋髯笑道：“一点也不错，正如沈虎禅所料。”

任笑玉望定沐浪花，一字一句地道：“原来又是沈虎禅。”

沐浪花微微笑道：“便沈虎禅。”

任笑玉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但他越是不悦，越有一种特别的贵气，似王孙公子在小恙里更显出他的尊贵，英雄豪杰在历难里更衬出他的气概。

“他为什么要帮你？”

“因为他要向我借钱。”沐浪花沾着须脚道，“他要借十五万两银子；一个人有钱，不但可以买屋子，买官位，也可以买到人心寿命，”他自得地接道：“有钱总是比没有钱好太多太多了。”

任笑玉一笑。

他这一笑里充满识机与无奈。

“我看错人了。”

“你看错他。他可没有看错你，他说我能接下你一击，你一击不中，必定要弄清楚才会再出手；”沐浪花道，“你也是为了钱才杀人，对方是谁？”

任笑玉笑了：“你想我会说吗？”

沐浪花道：“对方给你多少钱，我给你五倍。”

他笑笑又道：“要知道，对方要是给你十万两买我的命，我可以给你五十万两，而且，价是你自己开的，我不还价。”

任笑玉道：“我奇怪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沐浪花哈哈大笑道：“跟在‘将军，身边的人，怎会没有钱？”

任笑玉道：“‘将军，的钱是怎来的？”

沐浪花反问：“是谁派你杀我的？”

任笑玉忽道：“可惜。”

沐浪花道：“可惜什么？”

任笑玉道：“可惜沈虎禅忘了。”

沐浪花道：“忘了什么？”

任笑玉道：“我一剑杀不死你，还是可以杀第二剑的。”

沐浪花神色如恒：“他没有忘。”

他抚髯垂目奸奸地笑道：“他收了我十五万两银子，他就是替我保住这条性命。”

他笑笑补充道：“必要时，也可取你的性命。”

任笑玉冷笑道：“果然是万能的银子。”

唐宝牛忽然大喝道：“胡说八道！沈老大不是这样的人！”

忽听一人叹了一口气，道：“你错了。”“砰”地一声，崩倒的柱子四分五裂，木片纷飞，现出一个人，两条眉毛如黑而亮的刀锋，两撇胡子如黑而亮的刀身，背插一把刀，木鞘刀锷长于发顶。

这汉子道：“我是这样的人。”

唐宝牛喜叫道，“老大。”

汉子道：“你受苦了。”

任笑玉道：“你怎么知道我要杀沐浪花？”

沈虎禅道：“因为你杀了‘长风剑客’宓近秋。”

任笑玉没有作声。

沈虎禅道：“宓近秋毕竟是‘三代第一剑’，你虽杀了他，但也为他‘长风剑气’所伤，就伤在胸部。”

他指了指前胸，道：“宓近秋的风剑气，伤处赤红，你怕为人识破，故意逗萧竹天跟你打赌，让他一剑刺入你前胸，灭了长风剑气的伤痕，也藉溅血以消瘀栓。”

任笑玉没有否认，只问一句：“我为什么要杀宓近秋？”

沈虎禅道：“这跟你杀沐浪花是同样理由。”

任笑玉神色不变，即问：“我为什么要杀沐浪花？”

沈虎禅淡淡一笑。在他一笑时两道眉毛和两撇胡子同时扬起，像两把黑刀同时交锋：“因为你最终目的，是要杀一个人。”

任笑玉平静地问：“谁？”

“将军。”

此语一出，众皆动容。

“将军”名号，在这一带武林已奉若“神明”，杀“将军”简直就像“杀神”一般不可思议。

沈虎禅继续道：“武林人称‘长风、须弥、铁将军’，谁要杀将军，就要先得把他在外的左右翼除去。”他指指沐浪花道：“他也是将军左翼，宓

近秋是右翼。”

任笑玉笑笑，笑意落寞，“就是杀了这两人，还要把‘将军’麾下三面令旗拔掉，才能杀将军。”

沈虎禅道：“凭你，要杀舒映虹。王龙溪及楚杏儿，都绝非不可能的事。”

任笑玉微微一笑：“我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承蒙你看得起。”

沈虎禅道：“你尚有余裕，不必过谦。如果我猜得不错，事实上有五十二宗一流高手离奇死亡案，跟你都有点关系。”

任笑玉这才有点惊讶：“你注意我有多久了？”

沈虎禅道：“刚才。”

任笑玉道：“刚才？”

沈虎禅道：“我本来是猜想江湖上有这样一个人，年轻、深沉、机智、可怕，但并不肯定、刚才看了你那一剑，我觉得，我还漏说了几样特质。”

这次是沐浪花问了下去：“什么特质？”

沈虎禅耸眉，有力地吐出了几个字：“像你这种人，得意的时候是英雄，失意的时候也是人杰。”他加了一句：“你现在是人杰。”

第七章 天堂？地狱？

任笑玉笑了。

他笑着说：“谢谢你，这一切形容，对于一个杀手来说，是最高的赞语。”

然后他挥手道：“谢谢你，后会有期。”转身便走。

沈虎禅道：“慢着。”

任笑玉停步，却没有回身：“你要保护沐浪花，我就不杀他，应该再没有我们两个的事了吧？”

沈虎禅道：“可惜你还是杀了宓近秋。”

任笑玉道：“人死不能复生。”

沈虎禅道：“这是句老话。”他顿了一顿接道：“老话还有一句。”

任笑玉道：“杀人者死？”

沈虎禅道：“就是这一句。”

任笑玉道：“宓近秋是你亲人？”

沈虎禅道：“不是？”

任笑玉道：“宓近秋是你的朋友？”

沈虎禅道：“富贵人家的朋友我一向很少。”

任笑玉道：“既然我杀的不是你亲戚，也不是你朋友，那你何必为宓近秋报仇！”

沈虎禅摇头：“‘我不是为他报仇。’”

任笑玉道：“那是为了什么？”

沈虎禅道：“十五万两银子，保住沐大爷的性命；另外十五万两银，杀掉死宓四爷的凶手。”

沈虎禅表示无奈似的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多拿十五万两银子，我只好杀了你。”

沐浪花忽然加了一句：“别忘了，要是能追查出究竟谁指使他来杀我们的，再加十五万两银子！”

沈虎禅冷冷地道：“要是我能连那个元凶也杀了呢？”

沐浪花笑道：“那就连本带利六十万两银子，半文不少。”

沈虎禅叹了一口气道，“沐三爷好多的钱！”

沐浪花忙道：“这些都是将军的赏赐。”

沈虎禅向任笑玉道：“看来，你找错了主子了。”

任笑玉道：“不是找错了主子，而是看错了人。”

“我闻说沈虎禅和他的朋友都是大贼、盗寇，但我以为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侠义行径，心里一直佩服钦仪，没想到——”任笑玉道：“沈虎禅见了银子，什么都肯干！”

沈虎禅笑了。

“这叫临死前的大澈大悟。”他笑着说，“很多人临终前才领悟到一个人的忠奸善恶，你今天发现了沈虎禅的真面目，实在是死前预兆。”

“不行！”唐宝牛跳起来叫道：“老大，咱们什么不好干，为了银子干这算什么！”

沈虎禅淡淡地道：“我是拿银子去赈济灾民，有什么不应该的？”

唐宝牛道：“赈济灾民，十五万两银子就够了！”

唐宝牛气咻咻地道：“还有……还有十五万两……十五万两由我和大方

来筹就得了！”

沈虎禅道：“好，那么，我多赚一些银子，供自己花甲，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唐宝牛撑红了脸：“我们——我们不赚这个钱！”

沈虎禅道：“这人杀人，杀人偿命，也天公地道，这钱有什么不对！”

唐宝牛情急道：“那铁剑将军不是好人？”

沐浪花厉色道，“你说什么！”

唐宝牛索性骂下去，“铁将军沽名钓誉、假仁假义，暗底里干的是不见天日的勾当，是个大坏蛋，咱们不要他的钱！”

沐浪花笑道：“敢情这位唐世兄看忠的奸的，凭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就得了！白衣是忠的，黑衫是奸的，好像看戏一样。白脸是奸臣，红脸是义将！”

唐宝牛怒得跳了起来：“你——！”

沈虎禅截道：“阿唐，钱没有分忠的奸的，金澄澄白花花的能买到一切便是金子银子。”

唐宝牛吼道：“我们不要赚这种银子——”他吼着的时候，正走到沈虎禅与任笑玉之间。

倏然间，他感觉到背后急风陡起。

同时间，眼前白光一闪。

白光乍闪，亮如电殒，唐宝牛刹那只觉眼前盖白一片，连反应都僵住了。

这时只听一声兵刃交击之声，不知在身前还是身后，在左在右还是头上响起。

跟着便是一声清越的长啸，一人仓皇破窗而入，斜里一道白影飞袭，人已掠出，白光回到那人手中。

那人正是沐浪花。

沐浪花剑尖上有血。

沈虎禅正手按背后刀柄上，唐宝牛一时也没弄清楚他出过刀没有。

沐浪花却赞叹道：“好刀法。”

沈虎禅道：“你那一剑飞声，声越剑意，剑随声至，好剑法！”

沐浪花道：“要是没有你那一刀破了任笑玉的稚子剑锐气，使他惶然败退，我这一剑还伤不了他。”语音一落，道：“只是，我不明白。”

沈虎禅道：“不明白什么？”

沐浪花道：“沈兄为何不乘胜追击，斩之于刀下？”

沈虎禅道：“我要赚的是六十万两银子，不是三十万两银子。”

他笑道：“六十万两和三十万两相差一倍，这是谁都知道的。”

沐浪花诧然道：“那你是知道谁主使任笑玉来杀我的？”

沈虎禅道：“当然不止杀宓近秋和你，还有王龙溪和将军”

他淡淡笑道：“所以，这秘密，将军也一定很想知道，说不定，比你所出的价钱还要高一点——”

沐浪花冷笑道：“其实，沈兄不该当刀客，而应该改行去做生意。”

沈虎禅道：“刀客和生意人其实都一样：一个是能赚钱就干，一个是能赢就出手。”

沐浪花道，“你把那主使人告诉我，并且杀掉他，加上任笑玉的人头，我给你七十五万两银子。”

沈虎禅悠然道：“我这次赶来金宝城，原本目的只求筹到十五万两银子

就很满足了——”笑了一笑，又道：“可是，现在我筹到了五倍的银子。”

沐浪花道：“所以，你也该满足了。”

沈虎禅道：“可惜银子越多，越想越多，哪有满足的道理！”

沐浪花忍不住忿然：“你——你究竟要多少？”

沈虎禅道：“沐三爷出手太低，我要亲自和将军讨价还价。”

沐浪花冷哼道：“你想见将军，将军可不一定要见你。”

沈虎禅道：“将军正死了几员大将，都不知道是谁下的手。以将军的名望、实力、地位、武功，当然不怕挑战，但最忌的就是看不见的敌人。”

他一字一句地接道：“将军最急于知道谁才是他的敌人。所以，他一定见我。”沈虎禅下结论。

“我带你去，不过，我不肯定将军是不是会接见你。”

这是沐浪花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你去不去？”沈虎禅问唐宝牛。

唐宝牛望定沈虎禅：“你知道吗？昨天早上，我给人追杀，为的是莫名其妙，不敢相信的事。”

沈虎禅问：“哦？什么事？”

唐宝牛说：“‘黑刀峡’的谈公璧老侠说我奸污了他的女儿。”

沈虎禅道：“那是唐宝牛只敢想但决不会做的事。”

唐宝牛点点头：“但这一件事比刚才我所说的事更令我难以置信，”他盯住沈虎禅道：“你竟然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沈虎禅并不愤怒：“我跟任笑玉不是朋友，无义可言。”

唐宝牛哼声道：“但将军也不是什么好人——”

沈虎禅截断道：“将军不但有名，而且有地位，有钱。”

唐宝牛忿然道：“大方要是在，看见你这样子，一定非常伤心。”

沐浪花在旁插口道：“唐兄，你应该学你老大，像他那么易变通，才能在江湖上混，才能在武林里吃常年饭。”

唐宝牛一步踏前，几乎与沈虎禅鼻子碰鼻子，吼道：“你刚才问的话，我答复你。”

沈虎禅眼也不眨：“你说。”

唐宝牛大声道：“以前我说过，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跟随你，分忧解劳，生死相随——现在；”

他掉头就走。

“我不去了！”

沈虎禅望着他的背影，轮廓像雕像一般深刻。

“你真的要见将军？”

“是。”

“你不后悔？”

“不。”

“那你用这块黑布，蒙住眼睛，任我带你去哪里，发生什么事，我不叫你，你不可以解开。”

“好。”

这是沐浪花的问话和沈虎禅的回答。

这之后，沈虎禅隐约觉得自己坐过马车、骑过快马、坐船中、坐在轿子里、坐在爬山虎上、甚至攀着一条绳索荡来荡去，最后往上像爬了三座崎岖

陡险山，又拾级往下走了七百五十一步，耳际满是聒噪的声音，忽然停住。

接着，有人推他屈身蹲下。

沐浪花的声音在身旁响起。

“解开。”

沈虎禅可以感觉到沐浪花的声音也庄严了起来，那就像是一个本来统御千军的人在跪拜祖先时祈祷一般的语气。

沈虎禅一直都很想解开眼前的黑布，看着眼前走到的地方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但三天以来，他都没有这么做。

而今，他终于除下了遮眼的这条一旦戴上去连面对阳光皆如漆墨的黑布。

眼前的是天堂？地狱？

不是天堂，不是地狱。

是菜市场。

沈虎禅曾预想自己会来到一个守卫森严的密室，或者一处高手如云的大堂，甚至山洞、画肪、绝崖，但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蹲在菜市口上。

他一低首，就看见午阳烈日，把他自己的影子，投在沙地上。

他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影子。

巨大的影子手里有一把巨大的刀。

刀已经举起来。

——一个人醒过来后，蓦然发觉自己正在法场上，就要行刑，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这滋味会是怎样？

沈虎禅却闭起双目、缓缓地道：“看来，事情到这个地步，除非来一个劫法场，不然……”

却听一人道：“官府杀人，说不定有武林豪杰劫法场；但在这儿砍头，官方民间，黑白二道，都不会有人来相救的。”

沈虎禅缓缓睁开了眼睛，就看见本来是监斩官的位置上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坐在那里，也没怎样，但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势。

沈虎禅眨着眼睛：“要斩我的是谁？”

那人道：“将军。”

沈虎禅望望持大刀石像一般的巨汉：“天下那么多将军，要杀我的是哪一位将军？”

那人道：“铁剑楚将军。”

沈虎禅想了想，叹道：“不错，普天之下也确只有铁剑楚将军才斩得起我。”

又问：“将军为什么要斩我？”

那人答：“因为你就是奸细。”

那人顿了一顿，又道：“你多方设计，千方百计要见将军，因为要杀将军。”

沈虎禅笑了：“你是谁？怎么知道这些事？”

那人回答：“因为我就是将军。”

“我就是将军。”单只这句话，一切已足够，足够定罪，足够判人死刑、置人于死地。

将军要什么人死，什么人就得死，毫无抗辩的余地，正如将军要什么人富贵，富贵就逼人而来，想不要都不可以。

沈虎禅听了那人的这一句话后，脸上忽然呈现了严肃庄穆的表情。

只是他严肃庄穆的表情不过是片刻的事，他的五官忽然绽开一个集荒唐、妄诞、狂傲之大成的骇笑。

“我以为江湖上汉子竖起拇指头称赞的将军是什么东西……”他一面笑一面说：“原来是一名蠢才！”

他这句话一说，围观的人全握紧拳头。

围观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贩夫、走卒、商贾、乞丐都有，跟一般菜市口法场斩首时前来围观的民众没什么两样。

但一样的是：他们都是将军部下。

现在他们有一样更相同的是：

脸色！

人人都变了脸色。

那刽子手巨人，再也忍下住，手下的巨刀一挥：手起刀落人头呢？

人头却没有飞起。

因为一声断喝：

“刀下留人！”

喝令的人是将军。

这一声喝令比时间停顿还生效，刀搁在半空中，并没有砍下去。

将军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坐姿：“我生平给人赞过一切赞语，也给人骂我一切难听的话，但被人骂作‘蠢才’倒是第一次。”

他望定沈虎禅：“你倒说说看，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上这两个字，说得对，饶你不死，要是说错了，我要切下你的舌头，先教你吞下肚里，然后才砍头。”

如果这也算是一场赌注的话，那么，沈虎禅根本不必赌。

因为他已经输了。

——试问又有谁承认自己愚蠢，况且对一个肉在砧上的俘虏承认自己是蠢才？

沈虎禅怎能说服将军承认这点？

何况，将军根本不蠢！

第八章 将军的敌人

沈虎禅道：“我说错了。”

围观的人脸色才告稍微复，沈虎禅接上去又一句：“你不只蠢，而且笨。”

沈虎禅又道：“蠢人只会不敢用我而杀了我，可是笨人——”他摇首叹道：“连问我指使暗杀将军的人是谁也没有，就是匆匆忙忙的杀人，这不是笨是什么？”

将军也不动怒，道：“好，谁主使你来杀我的？”

沈虎禅道：“我不是来杀你的。”

将军又问：“那么，是谁指使任笑玉来杀我的？”

沈虎禅伸手一指道：“就是他！”

他这一指，人皆望去，他指的正是“飞声剑影”沐浪花。

沐浪花就像忽然看到自己鼻子变成了一根蜡肠一般，那哭笑不得的样子令人不敢想像他平日的镇定斯文。

沐浪花道：“你——！”

沈虎禅喝：“你什么？就是你！”

沐浪花急道：“你……”

众人皆要听沐浪花如何解释下去，连将军似也有些愣然。

沈虎禅整个人突然像炮弹一般，弹了出去！

沈虎禅虽然极快，但站在他背后的巨人刽子手更快！

那是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他的双眼都一直不离沈虎禅的后颈。

武林中的高手，有些专于刀，有些专于剑，有些专于在女人身上打主意，有些专心杀人，但巨人刽子手慕小虾似只专注在砍头。

砍头在他而言，不单是乐趣，而且已臻艺术的境界。

他在将军麾下，只专门负责砍头。

沈虎禅的头一动，他的巨刀已追钉在沈虎禅的后颈上！

但是沈虎禅纵出去的同时腰身一沉。

沈虎禅背后插一柄刀。

木鞘刀。

刀是古刀，鞘也是木制的古鞘。

刀柄足有刀身的一半长，沈虎禅身形一沉，刀柄遮着唇颈，巨人慕小虾的一刀，就砍在沐浪花身侧。

沐浪花本来也是一直盯着沈虎禅的，沈虎禅是他带来的人。他决不能让沈虎禅有伤害将军的行动，否则，这个罪名可承担不了。

但沈虎禅的那一番话，使他的斗志，转为解释，一口冤气尚未吐出，沈虎禅已动手。

沈虎禅在他还未及拔剑扬声之前，连刀带鞘拍在他腰眼上。

沐浪花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沐浪花迎空飞出，正好挡住了正掠前来的七八人的身形。

就在这刹那间，沈虎禅已冲至将军面前，刀已出鞘，划出一道淬烈的银虹，刀架在将军的颈侧。

沈虎禅以低首刀柄架住巨人慕小虾一刀，再奇袭击退休浪花以阻援者，再出刀胁持将军。都在瞬息间完成，每一动作细节都配合得毫厘不差。

众人还来不及应变，将军已在沈虎禅的刀下。

众人又惊又怒，瞪着沈虎禅。

沈虎禅道：“我这样做，为的是要告诉你们一句话？”

他倏然收刀。

刀又神奇般地回到鞘之中，他仿佛完全没有出过刀一般，刚才冲锋陷阵制伏主帅的事，也跟他全无关系一样。

“我根本不想杀将军。”

沈虎禅这样说。

忽听一个怒而威的声音道：“你不杀他，那是因为你知，他根本不是将军。”

沈虎禅望过去，只见一处卖菜摊，坐着一个又干又瘦，样子清俊、年纪不大的病人，病人除了威仪，并不特别，连膝上放置的一把剑，也如废铁。

那人向他招手：“过来。”沈虎禅反问：“我为什么要过去？”那人笑道：“因为我才是将军。”他温和地道：“无论你是不是要杀我，都得来一趟。”

“将军”身后有一个人，矗然的屹立着，铁刺般的满胡髭，钢铁般的身躯，铜铃般大的眼睛，人站在那，像煮佛了的铁浆，可以把一切熔成废物。

将军跟此人相比，更形羸弱可怜。

这人像苍松劲柏，将军像孤草落花。

沈虎禅大步上前，在将军七步之遥，站定，问：“你是将军？”

将军微笑道：“你可以试试看。”

沈虎禅沉吟了一阵子，道：“我不想试。”

将军身旁的人粗声道：“那是因为你还不死。”

沈虎禅望定他，道：“你又是谁。”

大汉道：“我叫燕赵，将军的敌人。”

一个人一生难免有许多朋友，许多敌人，有时候，有些敌人在得意时变成了朋友，有时朋友却在失意时变成了敌人。

所以，人生里不一定有永远的朋友，也不该有永远的敌人。

尤其像将军这样的人物，他一生里，朋友固然多，敌人也绝对不少。

“燕赵”本来是绿林里的一方之豪，但不知怎的，就跟将军成了敌对，燕赵手下原来有三十一名死士，但跟将军对立了三年后，三十一名死士都先燕赵而死，只剩下了燕赵一人。

古谓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燕赵本来也是狂歌当哭的燕人，人人都以为他兄弟亡尽朋友死绝之后，只有两条路：一是拟楚霸王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自尽，二是聚集最后一点实力跟将军拼个玉石俱焚。

燕赵两样事情都没有做。

他竟服了将军。

他甚至加入将军麾下。

有人猜测他加入将军麾下，是为了杀将军，但历来要杀将军的好手，先死在燕赵手下已经有十七。

将军有了燕赵，更加如虎添翼。

沈虎禅知道燕赵，也知道燕赵的“神手大劈棺”，但是他道：“你就是那个被将军整得心服口服，趴地求饶、不思报仇、认贼作父的燕大侠？”

他这番话无疑是想激怒燕赵，可是燕赵不怒，居然还笑着说：“最后四个字形容错了。”他继续道：“将军不是贼，他也不肯收我这个干儿子。”

将军忽正色道：“燕赵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他望定沈虎禅道：“对于真正的朋友，我一向尊敬的。”他停了一停，再加强语调：“燕赵是我最尊重的朋友。”

沈虎禅道：“我也希望是你的朋友，不是敌人。”

将军笑了：“敌人是拿刀的，朋友是拿心的。”

沈虎禅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马上道：“你要知道我是敌人还是朋友？”

将军却摇头，“你要是一刀杀了他，”他指着那个“假将军”，“你现在早已是个死人了。”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如果沈虎禅是敌人，那早就横尸当场了。

沈虎禅道：“那你要知道是谁派任笑玉跟你作对？”

将军这次点头。“武林中，想杀我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要杀我的人，大概只有四五百，但敢杀我的，最多不过一百。”

“想”杀一个人，以及“敢”杀一个人，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通常都是只敢午夜梦回幻想一下的人多，真的咬牙切齿企图要杀一个人的就不多，可是有胆去杀一个人的，那就更少了。

何况这个人是“铁剑将军”。

杀“将军”不如杀死自己。

沈虎禅道：“真的要采取行动杀你的，恐怕不出三十人。”

将军同意，“能请得动任笑玉这样可爱的人物来杀我的人，则最多只有七个人。”

他补充道：“这七个当中，已经死了两个，退隐了一个，一个形同残废，一个已经是我这边的人。”

沈虎禅道：“所以只剩下两个。”

将军道：“一个叫做‘敌人’，这些年来，他一直与我作对，而我只知道他们的首脑叫做‘万人敌’。”

沈虎禅道：“这样一个神秘的敌人，实在不好对付。”

将军道：“另一个敌人，更不好对付，如果是他出的手，只怕不易应付。”

沈虎禅道：“却不知是谁？”

将军道：“‘六分半堂’的雷损。”

沈虎禅动容道：“他？”

将军道：“不过又并不是他”他悠然道：“雷损现在卷入跟金风细雨楼斗争的狂焰中，谅他也分不开心神来找我麻烦。”

同时树立两面大敌很容易会腹背受敌，受到两面夹击，是武林中斗争的大忌，雷损是“六分半堂”的总堂主，没理由不明白这点。

何况不管是谁，应付一个金风细雨楼，已神耗力疲，绝无法再启战端。所以不可能是雷损。

沈虎禅目光闪动：“那么只剩下‘万人敌’了。”

将军说：“任笑玉却不是‘万人敌’派来的。”

沈虎禅道：“难道任笑玉跟你有私仇？”

将军道：“没有。但‘皇帝’有。”

沈虎禅道：“皇帝？”

将军一字一句地道：“东天青帝。”

沈虎禅瞳孔收缩，一时说不出话来。

“东天青帝”任古书是“刀柄会”六大天柱，“青帝门”门主。

沈虎禅曾经跟“东天青帝”有一段渊源，“青帝门”大权落于三大供奉之手，后来东天青帝设计引沈虎禅出来，终将薛东邻、公羽敬、简易行、雷大先生及深仇大师等格杀，平了“青帝门”之乱。

将军道：“刚才我说敌人其中一个已形同残废，便是他。”

他眼中已露出尊敬之色：“东天青帝没有残废之前，可以说是‘刀柄会’六圣之首，他走火入魔、武功全失之后，声望虽已还不及‘六分半堂’的雷损和‘金风细雨楼’的苏梦枕，但是有些人不必武功，一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沈虎禅也点头道：“任古书的确是个人物。”

将军笑道：“他利用了你，使你蒙上罪名，力抗‘青帝门’三大供奉二大弟子，几乎和朋友丧命于小镇。”

在小镇一役中，沈虎禅和方恨少、唐宝牛被各路武林高手包围，几乎身死，这都是东天青帝设计出来的圈套，要借沈虎禅之手除掉叛逆。

将军道：“但你心中却不服气。”

沈虎禅苦笑道：“谁被这样利用法，都咽不下这口气。”

将军道：“所以，这次你探得东天青帝想要杀我，派了任笑玉出来，你先报于我，为的是要出这一口鸟气。”

沈虎禅道：“任笑玉本来就是任古书的子侄——”

将军道：“所以你更生气，凭任笑玉的武功，在剪除逆党的事件上必生作用，但东天青帝却不舍得派他自己的子侄出来助你灭敌，害得你差点没死在青帝门人之手。”

沈虎禅道：“这也未必，像这次，派任笑玉来杀你，岂不是更大的冒险。”

将军哈哈大笑道：“据我猜想，东天青帝是派任笑玉来杀我的部下，派来杀我的却是你。”

沐浪花在一旁即道：“杀将军当然要比杀将军的部属要危险百倍。”

沈虎禅瞪住将军，好一会才道：“你究竟还有什么不知道？”

将军道：“有。”

他的眼睛突然爆出了神光：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要来杀我的？”

沈虎禅笑了。

自然。

假使东天青帝派他来杀将军是真实，问题是：沈虎禅是不是想杀将军？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沈虎禅向将军透露这一切，都只是掩眼手法。他的最终目的，仍是杀将军。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沈虎禅是在出卖东天青帝，敌人的敌人通常可以也是朋友，也可以在敌对的形势下发挥制衡的力量。

沈虎禅笑道：“其实不需要知道。”

他淡淡地道：“你只要杀了我，一切顾虑都可以免去了。”

将军也笑了：“可是，你也知道，我楚铁剑虽然沽名钓誉，好权弄权，不过，素来不滥杀无辜，也不想杀好人，而且求才若渴。”

他伸手指向沐浪花、慕小虾、“假将军”：“这些高手，都是要才，当年我为了求得他们，所下的功夫，绝不少于对抗昔日之东天青帝所用的心力。”他却没有把手指向燕赵。燕赵在他心目中，似乎是个特殊的人。

沈虎禅噓了一口气，道：“无论如何，我想要告诉你的，你都知道了，所以，也不值钱了。”

将军算给他听：“你想供出任笑玉指使者，我已经知道了，扣十五万两银子；东天青帝和任笑玉你也没有杀死，三十万两银也得扣住；你留下了救沐浪花的十五万两银子——”

沈虎禅摇头道：“其实，沐三爷的‘飞声剑影’根本都还没有出手，只用‘须弥金厉手法’敌住任笑玉的‘稚子剑’，我根本不能算是救了他。这十五万两银子，一样拿不成。”

将军道：“你明白了就好。”

沈虎禅道：“看来，我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将军道：“不过，你还是可拿得到三十万两银。”

沈虎禅有点喜出望外的道：“你要我杀掉东天青帝和任笑玉？”

将军道：“我虽大方，但从浪费，我要让你明白什么钱你不该拿后，才让你拿到该拿的钱。”

沈虎禅道：“我不要拿钱，我要加入你们。”

将军道：“只要你杀了东天青帝和任笑玉，鱼与熊掌，皆可兼得。”

沈虎禅忽然问：“你不怕我是敌人？”

将军哈哈笑道：“我从来不怕敌人，敌人有时比朋友更好，一个厉害的敌人，可以让你警惕、防止衰老、避免疏忽、不敢大意，比什么都管用。”

他这才指了指燕赵：“他其实是我的敌人，来这里，在我身边，是为了找机会杀我，因此我不敢怠懈，时时超越自己，他才是我的至好朋友。”

他对沈虎禅道：“你要有本领，也不妨作这样的朋友。”

沈虎禅望向燕赵一眼，再望回将军，道：“我只想做你不须提防的朋友。”

将军叹了一口气，道：“任何朋友，都须要提防；不提防朋友的人，是不适合交朋友的。但凡是有志气的人，都会找几个敌人交朋友。”他挥挥手道：“我让你认识我的几个部属，其中一个，会陪你去刺杀任笑玉，另一个，会与你一道刺杀东天青帝。”

第九章 黄色杀手

巨人送沈虎禅进入了一栋大宅。

沈虎禅从容走进去，被那雕梁画角、飞帘云梁弄得为之目眩，层角布置堂皇，侍婢穿插其间，不禁脱口道：“好地方！是将军的房子？”

巨人道：“将军这样的宅子，至少有十栋以上，这是较不常来的一间。”

沈虎禅笑道：“是么？只怕要走遍这屋子每一个角落，也要一天时间了。”

巨人肯定地道：“一天半。”

沈虎禅道：“这样的房子，要是给我一间，那实在是可以封刀归隐了。”

巨人忽低声道：“沈兄。”

沈虎禅也低声应：“什么事？”

巨人道：“沈兄瞒不过我的眼睛：沈兄不是这样的人。”

哦？沈虎禅微笑问：“兄台贵姓高名？”

巨人道：“慕小虾。”

沈虎禅抱拳道：“人称‘砍头大王’慕巨人的慕兄？”慕小虾道：“既然有西瓜大王、烧饼大王、豆浆大王，该也不缺我砍头的来称王。”

沈虎禅道：“慕兄的刀，对法场的犯人和潜逃中的犯人都是一刀了事，这等本领岂是等闲？我看慕兄，身形很像我一位朋友。”

慕小虾问：“谁？”

沈虎禅笑了：“我看慕兄是明知故问。”

慕小虾不悦地道：“沈兄一直把我当外人看待！”

沈虎禅道：“慕兄又何必不认！”

慕小虾气虎虎地道：“沈兄是什么意思，我一点都不懂。”

沈虎禅忽地一声喝道：“奸污了将军的女儿，嫁祸给唐宝牛！”

慕小虾跳了起来：“胡说！那个是谈——”他说到这里，已发现不对，忙住口。

沈虎禅悠然道：“谈公壁谈老侠的女儿，对不对？”

慕小虾黑了脸，不作声。

沈虎禅道：“奇怪？慕兄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慕小虾激动得涨红了脸：“这件事，江湖上人人都知道，谈老侠的女儿，是给宝牛污了的！……我也是听来的！”

沈虎禅截道：“你不是听来的，是你做出来的，然后嫁祸给唐宝牛的！”

慕小虾手紧握刀柄，脸上青筋突贡：“你胡说！”

沈虎禅好暇以整的着他：“看来，这件事连将军也未必知道吧！”

慕小虾脸上的青筋像炸蜢一般跳动起来：“你有什么证据？”

沈虎禅微微一笑道：“你的身形，跟唐宝牛相似，五官轮廓也相去不远，只是你多几分威猛，少几分气派，神情是可以模仿的，不像的地方，有‘高山长剑’舒映红的易容术，加上谈公壁眼昏花，你又自报姓名，谈老侠正值怒急攻心，难免就以为你是唐宝牛。”

慕小虾叱道：“你要怎样？”

沈虎禅道：“我只是怪你，奇怪你为何要嫁祸给唐宝牛。”

慕小虾静了半晌，终于道：“我——”忽忍住不说下去，改了个话题道：“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沈虎禅道：“如果没有人在等着，我们不妨把话谈完了再走。”

慕小虾脸色沉浮不定：“就是有人在等着。”

沈虎禅问：“谁在等我？”

慕小虾没有回答。这时候，他们已走到一间豪华又精致、宽敞、而又舒适的厢房门前。

沈虎禅道：“他在里面？”

慕小虾点头，低声问：“沈大侠，我的事……”。

沈虎禅笑道：“你放心，在我没有查清楚你这样做的理由之前，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不过。”慕小虾脸上刚出现欢喜之色，沈虎禅接着说下去：“如果我真是传言中的沈虎禅，你奸杀女子，沈虎禅是不会放过你的！”

沈虎禅在武林中是大盗，但这是个所有无恶不作的大盗都最忌畏的一个人。

枉杀无辜、欺压贫良、奸淫无道，沈虎禅和他的朋友都决不放过这些人：——只是，以侠义名动天下的“铁剑将军”可以是伪君子，所谓“侠盗”沈虎禅也一样可以作假。

有些事，只要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少管一下，不但明哲保身，而且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就算慕小虾是做了这样的事，但究竟要不要插手这件事，只存在于沈虎禅的一念之间。

慕小虾期盼的看向沈虎禅，想说话。

但沈虎禅已推开了门，走进房去。

沈虎禅一走进房间，就觉得房间充满着柔和的灯光，感觉得好像小鸡的绒毛一般柔软。

实际上，房间里也铺满黄绒布、黄被帐、黄色缎子、黄色纱绸、黄珠帘，另有一面黄铜镜，一对金烛台、黄色蜡烛。

还有一个身着黄袍黄履的黄发黄脸人。

沈虎禅一足踏进去，回头就走。

那人叫住了他：“沈兄。”

沈虎禅住，回头。

那人温声道：“沈兄为何要走，是嫌房间不好，还是嫌我碍眼？”

沈虎禅目光四处浏览了一下，道：“我还以为这里住了个黄帝。”

那人笑道：“黄色是尊贵的颜色，沈兄不喜欢么？沈兄喜欢什么颜色，我可以叫人立刻换了给你。”

沈虎禅道：“不必了。”

那人依旧十分恭敬：“沈兄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沈虎禅道：“没有了。”

那人道：“那我走了。”

沈虎禅道：“不送。”

那人问：“沈兄知道在下是什么人么？”

沈虎禅道：“我不必问，你会说的。”

那人道：“是，我会说的，不过，我不是用口说。”

沈虎禅道：“难道阁下的大名，无法宣之以口，只能用笔写？”

那人道：“不是用笔写。”

沈虎禅道：“哦？”

那人道：“是用剑说。”这句话未完，“砰”地一声，沈虎禅背后的门，

忽被震开。

一个穿黄色劲装的青年，正立在门口，背后是黄晃晃的灯光。

背后有异响，任何人的反应都会回身。

越是反应敏捷的好手，回身得越快。

沈虎禅也不例外。

但他在回身的刹那，那人已拔剑、出手。

沈虎禅人虽回了头，但手上的刀已格住了剑，这同时间，沈虎禅又返过身子。

这刹那间，他只觉得一室皆黄，黄得发亮，每件事物都发出黄澄澄的光芒，向他刺过来，以致他分不出哪一道是剑，哪一道是光。

更可怕的是那人蓦然分成了两个，一个仍在用剑抵住他的未出鞘的刀，另一个拔出另一把黄色的剑身来。

一个人当然不会突然变成了两个。

所以有一人是真的，另一个只是幻象。

——可是谁是真的，谁是幻象。

就算分得出谁是真人，也分不出哪一把是真剑，甚至分不出哪一把才是剑。

因为剑已融入黄色之中，仿佛与这房间已融为一体，只要人在这房间之中，便被黄剑洞穿。

那一剑之威，使得整个房间的黄色，为之澎湃激荡起来。

就在这时，哧的一声，那人的一剑，竟刺入沈虎禅的刀鞘里。

刀鞘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沈虎禅刀已离鞘。

那人立刻知道沈虎禅正要发刀，这把魔刀一般的阿难刀，几乎出道以来，向不空回，一击必中。

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间，那人做了一件事：他弃剑，返身投撞在墙上，墙碎，他落入另一房间中。

这房间有蓝色的灯光，蓝色的纱窗，连房内盆栽开的小花都是蓝色的。

那人投身蓝色房间里，去衣脱袍，露出全蓝色的衣衫，腰系一蓝色的剑，那人连眼珠也蓝色了起来。仿佛又跟蓝色融为一体，连血液也变成了蓝色。

沈虎禅拔出了刀，但没有发出他那一刀。

他的刀又迅即间收回鞘中。

木鞘又挂在他背上。

仍是没有人能看清他的刀。

现在他背后是黄衣青年，面对的是另一个房间中的那个本来全身黄色的蓝衣人。

沈虎禅居然笑了：“幸亏不是黑色的房间，黄色刺目，蓝色忧郁，都总比黑色好看。”

那人也笑了：“看来就算七色、八彩，对沈兄来说，也不过是一刀了断的等闲事尔。”

沈虎禅道：“舒先生用剑告诉我的话，我都听见了。”

他顿一顿，接道：“总共是：‘七色剑客舒映虹’七个字。”

舒映虹道：“这七个字，还换不回来沈兄的一刀。”

沈虎禅道：“那，只是因为你不接。”

舒映虹道：“只怕我不一定接得下。”他笑了笑道：“不一定接得下的重担，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接。”

沈虎禅道：“舒先生不愧是将军的知音，用剑告诉我这些话，要是万一我接不下，就什么都再也听不到了。”

舒映虹笑道：“将军要我试一试你……杀任笑玉这项任务当然不是送人去给任笑玉杀。”

沈虎禅道：“哦？难道沐三爷没有向将军提起我曾在金陵楼击退任笑玉么？”

舒映虹道：“将军不是不信任你的武功，但任笑玉上头，还有个东天青帝。”

沈虎禅道：“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不值得那么操心。”

舒映虹道：“老虎没有牙，却还是有爪子。”他的脸有些蓝绿不定：“你当然知道，东天青帝麾下除任笑玉外，还有‘神判’祖浮沉及本来主掌外务现急调回门的总护法‘电侠’雷唇。”

沈虎禅道：“祖浮沉神判生死，雷唇鞭甲双绝，但都未及得上阁下的‘七色剑’，可惜。”

他笑了一笑：“刚才我只见识舒先生的其中一色剑法。”

舒映虹笑道：“以后沈兄投入将军麾下，大家都成了自己人了，要请沈兄指教的时候还多着呢！”

沈虎禅道：“他是谁？”

那黄衣劲装青年拱手揖道：“晚辈徐无害，拜见沈大侠。”

沈虎禅道：“是将军的大弟子，‘蜻蜓剑’？”

舒映虹道：“将军派助你杀任笑玉。”

沈虎禅哈哈笑道：“沈大侠言重了，只是杀任笑玉的事，需要安排，我是代妥为安排，以免沈大侠劳心费力。”

沈虎禅道：“好，那你安排得怎么样？”

徐无害道：“任笑玉现在正躲在无妄崖上一间茅屋里养伤，不过。”

他有些担忧地说：“任笑玉的警觉性是第一流的，只要他开始逃，谁也追不着。”

沈虎禅两道眉毛、两撇胡子一齐向上一扬，道：“刚好我也是追踪术第一流的，只要我开始追，谁也逃不掉。”

第十章 翡翠

唐宝牛气呼呼的离开了金陵楼，走了七八里，才记起忘了招呼方恨少一齐走。

此刻要回头走，他又有点不情愿。

这时，背后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

唐宝牛微转首过去，就看见一顶双马的纱篷车子，前后各有两名衣服艳丽的家丁，两侧有两名婢女，撑着彩伞不徐不疾在后面赶上来。

太阳很烈，拉车的与坐车的真有天渊之别，唐宝牛忽然首次有些羡慕起有钱人来了。——虽然头顶上的太阳是同样的热，可是，有钱的人，可以活得比较舒服。

他现在走得很不舒服。

这时候马车正经过他的身旁，忽听一个令人舒服已极的声音道：“唐公子。”

唐宝牛虽长得相貌堂堂，神气轩昂，但一直很少被人称作“公子”，那是因为他一身江湖人装扮的没钱模样外，也跟他过于高壮有关。

……通常“公子”，不是有钱少爷，就是文弱书生。

唐宝牛显然两样都不是。

所以唐宝牛一时也没弄清楚是不是在叫他，不知该不该答应。

那听起来令人很舒服的女音又说：“外面那么热，何不进来一起坐？”

唐宝牛定眼望去，只见纱帐内云鬓嵯峨，婀娜妖娆，唐宝牛道：“你，叫，我？”说到“我”字的时候，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以示肯定。

那女音笑道：“难道这儿还有第二个‘贪花大侠’唐宝牛公子么？”

唐宝牛怔怔地道：“你是……？”他已听出了是谁，偏就不敢相信。

女音道：“唐公子不敢进来，是不是害怕我这个小小的弱女子……”

唐宝牛不待她说完，已飞身掠入纱帐里。

他一落入车中。登时手足无措起来，深悔自己的孟浪。

轿里面没有多少位置，唐宝牛闯了进去，立即发现，除了那美丽女子坐外，实在没剩下多少地方。

如果他不坐下去，只有滚落车外。

这时候要他倒退出去，倒是唐宝牛所力有未逮的。

唐宝牛不想出丑，“只有”坐下去。

“坐下去”，其实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因为那女子正是唐宝牛想着念着的心头发热的丽人翡翠。

虽然是大热天，车内却十分清凉。

车内很荫凉，甚至有一种薄荷浸水般的清凉。

唐宝牛贴着翡翠身边而坐，在车子颠簸里，肩膊不时碰触对方柔腻的肌肤，加上一阵阵香气袭入鼻端，唐宝牛的神魂也似幽香一般。一飘一荡的。

他全副心神集中在肩膊与对方的肌肤一分一合微触里，仿佛比一声兵刃相接的大战还要专注，还要剧烈，以至忘了说什么，也不懂得该如何说起。

翡翠头微微偏着，打从斜侧看他，微微地笑着，红唇微张着，唐宝牛终于忍不住鼓起勇气地看一眼。

这一眼，唐宝牛从微微的心跳变成狂烈的心跳，直心跳得像擂鼓一般。

唐宝牛的武功虽不高，但他的胆子大、气力壮，遇到生死攸关、冒险犯

难的事也从未震栗过。

但这样一堂堂男子，跟自己所心折的女子坐在一起，连上阵杀敌也视作等闲的唐宝牛竟震颤了起来。

翡翠侧着看他，甜甜地笑道：“公子不舒服？”

唐宝牛看见她甜丝丝雪白无瑕的花容，心里狠狠的想：别那么笑，别那么笑，笑得这样甜，看我敢不敢一口吻下去？！……仿佛这样想着就比较有大丈夫的气派，可以使自己镇定起来。

偏偏他镇定不起来。

他心里暗呼：唐宝牛，你老虎打过，刀口上溅过血，钉床睡过，火里水里都去过，连死过八次也给救转回来了，什么事儿没见过，今日连对一个女子也这般不争气……又想：唐宝牛、这女子这么美，说一个字像一颗冰糖甜入了心里，你这时候更该显出落落大方的男子气，怎么这般不济事！

想尽管是这样想着，但一样期期艾艾，脸热心荡的说不出话来。

翡翠偏首看他，见他沒有回答，从袖子里伸出柔黄来，摸摸他额头。

这一摸，唐宝牛看见袖扬起处，袖里仍卷着一截白玉似的藕臂，而且香气袭来，忍不住呻吟了一声：“我……我没事。”

翡翠缩回手来，不解的望着他：“还没说没事？大热的天，怎额头都凉了？”

唐宝牛摸摸自己双颊：“凉么？我摸到烧热热的哩——”陡住口说不下去了。

翡翠笑道：“哦？”垂下头去，偷偷地笑着，唐宝牛偷瞥一眼，只见玉颊白得令人疼得想亲一口，这么一想，心里又突突地狂跳起来。

唐宝牛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句话来说：“你……有什么事……？”这句话一出口，心中又后悔，后悔对方以为自己讨厌，一定要有什么事才相见，又后悔想对方说没事，自己岂不是要下车？又觉得这一句话问得实在不好，应该加上“请问”两个字，除“请问”，好像还应该有什么“贵干”，而且要用“姑娘”，应是“请问：姑娘有何贵干？”你呀你呀的太难听了，如此一来，唐宝牛几乎把自己问出口的一句话彻头彻尾的改了一遍。

翡翠却轻轻的答道：“那天的事，承蒙公子拔刀相助、出手相救，一直没有当面谢过……”

唐宝牛被话题挑起了胆气，大声道：“姑娘不要这样说，能为姑娘效力，再难的事，上刀山、下油锅，也三生有幸！”

翡翠噗嗤一笑。

唐宝牛看得痴了。

翡翠挑起细眉，很好笑的道：“公子怎么那样激动呀？”

唐宝牛立时瘪了下去。

翡翠说了那句话，似乎坐离了唐宝牛一点点儿。

不过这一点点儿唐宝牛并没有察觉出来。

翡翠侧脸望车外。

车外风光明媚。

有什么比一个女子在这样悠闲而无意的神态更动人的呢？

唐宝牛心里生起一种不惜在车内坐一生一世的冲动。

翡翠知道唐宝牛在偷看自己这个坐姿和侧脸是很好看的，所以她保持着这优雅的姿态。

唐宝牛其实也没多看她：——不是不想看，而是不敢多看，所谓“怕唐突佳人”，便是这个意思，生怕你扰了她，又怕让她知道会认为自己无礼，所以明明心里多想看看，结果几乎没有看。

没有看清楚的印象往往比看清楚更美不可攀。

唐宝牛嗫嚅道：“我……我说的是真心话！”

翡翠一时没有听懂，偏首“嗯？”了一声。

唐宝牛本来说的是刚才翡翠问他为何那么激动，他答是出自真诚的，可是这隔了好一会才答话，而且是突如其来的一句，翡翠也忘了刚才自己说的话，所以一时弄错了他的意思。

翡翠在看窗外的侧脸，掠过的无奈掺和了哀伤塑成了一种迷惘的神情，“你们公子爷们，说的话自然都是真的。”

她这句话很明显是误解了唐宝牛的意思。

欢场中的公子哥儿，酒后胡言，对天发誓，第二天醒后，连说过什么话，对谁说的都忘得一干二净，翡翠是青楼女子，当然经历过无数遍。

唐宝牛急了，他真的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几乎要跳起来，脸也挣红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翡翠见他那么冲动，也吓了一跳，忙捉住他的手，说：“我知道，我知道。”

翡翠微微沁汗的手握在唐宝牛那一对大手里，唐宝牛手里一阵疼惜，反握住了她的手，像包心菜一般小心翼翼把叶蕊卷在窝心里。

翡翠很大方地微笑着，并没有把手收回。

唐宝牛激动的说：“姑娘……我一看到你，我就没把你当作青楼女子看待……我……”他只觉捧着一只玉也似的手，亲也不是，吻也不是，只有紧紧的护着。

翡翠看着他，眸里升起了一层水雾。

“我只是个欢场女子，承受不起公子的厚爱；”她别过脸去，仍向窗外，嚶嚶的说：“你当我是平常人好了……”

“不！”唐宝牛打断道：“我不把你当平常人；你是不平常女子！你跟平常女子不一样！”

翡翠的手忽然冷了下去。

唐宝牛不觉怔怔地放了手。

翡翠把手缓缓地缩了回去，缩回袖子里。

一个女孩子的手是不是想让你握着，也不必怎样，对方一定会感觉得出的，就像一块熟而滑的鱼片，吃下去趁口，但凉冷了滋味就全不一样了。

唐宝牛犹觉双手里仍呵护着另一双手。

翡翠却已去看车外风景。

“你不问去哪里？”

“姑娘要我去哪里就那里。”

静了半晌。

“金陵楼的事，那位是不是沈虎禅沈大侠？”

“是，他是我老大。”

“他的做法……”

“我……我也不赞成。”

“你不问我任笑玉是我什么人？”

“敢问姑娘，任笑玉是你什么人？”

“他么？”翡翠嫣然一笑：“我不告诉你。”

翡翠笑起来一直很好看，可是这一笑，在唐宝牛心里却有点酸。

心里酸溜溜的滋味是怎样？——当你心爱的人提起一个异性时甜甜的笑开了，你就会知道味道。

“你不问我们要去做什么事？”

唐宝牛心里都是旖旎情景，这一问，更是怦然心跳。“我们要去——”

“去无妄山。”

“去做什么？”这次唐宝牛终于记得主动的问。

“去找一个人。”

这答案有点跳离了唐宝牛的想像领域，于是他继续问：“谁？”

“任笑玉。”

“找他做什么？”唐宝牛这次是酸溜溜加上讪讪然问。

“他受了你那位沈大哥的刀气所伤，又着了姓沐的暗算，伤得很是不轻，我们去助他疗伤。”翡翠观察着他，说下去，“他是我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他受伤了，你该替他护法，让他早日好转复原。”

唐宝牛沉默了好一会。

“好！”

去无妄山需要一段路程，这夜他们留宿在“红叶山庄”里。

“红叶山庄”在半山，这地方顷刻布着雾，神秘如美人，顷刻清晰可喜，犹如秀丽女子。

山泉冷冽清爽的自山上滚涌出来，清婉得像在敲响冰碎的声音；红掌的叶子和奇色的花朵，把这山村点缀得像美人鬓上的饰佩。

唐宝牛看翡翠走进了山庄，回首向他嫣然一笑：“先洗澡，休息一下，再一起用膳。”

翡翠的美，是不属于这山村的。她有一种长安金陵式的贵气，使人感觉到她不适于朴静无华，而是属于笙歌欢闹的盛宴。

紧绷在华美衣装里丰腴的胴体，使她清悦的脸容，在山间温泉氤氲的雾气中，平添媚和艳色。

唐宝牛只觉喉头有些干涩。

他浸在及颌的温泉里，那一股燥热之气不但未消，反而更烈。

他一直在呼喊自己：不可以，这女子这么美丽，这么纯洁，而且天公开眼，有心玉成，她待自己又这么好。……可是，那一股炽热，仿佛从脚趾炸到发梢，非要精锐而狠狠地喷发出来不可……这不是像他那样一个精壮的男子所能控制的。

他越叫自己不要想，越是胡思乱想；他知道仿佛这样想一想，就不纯洁了，就愧对她了。天公就不作美了，但那一股股温泉的烟，仿佛是她捕捉不及的柔美、弹性的胴体，在他眼前掠过。

他满额是汗，像是在严寒里，跌进了一床温暖的棉海之中，整个人下沉着，温泉的水已浸近鼻端了，但感觉里整个人还是浮着的！

这时候，门外有人敲响：

“我可以进来吗？”

唐宝牛着实一震：那正是翡翠的声音！

他在烟雾迷温中还未定过神来，依呀一声，门已推开，翡翠已走了进来。

唐宝牛本来正因绮思弄得心猿意马，男性本能正高涨到了接近爆炸的边缘，忽见意中人走了进来，一下子就像向日葵到了晚上般谢萎了。

翡翠裹了件白色浴巾，肩下乳上，赧起柔美的弧圆，令人爱惜无尽，她露着两颗大门牙，雪白的向唐宝牛笑了笑，盈盈地走了近来。

唐宝牛身子往水里缩，忙不迭地说：“我……我在洗澡。”

翡翠掠了掠头发，脖子在黑发拂沾下更白皙抢眼：“我知道你在洗澡……让我替你擦背……”

说着，白腻匀美的小腿一抬，一只脚已跨进了浴池。

唐宝牛一急，大叫道：“别——”人就哗啦一声，自水里拔身而起！

水花哗地洒了下来，唐宝牛这一拔，拔到一半，可七魂吓去了三魄！

因为他才记起自己是光着身子！

翡翠一笑，忽也纵身而起。

唐宝牛忽觉身子一暖，翡翠已把胴体上的白袍拦腰裹住了他的身子。

唐宝牛和翡翠一齐落了下来。

落到了水中，两人贴得很近。

水浸及胸，水温意暖。

唐宝牛知道水中的翡翠，是身无寸缕的，这一个想法，又使他浑身炽热起来，也使他忘了诧异，翡翠那一纵身竟是武林中罕见的轻功：“黄莺上架。”

虽然隔了那一张浴巾，翡翠也感觉出来唐宝牛的冲动。

她微噫一声，脖子后仰，似乎是想躲开什么，但无疑地这个姿势非常引人，唐宝牛头发出一咕的一响，忍不住大力搂住她的纤腰，厚唇疯狂地印在她的颈上。

翡翠的呻吟也大声起来：“不……不要……”她张着红唇，露出了前面稚气的两只兔子牙。

唐宝牛更加狂乱起来。

翡翠像弱小动物地饮泣道：“……不要……你一定要救……任笑玉的……”

这一句话，改变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唐宝牛搓揉翡翠胴体的手，倏然僵住，飞越了浴池。

他反手一拳，击在自己的脸上。

他的下唇立即溢血，他全身因忍耐着情欲而每寸肌肉都颤抖起来，他痛苦地道：“你……我会尽我能力救任笑玉！”他说得斩钉截铁，绝无挽回余地。

翡翠的眸子含着泪：“你……？”

唐宝牛惨笑道：“你只要坦白告诉我……你……是不是任笑玉的——？”

翡翠没有告诉他。

但她点头。

唐宝牛用浴巾重重地、厚厚地、层层地裹住自己，别过头去，不敢再看浴池中翡翠的胴体，只道：“你不必用这种方式求我。”

“我一定去救他。”他道。

然后又说：“我一定会尽力阻止老大杀任笑玉！”

第十一章 魔刀

无妄山。

山顶上，有一所茅屋。

大风时起，茅屋摇摇欲坠，看似要飞落悬崖去。

徐无害遥指道：“任笑玉就在里面。”

沈虎禅的眉好像两把嵌在花岗石里的黑刀，伏在额前更似老虎身上的纹：“还有谁在里面？”

徐无害道：“雷唇。”

沈虎禅一扬眉就像老虎的一记全身扑击：“‘雷侠’雷唇？”

徐无害道：“正是‘青帝门’硕果仅存的总护法雷唇。”

沈虎禅的双眼像黑色而闪亮的星子：“封刀挂剑雷家的人都不好惹。”

徐无害眼珠转了转：“要不要改个时间、地点下手？”

沈虎禅望定他：“有更好的时间、地点可以下手？”

徐无害只觉得给对方看得有点心头发毛，只有摇头道：“我……没有把握。”

沈虎禅冷冷地道：“既然没有更好的时机，我现在就去。”

徐无害微叹一惊，道：“好，我们想个法子攻进去。”

沈虎禅忽长身站起，大声道：“任笑玉、雷唇，我来了，你们出来吧。”

徐无害这回可是大大的吃了一惊：“你这样……”

沈虎禅淡淡地道：“其实，他们也早已察觉我们来了，”他

冷冷地加了一句：“你要是害怕，可以先走。”

茅屋的门这时打了开来。

山风更热。

出来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略嫌肥胖的人。

这人站在茅屋前，仰首望向岩上的沈虎禅，两人对峙的时候，旁边的徐无害感觉到似有什么无形的事物在空中重击一下，使他捂心发出一声低吟。

这人道：“沈虎禅？”

沈虎禅拍拍高出后脑的木鞘，没有出声。

这人道：“我是雷唇。”这四个字，雷唇说来，好像不费什么力气，但徐无害听来，却似空中响了四记雷鸣。

沈虎禅点点头。

雷唇喝问：“你来干什么？”他站在茅屋前，别看他矮小，气势却如守护整座山的神祇。

沈虎禅的回答很直接：“杀任笑玉。”

雷唇怒道：“你要趁人之危？”

沈虎禅答：“伤他的本来就是我，他本来就欠我一条命。”

雷唇怒笑道：“好，你也欠我一条命！”

沈虎禅道：“那我杀了你，再杀他！”

徐无害委实震惊于沈虎禅的口气，竟如此之大，云门雷家曾在五十年前扬言“封刀挂剑，退隐江湖”，但出来的弟子纵不使刀剑，也自有过人的造诣，而且门人众多，成就非凡，更精擅于火器，在江湖上多人尊敬，在武林中地位超卓，雷家的人，是谁也不能得罪的。

雷唇狞笑道：“你来杀吧。”霍地抖开缠卷腰间的黑色柔鞭。

雷唇手上一使力，软鞭啪的一声响，乍所以为有一株神木遭雷殛而折倒似的，鞭身粗若臂，而满是逆刺鳞片，黑光油亮，不知是什么东西编造的，迎阳光一照，好似千百道金花般的，使敌人眼神被夺得一片空白。

雷唇的鞭一出手，徐无害就拔剑。

他的剑似蜻蜓的尾不留手。

他的人似蜻蜓。

蜻蜓般的掠起。

他拔剑的同时，那雷唇的影子似的长鞭，已挟折木裂石于瞬间之威，疾卷向他。

要不是徐无害早一步已掠起，他现在的人就像他原来站着的岩石。

岩石裂开两片，再裂开四块、八片！

雷唇的鞭子真有开天裂地之能？

徐无害的人似蜻蜓飞入了风暴之中。

风虽狂烈，但蜻蜓借力而翔，连人带剑直刺雷唇。

雷唇没有收鞭。

他只是瞪着铜铃般的大眼，对着迎面刺来的剑尖，大喝了一声！

徐无害全身如着电击，像给迎脸打了一拳，剑势一折，轻衣飞闪地掠回了石室。

沈虎禅的背后！

雷唇大喝一声之时，亦发现沈虎禅始终立于岩上，动也不动，地上给雷唇一鞭打裂了一个缝隙，他直似未见。

雷唇鞭如毒蛇，追袭徐无害。

沈虎禅忽一伸手，抓住鞭梢。

雷唇冷笑，回手一抽。

他知道自己一抽的份量。

当年“神骑太保”程拾云的白象鼻子，就是给他一抽之下变成了“无鼻笨象”。

可是沈虎禅一动也不动。

他的鞭直似给一座山吸住了。

大山。

雷唇左手一闪，五指指甲暴长，发出青蓝色的厉芒，藉力一掠，已到了沈虎禅的身前，五指已往他心窝直插下去！

沈虎禅依然没有拔刀。

他一拳击出！

雷唇中途变招，五指抓向那一拳！

武林中有言：“宁可遭雷电一击，不可吃雷唇一鞭；宁可挨雷唇一鞭，不可遭雷甲一刺。”

“雷甲”就是指雷家的“指甲”。

所以雷唇对自己的指甲很有信心。

他相信只要给抓破一点皮，沈虎禅就得比一头宰杀的猪还不如。

徐无害也知道这，他大叫了一声：“小心他——”

倏然间，雷唇五指所抓的变成了刀柄。

他发觉的同时，刀柄已顺势反挫，重重地击在他肚子里。

雷唇大叫一声，脸都白了，徐无害从来没见过一个脸色会白得那么凄惨

的人。

何况雷唇本来肤色就很黑。

雷唇捂腹的，蹶地一声，茅屋里闪电似的窜出一点人影，直投向山下小径。

沈虎禅的身形也急窜而出！

“静若处子”不能形容沈虎禅的静，他那种“不动如山”静中暗藏杀着，同样“动若脱兔”也形容不出沈虎禅这一扑之威烈剽悍。

那人影去得虽快，但已被沈虎禅截住。

剑光一闪。

银色的剑光。

刀光飞起。刀光压住了银色的剑气。

忽听一人暴喝道：“住手！”急掠而至！

这人拦在两人中间。

持刀的是沈虎禅。

他的刀又回到鞘中。

他的木鞘刀仍压住银剑。

持稚子剑的是任笑玉。

他脸色惨白，气喘不已，胸前还绑着纱布，双眼盯住沈虎禅，蕴藏着悲屈的恨意。

挡在中间的人硕如壮牛，气态豪强，正是唐宝牛。

唐宝牛愤然地望着沈虎禅。

沈虎禅冷冷地道：“你来做什么？”

唐宝牛道：“你没有理由杀他！”

沈虎禅的手已搭在刀柄上：“让开！”

唐宝牛道：“你不能杀他！”

沈虎禅的五指紧扣住刀柄：“滚开！”

唐宝牛呼叫道：“老大！”

沈虎禅叱道：“滚！”

唐宝牛厉声道：“大方没看见你变成这个样子！”

沈虎禅手背贲起了青筋：“别逼我！”

唐宝牛挺起了胸膛：“要杀他，好，先把我杀了！”

沈虎禅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这时，徐无害忽喝道：“后面——！”

雷唇连鞭带人向沈虎禅罩了下来。

沈虎禅出刀。

徐无害这次终于看见了沈虎禅的刀。

当他向将军报告的时候，只能说，他看见了那一柄刀，可是，完全无法追述记忆那是一柄什么样的刀。

因为当时的情形太令他惊心动魄了。

刀光飞起。

首先是雷唇在半空中的血光，随着断鞭、碎甲、散发，直往山崖落了下去。

连惨叫声都没有。

然后是唐宝牛，当刀光回追任笑玉时候，他挺身拦上，刹那间，一条精

壮汉子，全身的筋给抽光了似的，倒在自己流出来的血液中，同样来不及惨叫。

任笑玉是想逃。

可是刀光仍没有完，反而更盛。

他的稚子剑化作万千碎片，他空着手站在那儿，山风很烈，他笑了一下，以一种英风姿态，走到崖边，长吸一口气，一跃而下。

“然后，”徐无害犹有余悸的道：“一部马车冲了过来，跃出一个翠衣女子，抱起唐宝牛，哭着说：“我不该让你来的！”然后跃上车又走了，沈虎禅也没阻拦。”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跟去看看？”

沐浪花在一旁问。

“因为那头老虎那时正问了我一句话。”

沈虎禅那时在问他：“我的任务完成了。你带我回去找舒先

“唐宝牛、任笑玉、雷唇是不是都真的死了？”

“死了。”徐无害大声地回答，这是他再也确定不过的事。

因为他毕竟看过一把刀。

那一把他形容不出来的刀。

像一个噩梦。

“不会有问题的。”“假将军”王龙溪道：“翡翠是我们的人，她的戏演得好，别人要演死人怎瞒得过她。”

“唐宝牛也不是个善于伪装的人”燕赵的话比谁都有份量。

“只是。”燕赵又说话了，他说话很轻、很慢，带着浓厚的鼻音，声音很好听，“你见过的，沈虎禅手上的是一把怎样的刀？”

“魔刀！”徐无害几乎脱口而出：“你们没有看见，那真是一把魔刀！”

众人都静了下来。

好一会，将军才干咳一声，缓缓地道：“我们要用这个人，当然就不能都去看这一把刀。”

他顿了顿，悠然道：“不知道舒先生那儿成不成事，管他是真是假、是忠是奸，先毁了青帝门这个心腹大患，总是件好事。”

“这件事有杏姑娘出马，准错不了。”慕小虾在旁边忙加了这么一句话。

将军宛似没有听到慕小虾在说话。他只望着燕赵，以尊重的眼神。

燕赵淡淡地道：“就算沈虎禅杀友求荣，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朋友。”

将军笑了。

他留意到许多被扫兴和不以为然的脸色，但他想的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该由燕赵来说的话。

沈虎禅没有说话。

他本来就不多话，杀了唐宝牛、任笑玉、雷唇之后，他就更沉默寡言了。

他不说话，舒映虹只好说话了。

“我了解你的心情，”他不知是在安慰还是在劝解，“任何人杀了自己的朋友——而且是好朋友——都不免会有些难受。”

沈虎禅双眼凝视前面的一处牌坊，牌坊后氤氲着雾，像一个鬼域昏冥的世界。

“除非，”舒映虹补充道：“你找到充分的理由，不得不杀他的充分理

由。”

一个人要杀自己的朋友，心中当然难过，但是。自古以来为杀害自己朋友而难过的人实在不多，因为他们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

——谁叫他不仁在先！

——谁叫他先犯了色戒！

——我不害他，他就会来害我的了！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他算什么东西，小人得志，颐指气使，这江山还不是教我替他打下来的，我既可以造就他，也一样可以毁了他！

——我这是自卫，逼不得已！

——我这是替天行道！

——弱肉强食，这是权力斗争中免不了的一个环节！

——要成大事，总要牺牲！

诸如此类的理由，使他们伤害甚至杀害了朋友，依然高枕无忧，心安理得。

“唐宝牛鲁莽闯祸，贪花好色，手上又没有功夫底子，最近还闯下大祸，”舒映虹知道沈虎禅把心神放在格杀东天青帝的身上，“每年一度，他都要来只神山，以玄阴之气，植元阳之功，图恢复他昔日的功力！”

“青帝门已经没落，任古书也是个脱了爪牙的老虎，除了一个祖浮沉……”“神判”祖浮沉一直都是东天青帝的心腹，忠心耿耿。

沈虎禅长吸一口气，道：“东天青帝虽没有了爪牙，他武功虽失，但思考能力并没有失去。”

他紧紧盯着浓雾里似有似无的牌坊，“他布下‘星罗牌坊’九处死门一处生地，我还是无法破得了。”

“这你可以不必担心。”舒映虹悠然道：“我们已经抓住老狐狸的破绽。”

沈虎禅冷冷地道：“我不认为任古书会留下什么破绽。”

舒映虹道：“任古书当然没有什么破绽，但是，只要等下去，一个人的生必定有些时候会露出破绽。”

“一个人在失意或太得意时难免有破绽可袭；”沈虎禅道：“可是，我们是现在就要杀东天青帝，总不能就此等他一生。”

“其实也不用等太久；”舒映虹道：“我们只等一样事物。”

“什么事物？”

“光？”

“什么光？”

“烛光。”

第十二章 红灯笼

浓雾中，挑出了一盏红灯笼。

舒映虹疾道：“灯笼的方向是活门，快——”他话未完，发现身旁的沈虎禅早已不见。

浓雾里，牌楼下，有三个人。

一个羽衣高冠，甚有古意，但一脸疲色的老人，这是东天青帝。

一个脸削得牙签般的汉子，身子单薄得像茅草，紧抿着唇，目光四下游走，但五官眉清目秀，丰神俊朗，跟他单薄的气势很不相配。他正是“神判”祖浮沉。

还有一个是女子。

这女子穿杏黄的衣服，提灯笼的手势很美。

可是老人仿佛有些怫然的对她叱道：“吉儿，你不该在这个时候亮灯的。”

祖浮沉也疾叱道：“快息了它。”说着遥掌就要拍去，想以掌力击灭烛火。

突然之间，他掌势一变，向上一击。

“砰”地一声，云倏地四散，又自四方聚合，端的是一种风卷云涌的气象！

虎地一条人影落了下来，身形各自一晃。

只不过是一晃之间，祖浮沉已刹地亮出判官笔，挺身而出！

浓雾又合拢起来。

交手是在浓雾之中。

不闻叱喝声、兵刃碰击声、甚至也没有凌厉的刀气掌风——只有浓雾骤飞聚，时散时合，暴涌疾卷，可见云雾一恶斗，惨厉激烈！

然后，祖浮沉脸色苍白，自浓雾里一步一步退了出来。

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浓雾中出现。

祖浮沉喘息道：“是你？”

东天青帝也愕然道：“是你！”

沈虎禅没有答话。他背后的刀柄像古树般耸立。他大步踏出了浓雾，走到牌坊底下，正面对着东天青帝。

祖浮沉苦笑道：“没想到是你。”

东天青帝也叹了一口气：“没想到会是你。”他这句话是对那杏衣女子说的。

东天青帝愣了愣，“哦？”

杏衣女子道：“你见我资质聪悟，对诗词歌赋都很有天份，所以才收我为徒的吧？”

东天青帝揶揄似的一笑，凄凉地道：“我一生收了三个门徒，全是叛徒，青帝门里三个一手栽培出来的大将，全是逆贼。我以为这次收个聪颖可爱的女娃子……嘿！”

杏衣女子垂下头道：“我也不想叛你。”

东天青帝摇首叹道：“我也不明白。”

他稍扬高了声调，问：“你说什么你是‘万人敌’的女儿，怎么——”

杏衣女子打断道：“问题就在我不是万人敌的女儿……万人敌只有儿子，没有女儿。”

东天青帝银眉一跌，失问：“那……你是……？”

杏衣女子抬起水灵灵的眼眸，有些替东天青帝难过似的答：“将军。”

“我是将军的女儿。”

东天青帝颤声道：“你……你不是吉儿……！”

女子温婉地一笑，道：“我是杏儿，不是吉儿，楚杏儿。”

沈虎禅在一旁这才看得较为清楚：杏衣女子杏脸、杏目、杏色的嫩肤，有一种古典美人的弱，但却是青春女子的倜傥利落。这女子无论举手投足，都带了一种颇有古风的舞姿，无论说的话有多重，可是神态都十分温婉，同时神态也很温柔。

谁知道她就是江湖上“将军的爱女”，“三面令旗”中的惟一女将楚杏儿。

没有楚杏儿及时挑出一盏红灯，沈虎禅自知攻不入这“星罗牌坊”。

那温婉的女子仿佛感觉到沈虎禅在观察她，虽没有回眸过来，但是笑了一笑。

这一笑，笑得极其柔丽。

东天青帝道：“我以为有这么纯真笑容的女孩子……不会太虚伪。”

“越是笑得纯真的女子，越容易骗人。”楚杏儿道：“我也不知道爹要杀你，他只叫我这时候亮出红灯，不过，凡有沈虎禅第一次出现的所在，就得把座中最有名望的人杀掉……我也没想到会是您。”

东天青帝苦笑道：“所以你眼侍我的那段日子是真情的了？”

楚杏儿咬咬下唇，这小动作使她更稚气：“任爷爷，其实，我也很喜欢您的。”

东天青帝语音十分凄凉：“那总算不枉咱们相交一场……当然，我也极疼你的，就当你作……你就不能为了这一段真情而不动手么？”这最后的一句，以这一位曾经叱咤风云一时而今武功全失毫无反击之力的老人口中间来，更觉怆痛。

可是楚杏儿温婉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极其坚毅的表情，这种坚毅的表情只可能出现在极少数性格粗豪的男子脸上，此刻在这么温婉的一张女性脸上呈现，很是奇特。她说的语音十分温婉：“不。公私我一向分得很清楚。爹的命令我从不违抗。”这几句话以温婉的声音说来，却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周转余地。

东天青帝呆了一呆，惨笑一声，不再言语，左右手无力地垂下，搭在椅旁的扶杆之上。

祖浮沉盯着沈虎禅，道：“你也来凑热闹？”他胸前血渍扩大，这种情形必然是因创口深剧，血水不断地溢出，否则不可能在片刻间染红了全身的。

沈虎禅道：“对不起。”

祖浮沉冷哼道：“你要杀就杀，假慈悲做什么？”

沈虎禅猝喝了一声：“出来！”回手就飞起一道刀光，在浓雾间一闪而没。

只闻一声闷哼，一人踉跄而出，左手掩着右眼，神色惶惧，前额一络发，自发根连头皮被那一记刀光削去。

这人正是舒映虹。

舒映虹万未料到沈虎禅会在这时候向他出手。

他既未提防，那一刀，他接不下，不过，沈虎禅也似乎无意要伤害他。

沈虎禅只是把他惊出来，他问祖浮沉道：“我道歉是在你我交手中，他暗算了你。”

祖浮沉冷笑道：“若不是他那一剑，你的刀也未必伤得到我。”

沈虎禅道：“我若知他出剑，也决不在那时候出刀。”

祖浮沉目光闪动：“那好，我们另约时间，再来一比高下。”

沈虎禅斩钉截铁地说：“好！但是今晚我们要杀了东天青帝。”

祖浮沉道：“为什么要杀他？”

沈虎禅道：“我为将军而杀他。”

祖浮沉嘿笑道：“将军？”

沈虎禅沉重的道：“将军。”

祖浮沉道：“你不能不杀？”

沈虎禅道：“不能不杀。”

沉默了半晌，祖浮沉扬眉道：“我不许你杀。”

沈虎禅长吸了一口气，道：“那我只好连你也做了。”

祖浮沉把胸一挺，判官笔一挥，道：“你动手吧。”

沈虎禅突然虎吼一声，跌出丈外。

热血，自他嘴里溢出来。

可是祖浮沉直挺挺的站着，然后，血水自他鼻梁上喷泉般溅起。

祖浮沉仆倒下去，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

舒映虹在那刹那间，什么都看不到，只见眼前一亮，刀光似乎已飞到了他的眼前。

他持剑急退，待站定时，眼前残局已定：沈虎禅伤，祖浮沉死。

只剩下一个毫无还击之力的东天青帝，以及自己这边的三个人。

于是他狞笑道：“青帝，枉你妄想跟将军作对这许多年，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

东天青帝脸上浮现一个凄凉、无奈而且完全绝望了的笑容，

他的手已紧紧握在他那张奇特的铁椅的扶手上。

沈虎禅倏地大叫道，“不要让他碰那杆子——！”

舒映虹一惊，挥剑要去斩东天青帝的双手，可是东天青帝已扳下扶杆——

舒映虹身子立时僵住。

他想起了“星罗牌坊”的传说：如果不知里面安排的九道死门，武功纵然再高，根本无法攻进，只要触动其中一道死门，定必死无葬身之地。

就算攻进了牌坊，牌坊枢纽下埋的炸药，也足以把任何事物粉碎于一瞬。

舒映虹一旦想起这些，心都冷了。

沈虎禅根本也掠了出去，但可能因他被祖浮沉击伤之故，行动缓了一缓。

就这样行动略缓，沈虎禅扑近时，东天青帝已扳下了双杠。

一时间，一切都静到了极点。

控制炸药的枢纽已旋开。

炸药即将爆炸。

炸药终于爆炸。

整座牌坊，炸成万千碎片。

连原来坚硬的花岗岩，也炸陷了一个丈余深洞。

在附近的走兽，炸成粉碎，无一侥幸。

“那你们是怎样逃出来的呢？”将军在将军府里问。在他面前的是有衣衫碎烂犹有余悸的舒映虹。

“在炸药未爆前的一刹那，那老虎突然扑上前，挥刀，砍断了东天青帝座下椅脚，果然下面出现了一个深洞，他把我和杏儿姑娘都扫入地窖去，一路滚了下去，然后爆炸声就响起了——”舒映虹触目惊心地说：“真是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眼前仅是一列列的强光，飞砂走石，全扑在我头上、身上、脸上……我还以为我死定了呢？”

他说的，“那头老虎”当然就是沈虎禅。燕赵沉思道：“那头老虎一定觑准了东天青帝必留下后路，不致玉石俱焚，而在当时的阵法里，无疑任古书座下极可能会有机关。”他目光锐利而头脑清醒地道：“他砍断了东天青帝的生路，也等于为你们铺下了活路。”

“没有沈虎禅推那一把，”舒映虹兀自惊心地说道：“我早就炸成碎片了，就算跌到深洞里，泥石纷纷打下，我也不知是否能度过此劫——”

燕赵淡淡地道：“那是东天青帝留下的活路，所以一定是炸药威力不能及之处，你们一定能活的。”

王龙溪接道：“所以失去功夫的东天青帝和身受重伤的祖浮沉，就一定活不了。”

将军道：“沈虎禅，好一刀。”

燕赵却替将军问了一句本来应由将军一早就问的话：“那么，杏姑娘呢？”

“炸药一爆，木断石碎，我们三个人一齐下去，在天摇地动中，屑石雨般打下，都断了我的路……”舒映虹呐呐地道：“我和杏儿姑娘也就……失散了。”

王龙溪怒道：“你怎能让杏儿姑娘跟你失散？”

舒映虹涨红了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燕赵忽道：“他非跟杏姑娘失散不可！”

王龙溪抑制着怒火，但已忍不住目光向将军一瞥，冷然道：“哦？舒老三不该负起保护杏姑娘的责任么？”

“应该。”燕赵道：“只是，杏姑娘故意失踪的。”

王龙溪忍不住提高了声：“你说什么？”

燕赵闭上了嘴，什么也没说。

“是这样的，”将军说话了：“杏儿是照我的意思去做的。”

王龙溪也合上了嘴，铁着脸色，不说话。舒映虹却怔住了。

“可是，”燕赵这时候向将军道：“我不明白，要是那炸药真的爆炸了，而沈虎禅来不及……。”

“不会的。”将军笑道：“要是那头老虎来不及出刀，杏儿也早已知道活路，那么，留在地上挨炸的，是任古书、祖浮沉、外加一个沈虎禅。”

“所以，”燕赵微笑道：“沈虎禅到现在还没有死，那是因为他未曾杀假将军，而又真的杀了东天青帝，救了舒先生。”

将军淡淡地道：“你果然是我的敌人。”

燕赵肃然道：“谢谢。”然后问：“将军，我还有一个问题。”

将军道：“你问。”

燕赵道：“在此次的事件里，小玉会不会出手？”

将军点头。

“那就没有问题了。”燕赵笑道：“小玉和杏儿，双剑三飞，所向无敌。”

将军道：“不过，小玉最近倒是升了官。”

燕赵扬眉道：“哦？”

“官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将军似脸有忧色：“只是小玉正是从青年得志到中年，又当了官，顾虑难免就多了。”

燕赵表示同意：“何况小玉是聪明人。”

将军笑道：“蠢人是当不了大官的。”

燕赵道：“所以小玉一定能当大官。”

将军道：“可惜他这个官，正是万人敌辖下的。”

燕赵想了一想，道：“就算是万人敌的麾下，只要他一天仍爱着杏姑娘，那么，还是你一声号令之下就倒戈而起的心腹。”

“但愿……”将军道：“……是……”

第十三章 镜子

爆炸刚起的时候，沈虎禅抢过去，搂住楚杏儿，只觉一股醉人的处子馨香，袭人鼻端，杏儿楚楚的身子，同时投入在宽宠的怀抱里，实在是因为杏儿太过纤小，所以使得沈虎禅更有蜜意轻怜的感觉。

这时候，惊天动地的爆炸已经发生。

地道不断震动崩陷，他们所立的土地，像一头怒龙似的不住跳动，像要把他们摔向地面去一般。

好不容易，这条怒龙才平息了怒火。

沈虎禅拍了拍楚杏儿的背，两人以一种快而利落的姿势分开。

这时候，残木碎石，不少沾落在他们的身上，楚杏儿用手拨去沾在她衣上、发上的尘屑，向沈虎禅一笑，道：“我们上去。”

沈虎禅摇首：“上面已炸塌了，上不去的。”

楚杏儿微微噫道：“那么，要一世堵在这里啦！”黝黯地道里虽然看不清楚，但原来在地窖石壁间嵌的琉璜八角猴箱灯还有一两盏亮着，这样照去，楚杏儿似笑非笑的时候，特别慧黠，也特别妩媚。

而且非常少女的轻俏可喜。

沈虎禅道：“我们还没有走到地道的尽头，只要没有被炸掉，仍是一样有出路。”

楚杏儿们发耳边上，止住他道：“有出路，为什么还不带我出去？”

沈虎禅道：“舒先生……”因为觉得楚杏儿的目光很有挑引性，所以避开不去看她，目光在搜寻舒映虹。

楚杏儿婉然笑道：“他没被炸死吧？”

沈虎禅道：“他也一齐下来了。”

楚杏儿把发往后头扞得高高的，因为手肘的高举，使得胸脯也挺突出起来，就像两朵小蓓蕾在浅黄色的杏衣里，奇怪的是这姿态不但不使人有艳冶的感觉，反则有的只是少女佻皮促狭之意。

“我们……不等他了。”

沈虎禅沉吟了一下。

“我爹要见你。”

楚杏儿竟过来拉他的手，往地道里跑。

两人出得了地道口，已经是在山下，天色渐明，早晨的彩霞在东边一曲一曲的而又一层一层的，甚至一卷一卷的，映得楚杏儿脸上一片霞和雪般的美，又有一种清晨般的芬香。

她问他“你杀东天青帝、祖浮沉、雷唇、任笑玉，毁青帝门，为的只是银子？”

沈虎禅道：“不是银子，而是金子。”

楚杏儿瞟着他，侧着头，“只是金子？”

沈虎禅道：“我要加入‘将军府’。”

楚杏儿仰了仰下颌，“为什么选‘将军府’？”

沈虎禅道：“武林中，‘好汉帮’的人要对付我；官府里，‘万人敌’的人追缉我，我要的是人手、地位、权力、名声，加入‘将军府’，这些都有，我别无选择。”

楚杏儿款款地笑道：“你也可以趁此除去青帝门，以消心中一股怨气？”

沈虎禅下去瞧她：“这是你父亲要我做的事。”

楚杏儿把双手入在背后，十只春葱也似的手指互纠着，这样负手小小的沉思，眼珠在垂睫略一转，抿着嘴，终于笑了起来，这一笑，露出了皓雪般的小齿，有一些儿参差，还露出了点牙床，使得她的笑容更稚气。

“你只要多杀两个人，爹一定让你进入‘将军府’。”

“哪两个？”

“谭千蠢。”

“还有一个呢？”

“齐九恨。”

沈虎禅掉头就走。

楚杏儿急步趋前问：“你去哪里？”

沈虎禅头也不回：“再见。”

楚杏儿顿足道：“这是什么意思？”

沈虎禅道：“我要真走了。”

楚杏儿急道：“你去哪里？”

沈虎禅道：“当然不是杀谭千蠢和齐九恨。”

楚杏儿停了下来，声音里充满了瞧不起的不逊：“你不想加入‘将军府’了？”

沈虎禅道：“活着比加入‘将军府’，更重要。”他顿了顿接道：“没有命就什么名声富贵都享用不到了。”

楚杏儿冷笑道：“你怕？”

沈虎禅道：“我怕，我怕得罪‘万人敌’。”

楚杏儿叉腰道：“可是爹势必要铲除万人敌的，你何不先出手，讨他个欢心？”

沈虎禅霍然回身：“你可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他一直消灭不掉万人敌？”

楚杏儿点点头。

沈虎禅道：“你可知道原因？”

楚杏儿摇摇头。

沈虎禅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更不愿去送死。”

“我知道万人敌不易杀；”楚杏儿道：“但万人敌的确是无恶不作，早已恶贯满盈的奸人！他为了要剪除政敌，故意让人畅所欲言，呈状提谏，然后一一诬以莫须有罪名，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不知在杀了多少清官，制造了多少场冤狱……。”

“我都知道。”沈虎禅道：“他官升得那么快，那是因为凡是提拔他上来的人，只要他的地位一旦高过对方，他就先对这些知道他底细来历的人加以迫害……。”

他顿了顿又道：“而且绿杨庄那次屠杀灾民事件，也是他一手促成的。不过，我敌不过他，我也不想为了行侠仗义，而丢了性命。”

“我只是叫你杀掉他手下几员大将，不是要你取他的性命，”楚杏儿挖苦道：“而你，连这都没有胆量？”

“你知道谭千蠢为什么叫谭千蠢？”沈虎禅问。

楚杏儿摇头，她等沈虎禅再说下去。

“因为谭千蠢是个聪明人。这个名字听来像个笨人。通常人们对有个蠢字的人比较不加提防，而聪明的往往能利用刹那间疏忽的心理决定成败。”

楚杏儿有些不屑的撇了撇嘴。

“至于齐九恨，他只恨九件事：那是九个人的名字。”沈虎禅问：“你知道是哪九个？”

楚杏儿很想回答，但实在回答不出来，只好又摇首。

“他们是萧秋水、方振眉、诸葛先生、卫悲回、燕狂徒、李沉舟、苏梦枕、雷损和你爹爹——将军，他恨不是这九人之敌。”

“这个人如果不是太笨和身体有毛病，以他的武功，排行只怕绝不在王龙溪本身之下。”沈虎禅补充道。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敢招惹万人敌？”楚杏儿撇嘴道，“你是有名的战将，连你都不敢招惹万人敌，就由得他横行天下不成？！”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害怕的主要原因。”沈虎禅道，“我最忌畏的，还是万人敌的背后，有整个官府、军队与朝廷！”

“只要你杀了这两人。爹自会使军队、官府和朝廷支持你。”楚杏儿很有信心的说。

“可是将军除得了万人敌吗？”沈虎禅反问了过来。

“不管你杀不杀，反正，有人会帮我杀，谁杀了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将军的信任。”楚杏儿道：“谭千鑫和齐九恨很快要经过五福镇江鸿桥，他们有一宗买卖要在那里进行，不你去不去，我都一定会杀他们。”说罢掉头而去。

沈虎禅一把拖住她，楚杏儿掉开手：“做什么？扯扯搭搭的！”

沈虎禅稍有点讷讷：“你最好也不要去。”

“为什么？”

“我不想你死。”

“你怕，我可不怕。”

“我还是不能冒这个险。”沈虎禅沉吟了一阵，道：“是将军下令我做的？”

“不是。”楚杏儿挺着胸，仰着脸，那稚气又呈现在脸上：“是我叫你做的。”

沈虎禅叹了一口气，摊摊手道：“那我更不能让你做了。”

楚杏儿眼一瞪：“你！”气白了脸，跺了跺脚，转身就走。

等了一会，却不见沈虎禅再追上来，也不听他再说什么，回首时，连沈虎禅的人影都不见了。

楚杏儿气得又跺脚起来，这次跺得大力了，足趾也隐隐作痛起来。

楚杏儿本来自告奋勇，向父请命，一是监视沈虎禅是不是真的诛灭东天青帝，二是要试探沈虎禅是不是会为将军而敢得罪万人敌的手下大将。

可是，连她自己也不了解的，当地在沈虎禅壮阔的怀里之时，被那一种无形的男子气概和实质的英雄魄力所震住了。

不知怎的，像她这么刁蛮而天不怕，地不怕，一向被人宠护惯了的个性，也无由地弱小了起来，纤怜了起来，温柔了起来，像一朵向日葵忽然开成了好小好小的一朵雏菊，让风吹吹，花瓣不落也要瘦了。

这种感觉对楚杏儿来说，虽然独特，但并不深刻。不过，当沈虎禅问她杀谭千鑫与齐九恨是不是将军的意旨时，她却冲口而出是自己的意思。

只要是她自己的意思，沈虎禅应了，那就是为她而做的。

可是沈虎禅掉首而去。

楚杏儿的内心似有一把火在燃烧，脸色却冷得发白。她稚气而又傲气地笑着，自尊却像刚给人淋了一桶水。

——沈虎禅居然不做！

这些年来，她要谁做什么事，就算是必死，再大的危险，那些男子也前仆后趋，争先恐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竟然有个沈虎禅！

她心里恨恨地想：我一定要他好看，总有一天……。她忽然想到了另一点：沈虎禅不敢去杀谭干蠢与齐九恨，她的任务本来算已失败，可是，谭、齐两人确实是将军的仇敌，她要不要真的过去诛杀了这两人呢？

将军曾经说过，这两人，决不是她所能应付得了的！

想到这里，她已经要打消了赴五福镇的念头。

可是她蓦地想起了谭干蠢和刘九恨这次所做的买卖：听说是一面镜子。

一面是可以把自己纤毫毕现清晰清晰地照出来的镜子。

听说这面镜子是波斯国王所宠幸的妃子所拥有的最好一面，这面镜子被波斯高手几经艰辛偷出来后，旋为中原飞贼倖化天所夺，单此为了这面清明如月的镜子，就死了不少高手，听说连当今天子也派高手来夺取这面镜子。

——一面美人照则要人心碎，平凡人照也心悅的镜子！

楚杏儿一直想真真正正看看自己的样子：她在水影里照过，那映出纤弱如水中月的倩影；她在黄铜镜里照过，那娇丽的容颜比她小时冥想中的仙女更美——但是，那还是看不清啊。

——如果真有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自己……。

楚杏儿咬着薄而红的唇，心里已经一直往“去”的决定想，直至她想起另一个人的时候，她笑了。

她已决定去了。

因为那个人在等着她。

不管天荒地老，物是人非，那个人一定会痴痴地等着她。

那个人叫做“兜玉进”。

“兜玉进”是她爹的门下弟子，跟唐多令、冷秋帆三人都是江湖上鲜衣怒马的年轻一代高手。冷秋帆和唐多令对她一向都干依百顺，只望得她青睐，就算做牛做马也甘心。

冷秋帆是“点苍派”高手，这人在十七岁的时候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外加嫖赌饮荡吹也无一不晓，但他的武功，却绝对不是纨绔子弟绣花枕头。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以一柄剑，一夜之间，一口气踩平了七座连环山寨，把七大匪首六伤一杀，才奠定下他如日中天的名声。

唐多令却从来没有杀伤过那么多人。

他今年二十五岁，平生只遭遇过三场战役。

第一次是在七年前，“雪山派”掌门人陈离山瞧不起他，当面侮之，唐多令与之决战，当时观擂台的有三千一百三十二人，除了一个人之外，足有三千一百三十二人全买雪山派掌门人必胜。

结果陈离山没有输，他是死了。

一枚小小的铁蒺藜，嵌入他的胸口里，他就直挺挺的倒下，死了。

他当然至死不相信会死在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手上。

三年后一个武林大豪郭天涯也不相信，他以九索飞环决战唐多令，使得唐多令三次几乎坠崖，身上负伤十一道，终于还是被唐多令以一枚蜻蜓镖打

中了额心，顿时惨死。

去年，唐多令又遇上一场战役。

唐多令是蜀中唐门的人。

唐门一个出类拔萃的暗器高手，叫做唐敢。

依辈份而言，唐敢说来是唐多令的七叔父。

可是唐敢因某事与唐多令不和，要用暗器杀他。

这一场决战的结果是，唐敢囊里的暗器用光了之际，唐多令还没有倒下。

等到唐多令发出第三度暗器的时候，唐敢已经是个死人。

所以唐多今年纪虽轻，在武林里有一定的地位，在暗器世界更享有盛名。

唐多令追求楚杏儿的时候，他的情敌正好是冷秋帆。

这两人眼看就要为这件事而流血的关头，却发现他们的一位好友跟楚杏儿往来频密。

这个人就是兜玉进。

唐多令马上“拱手让贤”。

唐多令“让贤”的原因很简单，年轻一辈里他就只服兜玉进一个。

当年在与陈离山的决战战中，惟一买他赢的人，也就是挚交兜玉进。

唐多令退让，冷秋帆可不让。

于是将军的主持下，冷秋帆曾藉事挑衅，与兜玉进比武比文。

这一文一武，一比下来，冷秋帆一败涂地。事后，冷秋帆逢人就说：这一战，输得心服、口服，更服膺的是：“兜大哥的相貌气度，修养学识，无一不在我之上。”

至于兜玉进怎么败服冷秋帆的过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不过，当楚杏儿身边的追求者多了个兜玉进后，很多人都知难而退，静悄悄的转移目标，死了这条心了。

“人贵自知”，虽然迷恋于爱情中无疑飞蛾扑火，但清醒的人仍是有的。

兜玉进后来做了官，这样的武功，这样的人才，加上官威，更是相得益彰。

兜玉进也把唐多令和冷秋帆提携，进入官场中，三人聚成一个底，很有点实力。

而今，楚杏儿知五福镇中，兜玉进必定会等着她，而且连同唐多令与冷秋帆，也必定会在。

——有他们三人在，哪怕对付不了齐九恨与谭千蠢？

楚杏儿决定去了。

一个刁蛮的女孩子要决定一件事儿，其实有没有理由都一样：只要她想怎么做，她总会找到藉口去做的。

至于后果如何，她楚大小姐是一向不管的。

第十四章 书生在看和尚吃面

五福镇。

残月如钩，午夜凄寂如魅影。

江鸿桥下，一灯如豆，冒着热烘烘的暖气，一个老驼子，低垂着脸在煮面，七八张油腻腻的椅子，两三面油垢厚渍的桌子，显示着生意人惨淡，贫人无告的苦楚。

只有一个客人，屈着膝盖，在热呼呼地吃面，从背影望去，这人似乎是个和尚，身形十分高大壮硕。

这时候，长街突然响起急促的蹄声。

随着马蹄声急起，健马已自长街尽头出现。

马上的人，几乎是与马背贴在一起，一支箭也似的上了桥，马仰首嘶，刹那间，已俯冲下来，直奔面摊档处。

眼看那马蹄疾急，要撞翻街口的桌椅碗筷，也必撞到那和尚，但忽地马首转向，往长街另一端疾驰而去，马上白衣一闪，一人轻巧如鸢的翻落，坐在和尚的对面，刷地亮开折扇，扇子绘着典雅的山水画，真似这儒生早已坐在和尚对面，看对方吃面，已看了很久很久一般。

书生在看和尚吃面。

和尚照样吃面，吃得津津有味。

书生仍在看，似乎看着人吃面也是高深的学问。

终于和尚吃饱了面，双手捧着碗，仰着脖子咕噜咕噜，把面汤直喝下去。

书生终于说话了：“面里有狗肉？”

和尚抹了肥腻的嘴，用葵扇般大的手往脸上揩汗，还来不及说话，那煮面老汉就沙哑着声音道：“什么？”他扬起切鹅肠的刀来：“我还做人肉的面哩！”他显然已抑压着自己的愤慨。

他虽然只是个卖面的小贩，但他吃饭的绝活儿，是不容人轻蔑的。

书生冷笑一声，目中寒光一闪，扇子一搁，和尚忽低声道：“你真的想吃人肉面？”

书生道：“我只想见人的肉如何煮面，倒没这个胃口吃下肚子里去。”

和尚摊摊手道：“你既不想吃，就少动一次手好了。”

书生把目光移到和尚身上，微笑道：“你吃完了吧？”

和尚道：“还想再吃。”伸手往长着短发的头顶上一拍，扬声叫道：“老板，再来一碗牛肉面！”

那老板冷冷地道：“是你吃还是他吃的？”

这一问连和尚都为之一愣，道：“我吃的怎样，他吃的又如何？”

老愣道：“他吃的我就不煮。”

和尚望了书生一眼，道：“我吃的。”

书生额下青筋一现，折扇已向着老板的驼背，和尚道：“你是来杀人的，还是来做买卖的？”

书生强忍怒道：“你跟他是相识的？”

和尚道：“我常来吃他的牛肉面，他死了，就没有人煮出这个味道了。”

书生冷笑道：“好，好，货物我带来了，你的东西又在哪里。”

和尚自腰间掏出一件尖的事物，沉甸甸的像一面铁牌，“啪”地放在桌上，桌子似乎也承不起这骤然的压力，吱了一声。

和尚道：“免死铜牌就在这里。”

书生抓起铜牌，反反复复地把赏着，仿佛非常珍惜，然后抬目道：“出入皇宫通行金牌呢？”

和尚伸手道：“你的东西呢？”

书生突然一记手刀，劈在桌子上。

桌裂为二，啪地掉下一件布裹着的长形物体，书生一手抄住，和尚脸色一变。

和尚冷笑道：“原来你早已来过。”

书生道：“这老驼子又老又瞎的，我把镜子藏在桌下，他还懵然不知。”桌子虽裂为二，但书生掌力运得恰到好处，桌子两片各以二脚撑持，居然不倒。

和尚道：“镜子在里面？”伸手要拿。

书生把手一缩，抄起折扇，道：“通行牌呢？”

和尚冷笑道：“你怕我走得了你的？”

书生道：“总是小心一点的好。”

和尚狠狠地瞪住他，道，“俸化天，你不当飞贼的话，倒去做生意。”

书生笑道：“谭千蠹，你其实也不蠢。”

和尚踩了踩足，道：“好，好。”伸手浸入旁边滚热的面汤里。驼子老汉大吃一惊，双眼直愣愣的只见和尚自热汤里捞出一件事物，书生赶忙接过，拆开油包，脸上现出满意和奋悦的表情。

那滚烫的汤，对和尚谭千蠹及书生俸化天的双手而言，仿佛根本毫无感觉。

谭千蠹道：“你要的，都有了。”

俸化天把手上的东西一丢，道：“你要的，在这里。”

谭千蠹慌忙双手接住。正开来看，俸化天尖啸一声，白马自巷中奔至，俸化天手一按桌子，急掠而起，落在马背上。

马长鸣一声，俸化天正要催马，忽觉背后一沉，不知何时谭千蠹已坐在他背后，俸化天怒道：“你——”

谭千蠹一面拆着布包，道：“你的货我还没验过哩。稍等片刻再走如何？”

俸化天长啸一声，整个人在急驰的马背上，一拨而起，直投向屋顶。

谭千蠹这时手一抖，布包震得片片飞碎，出现漾着白光的事物，谭千蠹迎着月光一照，怒叱道：“假的！”喀啦一声，手中的东西，突碎成千百片，形成一串冰块银般的白光追至屋瓦上的俸化天背后。

说时迟，那时快，白光追身如银龙，俸化天掠了七八丈，白光已追至六丈，俸化天猛回首，又抽一场，白光分拆为二，全吸入了他双袖里去。

谭千蠹在马上平平升起，升上了屋顶，冷冷地道：“你不是俸化天。”

那书生闷哼一声，血痕自他垂下双手手腕滴落。

谭千蠹道：“你是谁？！”

书生忽一低首，背后折扇扇纸如弯月刀一般旋斩而出，而扇骨在中途爆开，数十枚齐射向谭千蠹！

扇纸在呼啸割切！

扇骨在尖啸尽射！

谭千蠹只做了一件事。

他忽然俯下身去，双手抽起了整张屋瓦，那整大片的屋瓦竟给他以极其

迅疾的手法扯起，书生踏脚一空，往屋下掉了进去。

屋瓦在谭千蠹手里化作千百道雷霆般的暗器，往屋内打落。

只听几声惨嚎，“砰”地一声，一条人影箭也似的破窗而出，不过身影已略为摇颤。

谭千蠹仍站在屋梁上，春雷般大喝了一声：“辛已泣！你还想活命？！”

那书生听得谭千蠹这么一喝，巍巍颤颤的挣扎了几步，终于一摇，再摇，激烈的抖动着，最后仆倒于地。

月光下，他身上至少有二十五处伤口在淌血。

血迅速染黑了一大片草地。

谭千蠹继续在屋梁上冷笑，他高大的身影在月光下乍看去无限狰狞。

其实在屋檐下，一直蜷伏着三个人。

他们像一块砖，一张凳，一棵树，一个影子，伏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等到谭千蠹下了梁，回到路摊那儿吃面的时候，其中一个修长英俊的青年，拖着一个杏目秀气的女子的小手，往另一个主向全无声息的疾掠。

这疾掠连一丝风声也不带。

那女子忍不住说：“怎么？你们……”顾长男子手置于唇边，噤声禁止她说话。

后来一位五短身材十分精悍的男子一直跟在女子身后，意在押后同时保护那女子，看得出来的是这两人对女子都十分关心，可是那女子的精神却十分懊恼与不悦。

掠了约莫两里路，那顾长男子才放了手，他剑眉星目里蕴含了很多惶恐与焦虑，正要回身说话，那杏衣女子一跺足道：“你们怎么啦？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这算什么？”

这娇嗔的女子正是楚杏儿。

回答她的是盾如剑目若垦的兜玉进：“杏儿，你刚才没瞧见么？”

楚杏儿道：“瞧见什么？”

兜玉进叹了一口气，道：“刚才假冒窃贼棒化天，被谭千蠹遥碎瓦切断全身七大血脉，再以‘旱天雷，喝声震碎心脉’的人，就是在江湖上被称为‘千变人·万化手’的辛已泣！”

楚杏儿道：“辛已泣又怎么样？”

兜玉进有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在旁的那短小英悍的汉子道：“辛已泣也没有什么，只是他发射暗器的手法，是我们唐门子弟未入江湖的必修功课。”

楚杏儿又腰侧过去，轻蔑地道：“那你是连你的暗器也不如他了？”

这精壮汉子唐多令倒没有生气，脸不改色地答：“我们倒没真的比试过，不过，他却只在一个照面间就死在谭千蠹手下。”

楚杏儿的语气更具挑衅意味了，“那么，你们是怕了？”

可是楚杏儿这不屑地笑着扬起了双眉毛的神情，唐多令和兜玉进看在眼里，却是爱极了。

兜玉进舐了舐干唇，道：“杏儿……”想去挽她的手臂。她却一回时撞开，“我要那镜子，你们为什么不替我抢过来？”

兜玉进耐性地道：“杏儿，为了一面镜子，何必得罪这等煞星，你要镜子，我便给你买千面如何？”

楚杏儿气白了脸，“我不要，我就是要这面‘高唐镜’！你知道这面‘高

唐镜’的来历么，我就是要它！”

“我知道。据说这面镜子是古时长冶子研制的，清亮如银，晰现纤毫，据传杨贵妃、赵飞燕都曾照过这面镜子。后来给十七名波斯剧盗劫走。一路上给皇帝派出去的高手截击，那些剧盗把镜送到波斯田一手上之时，最后一人也气绝身亡了。所以这面镜子，在异域也颇负盛名。有三名波斯国的王妃，就为争夺它而丧命……邻旁的两个小国，还为这面‘高唐镜’。甚至打了一场小仗……这面镜子也曾在波斯失窃过，但部被迫回，只有这一次……”

唐多令接道：“飞贼倖化天的博学文识感动了波斯国王，使他入迷。敬他为上宾，倖化天就串同了一位波斯国王心爱的王妃和两名波斯国高手，终于偷盗成功了……不过，除了倖化天一人外，无一能得有命回返中原来……”

楚杏儿听得更为兴致勃勃：“这本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更应该把它夺回来呀！”

楚杏儿撇撇嘴道：“那你说来说去，还是怕去惹他！”

“其实，我怕什么来着？为了你，得罪个难缠难惹的人物，我也心甘情愿。谭千蠢虽然武功不低，但凭我和唐兄弟，也未必制他不住。”兜玉进道：“只是，谭千蠢有个很厉害的拍档，叫齐九恨，如果他们两人齐手……”

“如果你不敢碰，那就算了。”兜玉进正是心中一喜之际，楚杏儿又说：“那我们也可以改用智取。偷了宝镜再说。”

“只是……”兜玉进双眉得紧紧的，仍是犹豫。“只是谭千蠢、齐九恨背后靠山是‘万人敌’……”

“‘万人敌’又怎样？”楚杏儿气了。”

“万人敌……他……他是你爹爹都一直收拾不了的人物啊！”“爹收拾不了，你雄姿英发，应该想把他收拾掉，才算是出人头地啊！你怎么——”楚杏儿恨恨地说：“这般没志气！”

兜玉进一下子涨红了脸，讪讪然地道：“可是……万人敌在官职上，也可算是我上司。”

“这算是啥上司？！楚杏儿生气起来的时候，声音柔，容貌也仍是柔的，连手势也柔美，但不知怎的，就是有一种英姿飒爽，使得旁人像侍臣一般诚惶诚恐，惟恐侍候不过。“他包赌包娼，巴结朝中权臣，这样子升官，算什么上司？！”

“但朝廷中通常就是这种人。才能升官。”唐多令忽道。

“我看错了。”楚杏儿忽斜睨向唐多令，嘴角现出不屑与讥诮之意。

“看错什么？”唐多令即问。

“你们原来不是英雄好汉，而是无胆匪类。”

兜玉进顿时变了脸色，唐多令也面改容地道：“以前，我们不错想做英雄好汉，只要仁之所至，义所当为，便义不容辞，不惜粉身碎骨，是谓滴水之恩，皆必涌泉以报，但现在我们不是了。”他冷冷地道：“要升官发财，有权有势，还是要多向将军学习，脸皮要够厚，手段要够毒，做人要够圆滑，时机要会把握才行！”

楚杏儿瞪住唐多令，气白了脸，“还是你比他诚实，丢脸到家的事照样说，不脸红！”

“你”是指唐多令，“他”当然指的便是兜玉进。

唐多令道：“这条官道原本就是玉哥带我进去的。他其实比我懂得多。”

“所以他升的官也比你高。”楚杏儿挑眉毛说：“只不过他比较死要面

子一点而已。”

兜玉进噤声道：“我们实在不想……得罪万人敌的手下大将。除非是将军的意旨，否则……唉。”

楚杏儿眉目风情地笑道：“你不必唉声叹气，我总算认清了你们。”

兜玉进想去拖楚杏儿的手，楚杏儿一手甩开，嗔娇地道：“奇怪，怎么不见冷秋帆来？”

唐多令望望残月，道：“这时他早该到了。”

楚杏儿格格地笑起来，你们虽是这样无勇之辈，但幸好冷秋帆不是。”

兜玉进狐疑的望着正笑得像一只偷吃了小鸡的狐狸。

“你——！”

“冷秋帆比你们勇敢，也比你们听活。”

“你——！”

“对！”楚杏儿傲然道：“冷秋帆已给我说动了去劫宝镜，这时候，该已经动上了手吧！”

兜玉进和唐多令脸色一齐大变。

第十五章 滚汤里冒出来的人

“冷老三能去？”

“他决不是谭千蠹和齐九恨之敌！”

“他这一去，可坏了大事！他常与我们在一起，共同进退，只怕跟我们脱不了关系！”

“希望他们……还没动上手……”

兜玉进和唐多令两人都急了起来，往回路奔去，可是，他们的希望是落了空。

冷秋帆已经和谭千蠹动上了手。

他们才靠近江鸿桥，就觉得残月特别冷，桥下的流水也特别冷，这子夜也特别冷。

因为有一人在使剑。

剑泛出寒气，也荡出漠漠的冷意。

这把剑，就像毒蛇的利齿一般，追噬着谭千蠹。

谭千蠹闪躲着、腾挪着、回避着，一直很少作出反击，不过，看得出来，他是在摸清对方的武功底子，养精蓄锐，不反击则已，一旦出击绝不空回。

除了那老眼昏花张口结舌的卖面老人外，还有一个人，在袖手旁观。

这是一个书生。

一个儒生打扮，但满脸胡子的书生。

兜玉进等人在远处正想看清楚这书生的时候，谭千蠹已倏然作出反抗。

他每攻出一招，像费了什么大力气似的，好不容易才开山劈石般地攻出一招，或劈出一掌。

但等到劈到第十六七掌时，冷秋帆已汗湿背衫，脸色全白。

楚杏儿急道：“你们还看什么？去帮他呀！”说着就要窜身而出，兜玉进却一把扶住她，唐多令的脸色十分冷沉，疾伸手封住了她的穴道：“楚姑娘，得罪了。”

楚杏儿心里太急，但此哑穴被封，也说不出声来。

兜玉进低语音，有些惶急地急道：“我们要不要去——？”

唐多令脸色铁青，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终于摇头。

兜玉进帆似有异议，想要启齿，旋又强忍下来，却见楚杏儿脸上有一种惊亮的惶急，别首看去，战争中的冷秋帆的襟上已染了一片血。

冷秋帆忽尖啸一声，一剑刺出！

谭千蠹脚步一错，不多不少，刚好让过冷秋帆刺右颊的一招。

可是谭千蠹才躲过右颊的一剑，左颊却热辣辣的一痛，饶是他仰首得快，左颊亦添了一道血痕。

谭千蠹吃了一惊，冷秋帆当胸又向他刺了一剑。

谭千蠹挥袖挡开当胸一剑，背后却有一道更尖锐的剑气袭至，谭千蠹这回算是防范在先，迅疾旋身，躲过这背后一剑。

冷秋帆紧接出剑，每攻一招，便有另一道剑风自相反角度刺来，谭千蠹穷于应付一种变化莫测的剑法，一时之间，左支右继，手忙脚乱，只是片刻一过，谭千蠹又占回了上风，正在此时，在冷秋帆后面的倭化天突然出手！

他出手极快，折扇拍点冷秋帆背心。

冷秋帆回身一剑，对穿折扇而过，倭化天撒手疾退，折扇化作一蓬毒针，

刹那之间，全钉入冷秋帆胸前。

同时间，谭千蠹一掌已击在冷秋帆背部。

冷秋帆如同一只破囊般飞了去，半天才听到他“扑”趴落地上的响。

冷秋帆被击飞出去的时候，谭千蠹跟俸化天说了一句：“谢谢。”

俸化天笑道：“我们的东西，居然也有这等蠢人敢动脑筋！”

谭千蠹掏出两面腰牌，道：“那么，我们的买卖现在可以进行了吧？”

俸化天也在袖子里抽出一块上圆下长的物体，道：“但愿没有人再来捣乱。”

谭千蠹冷哼一声道，“真要有人来送死，也多多益善。”

俸化天道：“我做买卖一向不喜欢被人骚扰。”

谭千蠹道：“希望这是诚实的交易。”

俸化天道：“我数千里的盗了这件宝物回来，所等的就是换这两面御赐金牌。”

谭千蠹端详手中事物，温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这两面御赐的免死、通行令牌，你要来做什么？”

“本来两家买卖，不问底细，我可以不回答你，不过，我仍是愿意告诉你。”俸化天骄傲地道，“我是神偷，终生以偷盗为职业，在大内皇上的龙冠和女人，才是我的最大宏愿。”

他扬扬手上两面令牌：“有这两件东西，可方便得多了。”

谭千蠹正拆开手上物体的布帛，冷笑道：“你的野心可真不小。”

“你是朝廷的鹰爪，万人敌的手下，告诉你这些，难道我不怕你去告密领功吗？”俸化天忽问道：“你可知道我告诉你将会赴皇宫偷盗的理由？”

谭千蠹目光凝注手上的，只觉亮光一闪，双眼映着一片灿然，俸化天正说到：“因为你说不出去。”

“嗖”地一声，镜子里飞出一枚白色的东西，直噬谭千蠹的咽喉。

谭千蠹一侧身。那白光已照在他左肩上，同时间他的右手已挟住那白光。

那白光原本正要钻入内骨髓里，但后半截已给他生生捏断，不过前半截仍自伤口里钻了进去。

谭千蠹反掌一看，原来那白色透明的东西竟是半截活蜈蚣！

谭千蠹惊骇欲绝，俸化天冷笑道：“中了我‘穿体蜈蚣’的，谁也活不下去，’说罢一指就往谭千蠹穴捺去。

这指看来极慢，但这样一举手，已封死了谭千蠹一切闪躲和回避的方法，眼看一击而中，忽然间，“崩”地一声，驼背老汉那锅滚热的面汤里，突然热腾腾地冒起了一个人！

这下比任何事情都令人突兀。

这个人出手也不快，但一指就点了出去，跟俸化天那一指捺在一起。

俸化天用的是左手中指。

这人使的是右手拇指。

两人手指这样一戳，俸化天脸上忽起痛楚之色，飞身跃开，跟着下来，他左手五指，一边“啪啪啪啪”四声清响，除中指外，四指骨节齐折。

这一招之间，高下立判，俸化天刚才一出手，就把谭千蠹和冷秋帆暗算了下来。

冷秋帆在刚才搏斗中，纵然败给谭千蠹，也相若不远，而谭千蠹却能在一个照面间格杀辛已泣，至于辛已泣，已经是武林中难得的高手了。

这人的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兜玉进忍不住失声道：“他……终于出现了。”

唐多令喃喃地道：“我就知道焦不离孟、秤不离舵，谭千鑫，齐九恨就一定在的。”

楚杏儿心中暗忖：听来这从滚汤里冒出来的人，便是“平生久恨恨未消”的齐九恨了。

果尔俸化天骇然道：“你……我以为你没有来，才——”

那人全身发着热袅袅的烟气：“你敢对我的兄弟下毒手，你就得死。”

这时忽听背后谭千鑫的一声呻吟。

齐九恨霍然转身，扶持谭千鑫，问：“你怎么了？”

谭千鑫脸色惨白，呻吟道：“跟他拿解……药……”

俸化天见齐九恨搀扶谭千鑫，全副心神都放在谭千鑫的身上，他突然出手，往敌人的背后出手。

就连兜玉进也没见过这么狠恶的出手。

俸化天一连出手二十七招，每一招，至少可以叫齐九恨死上九次，而且每一招出手，都不留余地，不但要杀谭千鑫，同时也要杀齐九恨。

可是齐九恨一面仍在关心着谭千鑫的伤势，一面轻描淡写的在挥手間，就化解了俸化天这二十七度攻袭。

只见谭千鑫脸色已开始转蓝，艰苦地道：“解药……取宝镜……哎……”

齐九恨道：“我替你拿，你放心，我一定跟你拿。”

话才说完，他竟已制住了俸化天。

俸化天发觉铜箍也似的手已搭在他右肩时，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不能动了。

齐九恨问他：“解药呢？”

俸化天哭丧着脸，但咬着牙，没有说话。他知道一个齐九恨已使他凶多吉少，再多一个毒力刚却的谭千鑫，处境只有更加恶劣。

但见齐九恨抓住俸化天的五只手指，其中无名指动了动。

这动作很奇特：就像那一只手指，忽然变成了一条没有骨骼的蚯蚓一般。

俸化天立即也软得像一条蚯蚓。

“我说，我说……”俸化天嘶声道：“别……在我右袖里一个缕金盒里。……”

齐九恨一只手仍挟着谭千鑫，另一只抓住俸化天，但他疾快绝伦的一缩手，已取出俸化天右袖子里三个盒子，不待俸化天来得及作任何应变之前，又扣住了他的肩膀，喝问：“哪一个？”

俸化天痛得额上布满黄豆大的汗珠：“中……中间那盒……”

齐九恨五指一挥，封了俸化天的穴道，打开了其中一个盒子，看见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便问：“怎么服用？”

俸化天道：“……全……倒入口里。”

齐九恨拆开了布囊，谭千鑫这时已痛苦得牙龈打颤，全身抽搐，脸色阵青阵白，但仍强自挣说道：“……小心……”

可惜齐九恨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便打开了布囊，忽然里面有七道强烈的颜色一闪，已钉入了齐九恨的掌心。

齐九恨五指一合，那东西已给他生生捏死，竟是一只只有七种诡异颜色的蝎子。

齐九恨武功虽高，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解药”竟然是毒物！

齐九恨吃痛，疾退视察掌心，那手掌青黑色的毒云已迅速向五指和手腕散布。

齐九恨此惊非同小可，不料倅化天一扑而上，一刀刺入他的胸膛里。

刀刺中胸，齐九恨才蓦然惊觉同时出拳，砰地击中倅化天的头颅，顿时将一颗头壳击得碎裂，刀入肉不及一寸。

但齐九恨也怪叫了一声，他本来正运功于右手，想逼住毒液，暂不让它发作，另一只手仍在扶着谭千蠹，只是这杀敌一击，使得他再也无法控制毒力，而毒力亦已迅速向臂上蔓延。

他嗷声叫道：“奇怪……我明明封了他的穴道……”此时此境，他仍然在思索不得解，因既封倅化天穴道，何以倅化天仍能跃起攻击自己。

其实倅化天的武功也绝对不弱，他虽为齐九恨所制，也明知自己功力远不及齐，但是他仍然一意杀敌，故意诱使齐九恨开启“七色蝎”的盒子而受伤，这意念一定，便暗自移位换穴，果然齐九恨来封他的穴道，他假装倒下，猝起一击。

他只算错了一点。

齐九恨的武功高得超乎他想像之外，在中毒、意外受袭的情形之下，依然能一拳后发而出手击毙敌手。

倅化天这下可谓“作法自毙”。

齐九恨格杀了倅化天，兀自喃喃道：“奇怪……”但倅化天已死，解药一时便取不到了。

兜玉进对唐多令低声道：“这是好时机！”现刻齐九恨受伤、谭千蠹毒发，正是出去格杀他们的好时机。

唐多令摇首道：“我们去救他们。”

兜玉进道：“你的意思是……？”

唐多令道：“这时候去救助他们，万人敌一定感激，到时候，对我们而言，升官发财，不是难事。”

兜玉进有些迟疑的望向楚杏儿：“可是……”

唐多令峻然道：“机会难逢，错失不再！”说罢一跃而出。

他才一现身，齐九恨立时警觉到了，叱问：“谁？干什么？！”

唐多令拱手道：“齐九恨哥不认得我俩了？”

齐九恨眯住眼看了一阵子，道：“原来是楚将军的部属。”

兜玉进也抱拳道：“两位似中了别人的暗算，我们特别过来看看。”

谭千蠹毒发虽剧，但神情依然保持三分清醒，挣扎道：“小心他们……”

齐九恨目中发出精光，唐多令忙道：“我们来此，纯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并无歹意。”

齐九恨伸手封了自己右臂几处穴道，阻延毒力蔓延，但这样无疑是几等暂时废掉了一只手，兜玉进瞧了瞧谭千蠹的情形，道：“他的要穴也必须封闭，才能阻挡毒力加剧！”

齐九恨一面数指风，疾封谭千蠹身上几处要穴，一面问：“你们可知道，哪包是解药？”

兜玉进和唐多令两人把倅化天尸体里的药包都取出来，都不敢妄下断言，哪一包是解药。唐多令是唐门中人，对毒药虽有研究，但倅化天身上大大小小二十余包药末，全没加注明，只是包装纸色不一而已，而解药不比寻

常，一旦有失，只怕就回天乏术，甚而酿成巨祸了。

谭千鑫吃力地道：“你们……楚将军的女儿不是一直想要这面宝镜吗？”

兜玉进一时无辞以对，唐多令忽然作了一个动作。

他把墙后的楚杏儿抱了出来。

“我们不让她这样做。”唐多令道：“我们是诚意的。”

月光下，楚杏儿甜美得像一客令人垂涎的美肴，齐九恨吞了一口唾液，唐多令忽道：“齐九哥，我知道，你为了要得到楚姑娘，已给楚将军撵出楚家大门好几次了……”

齐九恨禁不住点点头：兜玉进踏前一步，在唐多令耳边叱道，“你这是什么？”

唐多令疾迅而低声地道：“将军已不再重用我们了，惟有跟万人敌，才有出路。女人何愁没有？前程要紧！何况，齐九哥玩了以后，你一样可以玩，女人玩过了也就算了，还留来做什么？”

兜玉进听得一愣，这些话说得甚为小声，别人是无法听见的，但在唐多令怀里而又无法挣动的楚杏儿却听得一清二楚。

楚杏儿平时刁宠惯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自己会掉落在这样一个梦里，这刹那间她恐惧得直想死。

齐九恨迷荡地道：“你们……？”

唐多令道：“这女人送给你，你想怎样就怎么！”

齐九恨咧嘴笑了：“你们——大有前途——”他全身散发着面汤味。

谭千鑫喘气道：“先别管那女人，解了毒再说！”

齐九恨敌了敌干唇道：“我想要那女人很久了，无论怎样，我都玩了她说再说。”

谭千鑫为之气结：“你！”

兜玉进旁皇无主地拦在楚杏儿之前，道：“你……”

齐九恨一把拨开他，葵扇般的大手在下巴一撂，笑道：“怎么啦？小子，又不舍得了？”

齐九恨望了望自己中毒的右手“怕什么？少一只手，女人，还是要玩的。”

忽听一人沉声道：“你不要那只手，我现在替你斫掉算了。”

第十六章 刀不出鞘

那人一说完，“呼”地跃过面摊，直向齐九恨、兜玉进、唐多令扑至！这下变起骤然，齐、兜、唐三人都慌忙招架封锁，但黑影一闪而过，那人已落回面摊之后。

唐多令这才惊觉怀里的楚杏儿已然不见。

三人中以齐九恨反应最快，黑影一闪而过，他即以单手追击那影。

那人一到面摊之后，一脚即把面摊踢翻，滚汤和杂物全都向齐九恨泼来，齐九恨仓猝间，只有尽退。

那人一长手，已解了楚杏儿身上被封的穴道。

众人看去，只见那人一拳打飞自己头上的深笠，本来是驼背的身子，暴长了起来，伸直成为一柄长过头顶半尺的刀柄，而那人也像天神一般地立在那倒塌地上仍恐燃烧着的炭火后。

齐九恨觉得那人站在那里，却有一种无尽的压力进逼过来，使他不禁的退了一步，他退了一步后，不由自主地又想退第二步，但他强自抑制着：这在齐九恨的对敌生涯而言，可算前所未有的事。

齐九恨见楚杏儿被那人夺去，喉里发出一声干吼，正要扑去。

那人忽道：“你中毒了。”

齐九恨道：“关你屁事！”

那人道：“你最多不过砍掉了一条臂膀，可是你的朋友可活不了。”

齐九恨看了看谭千蠹，只见他已出气多，入气少，那人又道：“那折成三角形绿色小包，里面有金质粉末、是‘穿体蜈蚣’的解药，一口气全解，这儿倒剩些面汤，趁热喝，喝越多越好使，能解毒！”

齐九恨六神无主，唐多令道：“我们为什么要信你？”

这时楚杏儿已看清楚了来人，一时间又喜又嗔，“你？！”

那人只点了点头，没有答话，却向着唐多令拍了拍高出自己后脑的长刀柄，走出了一步，黄灯映在他豪壮的脸上，两道眉毛和两撇胡子，像四道黑刀一般。

兜玉进失声道：“沈虎禅？！”

沈虎禅道：“快给他服！”谭千蠹这时全身抖动，十分艰苦。

唐多令拦阻道：“不行！可能是计！”

齐九恨仍在迟疑，沈虎禅猛跨一步，已到了谭千蠹身前，齐九恨怒道：“你要干什么？”

沈虎禅迎空一抓，那绿色三角小包倒尽入他的手中，他顿时拆开，左手拇指指往谭千蠹两颊一拍，药粉就要往他嘴倒。

唐多令一声断喝：“不可——！”双肩一震，七八道暗器已到了沈虎禅背后。

沈虎禅抱着谭千蠹，一跃而起，暗器在千钧一发之间，全皆落空，沈虎禅人在半空，兜玉进剑刀已然追到。

沈虎禅偌大的身形，抱着谭千蠹，在刹那之间，身子在半空之中，一连变了七次。

这七次闪动迅若飞星，七闪一过，兜玉进入尚在半空，沈虎禅已经落了下来，那包药粉已全倒入谭嘴里。

这时齐九恨已经到了。

他只有左手能用。

他左掌击到，沈虎禅已来不及闪躲。

沈虎禅只有回身一掌。

没有掌声。

沈虎禅放开谭千蠹，退了两步，一络头发披下额来。

齐九恨身子只晃了一晃，第二掌又要劈到。

沈虎禅冷冷的看着他，既不退，也不进攻，眼看这一掌就要劈下，沈虎禅忽说了一句话：“你看谭千蠹。”

齐九恨霍然回首。唐多令急叫道：“别——”其实在他回首分心的瞬间，沈虎禅如果趁此出手，齐九恨早就是个死人了。

然而沈虎禅只是极有份量的屹立在那里，全无出手的意思。

这时谁都看得出来，谭千蠹所中的剧毒正在迅速消退中。

沈虎禅一字一句地道：“如果你不想废掉一条臂膀，那去把那用鳞皮裹着的小包拿起来，里面有七粒药丸，吞服两粒绿的，捏碎两粒黑的，涂在伤口处，你就不必变成残废！”

齐九恨一阵犹豫，终于一顿足，上前去把鳞皮小包捡起来，唐多令又叫道：“齐兄，须防——”齐九恨已仰脖子吞服了药丸，后依言捏烂刃药，涂在掌心。

楚杏儿粉脸气白了起来，指着唐多令和兜玉进，手指都气颤了：“你们真不是人！”

兜玉进连忙摇手道：“不关我事！不是我的主意！”

楚杏儿恨恨地道：“枉我爹爹那么信任你们，你们竟敢对我作出这样不要脸的事！”这个女子在凶的时候声音仍是温柔动听的，如像箏弹到凄厉处，仍不灭清婉。沈虎禅不禁偏头过去瞧了瞧她，这时月儿正好蹀出云层来，脱颖而出的月光，照得楚杏儿脸上像一座绝美的玉观音，沈虎禅万未料到一个女子在盛怒时也那么美，不由怔了一怔。

唐多令低声向兜玉进道：“杀人灭口！”

兜玉进吃了一惊，道：“杀人灭口！”

唐多令道：“否则，将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兜玉进道：“都是给你害的！”

唐多令道：“现在我们要不给人害死，才是重要的！”

兜玉进怒道：“我不管了。我再也不要听你的摆布！”说着便大力地摔开唐多令的手，跑到楚杏儿身前，满脸惭色的道：“杏儿，我……”

楚杏儿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记清脆的耳光，使得全场一时静了下来。

兜玉进抚着脸哭丧着道：“杏儿……”楚杏儿寒着脸道：“别叫我！”兜玉进又过去要拉楚杏儿的手。

就在这刹那间，兜玉进那柔和的动作突然加速百倍，十指如鹰爪，扣拿楚杏儿身上七大要穴！

这连楚杏儿也意料不到，没有防着。

沈虎禅也没有料到看来没有主见的兜玉进会有此着，但他的反应几乎在兜玉进就要出手的刹那间已发动了。

他的身子突然弹起。

可是唐多令也同时窜起。

唐多令的手上突然暴出十数点星花，甚至膊上、腋下、腕里、指间都各射出数十点星光，急射沈虎禅！

星光却不是射向沈虎禅，而是截住所有的沈虎禅扑近楚杏儿或兜玉进的去路，沈虎禅如果硬要扑过去，那么只是把身体变作靶！

唐多令仿佛也清楚地意会到自己的暗器未必能制得住沈虎禅，但他的暗器绝对可以牵制沈虎禅的攻击。

何况他这次出手，蓄势以发，料敌机先，沈虎禅高大的身影在半空一顿，硬生生的落了下来，手已搭在背后的刀柄上。

他那一柄向来不易出鞘的刀。

阿难刀。

他的手一按柄，那股气势顿时使唐多令心中给擂了一记，脸上不自觉而立即地呈现了痛苦与恐惧之色。

只是兜玉进这时已喝道：“住手！”

他已扣住楚杏儿。

沈虎禅没有拔刀，他的虎目冷而静，锐而成，望定兜玉进。

兜玉进道：“沈虎禅，这个事与你无关，干吗要找我们麻烦？”

沈虎禅冷冷地望着他，兜玉进看来只是一个毫无主见的公子哥儿，他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连唐多令都服了他的原因。

兜玉进问：“你现在是将军的人？”

沈虎禅点点头。兜玉进和唐多令的脸色更凝肃了。

唐多令转首向齐九恨道：“他是将军的人，是你们的死对头。”

“但是他解了我们的毒。”回答他的是谭千蠹。谭千蠹和齐九恨照沈虎禅的指示服下了解药，已经恢复了七八成。

唐多令一时为之语塞，却听兜玉进厉声喝道：“别动！”

沈虎禅只是眨了眨眼，他的眼睛明亮深邃。这一眨眼，眼皮垂下的瞬间，使得兜玉进错以为他动了，其实他根本没有动。他非常沉静的站在那里，如一头傲慢的虎，眨过的眼睛更加黑亮。

兜玉进看到这一双眼，以及高扬如刀的眉毛，不知息的心里竟有些害怕，便提高声调道：“不许动，拔刀。”

沈虎禅道：“你要我拔刀？”

兜玉进抓楚杏儿的手紧了紧：“对，拔刀，丢下刀！”

沈虎禅这时却瞥见楚杏儿那黑白分明得像雪和黑夜的杏目，俏皮地转了转。

沈虎禅道：“我为什么要丢下刀？”

兜玉进的手搭在楚杏儿的脖子上，狞笑道：“不然，我杀了她。”

沈虎禅缓缓地道：“刀是我的生命。”

兜玉进道：“可是没有刀，你还能活着，你有刀，她就得死了。”

沈虎禅道：“我为什么要为她而放弃保护自己生命的刀？”

兜玉进发狠道：“好，你不弃刀，我就杀了她，我就立刻杀她！”

唐多令也从旁接道：“她若死了，将军就不再信任你，重用你，甚至迁怒于你，把你五马分尸，挫骨扬灰！”

沈虎禅突然静了下来，月也黯了下来，眼中两盏明灯陡然增亮，兜玉进和唐多令都紧张起来。

沈虎禅反手握住刀柄。

暗夜里每人沉重的呼息声都清晰可闻。

沈虎禅拔刀。

刀并未出鞘。

刀是连着木鞘一齐拔离自背后腰带的。

沈虎禅把刀捧着，轻轻置于地上，就像手上捧的是一座深信的神祇。兜玉进这才转惧为笑：“这就对了……”他这样说着的时候，才有一丝松弛。

不但是他，连深谋远虑的唐多令见沈虎禅把仗着成名的阿难刀离手之际，脸上也有了得色。

就在这白驹过隙的刹那，沈虎禅一拍地，豹子一般地标了出去！

在兜玉进不及有任何行动之前，已抢过楚杏儿，把她推了出去，唐多令正想发射暗器，但兜玉进已向他跌撞而来。

两人好不容易才稳住脚，来及转身，刀光一闪，两人均觉头一凉，都不约而同伸手去摸，刚好摸到被削下来的一络头发。

沈虎禅不知何时，已护着楚杏儿，刀已不知何时又回到了他的手上，而且已出了刀，刀也还了鞘。

这样的刀法，兜玉进和唐多令两个在江湖上武林中已有一定份位的高手不但见都没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沈虎禅站在那里，楚杏儿站在他后面，正像坚强的巨岩和柔弱的小花。

但是这朵“柔弱的小花”说话了：“谢谢你救了我。”

沈虎禅立刻感到背上的一个重要穴位有些微的刺痛，他立即分辨得出那是一支尖锐细微的针在顶着自己的背部，他淡淡地道：“这就是你报答救命恩人的方式？”

楚杏儿委婉地笑道：“我的针头浸的是‘黄泉’，你知道这门极其珍罕的毒药见血封喉，既不受内力逼出，也无药能解的。”

沈虎禅点点头道：“我……”

楚杏儿娇笑道：“你还想说什么？”

沈虎禅道：“我只是奇怪自己为何这般疏忽，会让‘将军麾下，三面令旗’的其中一面，站在我背后，而且贴得那么近。”

楚杏儿仿佛有些脸红，幽幽地道：“其实你也并没错。”她低声在沈虎禅耳畔说：“你肯为了我而几乎弃刀——虽然没有真的弃刀，但毕竟是冒险也要求我。”

她忽然退去，软语与香风好似仍留在沈虎禅微微发痒的耳畔：“我算定你如果真是忠心于将军，关心我的安危的话，一定会来江桥的，我故意让小玉、阿唐擒住，否则就凭他们……我主要是替爹爹试试你。”

沈虎禅觉得那尖针已离开他了，长吸一口气道：“但你这样却牺牲了冷秋帆！”

楚杏儿笑道：“你以为冷秋帆是为了我才夺‘高唐镜’？其实，他是‘点苍’，遣来混入将军麾下的卧底——他以为我们定不敢去动齐九恨、谭千蠹，我们又给他错误情报，让他以为只有倖化天一人在，这样……我们正好可假手齐、谭、倖，除去这个心腹大患！”

齐九恨愣然道：“你在说什么？”

谭千蠹沉着脸道：“我们给人耍了。”

齐九恨指指他们，道：“他们？”又指指自己鼻子，道：“耍我们？”

谭千蠹这次板起了脸孔，下去睬他。楚杏儿又道：“我只是不明白，你

刚才为何要替他们解毒？ ”

沈虎禅道：“ 原因很简单。 ”

他负手傲然道：“ 我要与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向来不乘人之危，而且也不占人便宜。 ”

第十六章 刺猥人

谭千鑫脸上的肌肉全耸到了眼眶，眼眯成了一线，发出极其锐利的针芒：“你要杀我们？”

楚杏儿水葱样般向兜玉进和唐多令指了指，点水洒花般地拂了拂手：“还有你们。”

唐多令退了两步，立即跟齐九恨、谭千鑫站在同一阵线上，冷笑道：“四个人，你吃得下吗？”

沈虎禅道：“我也不知道。”他按了按刀柄：“我总得要试试。”

谭千鑫道：“本来你指示解毒之法，我不想杀你的。”

沈虎禅道：“可惜，我却有意思要杀你们。”

谭千鑫道：“我觉得很奇怪。”

沈虎禅道：“你奇怪什么？”

谭千鑫道：“将军在朝廷虽有势力，但万大人更举足轻重，你为了将军得罪大人，这太不像聪明人做的事？”

沈虎禅淡淡的道：“因为聪明人都爱做傻事。”他略为停了一停，接道：“何况，只要在场的人全死了，就没有人告诉万人敌，谁是凶手了。”

谭千鑫游目一巡，道：“我们有四个人，能一口杀掉我们四个人的，在江湖上只怕不出五个。”

沈虎禅道：“那我是第六个。”

说完这句话，他就冲前，出刀。

猝厉的刀芒完全掩盖了一切。

齐九恨第一个扑了上来，然后溅血，他手中抓住一事物，那是沈虎禅的刀鞘。

可是刀仍在沈虎禅手中。

楚杏儿始终没有看清楚沈虎禅手中的刀。

因为刀在飞旋，那一股淬烈的光华，令楚杏儿目为之眩。

接着是惨呼，哀号与悲叫、吼声，夹杂着刀切入肉所及骨骼的令人牙酸齿软的声响。

将军问：“都死了？”

楚杏儿摇道：“战况很快就结束，兜玉进身首异处，谭千鑫在战端一开始就逃走。唐多令也想逃，但给我缠住。”将军又问：“齐九恨呢？”齐九恨毫无疑问的是万人敌麾下武功最高的下属，他若死了，万人敌如折右臂。

楚杏儿犹有余悸的道：“他们那一战，十分惨烈，交手却只有一招：齐九恨一出手，就夺去沈虎禅手上的阿难刀……”

舒映虹禁不住失声道：“沈虎禅完了。”

王龙溪颌首叹道：“沈虎禅不能失刀……齐九恨的武功着实太高了。”

“可是，齐九恨一出手就夺得了沈虎禅的刀，不过，身上却有七处鲜血喷溅出来”楚杏儿道：“也就是说，沈虎禅在对方夺刀的刹那，已砍中了对方的七刀。”

燕赵皱盾道：“好厉害的沈虎禅……”

“当时齐九恨也喃喃他说了这句话，还有一句，”楚杏儿回忆道：“他说‘……再给我一招就好了，我就可以……’说到这里，手中刀当然落地，人也倒在血泊之中了。”

将军仔细的问：“你肯定齐九恨死了？”

楚杏儿肯定地点头，她的眼中、脸上，又呈现出那慧黠的神情来。

将军没有再说什么，不过谁都可以感觉到他轻吁了一口气。

燕赵却道：“可惜走了谭千蠹。”

将军忽记起什么似的问：“唐多令呢？”

楚杏儿道：“他死在我手上。”

将军道：“这小子满腹阴谋鬼胎，饶他不得；”他脸上有一丝笑意：“你能杀死唐多令，足见武功也很有进境。”

楚杏儿脸上呈现了喜色，那个样子娇娇盈盈地，像一滴水沾在玉坠子上，将滴未滴那么柔和。

燕赵忽道：“你漏了一件重要的事没有交代。”

楚杏儿秀眉蹙，眼色打了个惹人怜的问号。

可惜燕赵的问题一点都没有怜惜之意，“高唐镜呢？”他庄重地道：“这宝镜，除了是有名古镜外，听说还能照出脸上的近运气色，趋吉避凶，这样一面镜子，等于是预测未知的神器，自是非要得到不可。”

楚杏儿垂了垂杏脸：“谭千蠹逃走的时候，拿走了。”

燕赵的大胡子掀了掀，楚杏儿即说了下去：“所以，我要沈虎禅替我追回来……”

“你不说，我也要追到他”沈虎禅那时候这样说的，“谭千蠹如果逃回去，一定会惊动万人敌，万人敌一旦知道，必定会对我们先下手为强的，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先追杀谭千蠹，要是追不到，就杀进万人敌府去，先发制人。”

楚杏儿这样转述，不仅众皆震动，就连燕赵也皱起了眉头：“杀入万人敌府？”燕赵委实长叹了一口气，道：“沈虎禅！”

王龙溪铁脸也发了光，仿佛铁脸里有一股熊熊的火在燃烧着：“结果……有没有去？”

楚杏儿幽幽的道：“已经不必去了，因为万人敌已经长上来了。”

将军道：“哦，我不是已派了沐浪花父子和座下管辖的十一名高手协助你们了吗？”

楚杏儿撂撂垂发，道：“是的，他们是在五福镇……”

其实五福镇只是一个数十户人家的小市镇，其中位于最中央而又最豪华的一家，就是五福镇镇长的家。

可是，如今，这一家人早都不知被逼迁到哪里去了，在那里住，的是沐浪花。

沈虎禅要追谭千蠹，楚杏儿拉了拉他衣襟道，“我们有马。”

沈虎禅扬了扬眉道：“马在哪里？”

楚杏儿道：“可向沐三叔要。”

沈虎禅道：“沐三爷也来了这里？”

楚杏儿咬咬唇，点头。

沈虎禅道：“你是怎么肯定我会来的？”

楚杏儿调皮而肯定地仰首笑道：“你会来的，是不？你已经来了。”

两人默然了一会，楚杏儿本来想问沈虎禅一些什么，但改口问道：“我们要去不去追——？”

沈虎禅道：“我去，你，不要去。”

楚杏儿仰脸，她仰脸时常有一种极教人疼爱的神情：“为什么？”

沈虎禅干净利落地道：“危险。”

楚杏儿撅嘴儿道：“那我更要去。”

“你不知道，”楚杏儿陶醉在梦幻里般的低语：“我就喜欢危险。当危险来时，那些不知生死，存亡常系于一线，成败定于一瞬，我实在很喜欢那种刺激，那种感觉……”

沈虎禅忽截道：“不过，我们现在谁也不必去了。”

楚杏儿瞪了瞪杏目：“为什么？”

“他们已经来了，”沈虎禅看着长街的雾涌，手已按在刀柄上，“来得好快。”

街口、桥上、雾很浓，枯枝、残月，处处两三声大吠、猫叫、虫鸣，声音都很幽异。雾本来是稀薄的，倒似是忽然浓稠了起来。

楚杏儿看到这街景，眼前仿似有一行行赶尸跳过，心中不免有些发毛，雾纱掩映里，仿佛有魅影幢幢，但一个都看不清楚：“他……们来了？”

沈虎禅道：“你仔细听那声音。”

楚杏儿侧耳听听，只有几声幽异的猪低鸣，还有一二声异乎寻常的狼曝犬吠，楚杏儿不由向沈虎禅雄厚的肩膊拢一些。

“那些犬吠虫鸣，是他们特殊的联系攻击暗号。”沈虎禅像一尊有力的石像，轮廓深刻如同斧凿：“他们已慢慢逼近来了。”

楚杏儿吃了一惊，现在听去，果然发现那些古怪声响，此起彼落，正自四面八方，往镇里包抄过来，那些奇异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有的自草丛，有的起自屋隅，有些还在桥下水中，隐约而幽深地响起。

楚杏儿望去，只见随着这些此起彼落幽异莫名的叫声，地上的死尸——尤其她亲手杀死的唐多令——脸部已僵硬的肌肉竟会跳动。“那我们该……怎么办。”

沈虎禅望了望镇中的屋宇，视线立刻落定在那所最大的古屋，道：“沐三爷在里面？”楚杏儿点点头。

“他带了多少人来？”

“十一人。”

“精兵？”

“将军麾下，精挑细选。”

“好，那我们先通知他们……”却闻那鸡犬之声、夜鹰号愈加密集，而且又近又急，沈虎禅额上渗出了汗珠：“来的恐怕就是万人敌的近卫，已经布了阵势……只怕万人敌也会亲至”

“那我们突围……”

“突围已不可能，”沈虎禅截道：“快先退守主宅再说！”

“好！”沈虎禅一手牵住正向前掠去的楚杏儿，楚杏儿给这大力一扯，身于往回一冲，撞在沈虎禅宽厚的胸膛上，楚杏儿又羞又怒：“你——”

沈虎禅道：“不能这样走。”他飞起一脚，踢起地上的唐多令。

唐多令的尸首飞起方向，完全跟刚才楚杏儿要掠出去的路完全一样，而唐多令的尸身才一人晨雾之中，飞到半途，突然变了。

变成了一只刺猬。

因为在这瞬息之间，他至少挨了七八十道暗器，全钉在身上，而这些暗器，有的淬了毒，有的带炸药，全是见血封喉，而旦十分诡异的暗器：其中

有一件像南方蕞尔小国中一种水果“榴莲”一般，约柚子大小，全身长满了指粗的利刺，其中另一件，细得不及一根睫毛，但打入人体内时，立即像沸水遇雪一般融解了人的肌骨，都是一些十分可怕的暗器。

而今这些暗器，全打在唐多令的尸体上。

楚杏儿不由自主地用手遮住欲呼出声的嘴，她绝对不是胆小畏缩的女孩子，但只要想到要是刚才沈虎禅不拉她一把，她就变成这只“刺猥”时，心里的惊惶可想而知。

当然，唐多令已是一个死人，他原是在格斗中给楚杏儿的“黄泉针”悄没声息地射出，刺在印堂穴上，使他顿时丢了性命的，楚杏儿却是一个活人：凭她的武功，这些奇异的暗器，也许十枚里有九枚是会落空的，但只要一枚命中——那结果只怕还是一样的。

沈虎禅忽喝了一声：“走！”

楚杏儿怔了怔，沈虎禅已抓住她就跑，跑入了雾气掩卷的黑夜中。

然后楚杏儿就发觉到处都响起了夜猫子似的怪鸣，而且身侧旁，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长短尖啸声，只不过是短短的瞬息，已不知有多少急速的事物，在她左右掠过。

只听沈虎禅沉厚的叱喝声，刀光飞起，刹那间，眼前一片亮，又再暗，然后刀光再起，黑暗里又陡然亮得刺目，如此一亮再亮，一连五次，每次都夹杂恶号声和切入肉骨的哀鸣，同时间，楚杏儿觉得沈虎禅正拖着她往那古屋又逼近了一些。

但攻击愈来愈密，人影闪动，沈虎禅的呼吸渐渐沉重，出刀的机会却反而少了。

楚杏儿也有出手，但是，她是在慌乱中被迫还手，只知道有人影修扑上来，跟着刀光一闪，人影忽地消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出招命中还是沈虎禅及时出刀救她。

浓雾中那鼠魅似的人影急晃，待各地火炬四举，燃照昏昧之时，楚杏儿这才发现自己已被沈虎禅抱上了古屋石阶。

石阶上有八名精锐汉子，挑出火把，火光中，一个白面长人，瞪着沈虎禅，喝道：“你干什么？快放下她！”

楚杏儿觉得沈虎禅那粗大温厚的手放开了自己；侧面望去，只见沈虎禅衣衫湿透，发丝凌乱，火光映照下，仿佛连上颌的胡碴子也一下子长了许多。

——刚才那一段路，敢情是真如闯十八层地狱下的刀山油锅。

沐浪花犹似怒道：“杏儿，他有没有伤害你……”

楚杏儿连忙摇首道：“没有。是他救我的……怎么？你们难道没有看见——”

沐浪花一怔，问：“看见什么？”转首望了望身边沐利华。徐无害也不明白所以，摊了摊手，重复了一句：“看见什么？”

沈虎禅道：“我们进去再说。”

沐浪花道：“有敌人？”

沈虎禅道：“是万人敌近卫‘蛇鼠一窝’到了，你们打开门，他们全都匿伏了起来。”

沐浪花脸色大变，呆呆他说了一句：“是他们？”迅即恢复镇静，嘱咐道：“七号八号，你们在外面；四号五号，你们沈虎禅截道：“不行，全都退守里面。”

沐浪花道：“这样岂非让人瓮中捉鳖？”

沈虎禅即道：“没有用的，敌众我寡，派人外守，只让人有逐个击破之机会，会聚集一起，反而可以戮志合力，拒敌一时。”

沐浪花想了想，迅速地作了决定：“好——”手一挥，全部人都退了进去。

第十八章 奇异的阵势

这确是偌大的一座古屋。

古屋里层层推进，要经过几进院落，才到正厅，要走过几处厅堂，才到内间。

内间处，还有一个四周都有门的议堂，无疑这便是这座屋子的核心，同时也是这儿最易守难攻之处。

唢呐与古怪的叫声仍在外边传来，依稀可闻。

十一名将军麾下的精锐高季和休利华。沈虎禅、楚杏儿等一到厅中，沐浪花便瞅着道：“怎么会弄成这样子？……不是明明看见你们杀了齐九恨了吗？”

“我们要挫伤万人敌的元气，他也计划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蛇鼠一窝’，早已埋伏在附近，因而来得特别快……”沈虎禅眼睛望着厅侧一座四扇古屏风，屏风上绣着分别表达出春、夏、秋、冬的季节里四位花神美人的绣像，手势，神情、甚至背景的秋月春花，冬雪夏荷，都十分细腻典雅，边镶的黑色檀木，更散发出缕缕沁人心脾的香气：“万人敌也没算到我会出手，也没料到连齐九恨也死在我手上……不过，这也惹怒了他，他这次是决不干休的——何况，‘蛇鼠一窝’一旦出动，向来都是残杀殆尽、尸骨不存的。”

沐浪花忽问道：“刚才你一路上，跟‘蛇鼠一窝’发生过冲突了？”

沈虎禅拍拍刀柄：“刀也饮了血。”

沐浪花道：“几个人的血？”

沈虎禅道：“十三个人。”

沐浪花道：“有没有一个年约三十的眼波可以酿醇酒的女子，还有一个手持金匙作为武器的小胖子、还有一个风度翩翩高大俊美的俗世公子……这三个人？”

沈虎禅道：“女人我都不杀，那金匙胖子曾闪一下，但并没动手，那佳公子……我没有见过。”

沐浪花看了看楚杏儿一眼：“杏儿，你看……事到如今，该不该说……？”

楚杏儿咬了咬下唇，那红唇便呈现出一片惊心的白来，她的神色更柔和了，只略一沉吟便道：“这时候，自然要告诉他的。”

沐浪花扫了扫沈虎禅一眼，犹豫地道：“可是……”

楚杏儿道：“什么可是不可是的！我信得过他，如果出事，我承担就是了。”她说这句的时候，那极柔的神情绽出一缕杀气来，这杀气一闪即没，但出现在这样柔和而又美丽的玉靥上，虽只瞬间但也教人永难忘记。

如果留心，便会发觉沈虎禅正在深深地吸进一口气，通常都是他在应付大敌要出手前才会发生的动作。

沐浪花垂首道：“是。”随即向沈虎禅道：“刚才我提到的那三个人，其中至少有两位是将军派过去的人，你要手下留情。”

“哦？”沈虎禅知道沐浪花本来想说出来的，不然就不会先透露那三人的形象特征，保是在正式道破前还是要找人来承担责任而已，这是个道地的老狐狸，不过可能是因上次对他有助之恩，所以此人对自己也似无敌意，当下便道：“你说第三人，是不是叫侯小周？”

沐浪花怔了一怔：“你们认识？”

“我们两个兄弟般的好朋友，一个叫唐宝牛，一个叫做方恨少；”沈虎

禅眼睛黑而亮的闪着火炬的光芒，”他们有个朋友，就是侯小周。”

沐浪花道：“你朋友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

“通常都是的，”沈虎禅道：“但敌人的敌人也可能是我的敌人，所以我相交遍天下，敌人满江湖。”

他悠悠接道，“我以前有一个一向都很尊重的敌手，叫做大笑将军李三声，他是一个很好的敌手……”沈虎禅的眼神充满了敬意：“他对他的敌人，比对自己还仁慈……别人输给了他，他千方百计，把那人扶植起来栽培起来，甚至不惜把武功传授于对方，还有激将法，把那人的斗志激发起来，把自己作为对方奋斗的目标……”

“谁当他的敌人，都是幸福的，更不要说当他的朋友了；”沈虎禅缓缓而冷峻地道：“不过，他终于，还是死在他信任的朋友手上，这两个人，男的名杜圆，女的叫狄丽君……如果我没有弄错，就是那亮丽妇人和金匙男子！”

沐浪花有些吃惊道：“这么说来，沈兄跟他俩是有段宿仇了？”

沈虎禅道：“可是，他们看起来是将军的朋友。”

沐浪花道：“将军也是你的朋友。”

沈虎禅颌首，忽又摇头。

“将军不是我的朋友；”沈虎禅道：“他现在是我的主人，主人说的话，手下一定要听从。”

外面唢呐怪异之声更急促频，而且更逼近了。

沐浪花急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一向不是没有主意的人，但而今得悉万人敌一向亲率的“蛇鼠一窝”来攻，想到“蛇鼠一窝”一向以诡异残忍的暗杀手法成名，而且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觉为之心寒。

沐利华叱道：“我们冲出去——”

沐浪花叱道：“住口！沈兄还没有说话，怎轮到你这竖子拿意见！”

沐利华退身垂首道：“是……”退到司马发与司马不可之前，三人交换了一个不服气的神色。

他们三人虽不直属于将军麾下，武功也不比那十一名将军亲自调的高手强，但这儿一切由沐浪花调度的，他们是沐浪花的亲率家将，一向作威作福，实在不愿听令于人。

沈虎禅道：“蛇鼠一窝已经包围了我们，这样冲出去，成算不大，伤亡必多，万一搞不好，全军覆没，而且，楚姑娘在这里，我们保护她要紧……”

语音一顿，目光一扫，忽问：“怎么还有两人……”他发现扣除司马不可与司马发，名属将军麾下的十一高手实只有九人在议堂内，故作此问。

沐浪花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犹豫之色，终于道：“沈兄，我们困于此处，外面全不加设防，只怕不大妥当……”他的语气期艾里带有一些教训的意味，仿佛他要是一口气没有保留的说出来，听者就会感到非常汗颜愧疚似的。

沈虎禅不管他的语气，振专用疾道：“你把那两人叫去把守厅外？”

沐浪花给沈虎禅的虎威倒唬了回去：“是……一个人在前，一个在后——”

沈虎禅怒喝道：“快叫他们进来！”

沐浪花一时为之茫然：“为什么……？”

沈虎禅叱道：“快！”

沐浪花不及细虑，已撮唇发出了讯号。

讯号非常特殊，就像木履敲在古琴上一般，发出一排排单调而又回响的怪声。

但只有两三声鼠叫，一二声猫叫在回应。

沐浪花变了脸色。

他知道将军这次派来跟他一同“监视沈虎禅，保护杏姑娘，对付万人敌”的属下高手，纪律如山，反应如豹，但气如虹，就算真要有入剃下他们一条臂膀，只要没有命令他们也不后退一步。

同样的，就算有人武功高到一出手就切下了他们一条腿子，他们就算爬也会爬回来报讯的。

可是沐浪花得不到任何反应。

“别再叫了！”沈虎禅响雷似的喝了一声，楚杏儿看去，只见他两道刀眉几乎已结锁在一起，令人感到剧烈的焦躁与沉郁：“敌人已在堂外包围！”

沐浪花只觉心惊：“这么快……”

突然之间，大堂内的地面裂了一个大洞。

这骤变倏然而起，就裂在众人的脚下，沈虎禅目光一瞥，叱道：“小心——。但一名高手已失足掉了进去。

那名高手平日训练有素，一脚踏空，半空已掣刀在手，入往下落，剑花朵朵，已护住全身！

谁都可以看得出，凭这青年高手的武功，只要有一罅缝的契机，他就可以杀出重围，转危为安，掠回原地。

只是他落下后，洞穴里没有交手的兵刃之声，只有一种类似窃窃私语，又似用手生生捏死一只老鼠的挣动闷响，然后紧接着，便是切肉的声音。

这种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跟着洞口里抛上来的东西：“人手、耳朵、人脚、鼻子，跟着就是残缺不全的人头。

看见这情景的人，如果不是极其坚忍壮硕，平日训练严格，加上面临强敌，都无法不当场呕吐。

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一霎间竟给人拆成一块块血肉淋漓的废件。

沈虎禅目中射出怒火寒光，蓦地向一名浓眉的青年高手叱道：“注意！”

这浓眉青年心中一粟，不知沈虎禅何所指，突觉脚下一空，但他及时吸了半口气，藉力一跃，飞腾而上。

他脚下虽裂了个大洞，却并没有跌下。

浓眉青年半空一旋，正要找一处安全地落脚，倏然之间，地洞里飞出一条像飞鳞点雪似的蟒索，闪电般卷在浓眉青年的左足踝，往下一扯！

浓眉青年惨叫一声，便没下地洞里去，众人看见他的一只手挥舞着剑、一只手张合着，一下便没入在地洞里。

突然，“嘯”地一声，一条黑影黑电似的射入地洞里！

黑条中隐带一线极锐利的白光，森冷而凌厉地射入地洞去——楚杏儿吓了一跳，只见身旁已不见沈虎禅！

地洞里传来一阵奇异的响声，跟前次的声音又完全不同，这次像一张鼓满了风的帆布，正在一个却似空洞却又挤塞的空间里大力地挥舞着！

剩下的七名青年高手纷纷抢出，要跃下黑洞谋救，沐浪花喝道：“不可！”

楚杏儿气寒了脸：“你阻止些什么？”

沐浪花道：“沈虎禅还不是我们的人，这样为他……徒乱自己的阵脚！”

楚杏儿道：“可是，他是为救我们才跳下去的。”

沐浪花道：“但这样下去也没把握能救他……”

就这么几句后间，一人自洞穴里尽拔而起，众人定睛看去，只见那大鸟一般的霍然落定，正是沈虎禅，他右肋扶着那名浓眉青年，早已吓得脸无人色三十二颗牙齿不住地交磨打颤。

这时才听到“呛”的一声，刀已入鞘。

众人这才想去看沈虎禅的刀，但刀已回到了古木鞘中。地上染了一滩鲜血，浓眉青年和沈虎禅身上都不见有伤口，是刀口略染着血痕，可见是刀身曾染上了大量的人血才回鞘里的。

众人见沈虎禅这等神威，救回同僚，忍不住想要欢呼，忽然咯噔一声，沈虎禅立足之处，又乍然裂开一个洞口，刹那间，七八条像蛇一般的事物闪了下来，直噬沈虎禅脸颊。

就在这时，沈虎禅的背颈骤然炸起一串极炫烈的光芒。

光芒一现，飏飏连响，那些钻下来的事物，全断落于地，兀自地上蠕动着，竟都是十分狰狞特异的蛇首。

接着屋顶上几声惨叫，众人只觉顶上有人分几头急促走动地响，血水也沿着几处滴落下来，其中有两处才走了没几步，就“啪”地倒了下来，震得屋瓦一阵响，血滴得越急，不一会便刮喇刮喇地滚落屋槽边，大概是仆落到院子里去了。

刀芒在沈虎禅背脊一现即灭。

沈虎禅落地，把那浓眉青年交给两青年高手，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扬声道：“鬼鬼祟祟的，算什么英雄！叫万人敌出来！”

忽听一个声音恻恻地道：“就凭你们，也配让万人敌大人出手？！”

沈虎禅听得出是谭千蠹的声音：“败军之将，也来言勇？”

谭千蠹自喉头逼出咆哮：“姓沈的，你是自找死路！这是万夫人与楚将军的怨仇，关你什么屁事，你就是来冒这趟浑水！”

沈虎禅沉声道：“将军的事，就是我的事。”

谭千蠹怒叱：“好。你死也是你的事！”

沈虎禅忽道：“你在拖延时间。”

谭千蠹的声音静默了半晌。沈虎禅接道：“万人敌人还没有到。”

谭千蠹在幽森的黑夜只发出两声阴笑。

沈虎禅道：“所以你不发动全面的攻势。！”

谭千蠹嘿嘿干笑两声：“但至少可以把你们困死在这里。”

沈虎禅冷冷地道：“我们是被困，但不是死。”

沐浪花趋前一步，向沈虎禅道：“你们冲出去！”

沈虎禅道：“也只有这条路了。我们总不能等万人敌来了束手待毙，而且，他们只要一把火，就可以把——”

语至此忽然一顿，双眉一皱，暗自忖道：“既然一把火就可以把自己等人逼出来，为啥谭千蠹一直只在外施暗袭手段，而不用这一着呢？

——以谭千蠹的智力而言，不可能不省悟到这点。

——谭千蠹显然不想把他们逼出来。

——谭千蠹为什么不想把他们逼出来——干掉？

——理由似乎只有两个：谭千蠹所率领的“蛇鼠一窝”还不想逼虎跳墙，因为没有把握制得住这一群拼死杀出重围的人：

同样的，谭千鑫很可能是要等万人敌赶到才敢全力发动攻击。
这两项理由都很明显地勾勒出：“蛇鼠一窝”的力量似乎还未足够。
但沈虎禅却想到另一点。
放火是杀敌的好办法，“火”是最不费力而致敌死命的武器。
“蛇鼠一窝”一直不放火。
他们自己怕的也是“火”！

